

魅影仇踪（新派俠情恩仇錄）　東方白·著

武林鑄劍名家所鑄之「藍雪」寶匕被奪且被襲身亡，其子凌志技忍辱負重訪仇家，且與其自甘下流的女友勢不兩立，但最後發現她根本不是那種女人，而情勢之突變，又令人拍案叫絕……

$4.00

第27年

13

編者話 東方白今期有新作貢獻，是篇湖海恩仇錄故事「魅影仇踪」，題材新穎脫俗，結構嚴謹獨到，敘述一個鑄劍名家所鑄之寶匕被人所奪，且遭遇襲身亡。之後，其子忍辱負重四處訪尋仇家，毫無頭緒，最後，他發覺自己的女友能助己一臂之力，終於把這段仇殺事件弄個水落石出，眞相大白，過程曲折離奇，驚險刺激，把江湖上詭詐百出的離奇事蹟揭露無遺，警世惕人，主題正確，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刋第３頁。

* * *

由上期起，雙鷹故事後傳「囊中秘」已開始刋出，精采非常，雄獅帮少帮主屈少靑自從乃父死後，由於繼位另有其人，心中存疑莫釋，四處尋求眞相，今期故事裡已露端倪，敬請先睹爲快。

* * *

龍乘風除了有精采的「虬龍倚馬錄」故事外，下期他爲本刋撰寫一部巨型俠情倫理故事「北極三王」，這個故事是講述三位武功絕頂的北方高手，突然不約而同南下中原，展開一幕驚天動地大爭殺，到底所爲何事？請看下期本刋便知分曉。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13期
（總號1353）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恩仇錄

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魅影仇踪



苦命的凌太太

凌太太擁被在床上枯坐了好幾個時辰。想着早逝的丈夫和浪蕩嗜賭的養子，以及那個死纏不休，陰魂不散的魔鬼，早已是泗淚滂沱了。

她十七歲嫁到凌家，三十二歲丈夫去世，婚後未生育，要了個男孩，那就是這個敗家子凌志拔。

凌志拔幼時白胖可愛，又善解人意，街坊隣居都說他必成大器，凌太太很有福氣。

「篤篤篤」，外面有人敲門，是志拔回來了吧。其實，凌太太明知不會是兒子回來，因爲凌志拔除非輸光了，絕不會這麼早就回來，只要過了半夜，就是回來也不會敲門，必是越牆而入。

儘管凌太太不以爲是兒子回來了，還是外出應門。

開了門，她的臉色沉下來，門外站着一個四十出頭一點，一身華服，生了一張大白臉的漢子。他就是那個魔鬼唐堯——一個可能身懷絕技，却又令人摸不透的武林中人。

凌太太和凌建堂結褵之前，此人纏過她，婚後迄未斷過，丈夫死後，更是死纏不已。

「幹什麼？深更半夜地？」凌太太正要關門，唐堯插進一腿，甜着臉道：「愛梅，老相識哩！別說有事，就是沒有事我就不能來坐坐嗎？」

「你有甚麼事就說吧！」凌太太不能不後退兩步，唐堯進入關上門，道：「當然有事，不過妳大可放心，在地面上我是有頭有臉的人，妳不點頭，我是絕對不會碰你一下的。」

「你到底有什麼事？」

「愛梅，天這麼冷，就讓我喝西北風和妳說話？」

凌太太只有把他讓入客廳，唐堯毫不客氣地吸着凌家的水烟袋，還要凌太太爲他點火，又趁機摸了摸凌太太的手一下。

凌太太怒斥着退了三步，遇上這種人，凌太太眞是一籌莫展。她已四十歲，看來却只有二十七八歲光景，肌膚細嫩光滭，身材也窈窕修長，就算不是唐堯這種男人，也會多看她幾眼。

「下流！」凌太太冷峻地：「我們母子已經夠慘的了！你如果有人性，就別再來纏我！」

唐堯噴出大量的濃烟，瞇着眼睨着凌太太，道：「我們認識的時候，妳和凌建堂還不認識，後來凌建堂以雄厚的財勢佔了上風，可是凌建堂福薄命短，而我又發了大財……」

「他是規規矩矩的人，你的錢是怎麼來的？」

「我的錢？哈！清清白白地來自保鏢，隨後又作生意……」「生意」二字說得中氣不足，又道：「愛梅，你想想看，妳才四十歲，人生還長得很，這種日子如何撐下去？」

「我的事不要你管。」

「愛梅，只要妳點點頭，明媒正娶也好，就這樣來往也好，我馬上在票號中爲妳存上五萬兩銀子，我要妳過上富貴的日子。」

「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凌太太指着門口，道：「別作夢了！滾！」

唐堯似乎很有耐心，傾耳聽了一下，肅然道：「愛梅，妳有沒有聽到異聲？」

凌太太早就聽到家中有異聲，因此，她對凌志拔說過好幾次，凌老拔說她是無中生有，疑心生暗鬼。甚至以爲凌太太不過是想以這個理由留他在家陪她而不去賭場。

他的賭法一向是贏了不走，輸了也不走，光了才走。

此刻凌太太聽到異聲，雖也毛骨悚然，却不願在這人面前顯出害怕的樣子：「你……你胡說什麼？」

「我胡說？你聽……」

「什麼聲音也沒有，不過是附近一家豆腐坊深夜做豆腐發出的聲音。」其實凌太太也隱隱聽到「叮叮噹噹」打造兵刃之聲。凌建堂生前是一位鑄劍名家，也是一位武林高手，甚至是一派宗師。

要是「賽莫邪」凌建堂在世的話，唐堯敢來嗎？

「愛梅，我每次到府上來，都會覺得頭皮簌簌而動，渾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妳居然會聽不到？」

「沒有這回事兒，你不過是嚇唬我罷了！」

「愛梅，妳不能侮辱我，妳不知道我是多麼關心妳，妳聽，聽到沒有？」

的確有「叮叮噹噹」之聲，還夾雜着骰子在大碗中滾動跳躍的聲音，以及拉牌九，大力放牌九的「劈啪」聲。只是這些聲音飄忽不定，一會在東廂，一會在西廂，一會又在上房暗間中。

「走，愛梅，我們去看看！我就不信這份邪……」他領先進入東廂中，一陣冷風迎面撲來，凌太太不敢進入。

由于廂房中太暗，怕他趁機毛手毛脚地佔便宜。現在，她仍能聽到「唏哩嘩哩」推牌九的聲音，和過去聽到的一樣。

昔年，凌建堂被人施襲，死於鎮外荒郊。那是他鑄了一柄最名貴的匕首之後不久，他曾爲這柄匕首取名爲「藍雪」。

返回客廳，唐堯道：「愛梅我不信妳不怕，我看你還是搬家吧！這房子不乾淨。我有現成的房子，不要你們的房租。」

「不必，這兒很好！」

「這是凶宅呀！愛梅，經常一個人在家，就是一個大男人也會害怕的。」

「不怕就是不怕！快滾吧……」唐堯的耐心有限，忽然撲上，凌太太是個不會武的人，她要叫．他捂住了她的嘴。

凌太太苦守這多年，豈能讓這賊子得手？她拚命掙扎着，她記得凌建堂生前對她說過，唐堯這人極爲深沉、陰詐，要小心提防。

就在凌太太十分危急時，忽然二人身後有人大喝一聲，向唐堯撲到，唐堯一迴身，閃過這年輕人一拳。年輕人又是一掌掃到，唐堯揪住他的腕脈借力一送，年輕人連退三大步。

這年輕人正是輸光了回家的凌志拔，他並不十分英俊，却有一股堅毅而不向任何勢力低頭的倔强，形成一種乍看平平，越看越有吸引力的風格。

他雖然不務正業，對養母也不太關心，但有此發現却十分惱火，他本想和此賊一拚，但亡父嚥氣前對他說的話又在耳際迴響：我是遭人猝襲……此人身手高絕……是「乾坤轉」門下……你今後尋訪仇人……不可輕易炫露……要盡量藏拙……還有……妖人「半眞道人」蠱惑當今……復仇後……也要注意此事……

到目前爲止，凌志拔只知道「乾坤轉」和「蟄龍潛」及「盤古旋」同爲武林三大絕學，所以身份隱隱然高於四大門派。

不過養母被侵犯，他也能忍下嗎？他又作勢欲撲。那知唐堯連連揮手道：「志拔……這是誤會……完全是誤會……由于貴宅不乾淨有異聲，你娘害怕……我剛才不過是護着她而已……」雖這麼說着，似又希望他出手似的。

凌志拔切齒道：「敗類，下流胚子，你再進入這大門一步試試看！」

「好好！我走！不過有件事不能不說明一下，在你爹和你娘結婚之前，我們就認識了……」

「滾！快滾！」

唐堯走後，凌太太含淚道：「志拔，你要是晚上不出去，娘又怎會……」

「我就不明白，他爲什麼不去纏別人？」多麼冷酷的字眼。

凌太太像被冷風嗆了一下，道：「志拔，這話是不是太重了些？」

「有人說他常來，可是妳以前從未告訴過我。」

「我只是在忍耐，不願多事。這種小人還是不招惹爲妙。不過他雖然來過幾次，娘也問心無愧！」

「可是街頭巷尾的流言我受不了！」

「志拔，你怎麼想？你眞的相信？」

「我？」他甩甩頭，道：「不談這件事，我……我，又輸光了……」

凌太太本想說他幾句，但她改變了主意，忽然自髮上取下金簪，又自腕下擄下一隻玉鐲，道：「拿去吧！」

她眞是很大方的母親了。凌家偌大家財，都被凌志拔在三年內輸光，却仍然如此地放縱他，但他並未去接。

「爲甚麼不拿去？我只有這些了！」

凌志拔也很內疚，却又不能不狠下心腸說出來：「不夠！」

「不……不夠？可是我再也沒有值錢的東西了！」

的確，凌志拔也知道，家中可能什麼也沒有了，甚至連買柴米的錢也不多了，可是他不能不說出來，他不能被別人視爲輸不起的人。尤其是那個人。他吶吶道：

「我已經把這幢房子輸了……」

他長了這麼大，在養母面前說話從未像現在這麼虛脫無力，在過去，輸了錢就變賣房地產，他以爲是亡父留給他的東西，不必向養母低頭。

凌太太怔了好一會，以前她還未絕望，這一刻才體會到命運的坎坷，連最後一個窩都保不住了，他此刻比兒子還虛脫無力，道：「眞的輸了？」

「眞的！」

「輸給誰了？」

凌志拔幾乎沒有勇氣說出來，輸給誰都可以，就是不該輸給他。但是，輸給他已是事實，他吶吶地：「唐堯……」

凌太太差點暈倒，她想不通，兒子剛才居然還有勇氣責備她。她道：「債主是誰都成，只有他絕對不可以……」她轉身入上房，取來了房地契，說道：「志拔，這是房地契，也是咱們凌家唯一的不動產了！」

「娘！我對不起您！我眞該死……」

他本以爲凌太太會說他幾句，甚至忍不住大慟。把這房子輸給唐堯，連九泉下的亡父也不能瞑目。

「拿去吧！能欠閻王不欠小鬼的。」

凌太太冷漠地：「我們可以向任何人低頭，但他例外！」

凌志拔一直未想到養母會如此堅强，更未想到她對自己並不是放縱或漠不關心，而是偉大的容忍。

「娘，我一直不知道妳這麼偉大，娘，我過去對您不敬，實在對不起地下的爹……」他忽然跪在凌太太面前，抱着凌太太的腿流淚，母子倆悲傷了一會，凌太太把他拉了起來，道：「只要你今後能不賭，娘仍不會抱怨。自你爹過世之後，什麼折磨我都不怕了……」

× × ×

唐堯一直推拒着這房地契，而且豪爽地道：「志拔，我只是手氣好一點而已！況且我又不急用這幢房了，你們儘管住下去。」

「房子易主，尤其是你，我們絕不會再住下去，拿去！」這件事有好幾個賭徒看到。有所謂：賭博錢，三年還，三年還了是好錢。所以這幾個賭徒都以爲，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最守信的債戶了。

「好！這房地契我先收下，不過那房子你們自管住下去，愛住多久就住多久。反正空着也是空着。」

凌志拔回頭就走，唐堯跟着來到無人之處，道：「志拔，你敢不敢再和我賭一次。」

「我已經沒有賭本了！」凌志拔疾走，如果再賭，他就對不起養母，他簡直就不是人了。

那知唐堯大聲道：「你還有一個最雄厚的賭本……」如果凌志拔知道他的所謂「賭本」，很可能不顧一切地回頭玩命。

在回家途中，他遇上了關家蘭。看到她和看到養母幾乎同樣地感到汗顏。她打量他一陣，道：「我一看你的臉色，就知道你有很大的紕漏。」

「妳別管。你想管也管不了！」

「我可以猜得到，八成又輸了，對不對？」

「輸是輸了！只是這一次不一樣。」

「莫非連房子也輸掉了？」居然被她言中。過去她曾說過：終有一天，你會把房子也輸掉。

「妳怎麼知道？」

「未卜先知，輸給誰了？」似乎連輸給誰了她都能隱隱猜到。

「妳表哥唐堯！」

關家蘭也是武林世家之後，亡父關山渡，在武林中的名氣僅次于「蟄龍潛」「盤古旋」和「乾坤轉」三大家，尤其是醫道方面極有名。但也於數年前死於仇家之手。

她對唐堯這人的素行瞭若指掌，她還知道唐堯的秘密身份。甚至她知道的秘密更多。道：「房地契已經交給他了？」

凌志拔不出聲，關家蘭道：「爲什麼先不對我說一聲？」

「妳以爲我輸不起，會託妳向他說情嗎？」

「你們凌家的人都很了不起！」她本要把一件大秘密告訴他。她也是二十歲，和凌志拔是青梅竹馬，情感極深。現在她決定不告訴他，讓他們母子搬得遠遠地，也許更好些，一切都由她扛起來。

「我娘把房地契交給我時居然沒有埋怨半句。」

「如果我是她也會那樣。」

「妳少佔我的便宜。」

「你不以爲我也具備了你養母同樣的襟懷？有些事放在心底比說出來好，她罵你，她慟哭，又有什麼用？」

「這話也對，不過另外有件事，我總是不大諒解她——」

「你渾帳！是不是指風傳唐堯和她如何如何？」

「俗語說：無風不起浪……」

「啪」地一聲，她摑了他一個耳光，以凌志拔的身手，就算出其不意，這個耳光也打不中的，但在那瞬間，他決定挨一下。

「我知道，你把這個耳光當作你娘打的。所以你才不閃，可見你對她還是有份歉疚。你過去老是以爲不是她生的，就不關痛癢，你那知你養母的難處。管你不好，不管也不好。我敢保證，她是個堅貞的女人。」

「妳怎麼知道？」

「因爲我和她一樣。」

「誰又能證明妳的堅貞？」

「你……」

他們來到關家，自其父關山渡被仇人殺死之後，其母本有病，也不久棄世。所以只剩下她一個人。要不是她認識一個特殊人物，是逃不過唐堯的狼吻的。

「我們兩個來做飯，咱們喝幾杯。可好久沒有聚聚了。然後我要把一件十分重要的東西交你保管。」

「重要的東西交我保管？」凌志拔自嘲地攤攤手，說道：「不怕我把它當作賭本？」

「這東西交給你我很放心，放在我的身上，隨時都會被人奪去。」

他沒問是什麼東西，她也未進一步解釋。做好了飯菜，二人開始喝酒。她的作風開朗；體態健美，有很多人都以爲數百里內找不出一個能和她比美的大閨女。

他今天喝了不少的白干，這和他的心情有關，而她素日很少喝酒，今天也喝了不少。

兩人都有了七八分酒意，她忽然寬了外衣，擄起內衣，讓他看到他一直想看的雙峯。在這瞬間，他的目光好像在那顫巍巍的雙峯上炸開。

她雖然明朗，却從未如此大胆，所以他雖在七八分酒意下，也十分驚異：「家蘭，妳……」

她挺挺胸：「喜歡看嗎？」

「好，好喜歡……」他的聲音有點顫抖。

她忽然倚在他的肩上，且抓起他的手放在她的雙峯上，他的手在抖，她的胴體也在抖，所以她「格格」痴笑，他以爲她今夜的笑和往常不一樣。

「妳今天變了……」

「可怕？」

「有一點……但也可愛。」他想大量灌酒，秀色不是可餐嗎？作爲酒餚的新剝鷄頭，勝過任何山珍海味。她似乎要盡可能把他素日想要的毫不保留地給他。

她絕對不是蕩婦淫娃，他也不是酒色之徒，他們的開放是有原因的。一個是輸光了祖產，內心痛苦愧疚，另一個則爲了父仇和凌志拔的危機，而預作安排，於是，他們自然地、順理成章地相互奉獻與回饋……

一覺醒來，天也亮了，但他的頭腦還有點暈，隱約想起那美好和那無限柔軟的癲狂和銷魂，他伸手攬去，身邊是空的。

「家蘭，三天內我們要搬家。」

「搬得越遠越好！」她在外間談話。

「妳知道我們要搬到哪裏去？」

「不知道，反正是越遠越好！」

這語氣和昨夜相比，簡直不像是她說的，他道：「家蘭，昨夜對不起妳！」

「不是你的錯。」

「妳在幹什麼？」

「我也要走了……」

他似乎未聽出她的語氣中有一種逼人的蕭索和冷漠意味，她道：「你似乎說過，凌大叔死于一個會『乾坤轉』的人施襲之下。」

「我是說過。」

「你還說過，『乾坤轉』的尅星是『盤古旋』和『蟄龍潛』對不對？」

「對，家蘭，妳爲什麼忽然問起這些事？」

「也沒什麼，但我要告訴你，從現在開始，一切都要忍，要忍人之所不能忍。容忍而不炫耀的信念一定要堅持到底！」

凌志拔道：「家蘭，我忽然感覺妳今天說話的語氣完全變了！妳不是說有件重要東西要交我保管？」

「已經交給你了！」

凌志拔一楞，伸手往枕下及床頭摸去，却什麼也未摸到，他以爲「已經交給你了」，必是指那東西放在這屋中，甚至在這床上。

他找遍床上，桌上某處，根本沒有什

麼貴重東西，再和她交談，外間已經沒有聲音了。他在院中找了一會，忽然有所醒悟，他大叫着：「家蘭……家蘭……妳爲什麼要這樣？」

他發現她帶走了部份細軟，她是有計劃的行動，他深信所謂「把一件重要東西交給你保管」，就是指那個……

× × ×

遷到揚州，凌太太留下遺書自縊而亡，她告訴凌志拔她絕未失節，也叮囑他好自爲之。

自遺書的字裏行間品味，她自縊是爲了他的安全，也是爲了保全她的名節，若追根究底，唐堯是殺母仇人。

來此不久，他認識了一個叫李朋的年輕人，兩人志同道合，住在一起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聊在揚州」，這是徐微之的名句，把揚州捧上了天，也把它打入了地獄。

這是一家茶館，未時，這兒還有個瞎子在說書。凌志拔和李朋也在角落的座位上，桌上有一壺茶和一盤花生。

凌志拔到揚州來，明是避禍，骨子裏却是偵察父仇，關家蘭的父仇仇踪，以及找尋失踪的關家蘭。

近三年來，中原武林變色，像崆峒、華山、少林及終南諸派，都管束門下極嚴，閉門不管閒事。於是中原武林變成了異族的天下。其實武林中沒有閒事，任何一件事都和名派休戚相關。

扶桑高手在中原似乎不僅是出鋒頭，揚名立萬，分明另有企圖。

這工夫他忽然發現靠大門處桌上有個人，穿的雖是中原衣裝，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扶桑人。此人左邊桌上，竟然是他恨透、也莫測高深的唐堯。

他幾乎有無法擺脫這魔鬼的感受，但另一方面他又不禁暗喜。

扶桑人右邊桌上有三個漢子，身份雖低些，看來也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在凌、李二人後邊一張桌上，是個妙齡女郎。正在嗑着瓜子，美目流盼，顯然志不在聽書，一套海藍薄綢衫褲，配上一雙鵝黃色綉花鞋，披散着不太長的秀髮，吸引了不少的目光。

這種場合是不適合良家婦女的，因爲說書、彈詞往往有些不適于婦女欣賞的字眼。而有些聽衆，又特別喜歡那些字眼。

凌志拔四下打量，他身負奇仇，警覺性極高，不得不步步爲營，到任何地方，對四周環境都十分注意。他發現那扶桑人和那三個漢子似乎都認識唐堯。

這工夫他正好回頭張望，那少女忽然向他露齒一笑。

這一笑十分動人，眼大睛清，嘴小齒白，看來不像個壞女孩，但凌志拔志不在此，忙不迭地回過頭來。

這少女雖美，但比之關家蘭却仍差得很多。

就在這時，坐在扶桑人右邊桌上的三個漢子之一站起，端着茶杯走向少女桌邊，一屁股坐在女郎對面，道：「廖姑娘，今天一切開銷都由我包哩！」

那知少女眼皮子也沒眨一下，端起茶壺、杯子及瓜子，竟然坐在凌、李二人這一桌上。

寸。

那漢子的馬臉，一瞬間好像拉長了數

「凌大哥，好久沒見了！」她笑靨如花地向凌志拔招呼，呼聲極熟似的，就連李朋都這麼想。

「姑娘，妳八成是認錯人哩……」凌志拔絕對不會把這種事當作桃花運，他有自信。

「凌大哥，你這人就愛開玩笑，不過數月不見，你好像消瘦了些。」在別人看來，八成是凌志拔不認老相識的，因爲他攤手苦笑，表示不相識。

「小凌……」李朋道：「這位姑娘明明和你認識，你是怎麼回事？」

「李兄，我可是眞的不認識這位姑娘的。」

這工夫姓廖的姑娘道：「李大哥，你看他，這人可眞絕，翻臉不認人！」

「小凌，你這人太凉薄！」李朋是個直腸子的人，他甚至以爲凌志拔和這妞兒有一段，玩膩了想甩掉她，這是一種最容易產生的直覺。

唯恐纏夾不清，凌志拔丟下茶資站起，道：「李兄，我們走吧！」立刻向外走去，李朋十分反感，他最不喜歡見異思遷的人，不過他也只好跟着。

「姓凌的，就這麼走哩！」凌志拔聽出是剛才那馬臉漢子的口音，回頭望去，馬臉漢子已站在他的身後。

這漢子像一頭被踏了尾巴的狗，呲牙裂嘴地，而那位姓廖的姑娘却若無其事，好像這些禍不是她惹出來的。

凌志拔有預感，今天要難看，而這女郎似乎蓄意要他顯眼丟人。

凌志拔道：「這位在招呼在下？」

馬臉漢子揪住了他的胸衣，說道：「除了你這個雜種，這兒還有第二個姓凌的嗎？」

凌志拔深信，在對方揪住他的胸衣同時，以擒拿手中的「纏腕」就可以把他摔出一丈以外，但是，一切都爲了復仇，在這場合上，絕對不可炫露。

「你這是幹什麼？我與你素不相識……」他故意地大力掙扎，急得臉紅脖子粗的樣子，唐堯和那扶桑人目不轉瞬地望着他。

所有的人都望着二人，有很多人希望凌志拔吃點虧，因爲剛才他吃香喝辣的佔儘了便宜，人類的好惡就是這麼敏銳，如此單純。

「不幹什麼！」馬臉漢子道：「我只是以爲你小子太狂，簡直是牽着不走打倒退！我要把你拎出去，免得讓所有的客人都覺得噁心！」

說着已把他舉了起來，李朋撲上去，被這漢子一蓬腿浪中的一脚踢了出去，而凌志拔也被摜了出去。

用雲裏翻或鯉魚打挺都不會摔着，但他却選擇了最蹩脚的方式。「蓬」地一聲，他的身子落在街上。

馬臉漢子和他的同伙大笑，還有些帮閑、捧場的笑聲，受辱者的尷尬和痛苦，往往是某些人的一種樂趣和享受。

凌志拔爬起來拍拍衣上的泥塵離去。

李朋追上來攔住他，道：「凌志拔，你就這麼走了？」

「李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凌兄，你也未免太差勁了吧？我知道你會武功。」

「李兄，算了！又何必和這些小人一般見識？」

「眞想不到，凌兄的胆子這麼小。」

凌志拔離去，後面傳來了李朋的冷笑聲，凌志拔返回小屋不久，李朋就回來了，而且一聲不吭地拾奪他自己的行李。

「李兄，你要走了？」

「凌兄，我發現你既無情也無能，而你的無情，也許和無能有關，正因爲你怕事，所以連老相好的姑娘都不敢相識。我絕不和一個窩囊的人在一起！」

凌志拔有一股衝動，道：「李兄眞的知道什麼叫窩囊嗎？」

「我當然知道了，因爲有人示範了一次。」

凌志拔默然，他不想再說什麼了，不過他也不怪李朋，如果他是李朋，也沒法想像在那種羞辱之下如何能忍下來。

李朋拾奪好了行李，提着走到門口，道：「我知道你會武功，而且不弱，也相信你認識那個姓唐的。」

「我是認識那個姓唐的，我對他太清楚了！」

「你既怕中原高手，更怕扶桑高手，你幾乎什麼都怕……」李朋走了，但凌志拔並不怪他。

殺父之痛，逼母之恨，毀家之仇，失戀之苦，以及關家老伯的被害等等，有如泰山壓頂，眞夠一個才二十一歲的人負担的。所以像李朋這樣的人，很多很多。憑什麼要責備他？所謂：操履不可小變，鋒芒不可太露。又何必企求李朋這樣率直的年輕人能瞭解呢？

× × ×

凌志拔進入一家以炒乾絲出名的飯館，還沒坐下，唐堯和「飛狼」潘九又來了。也就是那位馬臉漢子。

當小二把一盤炒飯和湯端向凌志拔時，潘九道：「小二，端過來！」此人是崆峒派逐出門牆的棄徒，在崆峒派中，算是三流頭二流尾的人物。

小二回答道：「貴客，這不是二位叫的。」

「叫你端過來你就端過來，聽到了沒有？」

小二道：「貴客，這炒飯和湯是這位貴客叫的。」

「娘的！皮癢了是不是？」

櫃枱內的帳房先生一看不妙，連忙顛着屁股走了出來，接過小二端的炒飯和湯，送到唐、潘二人桌上，却對凌志拔說道：「貴客，請委曲一下，馬上再爲您做一份……」

凌志拔未出聲，他在想潘九這一手是否僅是出鋒頭？抑是激他出手。唐堯似想弄清他會不會武功，學了凌建堂幾成的絕學？

那知潘九向炒飯及湯中各吐了一口唾沫，道：「掌櫃的，偏勞你再端過去！」

掌櫃的雖圓滑，也以爲這一手太過份了。服從吧！有點欺人太甚，不服從吧，可能有麻煩。

這就是一種道德規範，即使是不太重視道德的人，也知道這種規範。

掌櫃的正自爲難，凌志拔道：「掌櫃的，你也不必爲難，反正我不太餓……」他出了門，潘九的狂笑又爆了出來。

那知道這工夫面前紅影一閃，那個廖姑娘竟站在他的面前，一看她的表情，就知道她不懷好意。

她迎面一攔，雙手叉腰道：「俗語說：泥人兒還有三分土性，你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凌志拔有足夠的涵養，自她身邊走過、他必須繼續裝孫子。她在他的背後大笑，這笑聲和潘九的雖不一樣，內容却是相同的。

此刻潘九對唐堯道：「唐大俠，我敢保證，這小子絕非深藏不露。」

「怎見得？」

「這種年紀的人絕對不可能！」

唐堯道：「本來在此之前，我也不信他不會高絕武功，他的父親是宇內鑄劍名家，也是武林大豪，這小子不會自家的武功，這件事簡直叫人不信，現在我有點信了！」

潘九道：「只要是男人，只要他會點武功，就不會忍下這幾次的侮辱。」

凌志拔在另一飯館吃了飯，他以爲在此能遇上唐堯，爲什麼遇不到關家蘭，她到底要去幹什麼？爲什麼要把那「東西」交給他然後失踪？

可見她的失踪是有計劃的。但那計劃也有相當的危險，要不，就不會那麼做。

他返回小屋，推開門，微吃一驚，屋中雖暗，仍可看清此人是誰。

在這瞬間，他忽然相信宿命之說了，這人要不是註定夭壽暴死，他就不會單獨來此，凌志拔內心熱血沸騰，表面上却十分平靜。

他脫下外衣掛在牆上的釘子上，好像屋中只有他一個人。

「咦？」潘九慍怒地：「凌志拔，你麻木了？」

「怎見得？」

「這不是麻木不仁，見大爺在此，居然沒有大吃一驚！」

凌志拔坐在另一邊床上，淡然道：「我爲什麼要吃驚？」

「唐大俠以前總以爲你會武功，甚至還相當高明，我却不信。」

「是他叫你來的？」

「當然不是！」

凌志拔「嘖嘖」地道：「在你來說，如果也信我會武功有多好！」

「你……你說什麼？」潘九一時還未轉過彎來。

凌志拔在笑，而且笑得十分自然，旁若無人。

「你還敢笑。眞是旗杆上綁鷄毛——好大的撣子（胆子）！」

凌志拔躺在床上笑，但笑了一會道：「你猜我笑什麼？」

潘九忽然發現他的目光中有一種懾人的冷芒，心頭一寒，一個窩囊廢會有這種目光？

但是，既然唐堯和褚慕（其實那扶桑人姓豬木）却認爲他不會武功，即使會也不高明，也就不必担心。這種目光應該是

迭次受辱豁出去的反應吧！

「你看清了自己的命運，居然敢笑得如此放肆。」

「我的命運如何尚未可知，却知道你的命運。」

「我的命運？」

「嗯！你竟敢自投羅網。」

「就憑你？」潘九噙着輕蔑的詭笑，道：「除非你回爐重造。」

「潘九，如果你能老實地回答我三個問題，我可以攷慮留你的活口。」

「娘的，你死到臨頭還敢口出狂言！」站起來，雙臂一用勁，發出一串暴響。

「姓潘的，如果我用右手對付你，就算以大欺少，以强凌弱，今夜，我要你大開眼界——」非但眼神懾人，每一字每一句都能敲擊着潘九的心坎。

潘九已體會到「自投羅網」的悸懼，然而，總是有點不信，也不能不試。人到聲到，嘶吼着一疊腿浪砸到。

「啪啪啪」！凌志拔以左手擋了回去，而且力道奇大，潘九連打三個「寒鷄步」才拿穩樁步。

一股冷流在潘九脊樑上竄昇，一個二十左右的人眞能有這麼好的容忍和涵養以及這麼精純的武功。

一陣沉默之後他道：「你不是要問三個問題？」

凌志拔點點頭：「唐堯對你交待了些什麼？」

「他叫我注意你！」

這個凌志拔自然知道，但唐堯是個深沉的人，大秘密絕不會告訴潘九。他道：

「他有沒有告訴你有關他的武功路數？」

「沒有。」

「他和褚慕是什麼關係？」

「不知道，只知褚慕是扶桑高手。」

「不過我也可以告訴你一點，豬木會『六機手』（也就是所謂的琉球手），而且他是『拜日會』中人。」

「這……」潘九此刻才體會到這對手的可怕，裝憕扮傻工夫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凌志拔道：「這些是你所知道的全部了？」

「是啊！我知道的全都說了！」

「看在你識趣的份上，用你自己的手來結束你的醜惡生命吧！」

潘九低嘶着，一柄寒七呼嘯出手，人也撲上，凌志拔偏頭讓過七首，虛幻的昇沉挪移，立刻使潘九品嘗到死亡的威脅。

好像並未超過三招半，潘九的腮幫子上已中了兩脚，他的身子飛出又自牆上彈回，凌志拔已穿出窗外。

他不能不小心，必須弄清潘九是不是先飛的笨鳥，在屋上四下張望，沒有窺伺的人，這才放心。餘下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潘九的屍體了。

高手連接失踪

凌志拔在回回館中剛吃完牛肉包子，忽然聞得小二嚷嚷道：「唐大俠，快請上樓……。」

凌志拔本以爲在回回清眞館中不會遇上他。好在他在以屏風間隔的內間，他聽到至少有五六人上了樓，在臨窗之處入了座。

小二送上了包子離去，這時一個操着江浙口音的人低聲道：「唐大俠，柳先生交待的任務，迄今還沒有進展。」

唐堯道：「在揚州，似乎沒有太碍眼的人物。」

只聞豬木的口音道：「潘九失踪，是否暗示這想法有點偏差。」

唐堯道：「褚兄，潘九的身手雖不太差，却不是本會的中堅，可惜素日太愛出鋒頭，在地面上難免得罪人……。」

「唐大俠是說他可能栽在地頭蛇手中。」豬木道：「揚州地面上，沒聽說有什麼棘手人物。」

唐堯道：「揚州是個大地方，來來去去的武林人物必不在少數。我們要儘快弄個水落石出。」

豬木道：「各位近日有沒有見到季信芝？」

這個名字像女人，凌志拔未聽說過。

這時另一人道：「在下今天還見過，她到一家綢緞莊去剪衣料。」

唐堯半帶戲謔口吻道：「褚大俠似乎頗欣賞她……」

「這……」豬木道：「在公事上我要和她保持聯絡，事實上她和上級來往密切……」這話不宜在這麼多部下面前說出，所以立刻打住。

所謂「上級」是誰？就不好猜了。也許他們幾個人之中有一二人能猜到，如唐堯和豬木二人便是。

稍後豬木食畢先走，這工夫又有一人上了樓，聽步履顯然是個年輕女人，只聞唐堯說道：「是廖姑娘，請過來喝一杯如何？」

「多謝！」這口音極熟。

「那我就移樽就教……」端着包子和酒要到少女那桌上去。

那知少女道：「小二，把我的杯箸拿到裏邊來……」竟來到屏風之內，此刻凌志拔和廖姓少女四目一接，實在不能不懷疑這個屢次找麻煩的少女和他有仇了。

當然，唐堯立刻就發現凌志拔在內間，不由面色一變道：「你早就來了？」

「不……剛來。」

「剛來？」唐堯冷笑道：「剛來就把一盤包子吃光了？」

「一盤包子五六口就下去了，一口我能吃下兩個，這沒有什麼稀奇。」

小二爲了息事寧人，道：「這位客官的確是剛來的，他是從側門上樓的。」

唐堯似乎信了，但廖姓少女却曖昧地一笑，好像什麼事都瞞不了她似的。

「滾吧！」唐堯指着梯口。

廖姓少女望着凌志拔揚揚頭道：「凌志拔，如我是你，就偏不滾。」

「妳問問他！」唐堯跋扈地道：「他敢嗎？妳看看他這副猥瑣的德性，他有資格在這麼大的回回館中吃飯嗎？」

廖姓少女道：「唐大俠，依你看，什麼人才有資格在這兒吃飯哪？」

「至少也要你我這等身份。」

「你？」廖姓少女皺皺鼻子，道：「你有什麼身份呀？祖上有德？還是你自己爭氣，走得正坐得正啊。」

「妳……」唐堯似也不願招惹她。

這工夫凌志拔放下飯資就要走，廖姓少女冷冷地道：「怎麼？又把頭縮回去吧？何必呢？說不定你的一隻左手就能把他摞倒，何不讓他開開眼界？」

凌志拔心頭一緊，這女人有點邪門吧，這些話很像他殺潘九時說的，她看到那一幕了。

這工夫凌志拔已到了梯口處，唐堯喝聲「站住」！走了過來，「叭」地一脚，凌志拔就滾到樓下去了。

唐堯大笑，他以爲得不到凌太太，主要是凌志拔從中阻撓，甚至以爲凌志拔逼死他養母的，從不以爲愛梅是爲了保全名節，也是怕他糾纏而自絕的，所以他恨凌志拔。

「這眞是一個軟骨頭。」

「是嗎？」

「妳以爲他是什麼？」

廖小蝶神秘地笑笑，却不出聲，停了一會她道：「唐大俠一天到晚出鋒頭，欺負人，你的任務似乎也未完成。」

「妳呢？」

「至少也比你成天惹事好得多。」

「我看你也在不斷地攪和，不知居心何在？」

「可別倚仗你的小師叔涂炎的勢力鬼混！」

唐堯冷冷地道：「批評我的長輩，妳可要酌量點。」

「哼！有什麼了不起？他又不是本會的眞正頭子，如果他值得尊敬，就不該和季信芝不清不渾地，又帶着一個尤物到金陵去玩樂，那總不會是柳先生交待他的任務吧？」

「妳知道什麼？長輩自有他的任務，又豈是妳所能置啄的？」

由側門再潛上樓的凌志拔，偸聽了這些話，他雖不知那尤物是誰，却隱隱猜出，唐堯和這廖姓少女都是「拜日會」中人，且會主可能就是那位柳先生。

只是不知唐堯的小師叔涂炎在「拜日會」中是什麼身份。

× × ×

揚州北門內有一幢前後四進的大宅，十分氣派。

在揚州，樓房不多，但三、五進的深宅大院却多得是。

此刻約二更左右，第三進的跨院中廂房內瀉出柔和的燈光，一個穿衣極少的美婦在自酌，豬木侍立一邊。

這少婦臉上、頸上的粉很厚，連胸前都擦了粉。

「涂大俠去了金陵……」豬木似在提醒她。

這女人就是季信芝，也必是扶桑女人吉永信子的化名，豬木說涂炎去了金陵，自是弦外有音。

季信芝冷冷地道：「你走吧！」

「可是我們過去……」

「過去是過去，你最好識相一點，這是在中國，不是在扶桑。」

「是的，」豬木嚥了口唾沫，顯然他們過去，或者尚在扶桑時是有一手的。豬木道：「上面交待，要我們找『藍雪』，似乎上面很重視『藍雪』。」

季信芝未出聲，慢條斯理地自酌。但窗外的凌志拔却心頭震動，「藍雪」就是亡父臨終前鑄成的一柄寶刀，也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柄。

豬木吶吶道：「信子，妳是知道，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們過去——」

季信芝沒抬頭，却把手一揚，道：「永遠不要再談過去，除非你不想囫圇着返回扶桑。」

這幾句話有決定性的作用。不知是誰如此霸道？猜想必是涂炎。

豬木悻悻地出了大宅，來到瘦西湖畔一幢民房中，他亮了燈，擦了一把臉，一迴身，一個人倚在門框上向他呲牙。

他以爲這畫面太不調和，也可以說絕對不應該是這個人倚在門框上，在豬木的想像中，凌志拔永遠也不會以這目光望着他，所以他一陣錯愕。

「人生如戲！」凌志拔笑笑道：「像你豬木，來到中原改名褚慕，吉永信子改名季信芝。不都在演戲？而且演得入木三分。相信你們見了涂炎，必然是必恭必敬地，儘管他玩了你以前的情人……」

「嘿……」豬木笑道：「眞有意思，看來咱們都是一個班子裏的紅角色，你的演技更精湛，對不對？」

顯然豬木已相信他絕非一個眞正窩囊的人了。

「不錯。」

「凌志拔，我相信你是一號人物，要不，你不會在此。只要你合作，包你要什麼就有什麼。」

「都包括什麼？」

「金錢、地位、女人等等，人所追求的總不外這幾種吧了！女人嘛！自然是指扶桑美女。」

「如果你能老實回答我幾個問題，我會攷慮。」

「好！就以你忍耐的工夫來說，你就是個天才——」突然閃電發動，因爲他想到潘九的失踪，必和凌志拔有關，但如不試過，如何知道對方的深淺？

他一出手就是「六機手」，確有迅雷奔電的勢道，而因爲如此，琉球人以爲所向無敵。

但是，勢道雖是奪人心魄，且有點施襲的企圖，却未能得手。豬木還是不死心。再攻擊三招，後腰上竟被蹴了一脚，豬木呲牙裂齒地退了兩步，他忽然想到過去的自負有多麼可笑！

「我問你一句你就回答一句，唐堯的武功是哪一派？」

「不知道，但功力很高。」

「身法呢？」

「你問這個幹什麼？」

「老實回答吧！除非你不是誠心拉我參與你們的『拜日會』。」

豬木似乎還眞指望他會加入「拜日會」呢，他道：「他是『乾坤轉』門下。」

凌志拔全身熱血奔湍，但他必須保持鎭靜，有些事必須先弄清楚。他道：「涂炎在你們『拜日會』中的地位如何？」

「算是二號人物。」

「那麼柳先生是你們的頭子了？」

「不錯。」

「柳先生是什麼樣子？多大年紀？那

一門派的？」

「關於柳先生，可能只有二號頭子涂炎才見過。」

「『拜日會』在中原開窰立櫃的目的何在？」

「你進入本會自然知道——」提足了九成內力，閃電砸出三掌兩腿。尤其是那種「貫手」，凌厲而剛猛，是外家工夫之最。

但是，一陣猛攻之後，對手不見了。一個念頭立刻映上腦際——中原武功果然精深博大，絕對未出五、七招，左肩右背及小腹上各中了一拳兩腳。

豬木的身子着地，碎裂了四、五塊青磚，但他絕不甘就此認栽，眼前冒着金星，兩枚星鏢巳出手。

「奪奪」一聲中，星鏢剁入門框中，凌志拔一爪抓下，五指立陷入豬木的肋骨縫中。

由於他巳知唐堯是「乾坤轉」派的人，也知道柳先生在找「藍雪」，父仇母恨加上關家蘭的仇恨，瞬間凝聚在他的雙睛和指尖上。

手上一加勁，「刈」地一聲，三根肋骨巳離肉而出。豬木蜷着身子發出鬼嗥，像一頭被潑以滾水的刺蝟，他翻滾，抽搐、哀號着。

「豬木，你如果能說出更大的秘密，我仍然可以攷慮——」

「你……你作夢……」凌志拔就像一頭瘋獅正要送他回老家，豬木自知難逃刦數，一式「貫手」，戳入他自己的心窩之中。

凌志拔為清理現場，化費了不少的時間。

× × ×

既然季信芝是「拜日會」的中堅人物，她知道的秘密一定比豬木多，而「拜日會」中的秘密，也可能和凌、關兩家的血仇有關。

凌志拔巳經展開了復仇行動，他處理了豬木的屍體，又回到季信芝那裏。她在出浴。

也許她以為這兒只有她一個人，無人窺浴，或者她根本也不在乎窺浴，因而門窗都不下，只是虛掩上。

她坐在池中，池水在她的乳部以下，肌膚雪白光澤，水珠在上面無法駐留。

這景象能使任何男人瞳孔放大，引火自燃。但凌志拔並沒有如此，似乎關家蘭巳佔據了他的心田是主要原因。

「季信芝……」凌志拔站在浴室的門外。

「你是什麼人？」季信芝轉過身來，在這情況下她並未作任何掩飾遮蓋，即使雙峯也未例外。

這等優越的條件，如果以雙手捂上，是否也算是衣錦夜行？

「你是誰？」她閃着星眸打量着凌志拔。

「別管我是誰，回答我的問題。」

「喲！那麼霸道，我可要喊哩！」

「妳喊吧！」

她沒有喊，卻忽然自池中站了起來。這一手却大出凌志拔的意外，但他立刻就弄清了她的意圖，她要展示一些站在他的位置無法看到的優點吧？

的確，這扶桑女子當然有些不同之處，白嫩、光澤、肥瘦適中，固是不必贅言，她似乎擅長媚術，顧盼之間，確有銷魂的魅勁。

有所謂「一白遮百醜」，何況她又不醜。

她似乎有把握把他俘獲，事實上，過去她也沒有失敗的例子。

「過來呀！」她的美眸似乎也能發出召魂之聲。

「這一套對我沒有用。」凌志拔道：「在『拜日會』中，妳和唐堯比起來，誰的身份高些？」

「你知道的還眞不少哩！」她沒有一點忸怩之態。

「要是別人問我，我才不會說哩！」欵擺着胴體，又道：「你呀！我一點都不會保留。我們差不多。」

凌志拔以為，關家蘭在他的心中，有如「太公在此，諸神退位」，如果沒有她，也未必能抗拒這個尤物，他道：「『拜日會』是幹什麼的？」

「這可以想像，自然是監視中原武林的。」

「一定還有更大的目的。」

「當然，中原武學精深博大，儘管扶桑高手自視甚高，總不能抹煞中原奇學。更不能否認琉球的『六機手』和扶桑的武學皆源自中原吧！」

這些話使凌志拔聽起來十分舒坦，事實本來如此。只不過這些話由這扶桑女子說出來，更令人刮目相看。

「請問柳先生是誰？」

「柳先生是什麼樣子，很少有人見過，也只有二號頭子副會主涂炎見過。而涂炎是中原人，柳先生是中原人或扶桑人就不得而知了。」

「柳先生是個扶桑人的可能性是否很大？」

她笑了一笑說道：「我雖是扶桑人，却絕不護短，柳先生的武功精深玄奧，必是中原人。扶桑人的武學，除了忍術，都是剛猛路子，無甚可觀，又怎能當主持人呢？」

「這就叫人想不通。他既為中原人，為何創立『拜日會』，且以扶桑高手為基幹？」

「這個我就不大清楚，可能他和扶桑人有點淵源吧！」

「妳在會中是什麼身份？」

「壇主。」

「妳對唐堯和涂炎的事知道多少？」

「不多，只知道這二人的身份都很高，也很毒辣！」她似乎眞的沒有什麼保留。這工夫她走出浴池。

這眞是個活色生香的尤物，目光所及，全身上下，予人的印象都是無限的軟和柔。她的桃腮巳被嬌羞染紅抑是被慾火燒紅？櫻口微張，嬌吁喘喘。

那水靈靈的眸子中似巳發出呼叫、救救我……救救我……

她張臂抱來時，凌志拔疾退兩大步，那知這一抱之勢本不太猛，却突然加快。凌志拔一驚，退速加快，但仍被她的指尖掃中胸衣。

她似乎也感到意外，勢在必然的一抱，居然沒有得手。如果她把凌志拔估得太低，也就不必說實話。尤其是扶桑人覬覦中原的精深武功的話了。

那是至大至深的秘密。

如她把他估得很高，也不會冒然出手。現在，她又疾撲而上，比上次更快，只是凌志拔有了準備，連衣角也未摸到。

「你只要肯合作，我能為你在本會中安插個壇主。」

「怎麼合作？」

「把你的一切交給我，我也把一切交給你。」

「妳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得到你，也使你享受我。」

「妳先告訴我，是誰暗算了鑄劍名家凌建堂大俠的，我可以斟酌。」

「噢！原來你是名門之後，有所為而來的。」

「也可以這麼說。」

「就是擁有『藍雪』那個人。」

「『藍雪』在何人手中？」

「本會也在找。」

「這句話妳等於沒有說。妳知道的只有這些了？」

「應該說我能夠告訴你的，只有這些了！」

「妳所知道的減去妳所告訴我的，還剩下多少？」

「一點點！一點點……」她格格嬌笑着。

「柳先生在何處？」

「不在鎮（鎮江）揚（揚州）必在金陵，你知道我為什麼對你如此坦白嗎？」

「妳可能是以為我仍然逃不出妳的手心。」

「我的確以為如此。」

「我也不妨告訴妳，我不打算留妳的活口。」

「就憑這句話，你比任何其他男人都好，我眞不捨得殺你。」

「妳為什麼如此肯定能殺死我？」

「因為我的殺人方法不一樣。只不過我也知道，要殺你比殺豬木或唐堯那二人難得多，但你並不知道我的長處。」

「妳除了臉皮厚之外，妳還有什麼長處？」

「我是一個不一樣的女人——」她突然躍起，在空中來了個大劈叉，在下面自然是一覽無遺了。

而她的手在躍起時就放在後腦上，身子略往後仰，看來只以為她要造成一種美姿，或使對方看到最銷魂之處。

正因為她不敢再低估凌志拔，而且相信潘九的失踪和他有關，說不定豬木巳遭了毒手，所以她必須一擊中的。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她還怕不能分散對方的注意力，又加上一句：「我知道關家蘭的下落——」

這正是雙管齊下，而這句話對凌志拔，才具有分散精神的作用，只見她的手自後腦上放下時，雙手齊抖，四支金簪呼嘯而至。

她的手放在後腦上的目的，這一刹才顯示出來，因為金簪是插在後腦的髮髻之上。

凌志拔大驚，但他的應變速度奇快，瞬間在方圓兩丈之地作了五個不同方位的閃挪，三簪分別落空，但是，最後一簪却仍然在他的左肩臂處劃過，衣破血出。

季信芝這才落地，她笑得極蕩，道：「凌志拔，你只有一條路可走！」

凌志拔道：「妳這女人太詐太邪，剛才妳不過是用詭謀而巳。」

她連連揮手，道：「別妄動肝火，那會死得快些！」

「我不信。」

「不信運氣試試看。」

凌志拔並未運氣，連攻二腿，季信芝笑着閃退，他隱隱覺得傷處有輕微的痲木，他知道要糟。要不，他有信心宰了這個女人。

「只要你肯上床，你的小命就能够保住！」

凌志拔猛攻一腿，穿窗而出。

× × ×

凌志拔返回他住處，立刻開始自療，他相信不會那麼容易，而敵人也要躡踪而至。

剛才對方展示身體，他自信還不會分散精神，而是提到關家蘭三字才上當的。除了父母，在這世上，就沒有比關家蘭對他更重要的了。

季信芝擊中了他的要害，這正是她的高明之處。雖然不太光明，但敵對玩命，也不能說她不對。

這工夫門外人影一閃，他本以為是季信芝，那知他微咦一聲道：「是妳？」

原來是廖小蝶，她幸災樂禍地倚在門上道：「不錯，是我，但是你也別高興得太早。」

「當然，我從不以為遇上妳就會福星高照，自從第一次在茶館中遇上妳，我就開始倒楣。」

「只不過你眞正倒楣的時刻却是自現在開始。」

「也許，因為妳來得正是時候。」

「你知道我是什麼身份？」

「不過是『拜日會』中一個小爪牙而巳。」

「你可知道我為什麼要參加扶桑人的幫會？」

「有些中原武林中人，認為自己的能力無法揚名立萬，只好向外人搖尾乞憐，這有什麼稀奇。」

「不，我是為了報仇，我投靠他們，絕非為了增加自己的聲勢，而是利用他們的人力為自己報仇。」

「即使為了仇，也不必向異族人去乞援的。」

「你想不想知道我的仇人是誰？」

「如和我無關，無意與聞。」

「你爹凌建堂殺了我的父親。」

凌志拔心中一震，這就難怪她一出現時就為他製造糾紛了。他問道：「令尊是何人？」

「廖飛虎，人稱『九翅梟』。」

「哦！原來妳是他的女兒，這就難怪了！」

「你是不是想否認凌建堂殺人的事實呢？」

「我為什麼要否認？」

「既然承認，我爲父報仇有什麼不對呢？」

「妳爲什麼不問清妳爹爲何被殺？是不是也該有個理由？」

「現編理來得及嗎？」

「妳可聽說過『藍雪』這柄寶刃？」

「當然聽說過。」

「妳知道很多人都在爭這藍雪嗎？」

「當然。」

「當初妳父廖飛虎向家父搶奪剛鍊成的『藍雪』，被家父重創逃走，聽說不久就死了！這是他咎由自取，而家父終因『懷璧其罪』，還是七失人亡……」

「你以爲我會信？」

「妳不信也值得原諒，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的父親是個賊或强盜的。」凌志拔道：「我只想問妳一句話，如妳窮所精力，完成一件曠世寶刀，有人想不勞而獲，施襲搶奪，妳會甘心讓人奪去？」

廖小蝶自然也知道父親的風評，但却不願坦承父親做過那件事。

「這仍要我相信才行。」

「妳信不信無關宏旨，廖小蝶，要報仇妳就動手吧！待我毒發之後，這仇就報得太窩囊了！」

廖小蝶不言不動地望了他一會，忽然有點侷促不安，甚而面紅耳赤起來。

「要不，妳一定是自信沒有把握，待季信芝到達後聯手合擊吧！」

「錯了，我倒是怕她來了，被她佔了先而無法手刄你。」

「這麼說，妳可能知道我中了毒？」

「當然，『拜日會』中的人，誰不知道季信芝的『鴛鴦帖』？只要中了她的毒瞀，必須在兩個時辰之內藉……」

「藉什麼？」

廖小蝶忸怩地道：「你已經活不久了，願不願意跟我到別處暫避一下？」

凌志拔冷笑道：「既然已經活不久了！爲什麼還要跟妳去暫避？」

「我有辦法解你之毒。救活你之後，才能和你公平決鬥。」

「只可惜妳的點子太多，我不敢再信任妳。」

「現在你非信不可，因爲你身上的毒已經發作了。」

凌志拔暗運內力，果已滯窒不通，衡量利害，他以爲至少被廖小蝶賺了比被季信芝毒倒死去要好得多。

× × ×

廖小蝶是揚州人，家境小康，只有一位寡母，不免嬌縱些。事實上他的寡母也不知道她在外面攪什麼名堂。

廖家有三幢房子，這兒是廖家男人以前練功之處，較爲幽靜，前後院特大。

廖小蝶把凌志拔帶到此處來，進入後院，忽然拿起掃床的大刷子，仔細地掃着床褥以及枕頭。而且一直不敢看凌志拔一眼。

「妳不是說，要爲我療毒。還磨蹭什麼？」

她搭拉着頸子，只是指指床上，叫他上床。

面色陡變之下，凌志拔道：「『拜日會』是邪惡帮派，果然沒有一塊好料！」

「你不要侮辱我！我要報仇……就必須先保住你這一條爛命！」

「保住這條爛命就要上床？」凌志拔大笑，忽然感覺連大笑的力氣也消失了，而且左半邊身子已不聽使喚。

「不錯……」她怯怯地道：「吉永信子的『鴛鴦帖』顧名思義自然是鴛鴦交頸，藉陰陽交流的力量把毒逼出體外。」

「我不信！」

「你不信就會死！」她羞澀而又痛苦地說道：「這毒術也是來自中原的巫術，它包括：明堂、合宮、封禪、祠祀以及輿家權謀。還有形勢，陰陽、技巧、天文、曆譜、五行、雜占、形方及房中等等，這『房中術』據說緣自天竺印度教的性力派，崇拜濕婆神之妻杜爾嘉女神爲主。後來西藏教受此派影响而唱金剛乘，修無上瑜珈『佛母觀』，行男女交歡之事，這正是喇嘛的墮落，而清宮也藉着甚麼邪術而御女……」

「這邪術和療毒有何關連？」

「房中術又名婦人術，本非邪術。在西漢末年極盛行。漢書藝文誌：房中八家書目一百六十卷，皆以陰道命名，如務成子陰道及堯舜陰道等等。又云：房中者，性情之極，要通之際，是以先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可見房中術非以淫樂爲目的。」

凌志拔冷笑道：「你說黃帝御一千二百女而飛昇，但藝文誌却說『黃帝崩』而非飛昇。」

「但道書參同契云：修之不輟休，庶氣雲而行，瑤瑤共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昇，往來洞無極，佛佛被容中。」廖小蝶道：「以上雖僅指『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但後人繼續鑽研房中術，頗有收獲。自然也要有明師指點。」

廖小蝶又道：「如呂純陽之遇鍾離翁，白玉蟾之遇陳泥丸，伍伸虛遇曹還陽，馬再陽遇王重陽，石杏林遇張紫陽，以及抱朴子遇鄭思遠等等，據說白玉蟾就是在妓院中以房中術修成的。

「妳似乎對道家掌故知道的不少。」

「因爲家父爲道家門下，家母的武功及內功大半學自家父。而扶桑人也很景慕道家肉身成佛的捷境（按佛家着重涅槃，不重視這臭皮囊）。所以吉永信子到中原苦研房中術，又涉及施毒，研成了『天地交泰解毒法』。」

她發現凌志拔已搖搖欲倒，立刻上前扶住他。

凌志拔似乎還想大力掙扎，但神志不清也力不從心。

吉永信子說過：「你唯一的生路只有上床。」

當然，吉永信子的目的並非救他，可能旨在「採補」，在他那游離的意識之中，隱約還記得殺父逼母之仇，關家蘭之失踪及其父仇等等……

雖然他還在喃喃地叫着：「不……我不能……我不能背叛一個人……」

「是不是關家蘭？其實，她如果眞的對你情深似海，絕不希望你大仇未報先死的……」

這話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力量。但他還在喃喃地：「我是妳的殺父仇人之子……

妳不殺我還救我……」

「我救你是希望殺死一個完整無病的仇人！」

「但妳殺了我，却仍然收不回這筆債……因爲妳的貞操……」

「我救你還另有原因，家父被你父重創死後，家母痛不欲生，正要自絕，你父力勸家母要節哀撫孤。要不，就不知道我能否在此和你談話了！所以這件事可以抵銷我犧牲的童貞……」

「這方式眞能解毒？」

「當然，這方式是信子告訴我的，她使用『鴛鴦帖』眞爲了『採補』，而多數『採補』對象，又是爲了『鴛鴦帖』的毒，如此循環，周而復始，你要快點，再遲些就無救了。以你身負太多的血仇，你死了敵人會大笑……」

他終于搖晃着倒在床上。

× × ×

夜已深。

廖小蝶站在季信芝的臥室門外。他喘着道：「信芝大姐……郊外有一具屍體……很像一個人……」

季信芝在梳頭，睡前她必須梳頭。不論是睡前、睡後或睡中，她永遠要保持最佳姿容，她對廖小蝶的不速而至，似乎並不驚奇，對鏡中的廖小蝶說道：「他像誰呀？」

「很像凌志拔。」

她本以爲吉永信子必然大爲驚喜，因爲她以毒瞀傷了人之後，就想得到獵獲物。那知她仍然一梳一梳地攏着秀髮，似乎凌志拔的死活一點也不值得驚奇。

「姑娘不信？」

「凌志拔是個不會武功的人，無足輕重，值得如此大驚小怪嗎？」

「這……」廖小蝶像被噎住，猛然發覺自己犯了大錯，由信子的陰鷙和篤定神色，就可以證明她瞭若指掌。

由于廖小蝶不久之前偷偷看到他們二人動手，以及凌志拔中了毒瞀的事，這「不會武功」之說，自是吊她的胃口了。

廖小蝶極聰明，只是有點衝動。

她攤攤手道：「可能是他，當然，也可能不是他。」

吉永信子把長髮捲起髻在頭頂，成爲一個大螺絲型，淡然道：「既然有仇，爲什麼還要救他？」

「什……什麼！」廖小蝶心頭震動：「我會救他？」

「妳如果未犧牲了自己而救他，妳也不會來此告訴我。這道理不能再簡單了！因爲這解毒方法和技巧，我只對一個人說過，那就是妳……」

廖小蝶以爲自己太幼稚了，忘了這是一頭狐狸，至少她未曾愼重思攷就來了，比之吉永信子，她的確太膚淺了。

「而她也知道，逃走的機會不多，所以她不想逃。有時不想逃，往往能等到逃走的機會。

「信芝姑娘，妳眞以爲我會爲救仇人之子而捨身嗎？哈……」她笑幾聲，發現季信芝根本未笑。

「妳還能笑得出來，了不起！」

「這也許是我在笑自己的幼稚和糊塗吧！」

「他在何處？」

「在我的住處。」

「妳是來殺我的？」

「不，我本想來問一問妳，上床解毒的細節，妳是知道的，一旦弄錯了方法，可能犧牲了自己還救不了人，那才是冤枉哩！」

「妳是說……」信子望着她，「妳眞的還沒有和他……」

「絕對沒有。我是個處子，這種事我好怕，所以沒有經驗，妳告訴我的一些細節又多忘記了。我不能不問淸楚。」

「以這種方式去救殺父仇人，鬼才相信。」

「我是個恩怨分明的人，凌建堂殺了搶他『藍雪』的家父，却又去規勸正要自縊殉節的家母，因而家母才能把我扶養長大，我付出童貞，也是爲了抵銷這件恩惠，但殺他復仇，却又勢在必行！」

「但是，至少妳來此是想施襲，然後制住我逼問救人之法，然後再殺我，對不對？」

廖小蝶不知道這謊言是否收效？說道：「信子姑娘，妳到底是相殺他還是想救他？」

「妳明知我練這『房中術』，他正是我最最需要的『採補』對象。」

「採補之後，你會放過他嗎？」

「哦，這一點妳就不必操這個心了。帶路！」

廖小蝶暗暗吁口氣，總算渡過了一次生死難關。她來時，正是滂沱暴雨之後，她已是婦人之身，凌志拔已睡，臉上的酡紅已褪，氣息漸趨正常，她以爲在這段時間內，他的體力已恢復了大半。

就算還沒有完全恢復，他們二人對付吉永信子，也該綽綽有餘的。

她必須小心，因爲錯誤不可再犯。

到了住處院中，她指指東廂左邊暗間，信子往東廂明間竄去，廖小蝶却向西廂右邊暗間竄去。且大力推着凌志拔：「快起來，吉永信子來了……」

僅是這一點時間，吉永信子已站在門口。

就算屋中無燈極暗，吉永信子也能夠看出，凌志拔的毒已褪盡，且他已坐了起來。

凌志拔却知道自己的身體很弱，但也知道體內的毒已褪盡。只要無毒他就了無懼意。

吉永信子蕩蕩地一笑，道：「眞想不到，一支毒瞀竟作了你們的媒人。」

凌志拔說道：「這一點妳的確未曾想到。」

「我仍能殺死你。因爲你對我已不太有用了！」

「連豬木那一頭豬不是對妳都還有用嗎？」

「他們不能够和你比，我本想利用你的童身來一次『大溫養』（道家行功的術語）。」

廖小蝶說道：「這麼一來就不成了是不是？」

吉永信子道：「我對你已洩漏了本會不少的秘密，本來我以爲你逃不出我的掌心……」

抖手之下金簪電閃而出。

她一進此院，手中就暗暗扣有金簪，只惜廖小蝶的經驗差未曾注意。她一閃，大腿上中了一簪，但凌志拔未動。

這一點信子很折服，他只要一分神，另外三簪必然出手，大病初癒的他，沒有把握閃過這三簪。

「你不動算你聰明，但你不能永遠不動。」

「在我動的時候妳也不會好過。」

「我會讓你耗到廖小蝶支持不住的時候。」

「就算沒有廖小蝶，我也一樣能收拾妳！」

她冷笑着，心中在估計凌志拔的體力到底恢復了多少。

分散精神的方法上次巳用完，再用就不靈了。凌志拔擁被坐在床上，金簪能否透被而入？她沒有把握，所以最好以上半身爲目標。

當然，凌志拔還可以用枕頭擋金簪，金簪如果射完了就沒咒唸了。

她忽然撲上來，掃出一片腿浪。她自然是想把他逼開這張床，也離開棉被，也可以順便觀察他的體力如何？

這工夫廖小蝶退到牆邊去拔腿上的毒簪，痛得輕呼了一聲，凌志拔稍一分神，三支金簪以攷驗視覺的速度，分襲他的上半身。

金簪是她獵取「採補」對象的唯一有效方法，自然要快速精純了。加之凌志拔分了神，又有一簪戳了他的左腋下。但是這剎那，他的一脚也實實地踩在信子的小腹上。

「吭」地一聲，信子飛向另一角落，凌志拔挾起廖小蝶射出窗外，信子雖然受了傷，還是到凌志拔的住處去找過，却撲了空。

她絕對想不到凌廖二人的藏身之所，這正是一種攻心之術。

信子的住處有五進，房間多達七八十個，正式的臥室也有十來間之多。他們二人就在距信子的臥室不遠的另一臥室內。在她，這也有狡兎三窟之意。

「凌志拔，你害人不淺。」

「廖姑娘，我並沒有叫妳爲我犧牲的呀。」

「你渾帳！你想賴帳？」

凌志拔喟然道：「爲了父母之仇，我早就認了！我豈是不認帳那種人？」

「這還像句話！不過我要告訴你一件痲煩事，男女雙方如果都中了毒，以那方式解毒的效果就差得多了！」

「那怎麼辦？」

「在暫時延長生命的情況之下，只好另想辦法。」她取出一包藥，道：「快把這包藥放入信子房中的茶壺中。」

「這是什麼藥？」

「當然是迷藥，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這是她的藥。把她迷倒之後，再以她爲對象，等你解了毒再和我……」

「小蝶，我不做這種事，這幾乎等于採花行爲，也會沾污了我的身子，但是，迷倒她我不反對，妳怎知她會喝這壺裏的水呢？」

「我看到過，她一回來必喝她桌上壺中的水，即使是凉的也不例外。」還是廖小蝶自己去把藥放入信子的茶壺中。

然後她又指指那張床：「上床吧！」

「妳不是說過，雙方都中了毒的效果很差？」

「效果差？總比沒有任何效果好些！」廖小蝶淡然道：「你不耍總是顯示我自貶身價沾你的便宜似的。」

「小蝶，我怎麼會這麼想？其實我也爲妳抱屈。」

「你大可不必！你復元之後，我還要爲父報仇。」

「應該。我絕不怪妳。」

事畢，外院有了聲音。

先是步履聲，接着是信子的臥室門被推開，然後傳來了倒水、灌水的「骨嘟骨嘟」之聲。

果然是一回來就喝水，她們二人過從甚密，她才知道信子的習慣。

沒多久，忽聞「啪」地一聲，似乎是茶壺被摔在地上，自語道：「是什麼人敢……敢暗算我……」

廖小蝶示意噤聲，又過了一會，聽出吉永信子步履維艱，甚至還要扶着牆走路時，廖小蝶才道：「可以了！」

稍後，一人站在吉永信子的臥室門外。信子果然倚在門上喘氣。她喘着道：「廖小蝶，想不到妳這麼大胆。」

廖小蝶道：「敢在此出現，是否也點聰明？現在妳必須回答我們幾件事，我也許會救妳。」

凌志拔道：「信子，柳先生到底是什麼人？在何處？」

「相信也只有涂炎知道。」

「涂炎呢？他的功夫是哪一派？」

「我也不知道。」

廖小蝶道：「我看不必問了！」

「『拜日會』的總舵在何處？」

「金陵下關。」

「詳址呢？」

「我到了那裏才會有人告訴我，這也是爲了保密。」

廖小蝶道：「信子，妳猜我會如何處置妳？」

「你們當然不會留我的活口。」

「其實我想把你當作藥引子。」

「藥引子」三字在信子臉上有了反應，她瞟了凌志拔一眼。會不會以爲作他的「藥引子」死了也甘心呢？

「凌大哥，把她弄到床上去。」

凌志拔照做了，廖小蝶道：「把她的衣服剝了。」

「妳來。」

廖小蝶上前把信子的衣服完全剝光，廖小蝶不以爲信子的胴體比她的更美些。但另有那種少婦的細膩和豐腴的誘惑。她不相信男人的目光接觸到這胴體會不濺出火花。

廖小蝶抬抬下顎：「上床吧！」

凌志拔冷漠地搖頭，道：「我說過，絕不願被她所沾污，即使我的毒不能完全祛除也不例外。」

「志拔哥，先撇開治病不談，像這等尤物，不知糟塌了多少中原武林中的少男，抱着玩玩的心情也無可厚非。」

「要玩妳玩，如我上床，我既對不起

妳，更對不起家蘭。」

這幾句話對一個痴心少女來說有多大的震撼力？世上的男人又有幾個如此重視貞操，守身如玉的？

「志拔哥，你眞是君子，但是，你身上還有毒……」她投入他的懷抱之中。

「我寧願慢慢地治，也不和她……」

巳倒在地上的吉永信子，看到這情景，說不出是羨慕還是嫉妒，她一生沒動過眞情，她以前以爲慾就是情。

廖小蝶走近拔下她髮髻上僅有的一支金簪，說道：「信子，妳想快死還是要慢死？」

「如妳決定不留我的活口，我自然是想快死。」

「妳是不是很喜歡展示妳的胴體？」

信子不出聲。廖小蝶道：「妳死之後將會是全裸的，這也是妳企求的事，妳的胴體之美，將永遠留在『拜日會』一些男人的心目中……」

廖小蝶以金簪戮在她的心臟四周，而且並不戮得太深，信子慘笑着，道：「原來妳比我更狠，倒是低估妳了……」人類的求生慾望完全瓦解時，很快就死了。

× × ×

「拜日會」連續失踪了三個重要人物，最初並不太注意凌志拔，但研究的結果，除了凌志拔之外，再也找不到惹眼的人物了。

今天，在一家酒樓上，凌志拔和唐堯及其一個同伙又遇上了。當然，也許不是巧合，此人姓劉，是揚州地面上的地頭蛇，也是一個被華山派攆出的門下。

少林、崆峒、華山及終南諸派閉門不管武林中事，實在是意氣用事。

這是由於「盤古旋」「蟄龍潛」及「乾坤轉」三大家過去出過大鋒頭，四大門派黯然無光，所以三大家隱隱然在四大門派之上。

據說有一年崆峒和終南派兩位掌門人在太湖上相遇，正好遇上「乾坤轉」的門人，二人分別出手，都在百招以內失了一招。

此事傳入少林及華山耳中，自信也不及崆峒及終南高明，在嫉妒心情之下，就不大過問江湖上的事了。即使是扶桑人在中原横行，只要不找上門去，他們也視同未見。

這時唐堯抬抬下顎，劉寬往凌志拔桌邊一站，道：「姓凌的，到厨房去看看，唐大俠叫的糖醋排骨出鍋了沒有。」

凌志拔道：「我不是這兒的伙計。」

「是不是都是一樣，」這話出自一個地頭蛇之口，本也無什稀奇。只是十來個食客之中，正好李朋在內，他低聲道：「這是個軟骨頭，你們看吧……」

凌志拔道：「是不是伙計並不一樣。須知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可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

這話在某些食客來說，自是十分折服，佩服他的文事底子和雅量。凌志拔自幼受凌建堂薰陶，文事武功無不深厚，就連養母的文事也什有基礎。但這些話對劉寬這些人來說自是烏耳東風，對牛彈琴了。

劉寬揪住他的胸衣，把他摔在地上，一脚踏在他的小腹上。此刻居然有人道：「這小子可眞是天生下賤，這不是自找挨揍的嗎？既不是那種貨色，何必強自出頭呢？」

說話這人代表了多數食客，也就是沉默問的大衆，由於凌志拔的義正詞嚴，李朋雖不太懂，却看出他不是個懦夫，反之，他就不敢在唐堯面前說這些話。

因而李朋義忿塡膺，上前把劉寬砸了個踉蹌。這當然是由於劉寬不備之故，劉寬大怒，未出十招，把李朋打出門外。摔倒地上。

× × ×

地下室有一盞油燈，十分昏暗。牆上、地下到處都是斑斑血漬。顯然，過去在此受刑的「拜日會」中人以及武林中人不在少數。

凌志拔和李朋分別被綁在鐵架上，上身赤裸，有不少的鞭痕，拷打的目的，自然是爲了「拜日會」失踪了三個重要人物之事。

這件事李朋自然不知道，由於他出手協助凌志拔，以爲他們必是同伙。

凌志拔知道却不說，他是甘被弄來，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進來的。

這工夫地下室內只有他們二人，李朋低聲道：「凌志拔，也許我錯怪你了！」

「怎見得？」

「你敢在他們面前說出人生大道理，至少你不是懦夫。」

「可惜是夏虫不可語冰……」

「如果你的武功比我好，我一定不如你，令尊好像是一位武林名宿。」

「亡父『賽莫邪』凌建堂……」

「啊……果然是武林三大家主持人之一，但是，令尊乃一代大豪，你爲何不學他的武功？」

「由於我幼時很怕吃苦，而家父也以爲不學也好，免得陷入江湖就無法自拔。所以就就誤了，待有意學時，巳經十七八歲了。」

「太可惜了！別人想找這師資和機會還沒有呢。」李朋道：「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唐堯似乎和你們凌家有過節吧？要不爲什麼老是和你過不去呢？」

「一言難盡……」這時一條窈窕身影忽然飄下地下室，竟是握了一柄短劍的廖小蝶。

凌志拔不由大皺眉頭，因爲她未必能把他們救出去，甚至會陷在這兒，那就不好了。而廖小蝶見他一身鞭痕，如同身受。李朋不知他們之間眞有一段，見她一副憐憫痛惜的樣子，抖着手去摸凌志拔的面頰，心道：「看你這小子這次會不會不認她而故作不識？」

這工夫廖小蝶正要去挑他身上的皮索，凌志拔突然大力搖頭。

他此刻被綁自不能打手勢，也不便出聲，只能在臉上作表情，李朋在一邊看得十分困惑。

廖小蝶的反應不慢，她冷哼一聲，挑向皮索的短劍突然一轉向，戮向凌志拔的心窩。

李朋大驚，道：「娘的，你敢……」

廖小蝶一分神，劍尖一偏，戮在凌志拔的左腋下。這工夫在一邊打瞌睡的寸倔

者一躍而起，同時梯口處也掠下二人。

一個是唐堯，另一個正是劉寬。這工夫廖小蝶拔下短劍，又要戳向凌志拔的心窩，唐堯擊落了她的短劍，喝道：「幹什麼？」

廖小蝶大聲道：「殺他爲父報仇！」

唐堯走近凌志拔的身邊，仔細地打量着他腋下被戳的部份，和劉寬交換了一個眼色，道：「把他們放下來，爲他們上點藥。」

守衞的立刻動手放下二人，唐、劉二人却帶走了廖小蝶。而凌、李二人被上了藥包紮了創口，竟被放了。這當然是十分意外的事。尤其是李朋感到不解。

二人來到李朋家中。原來李朋的父親過去作過護院，也保過鏢，家道小康，現已退休。李朋帶他去見過其父李振東，知他是凌建堂之子，也十分意外。叫李朋好好招待。

只是李朋未提到他們曾被「拜日會」囚禁施刑的事，如果說了，李父是否還會接待凌志拔就不得而知了。

他們來到李家的另一住處，叫廚房做了五六道菜，二人就對酌起來，李朋說道：「以前我以爲你認識廖姑娘而故意冷淡她。」

「不，以前眞的不識。」

「而現在似乎……」

「沒多久我們就眞的認識了……」他說了廖本欲殺他報仇，因明瞭其父昔年犯錯，才改變主意救了他的事。

李朋道：「凌兄，你眞是艷福不淺，廖小蝶在揚州也有點名氣。」

「只怕她有麻煩。因爲她也是『拜日會』中的人。」

「凌兄，不要怕，咱們要設法把她救出來。」李朋道：「凌兄，好歹我們也共過患難，從此以後，我們不要再分手了。以前對你的誤會，就此向你道歉！」

「不敢當！李兄是有點家世的人，我不想連累你。」

「凌兄太見外了！」

「不，李兄，『拜日會』是個邪惡帮派，我不能爲府上添麻煩。」

「志拔，越是如此，我越要和你接近，我有意和你義結金蘭，不知是不是高攀了？」

「李兄務請三思，和我在一起，你會永無寧日。」

「我不怕，只不知凌兄肯不肯接納我這個俗人。」

這麼說他就不能推辭了，李朋二十四，自是老大。結拜之後李朋還引見了他那妻子汪氏。李朋道：「志拔，今後這就是你的家，有什麼需要自管來拿。」

凌志拔見他如此誠懇，就不便再瞞他，道：「大哥，有件事我不便再瞞你！」

「是什麼事？」

「我並非是不會武功的人。」

「莫非小弟深藏不露？」

「大哥，我身負奇仇，不得不忍辱負重，當衆受氣，全是爲了血海深仇。」

「是什麼深仇大恨？」

凌志拔說了，以及關家蘭的事，道：「大哥，這件事我只告訴您一個人，千萬要守密，反之，這仇非但報不了，可能連小命也保不住的。」

李朋連連嘆息，道：「小弟，虧你這等涵養，換了是我，是絕對嚥不下這口氣的。」

「大哥，小不忍則亂大謀，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長輩臨終交待，未找到眞兇前不可炫露，且暗示兇手及其同路人都是絕頂高手。」

「這就是了！今後和你在一起，這種涵養工夫一定要跟你學習。」李朋道：「志拔，凌伯伯死於何人之手。」

「亡父只說是個會『乾坤轉』身法的人。」

「啊！我聽家父說過，武林有三大絕學，那就是『盤古旋』『蟄龍潛』和『乾坤轉』。」

「不錯，而家父正是『蟄龍潛』的門下。」

「這眞是幸會，以前我總以爲，今生是不會遇上這三大門派中人的。志拔，不知這三大派到底哪一派最高？」

「據說各有所長，難分軒輊。」凌志拔道：「我以爲家父必然知道『盤古旋』的這一代主持人是誰？也可能知道『乾坤轉』是何人。家父臨終時之所以不說，必是怕我年輕氣盛，貿然尋仇。你可知唐堯爲何總是找我的麻煩，且拷打我？」

「是不是爲了失踪三個高手的事。」

凌志拔點了點頭，道：「正是爲了此事。」

李朋也不笨，觀顏察色之下，大爲驚奇，道：「莫非『拜日會』三個高手都死於你的手中。」

凌志拔點點頭道：「大哥，千萬要守口如瓶。」

李朋道：「這太過癮了！」

「大哥可知廖小蝶昨夜到地下室去幹什麼？」

「她不是令尊的仇人之女，自然是去行刺你的。」

「不，她本是去救我的。」

「救你？」

「是的，她本要切斷我身上的皮索，那時我突然發現梯口處似有人影晃動，對方故作鬆懈，可能是予廖小蝶救人的機會，以試她對『拜日會』的忠貞以及和我的關係，因爲她也是『拜日會』中的人。」

「原來如此。」

拜日會詭計百出

凌志拔的傷好了時，李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凌志拔道：「大哥，我來介紹，這就是廖小蝶廖姑娘。」

雙方見了禮，凌志拔道：「小蝶，他們沒有懷疑妳？」

「本來有，但不久終于相信我們是有仇的。」

「妳怎知我在此處？」

「我也是揚州人，過去見過李大哥，只是沒打過招呼而已，我猜想你會來此暫避的，你的傷勢如何了？」

「好了！有沒有什麼消息？」

「他們正加緊偵查三個失踪的人。」

「小蝶，妳是『拜日會』中的堂主，

可知『拜日會』的總壇在何處？」

「我也不知道。」

「這眞是怪事。」凌志拔說道：「身爲堂主，竟不知道總窩口在何處？豈非笑話？」

廖小蝶道：「我相信就連壇主也不知道。」

「所以我眞懷疑，是否眞有個『拜日會』？如果根本沒有個『拜日會』，他們爲什麼詭稱是『拜日會』中的人？」

廖、李二人也茫然不知。李朋道：「廖姑娘，妳向凌小弟戳的那一刀，按你們的交情來說，是否太重了些？」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廖小蝶道：「由于我和他有仇，如果我戳了他一劍由于太輕而仍被唐堯等人懷疑只是作作樣子的，你看有多划不來！我本來要戳他的肩或臂部的。」

「爲什麼又改變了主意？」

「李大哥，你想想看，既然要行刺一個殺父仇人，怎可戳他的不重要部位？尤其是他被綁着不能閃避！」

「對對！這一點我眞的不如廖姑娘設想週到。」

廖小蝶道：「聽唐堯的口氣，他似乎懷疑『盤古旋』門下和三人失踪有關。」

李朋道：「他們的注意力似乎被咱們引到岔路上去了。」

「這就不得而知了！」廖小蝶道：「『拜日會』的實權，都握在涂炎手中，雖說是柳先生授權，却無人見過柳先生。」

這時一條人影自牆外瀉入院中，落地無聲。

凌志拔已知來人是誰，立刻打了個手勢。廖小蝶立刻會意，厲叱聲中攻向凌志拔。

李朋大叫道：「廖姑娘，妳這是幹什麼？」他的反應自比凌、廖二人差些。

來人站在門口冷峻地道：「廖小蝶，不必再演戲了！只可惜你們的默契還不夠好！」唐堯負手觀天，不看他們這種周瑜打黃蓋的勾當。

似乎那天在那地下室內的苦肉計並未能騙過他們。凌志拔道：「他說的不錯，不必再表演了！我以爲也到了攤牌的時候了。」

唐堯道：「聽你這口氣，那三個失踪的人八成是你們幹的。」

「不必連累他們二位！」凌志拔道：「就是我一個人幹的。」

唐堯道：「我一直不信你不會凌建堂的武功，但他們都對你太大意了！」

凌志拔道：「你現在雖然知道了，但我們儘可能不使你帶去任何秘密。」

唐堯傲然一笑，道：「凌志拔，你的忍辱精神，自是高人一等，就算你藏了拙，我仍會讓你們三人大開眼界！」

「我信，所以我一直也沒有低估你而且把你列爲涂炎之下的第二號人物。」

廖小蝶道：「誰是第一流人物？」

「柳先生。」

凌志拔又道：「你和涂炎都是『乾坤轉』門下？」

「怎見得？」

「因爲我猜想你就是暗算家父的兇手。家父去世後，你又纏家母，而且弄鬼嚇唬她，那到底是什麼鬼蜮技倆？」

「就讓你長點見識吧！那是由波斯傳來的『黑巫術』。當你家修房子時，把鎚子等工具，以及大碗、骰子、牌九和其他賭具都砌入屋頂或牆內，夜間就會發出怪聲。」

「你眞是個卑鄙下流的惡賊。那次我輸掉了房子也是你弄了假？」

「一個高手玩牌或擲骰子要弄鬼，簡直是易如反掌的事。」

「這麼說你正是我的殺父仇人了？」

「你只猜對了一半，只不過，我全部承攬下來也無所謂。」

凌志拔對廖小蝶及李朋道：「偏勞兩位爲我把風，只要別讓他跑了就成！」

搏殺的序幕揭開，由唐堯的雷霆三腿開始，僅是這三腿，凌、廖、李三人就知道猪木和吉永信子比他差得很遠。

在身法方面，由于二人閃挪太快，還要出招接招，却又毫厘不差，廖、李二人都看呆了。

尤其是李朋，他如何能相信這就是迭次在衆目睽睽之下受辱，而根本不還手的凌志拔？

唐堯不論進退或升降，幾乎都是以螺旋的方式進行，只是轉向不同，這更使人相信他就是「乾坤轉」的門下。

凌志拔比唐堯小了約二十歲，在經驗上，他似也不太遜色。他的長處是飄逸不定，有如神龍見尾不見首。

「蟄龍潛」的長處是永遠不使對方看清他的變換招式過程。

甚至永遠也摸不透他要前進、抑是後退？

但是，唐堯的實際經驗畢竟比凌志拔多出若干倍，所以他一直是攻多守少。

四十多招時，「唰」地一聲，凌志拔的背衣被他掃裂，廖小蝶掩口欲呼。

然而，近七十招時，凌志拔的身子蜷成人球倏然舒張時，「蓬」「啪」兩聲，把唐堯砸到牆角，牆上石灰紛紛洒落。

二人游走了三四匝，唐堯連出怪招，凌志拔又中了一腿，急退中本欲改守爲攻，唐堯的速度太快，又是一片掌涙壓到，凌志拔全力接架，仍然中了一肘。

這一肘砸在他的肋骨上，估計會有裂痕，痛得眼前金星迸射，退了三四步。

但廖小蝶不顧一切撲上時，未出三招就被一掌掃了出去。李朋更慘，才半招就被一拳砸出七八步外。

唐堯足一沾地！身子車轉，雙足旋掃，有如飛轉的割刀。

「吭」地一聲，凌志拔的後腰上又被掃中了一腿，他的口角滲出了血絲，這是冷酷無情的搏殺，凡是招呼的部位都是致命要害，在一百三十招左右時，唐堯似又加了兩成內力，爪影重疊，腿涙如山。

凌志拔重傷初癒，吃虧很大，這次又未閃過凌厲的一掌，髮髻被掃開，廖小蝶大叫：「志拔，我來帮你……」

凌志拔說道：「不要上來，他想摞倒我，沒有那麼容易的，妳上來反而使我分神。」

唐堯也消耗了大半內力，但他篤定得很，他估計在兩百招之內就可以擊敗或擊斃凌志拔。

到目前爲止，除了他的小師叔涂炎，他還沒有遇上敵手，當然，凌建堂活着時，他還不成氣候。

但是，兩百招一過，凌志拔忽然變守爲攻。而且體力居然十分充沛，唐堯心頭一驚，他居然忘了凌志拔的藏拙功夫高人一等。一旦知道了，爲時已晚。

眨眼間，凌志拔忽攻忽守，守守攻攻變了七次之多。在這虛實莫測的進退中配合了九腿、二十一掌的狂攻。

唐堯一口氣被逼退了七步。

唐堯沒見過如此迅捷，凌厲的攻勢，其實是一腔仇火的亢奮所致。他開始害怕這種血仇所造成的耐力和忍辱的韌性，他喘着道：「凌志拔……就算你會藏拙……我也能宰了你……」

凌志拔不出聲，只以如劍的目光作爲回答。

廖、李二人雙雙撲上，仍未出六七招，又先後被砸踢了出去。

仇使凌志拔的體力和意志亢奮，恨使他沖淡了死亡的威脅。他不信「蟄龍潛」不如「乾坤轉」或「盤古旋」。

這工夫唐堯的一蓬詭譎掌影中的一掌，又把凌志拔砸出，剛剛站穩，一脚又到。實實地踩在他的胯骨上。

凌志拔的身子把牆上的紅磚砸裂了兩塊，唐堯一瀉而至，只要再在致命處補上一脚就差不多了。

汗、血已迷住了凌志拔的視綫，却仍可看到唐堯那冷血似的篤定眼神。但是，凌志拔仍然對「蟄龍潛」有信心。

信心可以發揮人類至大至深的潛力。

當唐堯決定以少許內力作最後增補來一次孤注一擲時，凌志拔的「蟄龍潛」已作了適度的活用與調節。這效果已大爲不同。

俗語說：隔行如隔山。唐堯的底子再厚，所學再博，也無法瞭解「蟄龍潛」的活用調節。

凌志拔所期待的就是雙方的內力消耗了大半，而唐堯對他的估計產生偏差的檔口。

唐堯一直以爲一個二十左右的人，就算晝夜不停地練，也不能和一個四十歲而又嗜武勤練的人相比。

這種想法也沒有什麼不對，但有一點他忘了估計進去，那就是凌志拔具有練武天才，念茲在茲，有時吃飯都會用筷子來研究攻守招式，他下的功夫比唐堯多出數倍。

還有一點是，他不好色，也許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他攻出了一爪——「雲龍探爪」。「蟄龍潛」的長處在隱現無常，見尾不見首，倏然探爪，虛實莫定。何況龍有四爪之多，探出一爪還要嚴防其另外三爪。

所有的恨和仇，包括關家蘭的父仇家恨，都凝聚在五指指尖上，而此刻唐堯正好騰升下落尚未落實。

他在這瞬間，他忽然發現，世上事物的確是學無止境的。而自負也是人類自設陷阱中最險惡的一種。

他即使是用盡一切體力，也無法避過這一抓。「卜」地一聲，唐堯的雙膝立被抓碎。

雙足一沾地，膝碎無法負荷他的身子！雙膝一曲跪在地上，接着倒下。

廖、李二人繃緊的心弦陡然間放鬆，正在發楞，這結局是出乎他們意料的，但他們想起凌志拔說過兩次：他不會輕易被擺倒。

「凌志拔……我敗得沒有話說……因爲我低估了你……可是最後一關，你……你絕對闖不過……」

廖小蝶道：「你指的是不是涂炎？」

唐堯狂笑聲中，一掌力拍天靈。

凌志拔搖搖欲倒，廖小蝶上前抱住了他：「志拔哥……志拔哥……」

凌志拔苦笑着，昏倒在廖小蝶的懷抱中。

× × ×

「拜日會」第四個高手失踪後，就有點外弛內張了。

半月後，凌、廖、李三人來到金陵。

凌志拔以爲，不論是爲自己或爲關家蘭報仇雪恨以及找回「藍雪」的日子都不遠了。

到金陵雖然未必能見到柳先生，找到涂炎却十分可能。他們就在下關附近租屋住下。

他們搬入的第二天，巷口就出現了一個以「胡鐵口」爲名的算命先生，擺上了卦攤。此人精瘦而留有山羊鬍子，一雙小眼睛晶亮有神。

他一手搖着卦籤，一邊吸着旱烟招攬生意。

這兒不够繁華，行人不多，實在不適合作這種生意。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有所謂：窮算命，富燒香。凡是常光顧卦攤的人十之八九，不會得意，像上當舖一樣，這種事兒也不願別人看到。所以人太多的地方也不太適合。

這「胡鐵口」也許是基于這理由，在此設攤吧？

大約是午後申時末光景，巷內一個青年人挾了個大包袱走出來。

不遠處另一巷口就有一家當舖，不論何處，當舖沒有設在大街上的，可見「君子坦『當當』」這境界是很難作到的。

「胡鐵口」小眼一瞇道：「我說這位小哥……請慢走……」

這年輕人正是凌志拔，他們緊三火四地來到金陵，一時倉促，也沒有帶多少盤纏，且已花光。這也是由于李朋說他在金陵有位親戚，可以去挈錢用之故，但來此一問，那親戚搬走了。

加之他們花錢如流水，不會節制，百多兩銀子在路上就花了大半。現在連一日三餐都成了問題，於是廖小蝶就叫他去當她的狐裘。

凌志拔長了這麼大也沒進過當舖。這工夫忽然有人叫他，他不以爲金陵有什麼熟人。

這工夫他回頭望去，仔細看了一會，不由一楞，儘管此人以前未留山羊鬍子，但那精瘦和那一雙晶亮的眸子却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這不是亡父以前的僕人古仁嗎？

當初凌建堂被襲不治，不久古仁也離開了凌家，那時候凌家養幾個僕傭的能力

是有的。

只是古仁和凌建堂雖近，由於凌家有好幾處房產，凌建堂授子絕技的事，外人並不知道。

「你，你不是古仁古大叔嗎？」

「是……是啊！你是少東志拔嗎？啃……才不過六七年不見，你已經長大成人了……」

「古大叔別來無恙，怎麼幹起這行來了？」

「這一行有什麼不好？星象占卜也是古先賢留下來的遺澤，只是有些學問被江湖術士濫用欺矇鄉愚，爲人所詬病而已。至于老奴之所學，少東不信，老奴可以爲你算算流年……」

凌志拔道：「古大叔，以後再談，我還有點事。」

「有事也不差這一刻。」他算了一下，道：「少東現況潦倒，手頭拮据，想必是要去典當東西呢？嗨！把東西往『架上』送，景況可以想像。」

「大叔……我，我還過得去……」

「少東，又不是外人，你怎麼客氣起來了，你有困難，就和老奴有困難一樣，只不過老奴雖窮，幾百兩銀子還拿得出來，走，到老奴的住處去坐坐！」

收拾了卦攤，扛起來就走。他鄉遇故知，也是一件喜事，凌志拔也不便堅拒。

他雖知廖、李二人在住處等他，晚飯還要等他當了東西才能解決，這眞是平生中一件糗事。但他却希望問問古仁有關亡父昔年被襲之事。

古仁順便在館子裏叫了四個菜，還買了酒，返回一家客棧，他住了一個跨院，頗爲僻靜。

二人返回不久，菜也送到，古仁斟上酒，道：「久別遇故主，這是一大喜事，我先敬少主人一杯。」

「古大叔，應該由我敬你。」

「少東，乾了吧，咱們都別客氣！」

二人各乾了一杯，凌志拔道：「古大叔，你知不知道昔年向家父施襲者是哪一派的人？」

「這箇……老奴正在調查中……」

「古大叔，聽說暗算家父之人是『乾坤轉』那一派的高手。」

古仁目光一凝，道：「少東是聽誰說的？」

「是家父重傷臨去前說的。」

「噢，主人還說了些什麼？」

「還說那人也是爲了爭搶『藍雪』。廖飛虎即爲一例，在那以前，據說有人想以巨金收買『蟄龍潛』和『盤古旋』的武學精粹。」

「爲什麼少東認爲必是『乾坤轉』派的人。而不會是『盤古旋』的人？」

「這理由頗爲單純，只聽說有人要買『蟄龍潛』和『盤古旋』兩派的絕學精粹，却不提『乾坤轉』這不是證明收買者可能是『乾坤轉』嗎？」

古仁愕了一下，道：「少東，這說法未必盡然，也許那人已得到了『乾坤轉』的絕學，所以不提。」

「古大叔，據說這三派武功最初本是同門，傳授了三個弟子，但自第三代起，即各不來往，也正因爲這樣，任何一派都可以看出另外兩派的路子，但武林其他門派就看不出來，大叔這些年來可有什麼發現？」

古仁搖頭嘆氣，等於說這些年來的查訪一無所獲。

這不免使凌志拔啓疑，他雖年輕，却是飽經憂患，已不像一般二十歲左右那些年輕人那麼單純了。

第一，父親去世這麼久，古仁沒有再去看他們母子一次，其次，養母談過，古仁當初走得很突然，第三，在此邂逅，有點巧合。

古仁那雙小眼睛中蘊藏了太多的秘密，也隨時想挖掘別人的秘密。

「少東！乾……」二人已乾了五七杯，古仁問道：「少東，你學了主人幾成武功？」

「慚愧！還不到兩成半……」

「還不到兩成半？這……這怎麼可能的？」

「我早就知道自己錯了，但後悔又有何用？」

古仁得意地打量他一陣，道：「不妨，少東，連老奴也學了主人的絕學約三成到三成半左右，如少東不嫌，咱們可以彼此切磋。」

「多謝古大叔……」爲了使古仁相信，他即席比划了幾招，說是亡父教他之中，最好的。古仁連連皺眉，似乎不信，笑道：「少東留了幾手？」

「我對大叔還留什麼？」飽經憂患，他深知藏拙的益處，古仁也許信了，他也比划了幾手，的確稍微精純些。

又乾了三四杯，凌志拔忽感頭暈，老實說，這種老黃酒不要說七八杯，就是二三十杯也不會使他頭暈，不由暗吃一驚，但必須先穩住設法脫身才對。

他要入厠，希望趁機離開，但才走到院中，已搖搖倒下，道：「古仁，這酒菜之中……」

古仁端坐如故，却自語着，道：「上面懷疑這小子，也未免太謹慎了些，嗨！『蟄龍潛』這一派是完囉……」

這工夫凌志拔已經人事不省了，他把他弄回室中。

但就在這工夫，門帘一掀，一個螓首探了進來，竟是個二十出頭的動人大姑娘，雖非絕色，一看就知道是大家閨秀。

古仁一愣道：「姑娘何人？」

那知這姑娘道：「見者有份的人。」

古仁雖不認識這位姑娘，由於人家到了外間還沒有覺察，就知道不是泛泛之輩，道：「恕在下眼拙，不認識姑娘！」

「我也不認識你，」姑娘道：「但却知道這是一件惡奴欺主的勾當！」

古仁一驚，又苦笑道：「姑娘切勿戲言，事情是這樣的……」

「不必詭辯！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個好東西！」

古仁道：「既是道上的，就請進來坐坐吧！」

「進來就進來，你的酒嘛，可沒有人敢喝。」姑娘一身墨綠綢質衫褲，襟處掖了一條羅巾。

古仁是老油子，却看不出這姑娘是何來頭，若無來歷，一個姑娘，絕對不敢干

與這種事的。

「看姑娘的風度，必是名門正派，姑娘芳名是……」

「不必多問，你剛剛說過，『蟄龍潛』這一派是完了，分明表示他對你沒有用。就把他交給我算了！」

「交給妳。姑娘要他何用？」

「他是我的仇人。」

「噢？姑娘片面之詞，在下如何能相信。」

「信與不信無關宏旨，姑娘可以饒你這惡奴一次，欺主之罪，隱而不發，予你自新的機會。」

「嘿……」古仁是很謹愼的，就連凌志拔，他明明相信他只會二成半凌家的絕學，還是不敢手底下見眞章而依賴藥物，他道：「姑娘似乎吃定了在下。」

「你號稱『鐵口』，何不算算本姑娘能不能辦得到？」

「姑娘明知占卜算命，不過是混碗飯吃而已。」

「恐怕不是吧，你敢說擺卦攤不是爲了躺在地上這小子？」

「姑娘連芳名也不敢說嗎？」

「你本來不配與聞，我可以破例告訴你。我叫徐可香。」

古仁沒聽過這名字，要是名門大派的人，凡是二十以上，經常在江湖上走動的，必然可以揚名立萬，但這名字却是不見經傳。

他以爲自己小心過度，把這些年輕人估高了。

徐可香道：「古仁，你當年旣爲凌建堂大俠身邊的忠僕，你非但不爲凌大俠緝兇報仇，居然暗算少主，很可能凌大俠被暗算，是你這惡奴作的內應！」

古仁面色驟變，吶吶道：「姑娘不可信口誣栽，其實是剛才是少主對在下有敵意。」

「眞是一派胡言！」

「姑娘如不信，可以扳開他的右手看看，他手中握有暗器……」他作勢要去扳開凌志拔的右手，但突然側身向徐可香的中極穴上猛踩一脚。

太快，太陰，也太出人意料。

然而，在勢在必得的情況下，居然沒有得手，徐可香的身子彎成滿弓型，再移半步，驚險地避過這一脚。

古仁的意念中只有四字：「盤古旋」，逃……

這老賊絕不會再抱僥倖心理，破窗而出，徐可香沒有追，事實上她剛才也出了一身冷汗。

現在，她仔細打量這個「蟄龍潛」的傳人，這三大家之間，都有惺惺相惜的憬慕，正因爲不相往來，才更有一種神秘之感。

看着，看着，不由臉紅，這小子長得眞不賴，不由使她心跳如搗。

此處不可久留，要儘快弄走，把他弄醒，她相信古仁必爲「拜日會」中人，必然想把凌志拔獻給會主。

她搜過屋中，未找到解藥，挾起來越過客棧的後院牆，此刻紅日將落，炊烟四合，但走出不遠，忽然有人大叫道：「李大哥，你看那個女人挾的人，是不是志拔哥？」

這二人正是廖、李二人，他們也知道另一巷口就有一家當舖，凌志拔不會捨近求遠，可是等了一個時辰左右，不見他回來。

由於二人知道「拜日會」總壇即在下關一帶，唯恐凌志拔遇上了「拜日會」中的高手，要不，早就該回來了，於是二人放心不下出來找尋。

李朋看了一下，道：「好像是啊！這位姑娘肩上揹的那個大包袱，不正是妳的狐裘嗎？」

徐可香聽到了二人交談，只是並未全部聽清，正要停下來，因爲至少她以爲這二人和凌志拔是一伙的。那知廖小蝶忽然大聲叫道：「這個女人，妳給我站住！」

由於語氣太不敬，徐可香本想停下來却又較上勁而不停，反而加快，向另一小街口奔去了，只是想使廖小蝶焦急一下而已。

廖小蝶可就會錯意了，她以爲這姑娘八成是「拜日會」中的人，加之不喊則已，喊了反而加快，更不敢大意，立刻拔下毒簪。

上次宰了吉永信子，廖小蝶留下毒簪，她以爲可以對付「拜日會」中的人，正好派上了用場，立刻射出。

廖小蝶此刻可沒有什麼顧慮，因爲即使誤中了凌志拔，充其量和他同床一次就可以祛毒了。

而凌志拔雖和她已有兩次肌膚之親，却再也不肯，說是在和關家蘭結褵之前，絕對不再有那種事了。要是中了毒就可以順理成章了。

而徐可香也是一念之仁，才會遭殃，若不以自身先擋暗器再迴避，也就不會出紕漏。

凌志拔昏迷過去，又淸醒了些，只是混身無力，眼皮子有點沉重而已，他看到廖小蝶以金簪射來，不由大驚，道：「徐姑娘，快，躲……」

他不出聲還好，徐可香絕對可以閃過。可是徐可香本以爲他昏死過去，乍聞其大聲嚇了一跳，就這麼一分神，中了這一簪。

她不知此簪之毒，含怒停了下來。

李朋知道惹了禍，急忙上前道：「小蝶，妳怎麼可以用這毒簪傷人？」

廖小蝶看清了來人，不像個壞人，也有點自悔孟浪。李朋抱拳道：「姑娘爲何挾着我的義弟奔行。」

徐可香怒道：「怎麼？我救人也救出不是來了！」

「姑娘，義弟怎麼哩？」

徐可香冷冷地說了一切，廖、李二人你望我，我看你，果然是闖了大禍。

這簡直是恩將仇報。李朋搓着手道：「糟的是，這簪上淬了毒……」

徐可香哂然道：「尚幸本門也粗通解毒之法，二位只要告訴我這是什麼毒就成了！」

廖小蝶沒了主意，因爲這麻煩很大，要救人，她就必須作某種讓步，也可以說是犧牲。

在女人來說，是沒有人願意作這種讓步的。

李朋道：「請問姑娘貴姓？」

「徐可香。」

「姑娘住在何處？」

「客棧。」

「請徐姑娘立刻到在下的住處去一趟吧！」

「我爲什麼要到貴處去？」

「因爲徐姑娘中了很麻煩的毒。」

「是什麼毒？」

「徐姑娘可聽說過『拜日會』這邪惡帮會。」

「當然聽說過。」

「姑娘可知該會中有個叫吉永信子的扶桑女子善使毒簪傷人？那簪上的毒又名『鴛鴦帖』？」

徐可香不由大驚，她此番到金陵，也是爲了偵察「拜日會」的事，因她也風聞「拜日會」要奪取中原武林三大奇學，她吶吶道：「莫非這正是李信芝的『鴛鴦帖』麼？」

「正是。」

「她的毒簪怎會到了你們手中？」她動了殺機。

李朋道：「徐姑娘，這其中自有一段原因，千萬不要誤會，由于義弟凌志拔殺了吉永信子，廖姑娘就順手取了她的毒簪，也是好玩，剛才一時情急，且把姑娘當作了『拜日會』中的人，才闖了禍。現在別的都不重要，救人要緊。」

「救誰？」

「當然是救義弟和徐姑娘了。」

「怎麼個救法？」徐可香自然是明知故問。

「徐姑娘，這不是說話之處，請到敝處來一下。」李朋挾起凌志拔，領先返回小巷中的民房中。

徐可香十分惱火，本想對廖小蝶不客氣，也不想來此，可是她也知道此毒之厲害，萬一遇上古仁那種人就糟了。

在民房中，廖小蝶把李朋拉到另一屋中低聲說了一陣子，李朋連連揮手道：「廖姑娘，這怎麼可以？妳別異想天開，不要說我已有妻室，就算沒有，人家徐姑娘可是千金小姐。」

「那怎麼辦？」

李朋道：「人家徐姑娘是爲救義弟而中毒，解鈴還須繫鈴人，當然要義弟救人家才對。」

廖小蝶心道：這可眞是咎由自取。這權益怎可隨便讓人？

廖小蝶來到徐可香房中，道：「徐姑娘訂親了沒有？」

「沒有。」

「徐姑娘，妳看李朋李大哥如何？」

「廖姑娘是什麼意思？」

「徐姑娘，妳是知道，中了此毒，必須男女好合，陰陽交滙才能把毒逼出體外，李大哥家境不錯，雖然他已成了家，但男人有三妻四妾的……」

「住口！」徐可香厲聲道：「妳把我當什麼人？」

廖小蝶豈甘受此斥責，怎奈此錯在她，只想叫李朋把這担子担下來，她也知道不大可能答應。

徐可香羞怒交集，下了床就要走，但毒已發作，雙腿一軟，坐在地上。

李朋在門口道：「小蝶，摸摸妳的良知，再不救人，妳就太狠心了！如今志拔已淸醒過來，我們該和他商量一下。雖不是他的錯，此事却也是因他被古仁暗算而起的……」

這工夫凌志拔已醒，立刻過來謝了徐可香救命之恩。李朋道：「志拔，這都不重要了！徐姑娘中了毒怎麼辦？」

「看看是否還有其他辦法可想？」

李朋道：「這明明是廢話，還有什麼辦法可想？」

凌志拔道：「大哥，我對家蘭有守貞的義務。」

李朋道：「那你和廖姑娘的事呢？又怎麼說？」

「那……那是萬不得已。」

徐可香一聽，他已有個關家蘭，和廖小蝶也有一手，却是萬不得已，似乎和她



古仁同頭一見姑娘，便道：「姑娘是何人？」

連萬不得已都不願，內心怒極，道：「請把我送回客棧。我寧願死了……也不願求人……」淚水奪眶而出。

李朋大聲道：「徐姑娘，要是妳毒發而死，我李朋也不想活了。但有件事必須你首肯，我才能進行救人計劃。義弟如不答應，我首先自絕當場，表示我遇人不淑，眼睛沒開光！」

徐可香十分感動，但却默默無言，在一個大閨女來說，默然而未搖頭，就等于默許了。

「姑娘可否見告是哪一門派的？」

「『盤古旋』！」

凌、廖、李三人大爲震動，果然是名門正派，一點也不會辱沒凌志拔。何況就算凌志拔點頭承認，也不過是三人中的一個而已。

李朋又大聲問道：「廖小蝶，妳怎麼說？」

到此地步，而廖小蝶又是禍首，她豈能見死不救。她掩着臉奔了出去，道：「李大哥，你看着辦吧！」

廖小蝶一讓步，凌志拔又不是不負責任的人，這件事由他來救人，順理成章，看樣子徐可香料也中意。

於是留下金創藥，要凌志拔先爲徐可香療外傷，然後帶上門出院而去。

屋中有一陣子沉默，凌志拔接道：「姑娘救我，恩同再造，既有今日之親，即等于白首盟約，只是先有關家蘭和廖小蝶，香姐可否委曲一下……」

徐可香含淚點頭，抽下襟上的汗巾，順便解開了兩個衣扣。

這在一位大家閨秀來說，自然是强烈的暗示了。凌志拔抖着手，爲徐可香寬衣解帶……

×　×　×

王者香酒樓可能是金陵最具規模的一家了。除了六朝金粉，迷離烟水的秦淮，那兒有此著名的酒家，若講氣勢，還是遜于「王者香」酒樓的。

蘭爲王者香。這可能暗示這家酒樓主人的名字必有個「蘭」字吧？

自徐可香和凌志拔有了夫妻之實後，廖小蝶好幾天不說一句話。

女人可以和你合夥開家店作任何生意，就是不能合有一個男人。還是李朋不斷地開導她，才慢慢地和徐可香交談了。

其實這事誰也不怪，是她咎由自取。

徐可香也是二十一歲，但生日比凌志拔早五個月，所以凌志拔叫她香姐，廖小蝶十八，不論在人情世故或穩重方面，都相差甚遠。所以有些事凌志拔總是和徐可香商量。

這使廖小蝶更加吃醋。李朋開導她，叫她放聰明些，如果長此下去，凌志拔就會對她冷淡下來，那就划不來了。

只不過關家蘭在凌志拔心目中的地位，徐、廖二女永遠也無法取代。

×　×　×

這天李朋上街閑逛，經過王者香酒樓之前，一時興起，就走了進去。因爲風聞後面還有賭場。

前廳寬廣，設備豪華，就連伙計的衣着也不像一般飯館中的小二全身總是油膩膩，髒兮兮地。

伙計伸手一讓，叫他上樓。李朋見過世面，大搖大擺地上了鋪有紅毡的樓梯，桌椅抹得很亮，眞正是几淨窗明，一塵不染。

樓上也有個櫃枱，櫃枱內有位帳房先生，精瘦眼小，精芒逼人。似乎十分注意李朋。

這工夫，立刻有人上前招呼，把他引到後樓上，這兒有牌九、痲將、骰子、紅黑寶及紙牌等等……不論任何賭，應有盡有。

李朋沒有其他嗜好，以前在家時就是喜歡賭牌九和骰子。如今身上有二十來兩銀子，不免手癢躍躍欲試。

不過人家枱面上最少的賭注，也有三五百兩，多的，竟有一千多兩的，有一莊家手氣順，面前約堆了五六千兩現銀及銀票。

一個管事的上前搭訕道：「貴客要玩玩嗎？」

「今天出門倉促，沒帶多少銀兩。」

「不妨，看這位公子必是地面上的闊少，如需賭資，本號可以代墊……」

「什麼？你們還出借賭資？」

「是啊！爲使貴客玩得盡興，本號準備了充裕的賭資，每天至少一萬五千兩，隨時供應，只要客人蓋個斗記就成了。」

李朋賭牌九是個妙手，一向自負。立刻先借了五百兩。但連贏三把之後，不久輸光。

又借了一千兩，不到一個時辰也光了，他輸得不大服氣，又借了三千兩。也沒超過三個時辰，兩手空空。

他再渾，也知道四千五百兩銀子非同小可。再賭也必是越賭越深，那個總管道：「李大少，要不要再借點賭資。」

李朋抹着汗，他似乎還想賭一下，但一想到凌、徐、廖三人手頭都不寬裕，萬一再陷下去，如何了斷。

其實就是四千五百兩，他也無法張羅，回家賣房地產也來不及的。他道：「改日再賭吧！」

他上厠所，外面有人盯着，當然怕他跑了。

越急就越出汗，出了厠所，那總管道：「李大少既然不賭了，就清清帳吧！一共是四千五百兩，利息不計，是本號派人到府上去取還是大少自動送來？」

李朋的汗更多了，吶吶道：「我說老兄，這筆錢我是準還，五天後我自動送來如何？」

總管笑笑道：「大少，本號破例借資，且不要利息，已是史無前例，所以照規定應于離桌後一個時辰內結清欠款。」

「這樣吧！」李朋道：「明天在下一定全數送到，絕不食言。」

總管板起面孔，道：「李老弟，你似乎並不知道幹我們這行的規矩，我們貸出了巨資，不要說收不回來，就是躭誤半天，吃不了我們也要兜着走。」

李朋頭都大了，不由暗罵自己渾球，到哪裏去拿四千五百兩銀子？他一怒之下，道：「就是把我這個人典當或者賣了！也不值四千五百兩呀！」

那知總管道：「李大少這話如果當眞，這件事也許還可以商量。」

李朋一愣，道：「你是說眞有典當活人的地方？」

「老弟你說這話有多難聽。我是說老弟如果沒有轍了！在下倒可以爲你想個辦法。」

「好啊！總管有什麼辦法？」

總管道：「老實說，四千五百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老弟賭得性起，竟忘了一切，有錢的人算不了什麼，沒有錢的人，不要說寬限一天甚至三五天，就是十天半月也照樣抓瞎！」

李朋紅了臉，就算回去賣地，老爹也未必答應，在時間上也來不及，他道：「到底是什麼辦法？」

總管道：「本酒樓在金陵，規模首屈一指。需要人手也多，但也並非什麼人都行。我看老弟身胚結實，爲人老誠，如果在此工作，不久就可以償還欠銀。」

還不是押着活人，這又有什麼分別？

他長了這麼大，沒聽過別人對自己如此作賤的，但是，要是回去對凌志拔說了，這個作大哥的，這張臉往那裏放？

「老弟，如你肯幹，也要去見見我們的主人，要她點了頭才算數。」

總管老謀深算，準知道他不願連累別人，八成會幹，就帶他去見這酒樓主人。

稍後他見到一位美艷懾人的少婦，李朋不能算是鄉下人，見過世面，却是有生第一次瞻仰如此不帶烟火氣的女人。也許是一種自卑，只要稍涉遐思，他就以爲自己是一頭豬。

少婦和姑娘的分別在那裏？也許有一種微妙的界限，以目測可以分辨。但這美女實在也分不出是姑娘抑是少婦來。李朋只是以她的服飾談吐判斷她是少婦而已。

烏黑柔細的長髮沒有梳任何欵式髮型，自然垂於肩下。還有不太低的「劉海」。身着高領紫緞圍花琵琶扣斜襟上衣。墨綠繡花百褶裙。修長細嫩的玉手中有一支水烟袋。

她吸着水烟，人在烟霧中，更加朦朧動人。

李朋以爲，廖、徐二女已經够美，如和這美人一比，直覺地以爲自己是小廟的鬼，沒見過大香火。

如果以他的老婆來比的話，一念及此，他起了一身的鷄皮疙瘩。

如果他知道這位美人是誰的話，他會叫着跳起來。

總管在美婦揮手下退出，而李朋在和她密談之後，就完全變了一個人。

他不再以典當自己感到羞恥，他甚至慶幸自己今天來此丟人現眼。今天如果不來，豈非一大遺憾？

現在，他終于進一步理解了「朋友」的眞諦，發前人未發之論，方爲奇書；言妻子難言之情，乃爲密友。李朋不知道自己能否達到這種境界？

返回住處，廖小蝶老遠就大叫着：「李朋，你到哪裏去了？我以爲你落入『拜日會』手中了呢！」

「那怎麼會？」李朋道：「不過，我可能要和你們暫時離開一段時間。」

徐可香愕然道：「李大哥要到什麼地方去？」

李朋吶吶道：「到一家酒樓去帮朋友的忙。」

「到酒樓去？」徐可香如今和李朋較爲親近。常爲李朋洗衣衫，因爲上次中毒，李朋仗義執言，一點也不袒護廖小蝶，所以徐可香感激他也敬重他。

「是的。」李朋道：「我回來說一聲，也好讓各位放心！」

凌志拔在屋內自然聽到他們交談，更不明瞭他爲何要到酒樓去帮忙。自窗門向院中望去，觀察他的神色，覺得有異，立刻迎出道：「大哥，你有什麼困擾，不妨明說出來。」

「我有什麼困擾？」他攤攤手，道：「朋友開酒樓，人手不够，要我去帮忙一陣子。」

「是哪一家酒樓？」

「王者香酒樓。」

凌志拔道：「能開大酒樓，還怕僱不起人手？再說，大哥又能帮什麼忙？你會記帳，掌櫃，還是會洗碗或跑堂？」

「這……」李朋道：「反正什麼都可以幹。」

凌志拔道：「大哥，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結拜時對天盟過誓，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是啊！不過目前我既無福要你們去同享，也無難要你們去同當。」

凌志拔連忙道：「走，小弟陪你去上工。」

「不必了！」李朋道：「以後每隔幾天，我會回來看你們的。」

凌志拔喟然道：「大哥是不是後悔與小弟結拜，你要毁約？」

「你這……這是什麼話？」

凌志拔道：「那就讓小弟陪你去看看你的朋友吧！大哥的朋友，也就等于小弟的朋友，如果他們果需帮忙，說不定小弟也算上一份。」

李朋當然不願讓他去，可是又扭不過他，死拉活扯地去了王者香酒樓，凌志拔一問總管，才知道是由于輸了四千五百両銀子，把自己典當了。

義兄典押了自己，凌志拔感同身受。

凌志拔上了樓，向櫃枱內望去，不由心頭一震，現在他才恍然而悟，而且不由火起，走近說道：「古仁，你快給我滾出來！」

「少，少東，我有苦衷！」

「你有甚麼苦衷？」

「我…我身不由己……」

「啪啪」兩聲，凌志拔誠心想摑他，他那能閃過？因此古仁深信，少東藏了拙。他捂着赤紅的雙頰，道：「少東，一切都請看在此酒樓東主份上，您見了她一定會原諒我的。」

「回來再和你算帳！」他帶着李朋往後樓走，他以爲，李朋被老千騙了，一個賭徒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輸掉四千五百兩是很難的。這工夫古仁拉了一下墻角處的絲帶。

賭場中很熱鬧烟霧繚繞，人聲吵雜，這兒有牌九數桌、紅黑寶數桌，痲將數桌，還有賭紙牌的。自然骰子也有三五桌。聚賭抽頭可能是所有行業最賺錢的一行。因爲賭場的錢是不當錢用的。

凌志拔可算是個資深的賭徒了，四下

看看，對李朋道：「大哥，他們可能是以詐賭騙了你。這賭債……」

「怎麼？不還？」總管在一邊冷冷一笑，因爲二人上樓，總管已經盯上，況古仁也拉絲帶暗暗通知了他，道：「哥們，在金陵地盤上，也有不少武林知名人物，在這裏輸了錢的可也不在少數，還沒有敢說這句話的。」

凌志拔以爲時機已到，也不必再裝了，道：「我不是說出來了？」

這工夫側門處晃出兩個彪型大漢，一言不發，就左右夾擊，拳似海碗，掌似蒲扇，凌志拔已算很高的身材，頭部僅及二漢的肩頭。

凌志拔想讓他們主動放棄賭債，就略施本門絕技，才不過兩個轉折，大漢的拳、掌在空氣中造成嘯聲而落空。

凌志拔的腿一伸一絞，兩漢吼叫着摔下樓梯。似乎整個樓板都在震動。

所有的賭局都停了下來。有的人看到剛才的一幕，立刻拍手叫好。

這工夫劉寬走了出來，他也許未看到兩大漢是如何摔下樓的，甚至以爲是凌志拔和李朋聯手。但只知道凌志拔是一塊軟麵，高興捏成甚麼樣子就捏成甚麼樣子。

「小子，欠揍了是不是？」劉寬吡着一口黃牙道：「你眞是一個天生的賤骨頭，你希望豎着出去，還是横着出去？」

凌志拔道：「隨便！」

劉寬是華山派逐出門牆的俗家弟子，「開碑手」極有火候，一掌劈來。

他知道一點有關凌志拔和主人的關係，所以只用了六成內力，沒想到凌志拔竟以胸膛迎上。

劉寬獰笑一聲，正要砸下，最後還是又收回兩成力道。「蓬」地幾聲，劉寬吡牙咧嘴，抱腕而退。現在他忽然慶幸起來，若不收回兩成力道，這右腕可能骨折。

他素自飛揚跋扈，對部下十分刻苛，眼看部下們在一邊竊笑，羞刄難入鞘，再以九成內力砸出一掌。

這一次凌志拔不以胸脯迎上，伸手一捏他的肘關節一甩，眞像甩出一掛鼻涕似的，劉寬滾到樓下去了。

就在這時，內間珠簾啓處，走出一位衣飾考究，風華絕代的少婦。凌志拔和她的目光一接，他幾乎激動地呼叫出聲。

她，正是把那珍貴的「東西」交他代爲保管的人。

儘管徐、廖二人也很關心他，但二人合起來，也沒有她一個人在他心坎中所佔的份量。

刻骨的相思，形成無法克制的衝動，也使他無法再自制，他要撲上去，甚至不管這兒有多少人？但是，自四目相接時起，那美艷的嬌靨上似乎就沒有一絲笑容，甚至除了冷漠之外，也沒有任何表情。

但在凌志拔的心目中，她沒有任何表情，也就等於最强烈的表情了。因而他及時停住沒有撲上。

四周至少有七八個高手等待她的差遣，但她輕揮玉手，七八人躬身退下。

這排場和這份冷漠，在在都顯示她已非一年多以前的她了。似乎已不再珍視那一段美好的過去。

的確，要財勢沒財勢，要名氣也談不上，甚至上無片瓦，下無立錐。這株名花他如何養得起。

王者香酒樓的名稱，終於有了註脚。

凌志拔收斂了激動和忿怒，抱拳道：「好久不見了！」

「過去見過嗎？」

多麼冷漠，或輕蔑的字眼。這句話怎會出自她的口中？凌志拔道：「貴人本就多忘事的，我也健忘，居然忘記妳已經是貴夫人了！」

「貴客要吃酒還是玩玩牌九？吃喝請到前樓！玩牌往後走！」伸手一讓，似要返回屋內。

凌志拔强忍着：「妳爲甚麼要這樣？一定有甚麼原因。以妳我的交……」

她揮手打斷，道：「這種自來熟的客人見多了，我不怪你！」

凌志拔冷峻地道：「這些對我都不具吸引力了。」

「不知對貴客具吸引力的是甚麼？」

「嫖！」說出這個字，雙目緊盯在她的臉上。

她淡然一笑，道：「本酒樓供應高尚娛樂，對色情一道不屑一顧。」

凌志拔大笑道：「但願妳眞的知道甚麼是色情。甚麼不是色情。現在我要帶走一位因詐賭而被騙的朋友。」

闞家蘭淡淡一笑道：「本樓不作興玩假賭！才會賭客盈門。只要他願意跟你回去，一切自便。」說完就進入內間去了。

凌志拔發現所有的賭客及這兒的打手都在望着他。該感到光榮抑是悲忿。旁觀者以另一種心情望着他們，這一點他該感到光榮；但一個要他保管重要「東西」的人，曾幾何時就不認識他了，他是否也會感到悲哀？

「大哥，我們走吧！」

李朋居然搖搖頭，道：「你回去吧！我輸了四千五百兩銀子，並未被騙，所以我應該以工代債，還清了再回去。」

凌志拔都快要爆炸了，但他仍然盡力忍着，道：「大哥，你今天是怎麼回事？和他們這種騙子還講甚麼信用？」

「志拔，我以爲應該留下償債，不能輸了錢就找藉口。」

凌志拔愕然道：「大哥，你變了！」

「也許，但我不以爲已變壞了！」

這工夫徐、廖二女也來了，她們力勸也沒有用，李朋固執地要留下償債。

凌志拔道：「大哥不會是被那個健忘的女人迷住了吧？」

李朋臉一沉，道：「志拔，說話要有分寸，不可信口開河！」

凌志拔喟然道：「這兒的主人有沒有告訴你，你在此多久才能還清欠債。」

「若表現好的話，也許三兩個月就清了！要是好吃懶做，年兒半載，甚至一年兩年也說不定。」

凌志拔道：「大哥，你眞糊塗，你看會不會是有甚麼陰謀？」

「不會的，志拔，我在這兒一定很安全。」

「既然如此，大哥請保重，小弟和二位姑娘會常來看你的……」

三人離開了「王者香」酒樓，廖小蝶道：「志拔哥，李朋是怎麼回事？」

「誰知道？我總以爲他有點變了！」

徐可香道：「志拔，你剛剛說他被一個女人迷住了！是甚麼女人呀？」

「那只不過是胡猜而已！那種地方嘛！怎會有女人的。」他此刻還不想說出闞家蘭的事。

徐可香說道：「我眞想不通，要是玩詐賭使李大哥掉進去，必然另有陰謀。留下李大哥以工代債，這對他們又有甚麼好處？」

「是啊！」凌志拔道：「李大哥既不會記帳也不會做菜，更未幹過打雜洗碗盤的事，留下他的動機何在？」

他們目前自然還想不通這一點。

× × ×

由於徐可香感念李朋撮合之恩，自然關心李朋，第三天就和廖小蝶二人偷偷去看李朋。

一進門，又遇上了那位總管。莫總管笑臉相迎，問道：「兩位姑娘，是要打尖還是……」

「我們是來探視李朋李大哥的。」

「他很好！兩位要見他，可以通融一次。」

總管帶她們來到大廚房後門外，這兒有四五個大木盆，盆中全是油膩膩的碗盤匙筷菜餐具，李朋坐在矮櫈上，邊洗邊哼着低俗小調：

「一更一點一爐香，
大胆的情郎跳過粉牆，
碰得有聲响，奴家心惶惶！
哎喲喲！奴家心惶惶！
二更二點二爐香，
大胆的情郎進了繡房，
撩起門帘响，奴家心惶惶，
哎喲喲！奴家心惶惶！
三更三點三爐香，
大胆的情郎上了牙床，
牙床格支响，奴家心惶惶。
哎喲喲！奴家心惶惶——」

莫總管大聲吆呼着：「李朋，兩位姑娘來看你哩！」

廚房中的廚司，一個個探頭張望，乍見兩位如花似玉的大美人，有的吹口哨，有的出怪聲。

這工夫李朋抬頭看到了二女，只微笑點點頭，道：「坐吧！」

廖小蝶聽到他唱風流小調本就惱火，見他如此冷淡，不由更加惱火，立刻要發作，徐可香扯了她一下，道：「李大哥，你願意幹這工作嗎？」

「當然，也沒人强迫我幹這箇的。」

「哼！我看你是沒有出息，就是要以工代債，也要爭取較高尚的工作。」廖小蝶就是廖小蝶。

李朋道：「什麼是高尙的工作？」

廖小蝶覺得很難以反駁。跑堂的高尙還是掌勺的高尙？或者在賭場中作打手的高尙？

徐可香道：「李大哥，一天要洗多少碗盤？」

「不一定，反正有多少就洗多少。」李朋道：「第一次來，我不好意思不接待，以後再來……」

廖小蝶厲聲道：「是不是還要端端架子拒絕接見？」

李朋不出聲，似乎很不歡迎二女來看他，二女只好告辭出來。經過賭場，徐可香道：「咱們也來玩玩如何？」

「香姐也會賭？」

「誰敢說會賭？過年過節總會玩玩，談不上精。」

姓張的副總管涎着臉上前招呼，道：「兩位姑娘要玩玩吧？」

廖小蝶道：「手頭不方便。」

副總管道：「不妨，賭資可以無息出借。」

廖小蝶道：「這大概就是坑人的陷阱了吧？不玩！」

張副總管輕薄地一笑，道：「上了床，玩不玩可由不得你們哩！」

在這種場合，聽到這種話，本也算不了什麼，只是廖小蝶的涵養可沒有這麼好。她厲叱一聲踹出一脚。

姓張的有備，閃了開去。廖小蝶撲上劈了幾掌，姓張的一一閃過。似乂想去摸她的面頰，小蝶猛踢三脚，姓張的邊閃邊道：「各位看看，這姿勢多妙！」

廖小蝶快氣瘋了。正要亮傢伙再上，徐可香拉住她低聲道：「這東西太下流！讓我來拾奪他！」

姓張的見徐可香更美，決定當衆來一次「祿山之爪」。這工夫莫總管低聲道：「張老弟，你會惹出紕漏來的。」

那知姓張的道：「就算主人處罰我都划得來……」還向徐可香眨眨眼，此人正是西北道上的巨賊「金翅蜂」張先登。在這兒，除了主人，功力僅次於莫總管。

莫總管乂是誰呢？自非藉藉無名之輩。他就是長白派掌門人的師弟「西北風」莫鼎元。

張先登見徐可香向他撲上，不疾也不徐，本未放在心上，但近在兩步以內時，忽見對方的步法詭奇莫測，怎麼閃也脫不出對方攻擊的範圍。

也就是說非接招不可，絕對閃不過。接就接吧！但一接手就知道要糟。「叭」地一聲，正撞在他的肋骨末梢處。

姓張的吡着牙，以連環步迂迴後退，對一般人物是可以退出對方攻擊範圍的，但一蓬掌影，有如被大風吹亂了的竹葉，「啪啪」兩聲，正中雙頰，張先登被砸出三步以外。

三顆門牙動搖，滿口鮮血。

廖小蝶拍手大笑，道：「香姐，打得好，只不過打在屁股上，那兒的肉太厚，不關痛癢！」

這工夫莫鼎元向七八個部下一交眼色，就要齊上，那知內間傳來冷漠而清脆的聲音道：「莫總管，這是待客之道嗎？」

「主人……」莫、張二人一齊向內間躬身。

「把兩位姑娘送下樓去，向人家鄭重道歉！」

「是！」莫總管伸手一讓，二女本想見見內間這位女主人，但人家不出面，也不便勉强。只好下樓而去。

莫總管返回樓上在內間門口低聲道：「掌櫃的，這廖小蝶乃是本會的叛徒，爲何要放過她？」

內間的女掌櫃道：「上面自有定奪，不必多管閑事！」

「是！」

此刻二女邊走邊談，廖小蝶道：「內間那個女人是誰？」

「不知道是誰，但話一出口，說了就算！」

「莫非李朋被她迷住了？」

「應該不會，李大哥是有家室的人，再說他也不是拈花惹草那種人。」

「香姐，妳沒聽到他剛才哼的風流小調嗎？」

「哼風流小調的人不一定就風流，不哼的人也不一定就不風流。」

「對！這位徐姑娘很有見地……」聲音來自左邊的廢園之中，這兒是一個大戶被燬的廢墟，這工夫一位衣着華麗合體，身段窈窕，美艷動人的年輕女人站在廢園門內。

二女立被這位麗人的容光所懾，每個女人都會有點自負，很少誇耀其他女人的，但她們二人目前却不能昧着良心說這女人不美。

這是因爲她們必須相信雙方有段較大的距離。

徐可香心中一動，道：「莫非這位姐姐就是不久之前在酒樓內間阻止莫總管等人羣毆的人？」

「正是，徐姑娘好身手。」雖然她有高于二女的條件，却仍然十分注意二女。

「過譽！」

「謝謝你代我教訓本樓張副總管。」

「慚愧！實在是忍無可忍。不知這位姐姐能否見告芳名？」

「關家蘭……」

「啊……」二女同時輕呼，這名字太熟了，凌志拔爲她神魂顚倒，牽腸掛肚，除了他們之間的深厚情感，二女早就想到，關家蘭必是個絕代美人。

這樣的絕色，世上的男人那有不着迷的？但是，凌志拔來過，他有沒有見過關家蘭。如果見過，而關家蘭又念舊的話，怎會讓凌志拔的義兄做那種粗活？

想到這兒，二女吊着的心肝似又好受了些，廖小蝶脫口而出，道：「妳就是凌志拔的未婚妻？」

「我不認識什麼凌志拔，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

廖小蝶道：「那太巧合了！凌志拔來過，妳沒見過他？」

「既然不認識，就算他去過，我還是不認識對不對？」

似乎就連廖小蝶都不相信這女人不是凌志拔所認識的關家蘭，道：「如果你正是那個關家蘭，也未免太無情了！」

「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好飲者不以寒暑改量，喜讀書者不以忙閒作輟。」關家蘭道：「廖小妹，有些事妳還不太懂，請問二位和凌少俠又是什麼關係？」

廖小蝶忽然以爲關家蘭的無情極可能是誤會他們二人和凌志拔的特殊關係而起的。

在女人來說，這種猜忌，是極爲可能的。

只是徐可香的看法並不如此單純而直覺，她以爲，至少在她們尙未到達金陵以前關家蘭已經是王者香酒樓的主人了。

「關姐姐，李朋要在貴酒樓幹多久才能脫身？」

「最多一年，最少兩個月。」

「妳的話能算數嗎？」

關家蘭點點頭，回頭向園內走去，穿過一些廢墟消失了，二女怔怔地站着看她離去，都對這女人深感好奇。不知爲什麼，明知她就是凌志拔的舊相識，却並不恨她，輕視她，這理由絕非爲了自私。

「香姐，我以前以爲自己很美，而且以爲妳是世上最美的。」

「剛剛妳很失望對不對？」

「她爲什麼不承認是志拔哥的舊相識呢？」

「應該不僅僅是爲了怕傷了我們的心吧！」

「如果她確是志拔哥的老相好，對我們的威脅太大太大了！」

「這一點我也不能否認。」

報父仇奇招百出

二人回屋，凌志拔守在院中，道：「兩位出門也不打個招呼，眞叫人操心，再不回來，我就要出去找了！」

「是不是到王者香酒樓去找？」

「到那裏去找？」

「是啊！也好順便敍敍舊！」廖小蝶是個一根腸子到底的人。

凌志拔心頭一跳，廖小蝶道：「關掌櫃的要我們代他問好！」

凌志拔負手觀天，冷冷地道：「不可能！」

廖小蝶道：「你明明見過她，爲什麼回來不說。」

「因爲我心目中美艷、高潔，而又善良的關家蘭早就死了！」

徐可香向廖小蝶使個眼色，叫她不要再激他，道：「志拔，你們以前的情感那麼好，爲什麼她不認你？」

「我不想談她。」

「志拔，雖然我是第一次見到她，却深信她不會是個壞女人，她在金陵開酒樓，規模又那麼大，可能另有苦衷。」

「不必爲她找理由。」

「志拔，她一定有什麼……」

「不要談她，我不聽！」他捂起了耳朵。

「志拔，如果王者香酒樓沒有點蹊蹺的話，你府上的惡奴古仁怎會在那裏當帳房？」

凌志拔道：「誰又敢說古仁暗算我不是奉了她的命令行事。」

這說法二女雖不便反駁，却也不便深信，凌志拔却以爲古仁可能是昔年引狼入室向他的亡父施襲者的內應。

徐可香道：「就以該樓的正副總管來說，『西北風』莫鼎元和『金翅蜂』張先登，也都是獨霸一方的人物，昔年也出過鋒頭，而現在居然在此當個總管，關姑娘能統御這些人，她的背後極有可能有個神秘人物撐腰。」

廖小蝶道：「她是該酒樓的女主人，依我看一定還有一位男主人。」

徐可香自然也想到了這一點，但她不說出來。

凌志拔根本不顧搭腔，這工夫外面有

人敲門，凌志拔正好逃避似的去應門，門外竟是一個十一二歲的男童，道：「凌志拔在不在？」

「我就是。」

「有個叫唐堯的人叫我帶個口信來給你。」

「唐堯？」他以爲聽錯了：「小弟，你傳錯話了吧？」

「是唐堯叫我來的，沒有錯呀！」

凌志拔笑了笑，唐堯的雙膝已碎，且已被他埋掉，就算華、扁重生，也救不活他。

「他是什麼樣子？在什麼地方？」

男童道：「他在鴻賓客棧，四十左右，坐在輪椅上，他說今夜在燕子磯見，不見不散。」

僅是「輪椅」二字就够了，唐堯沒有死？這血賊的命眞大，有時候人們會發現造物者對邪惡之徒特別優遇。

只不過，唐堯即使未死，也必然殘了，當時他埋得很淺，這賊子居然在重傷下破土而出。

一個只能坐在輪椅上的高手，又能如何？除非他另有陰謀，比喻說使用火藥等歹毒暗器傷人。

小童走後他閉上門，徐可香在屋中道：「志拔，是誰呀？」

「是個小童，打聽一個姓李的人，咱們又不姓李……」

爲了印證這件事，入夜時他親到鴻賓客棧去暗中看了一下，果然是唐堯，坐在輪椅上，也許由于今夜的約會而緊張，輪椅在屋中轉來轉去。

「果然沒錯，正是這個血賊。」他看出，除了稍微蒼老了些，正是唐堯，一切未變，變的只是雙腿。

他返回客棧，廖小蝶道：「志拔哥，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上街走走。」

「你說過，來到金陵，可能會遇上『拜日會』的人，任何行動，都要三人在一起。」

「我就在附近走走……」

× × ×

夜晚的燕子磯更美，凌志拔到達，唐堯居然比他早到一步。

也眞想不通，他是如何到達這兒的。

「你本以爲我死了！」

「不錯，你這種人幾乎沒有理由繼續糟塌糧食。」

「你把我整得太慘，所以生命對我反而累贅了！」

「所以你想以『累贅』的爛命換取一條大好的生命？」

「的確有此打算！」

「恐怕是赤手抓刺蝟——一掌血吧？」凌志拔道：「不過，以你過去的爲人，沒有七八成把握，也不會來涉險的。」

他和輪椅總是保持三四步的距離，道：「唐堯，昔年暗算家父的確不是你？」

「不是，因爲那時我還差一截兒。」

「難道也不是帮兇。」

「僅僅是担任把風而已。」

「元兇是誰？」

「你可以舉一反三，不難想像。」

「莫非就是你的師叔涂炎？」

唐堯冷笑不答。

「不必浪費唇舌，」唐堯道：「我相信你對另一件事必然也有興趣知道。那就是王者香酒樓的女掌櫃……」

「沒有興趣！你嚇唬家母莫非想要她改嫁？」

「這還用問？可惜她太固執。」

「那就是堅貞，不是你這種禽獸所能瞭解的。唐堯，柳先生是扶桑人嗎？」

唐堯獰而不答。

「難道他也是中原武林中人？」

「以這種猜謎的方式，你永遠也猜不到。」

「此人在金陵嗎？」

「在，但你必須相信，今夜只有你我二人，絕不會有第三者參與。」

「我會信你這血賊的話？」

「你必須信，因爲我這次偸偸來到金陵，『拜日會』中人根本不知道，現在『拜日會』中的實權，十之八九都落在關家蘭手中。」

「王者香酒樓是不是『拜日會』的老巢？」

「巢穴之一而已，」唐堯道：「關家蘭和我的小師叔在一起，表面上顯得十分柔順，似乎一切都以『拜日會』的利益爲前題，而且傳聞你們已經恩斷情絕了！但是……」

凌志拔心頭隱痛，道：「但是爲了什麼？」

「我一直懷疑她和小師叔在一起的動機。」

「我却以爲，一個賤女人要靠上一個男人，談不上什麼動機，誰有錢有勢他就靠誰。」

唐堯冷笑不已。

「唐堯，由于你這人太詐，我們動手之前，希望你能撩開輪椅上的布讓我看一看。」

「當然！」唐堯撩起那塊布，凌志拔相距四五步望去，他的腿自膝部以下雙雙鋸去。也就是說看不到膝部以下部位。

一個活蹦亂跳的人，突然截去了雙腿的一半，活着比死去也許還要痛苦些吧？

但在唐堯，活着也只爲了一次搏命的機會，也可以這樣說，增加另一次死亡的機會。

輪椅很簡單，大多爲木製，不知道他是如何來到這兒的。

凌志拔揮一揮手，唐堯又覆上了那塊布。

「唐堯，如果在這半年當中你沒有什麼奇遇，老實說，你恐怕不成。」

「我雖無奇遇，却在這半年中研出一套坐着迎敵的殺法。」

「我可以讓你先攻，三招之內我不還手。」

「你不必讓我，被視爲仇人，我不接受這份憐憫！」

「這樣才會使你心服口服！」

「好！這可是你自己找死。」他扳着輪子向凌志拔滑去。

凌志拔自然不敢大意，却總以爲在他失腿之前，都可以擊敗他，坐在輪椅上的人又能高到那裏去？

他望着唐堯的眼睛。因爲一個人的眼

睛很難掩藏內心的秘密。

高手提防對方施襲，只要注意他的眼睛就成了。

但唐堯的眼睛中只有復仇的火燄。

唐堯掃出一掌，等於是用掌划了個圓圈。但這個圓圈却把凌志拔的胸腹之間都包括在內。

凌志拔感覺，此人死過一次，掌上的威力仍然十分霸道，然而，只要以「蟄龍潛」身法閃避，就十分安全。

唐堯的第二招也落了空。接着就攻出第三招。而且發出一聲厲吼。

在這瞬間，忽見他的身子離開輪椅，頭前腿後，雙手一伸一屈，凌志拔大驚。

一個沒有雙腿的人，僅憑一雙斷腿，和臂部的力量，是不能使身子射出去，而且如此快速凌厲？

太快，太陡然，而且角度也很有利。

凌志拔不暇多想，由於這仍是第三招，他只有守的份兒，可是三招一過，在地上一墊足，人在空中成馬蹄型，瞬間攻出五掌三腿。

無論如何，這是意外中的意外。

因爲不論凌志拔如何小心，對方總會使他的小心也有不及之處。

這個輪椅上的人的雙手和雙腿比正常人還要健全受用。

「蓬拍」兩聲，一脚一掌都中了凌志拔的重要部位，他還沒有承受過這等重擊，右胸有如火灼，左後腰上也似幾乎失去了連絡。

「你……你不是唐堯？」

「當然不是！」此人獰笑着，像在冰上滑過來似的，他喜歡看到敵人一臉驚色，凌志拔眼前還冒着金星。要不是「蟄龍潛」身法，可能已失去還手之力了。

在這情況下，應變的速度自會稍慢，小腹上又中了一脚，他退着，一股液體往上湧到。

「就算你不是唐堯……你也必是他的親人……」

「不錯，你絕對想不到唐堯有個哥哥唐舜，而且這個哥哥和他的身手差不多。」

「我狠？」凌志拔厲聲笑道：「假如你知道唐堯過去的行爲，而仍然以爲我比他還狠的話，那麼，你就比他更狠更邪惡了！」

「我知道他喜歡你的養母，這也沒有什麼不對！」

凌志拔一字字地道：「本來我想爲你們唐家留一條根，只可惜由於你的陰毒施襲，以及對此事的看法太偏差，斷送了你唯一的生機！」

「小子，你別再吹，你已經破金失血了！」

「練武的人吐點血是常見的事，我也不否認受了點內傷。」

「恐怕不是一點點吧！」

「你當然不會相信我能拾奪你！正好唐堯不信一樣。」

唐舜打鐵趁熱，他兩次施襲却得了手，這次又不打招呼，但重重腿浪在「蟄龍潛」身法下落了空。

腿攻不成，又施出了琉球的「六機手」，這也正是後來的「琉球手」及扶桑的空手道。但是，一掌有如天外飛來，在唐舜的太陽穴上掃了一下。

唐舜感覺四周景物在晃動時，只有急退。只是凌志拔沒有給他足够的時間，迂迴着逼近，掌腿交錯中，「叭」地一脚，又蹴在同一部位——太陽穴上。

這部位是絕對不能重擊的，唐舜暈頭轉向地單膝跪地，但是，在此同時，兩柄小飛刀也自腰上摸出。

一般來說，此刻若能以正常速度射出飛刀，極不易閃避，通常對方都會以爲他已失去了反擊能力。

事實上，唐舜此刻的確已失去了應有的速度和準確性，因爲他的視覺都已經不靈了。

只是凌志拔不同，他不會犯第二次同樣的錯誤，幾乎在他的飛刀還未揚起時，又在原部位加上一脚。這一脚很實在，太陽穴陷下，顱骨四分五裂，唐舜的身子飛出五七步外，把輪椅砸散。

他喘着口氣打量四周靜止的物體，鮮血又自他的口鼻中大量湧出，他本想在樹幹上靠一下，眼前一黑，隱隱聽到兩聲悲呼……。

× × ×

凌志拔醒來時，屋內孤燈如豆，二女坐在桌邊流淚。

「醒了……」徐可香急忙來到床邊，道：「志拔，你感覺如何了？」

「不要緊的，香姐，妳們怎麼知道我去赴唐舜的約？」

「昨天小童找你，我們還沒有太注意，當時小蝶妹只隱隱聽到『燕子磯』三個字，也沒放在心上，可是半夜我們聽到你房中有聲音，不久有人影在院牆上一閃而沒……」

廖小蝶道：「香姐怕敵人施襲，就到你的房中去查看。發現你不在，或者根本就未上過床。」

徐可香道：「我們這才相信你是想一個人去辦事。」

「最初我們以爲你去了王者香酒樓。」廖小蝶道：「後來我們還是決定去燕子磯，幸虧我們的判斷正確，我們趕到時，你們剛剛拚出了結果。」

徐可香道：「當我們看到唐堯的屍體時，我們以爲見了鬼。」

「如果是妳們，而他又自稱是大難不死的唐堯，妳們會不會上當。其實他是唐堯的兄弟唐舜。」凌志拔道：「極可能是孿生兄弟。」

廖小蝶道：「他的雙腿根本未殘，却坐在輪椅上。」

「正是。」

「你在動手之前也未看看那輪椅？」

「看過，但那輪椅做得很巧妙，我竟未發現他的膝下部份。」凌志拔道：「這當然也是一種先入爲主的成見所致，因爲事先未發現他是唐舜，既是唐堯，而他的雙腿又是我爲他砸碎的，自不會起疑。」

徐可香說道：「事實果然如此，你的命眞大，要是對方再有一個人去，你就完了。」

「可香，謝謝妳們。」

「我已爲你灌了藥，快睡吧！不要說話。」

× × ×

爲了安全，第二天他們換了住處，希望在凌志拔康復前不受任何干擾，但第三天晚上，凌志拔入睡，有人叫門。

廖小蝶開了門，不由色變，說道：「李大俠，你還認識我們嗎？貴人不踏賤地呀！」

李朋也絕，淡然道：「妳就當作不認識我好了。」

「這兒不接待你這個健忘的傢伙。」

「我不是來找妳的。」

「找誰？」

「徐姑娘。」

「她也不會見你的。」

「她一定會。」

這工夫徐可香走出來，道：「李大哥找我有什麼事？」

「不是我找徐姑娘，而是我們女掌櫃的。」

「關家蘭關姑娘？」徐可香心中一動，她爲人善良，知道凌志拔昔日和她的一段不平凡的交情。她說道：「找我有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反正想和妳談談。」

廖小蝶道：「香姐，李朋是走狗，關家蘭八成也沒安好心，不要去！」

李朋冷冷地道：「去不去由徐姑娘作主。」

徐可香大幾歲，比較成熟一些，她以爲李朋的心地不壞，不可能一下子變壞了，他暫時屈就賤役，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至於關家蘭，她雖不熟，却以爲有進一步瞭解的必要。

儘管內心排斥關家蘭，但人家那份氣質，不能不坦承不如人家，只是凌志拔未癒，交給小蝶她不放心。

廖小蝶道：「賣身契才簽了數天，就處處爲女掌櫃的着想了，眞比一隻看家狗有用多了！」

李朋故作未聞，徐可香把廖小蝶叫到一邊叮囑一番，就和李朋出了門，但李朋一句話也不說，她問一句，他就答一句，也都是敷衍之詞。

徐可香也有點厭了，還債打工也沒有什麼不對，却不該對義弟及她們如此冷淡，她道：「李大哥喜歡那種生活？」

「世上的人恐怕沒有幾人滿足於自己的生活。」

「看來你很豁達。」

「不豁達又如何？」

「想不開就會煩惱。」

李朋道：「現在我的煩惱並不比妳們少。」

徐可香並不這麼想，以他在洗碗盤時哼着風流小調來說，他的格調似不太高，道：「你不像是有什麼煩惱的樣子。」

「妳不懂，我知道的比妳們多，煩惱自然比妳們多，這可能就是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吧！」

徐可香道：「李大哥，女掌櫃的在何處？」

「到了！」他指指那個花園，道：「她在裏面等妳。」

徐可香以爲，也許關家蘭要掂掂她的斤兩，或者已有了埋伏，但又以爲不大可能，以關家蘭的實力，要動她還不必如此大費周章。

「怎麼？李大哥不進去？」

「女掌櫃的只請妳一人進去，在下不便與聞。」

徐可香並不怕她，立刻進入園內，但是，找了一匝不見人影，知道中計，出園一看不見了李朋，更是驚怒不已，這可眞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

她儘快趕回，發現廖小蝶仆在院中，剛剛醒來，急忙跑到屋中去找凌志拔却不見了。

「小蝶……小蝶……是怎麼回事？志拔呢？」

「怎麼？他不見了？」

「妳估計昏迷了多久？」

「大約盞茶工夫。」

「是誰？」

「我也沒看到，只聽到院中有聲音，出來察看時，被人擊倒。」

「我們分頭去追追看，應該不會跑出太遠的，會不會是李朋？」

「會是他？不，他沒有那種身手。」

兩人分頭去找，徐可香越想越火，過去她總以爲李朋憨厚，且有點愚忠，還看法可能完全錯了，這正是「大智若愚，大奸若忠」吧？

徐可香找了很久，又來到廢園附近，本不想進去，忽然有人在內低聲道：「徐姑娘……」

徐可香幾乎可以斷定，這就是關家蘭，正因爲她們見過一次，印象深刻，連嗓音也永不會忘記。

她進入廢園，只見魚池旁站着一個女子。

徐可香有一股被愚弄的惱怒，道：「妳把凌志拔藏在何處？」

「我藏他幹什麼？」

「妳當然不會承認，勿怪他對妳失望透了，原來妳是眞的變了節。」

「他是怎麼不見的？」

「別顧左右而言他了，不是妳叫李朋約我來此見面的嗎？」

「不錯，可惜有事來遲了一步。」

「這些話妳可以騙騙三歲的小孩子，妳不過是誘開我，把志拔刦走而已。」

「徐姑娘，妳是眞的喜歡他嗎？」

「哼！妳現在還有什麼資格過問這件事？」

「我一直有資格，而且未來還有。」

「皮厚！」

「徐姑娘，妳和廖小蝶是如何和他在一起的？」

「你管不着。」

「其實我大致可以猜到……」徐可香不願提起那件事，主動攻了上去，但關家蘭接了她兩招，道：「還是留着力氣和眞正的敵人拚命吧！」

「本來我不想告訴妳。」徐可香邊打邊道：「但我仍要告訴妳，我和妳這女人不一樣。」

「哦？是不是還有一段曲折動人的故事？」

徐可香道：「志拔受傷，傷愈後去當舖，竟遇上了古仁……」她說出了療毒的事。

「原來是以『于飛同樂』方法療毒的

呢。」

「不管用什麼方法，却非我們主動，比妳却就高明多了，妳是女掌櫃的，男掌櫃的是誰呀？」

「姓涂的。」

「以後叫妳涂大嫂還是涂夫人？」

「隨便。」

「妳到底把志拔藏在什麼地方？」

「這不是多此一問？」

「他畢竟會是妳的未婚夫，妳忍心害他？」

「妳怎知我要害他？」關家蘭道：「徐姑娘，我要提醒妳，三天內別到王者香酒樓去，志拔也不在那兒，去了反而會壞事。」

「妳以為我們會聽天由命？」

「三天內凌志拔的安全無碍，妳們如果非去不可，整個計劃就會被妳們破壞的了。」

「我們不會再上當。」

「我必須告訴你另一件事，過去唐堯想騙凌志拔，但在危險關頭，有人告警，才反敗為勝的。」

「誰是告警者？」

「說了妳也未必會信。」

當徐可香以「盤古旋」身法施出凌厲的一招時，關家蘭乂閃了開去，這是事實，一點也不含乎。

當今武林高手能閃過這擊的，百不挑一。

照她剛才閃避雷霆一擊的功力，應該和凌志拔相伯仲了。

徐可香再攻擊凌厲的一招，關家蘭似乎沒有第一次那麼輕鬆，但反攻一招時，步伐很怪，徐可香一驚，相信這就是「乾坤轉」身法。

「行了，徐姑娘，由於妳穩沉，長於思考，不毛燥，和小蝶妹不同，我才邀妳出來，不必去找人，三天後不找自回。要拚命，那就是時候了。」

徐可香道：「妳到底是敵是友？」

「我說是友，妳信不信？」

「是什麼高人，能使妳在一年來內武功大進？」

「教我的人，就是把妳們二人和志拔加起來都不成。」

「我眞不知道妳是何居心？眞正是：求知己於朋友易，求知己於妻妾難，求知己於君臣尤難。」

關家蘭道：「我以為應該更改一下，求知己於妾易，求知己於妻難，求知己於有妾之妻更難，徐姑娘，我倒是希望妳以後在任何場合遇上我都以敵對態度對之，甚至越激烈越好。」她走了。那種身法的確可與「蟄龍潛」及「盤古旋」比美。

她覺得這個女人極有深度。但是，如她是友，把李朋留下在厨房中操賤役，這乂如何解釋？徐可香沒有追上。

× × ×

一個很大的鐵籠，放在一個很大的房子裏。

這鐵籠每一根鋼柱都比手臂還粗，由于鋼柱集密，就眞能拉彎一兩根，仍然伸不出一個頭來。通常能伸過頭的孔隙，就能使身子通過。

凌志拔被關在這巨籠之中，一角上有一張床。

他每天只有兩大碗飯吃，飯中不知調了些什麼剩飯殘羹，味道很怪。但他非吃不可，因為他感覺比平常容易餓，胃口奇佳。

這一點他眞想不通，一個作了籠中鳥，階下囚的人，怎麼會胃口大開呢？

他本不想吃，但父母之仇，中原武林存亡絕續以及關家蘭的父母之仇等等。一旦想到這些，他必須吃，以便保持體力。

中原武林各門派顢頇無能，門戶之見太深，「拜日會」囂張到如此地步，居然不能同仇敵愾。他每念及此，不禁熱血沸騰。

儘管他恨自己沒有出息，被關入籠中，有如野獸，居然仍有如此好的食慾。甚至不到吃飯時候就餓了，就像猴子期待一根香蕉一樣。

這工夫古仁跟在關家蘭之後走進來。古仁端了一大碗飯，來到籠邊：「少東，就暫時委曲點吧……」他把一大碗飯放入籠中，乂把門鎖上，凌志拔立刻端起來猛吞。

關家蘭一脚把古仁踢了個蹌踉，道：「這麼大的年紀了，還是沒有一點警覺性，記住！伸手入籠內送飯要小心。因為他現在和野獸差不多。」

「是的，掌櫃的，以後我會小心。」

「哼！小心！終有一天你會吃虧的。是不是還顧念過去的主僕之情。」

「不，不，掌櫃的，老奴果眞是那樣的話，他也不會恨老奴入骨的。」

凌志拔邊抓着飯往口中送，一邊瞪着籠外二人，那目光中有多少羞忿和怒恨。

「掌櫃的……您看小主人的眼神……」古仁道：「太可怕了！」

這時一個淡淡的影子落在後窗外。

凌志拔一字字地道：「妳似乎不斷地在表現妳的下賤！」

關家蘭冷冷而不在乎地道：「我以為我一生中最最下賤的事，就是過去和你那一段！」

「妳眞有自知之明，當時妳的表現和妓女同樣地大方！」

「至少我那時另有一種感受……一朶鮮花插在牛糞上。」

古仁聽了這一番對白，忍不住笑了起來，關家蘭一脚踢去，古仁不敢閃避，其實閃也是白搭，一個大馬仆在地上。

「凌志拔，談點正事吧！」

「對，過去的再炒冷飯令人噁心！」

關家蘭雙手叉在胸前，倚在鐵籠上，道：「你雖和野獸一樣地關入籠中，却也像一頭病牛、病馬或病狗一樣，身上還有價值不非的牛黃、馬寶和狗寶等等。你是知道，這些名貴藥材，都是動物身上一種病態——結石。」

她的任何一句話，都極盡冷酷或輕蔑之能事。

「即使我在籠中，還有點人格，妳却沒有。」

「不要談人格，人格和未煉過的礦砂一樣，誰知道在烈火的攷驗下會變成怎樣子？據我所知，『蟄龍潛』派的身法和精粹招式值點錢。」

「妳想買？」

「是啊！只要談個價錢就成了。」

「妳是知道的，世上有些東西是無價的！」

「『蟄龍潛』無價？」

「不！應該說保有『蟄龍潛』絕學者的決心是無價的。」

「決心？」她笑得花枝招展。似乎他的所謂「決心」和他狠吞虎嚥吃異味乾飯的狼狽相無法統一協調。

「不管是什麼優越的代價，都不會攷慮。」

「為什麼？」

「我有預感，有人想以『盤古旋』『蟄龍潛』及『乾坤轉』三門絕學揉和在一起，研成一門天下無兩的絕學。然後奴役武林。」

關家蘭不出聲。似乎默認了。

「是不是那個柳先生的主意？」

她乂「格格」笑了起來，這種動人的笑，可以使人忘却剛才她所表現的狠毒，而美女不一定都會笑，只是善笑的女人即使不美也會很引人的。

旣美乂而善笑的女人，她們幾乎都改寫過歷史。

「果然不愧為『蟄龍潛』的傳人。」

「慚愧！」凌志拔道：「一個被關在籠中的老嫖客，眞够現眼的了！」

「可能是由于你的聰明還不够吧！」

「居然還有人以為我聰明？」

「小聰明只有一點，比喻說：你會佯裝不會武功，甚至當衆被毆也不還手，這一點是大多數人所作不到的，也只有古人越王勾踐差堪比擬。」

「妳也有一手，非常人所能及。例如，表演三貞九烈的淑女，眞是入木三分，只不過有時表演蕩婦，相信天下男人也沒有一個能招架得住的。」

古仁不便聽這些話立刻退了出去。

關家蘭笑笑，像是不大在乎道：「凌志拔，咱們還是聊聊有關你軀內的『猴棗』如何？」

和「牛黃」「馬寶」等一樣，所謂「猴棗」也是一味名貴藥材。也就是猴子體內的結石。

「妳不必浪費口舌，姓凌的已經宰了殺父仇人唐堯和唐舜兄弟，大仇已報，死，對我已經失去威脅了！」他故意不提主兇之名。

「但你忘了，還有一死仍然無法逃避的責任，難道你忘了徐可香和廖小蝶二人嗎？」

「人活百歲，仍不免一死，況我不屈而死，她們會體諒我的。」

「你似乎根本還沒有想到我們的計劃。」她在籠外走動着，彎腰一轉，婀娜多姿，眞叫人難以相信，那些狠毒、輕佻的話是出自她的口中。她道：「如以廖、徐二女作彩頭，讓本會中的部下摸彩，中頭彩的可得徐可秀，二彩的是廖小蝶，如此再摸，周而復始……」

「住口！」凌志拔在籠中吼叫着。世上的確有些事是不能一死了之的。

「哦？是不是死並不能解決一切的問題。」

「關家蘭，家父母待妳不薄，妳告訴那個柳先生，他的天眞夢可以醒了！」

「其實，他的理想已經實現了三分之一。」

「妳只會替他吹噓！」

「你難道不知道唐氏兄弟是『乾坤轉』門下？」

「信。」

「連他的小師叔涂炎的武學精粹都獻給了柳先生了。這一點你該信吧？」

凌志拔信了，若非柳先生授權，涂炎不會如此跋扈、囂張。而關家蘭也不可能統御王者香酒樓，連幾個扶桑人，都聽她的。

中原幾個大門派眞的像是冬眠了。

「即使如此，『蟄龍潛』門下也不會出賣先人留下的技藝。」

「對！志拔，我們絕不屈服……」聲音本是來自屋上，但人已瀉入屋內。一個紫色身影疾撲關家蘭。

關家蘭嚷嚷道：「果然送上門來了！」急切中應敵，被徐可香砸出兩步，儘管涂炎這一年多指點她不少絕技，但惡補和循序而進的工夫仍有其差別，因此，二女折騰了二十個照面，徐可香已佔上風。

凌志拔在籠中觀戰，發現關家蘭偶出奇招，要是她的火候够，徐可香可能不是她的敵手。

「關家蘭！妳無恥！明明是妳把志拔刦來的，却矢口不認！」

關家蘭「格格」地笑着，乂施出一式怪招。凌志拔駭然，由此可見涂炎的功力了。

這工夫一個三十來歲，衣着攷究，白面無鬚，雙眼露白，約四十左右的紳士負手踱了進來。

「家蘭住手！」

關家蘭立刻收手退下。

這人的樣子也不醜，但仔細一打量，却使人有點不舒服，說道：「在下就是涂炎……」

凌志拔此刻的心情只有他自己知道，他道：「由關家蘭剛才施展的奇招看來，似乎有點眼熟……」

涂炎笑笑，說道：「相信你沒有見識過。」

凌志拔道：「太祖十分寵信道教，也可以說崇拜仙家（仙道不同）。妖人立刻貼近蠱惑他，所以一個人不能洩漏自己的好惡，反之，下面的人必然趨之迎之。」

「你胡說什麼？」

「越王勾踐，愛好勇者，越國就不斷出現視死如歸的人。楚霸王喜歡細腰的女人，就有『宮中皆餓死』的流言。齊桓公好色，且妬忌心重，豎刁就閹割進宮侍奉桓公，桓公好美食，易牙乃烹其子奉桓公。燕國子噲喜品格高潔之士，所以子之公開揚言，給他王位亦不受，結果如何，不久子之篡了子噲的位。而豎刁和易牙也奪了桓公的實權。桓公被殺後，屍體生了蛆尚無人收殮。」

涂炎說道：「你賣弄史乘的目的何在呢？」

「這不是賣弄，」凌志拔道：「這話旨在說元太祖當一國之君，不該泥信道教，致使小人當道。也最早寵信全眞道人邱處機，以後，乂信崇無眞憑實學的道士，有一道家高手名叫『半仙道人』，他是個

清除異己的殺手，功力超絕，自成一家，我看你的工夫，頗似『半仙道人』的『半仙拳掌』。」

涂炎微驚，但立刻又顧左右而言他，道：「是誰出的餿主意把凌老弟關在鐵籠中的？」

「是……是屬下……」古仁急忙爲人頂罪。

「你？」涂炎道：「你也配？」一脚又把古仁踹到門外去了。

「是我！」關家蘭揚一揚頭，表示承認。

「妳……妳怎麼可以如此對待凌老弟這等朋友？快把老弟放出來！」

關家蘭冷冷地道：「你瘋了？」

「妳才瘋了！妳該知道我的脾氣！」

「但是，你也該知道，他是絕對不會賣的。」

「這件事妳別管，快打開鐵籠。」

關家蘭「嗶哩」一聲把鑰匙丟在地上，道：「要開你自己開。」

涂炎似乎有點下不了台，但攤攤手也只好算了。關家蘭冷笑道：「我可要把話說在前頭，放出他，加上徐可香和廖小蝶，你不能把他們再關進去，恐怕連你自己也沒有把握！」

涂炎道：「我可不管那麼多，把三大門派中的一位年輕掌門人關在籠中，這……這太……」「匡啷」一聲，大鎖開啓，拉開鐵門，道：「老弟，請出來吧！在下向你道歉！」

「不必！」凌志拔走了出來。徐可香立刻奔了上去，在她看來，涂炎放志拔的確不智，除非他眞是個君子。

涂炎道：「就此交個朋友，也是一件好事。」

「但在下必須把話說明白。」凌志拔道：「生意免談！」

「當然！當然！」涂炎道：「不過在下也要提醒老弟，如不作明智的抉擇，要被家蘭一言中的！」

「那女人說了些什麼？我根本不會入耳。」

涂炎道：「他說你假如不賣『盤古旋』，她會把徐、廖二女當作彩頭，犒賞『拜日會』部下。如果不賣『蟄龍潛』，我會閹割你……」

他侃侃而談，就像要閹一隻鷄或一隻鴨一樣。

徐可香盛怒，正要撲向涂炎，凌志拔扯住了她，但一想起涂炎剛才的話，忍無可忍，仍然撲上。她的攻擊不可謂不凌厲，但是不到三招半，涂炎忽然退出五步以外。

原本他手中揑着一枝珠花。徐可秀爲之氣結。

凌志拔更是心驚不已，涂炎身兼兩家（「半眞拳掌」和「乾坤轉」）之長，或許還有別家的精粹，而他當衆出手，自不會使出最好的。

「老弟，我給你一天時間作決定。」涂炎道：「我一向不主張倉卒決定一件事的，老弟和徐姑娘請自便！」

凌、徐二人愣了一下，默然離去。

「家蘭……」涂炎想去摟她，但她扭身走出，說道：「你太不給我面子了！放了他們，明明是縱虎歸山，好心當作驢肝肺……」

「放心吧！寶貝，他們跑不了的，況且，凌志拔也不是望風而逃那種人。」

× × ×

廖小蝶見他們一道回來了，自是萬分高興，道：「志拔哥，是香姐把你救出來的？」

「我？」徐可香苦笑道：「是人家自動放了志拔的。一路上我一直在想這一件事。」

凌志拔道：「如果我們不能把所學的精英異中求同，相互爲用的話，聯手也沒有用。」

廖小蝶道：「志拔哥，你變了！」

凌志拔道：「一個被關入籠中數日的人，心情是會有變化的。」

「這話不像是你說的。」

「變了的人，說話自然也會改變。」

「我不信以你們二人之力擊不敗一個涂炎。」

徐可香說道：「志拔，幾乎我也不信呢。」

「但至少妳並非完全不信。」凌志拔道：「如果他一個人應付不了我們三人，就不會大方地把我放回來。我看到他的絕技，雖然相信還不是最精絕的，却已够使人警惕的了！」

徐可香道：「他似想軟硬兼施，以禮遇、高價收買或以我和蝶妹爲彩頭爲威脅使你就範。」

他們都相信，涂炎眞在擊潰他們之前，先要擊潰他們的信心和自尊。

徐可香道：「志拔，你說的不錯，我們要在限期內合研絕招精純武學。」

「時間恐怕不够。」

「志拔，你的傷勢都完全好了。有那麼快嗎？尤其沒有充分的時間療養，就被關在大鐵籠中。」

凌志拔茫然道：「我也感到奇怪，這次受內傷極重，按常理不會復元如此之快，但是，我的確已經完全康復了，甚至感到體能比原先還好。」

二女道：「這怎麼可能？是不是伙食好？」

凌志拔說了那有怪味的乾飯以及連菜都沒有的飲食，二女既奇又忿怒，廖小蝶道：「那女人眞不是個玩藝兒！」

深夜，二人在不亮燈的屋中研究，廖小蝶在外把風，以防人窺伺，整整一夜，研出兩招。

徐可香道：「志拔，你以爲這兩招如何？」

「還可以，但我們已盡了力。」

徐可香喟然道：「我最担心的是你的信心。」

凌志拔低聲道：「可香，如果『藍雪』在我手中，我就會雄心萬丈了！」

徐可香道：「『藍雪』會不會在涂炎手中？」

「相信在緊要關頭它會出現的。」

× × ×

限期已到了，涂炎獨自前來。他算定三人不會逃走，因爲自尊會把他們留下來的。

「我是來請客的，絕對不希望動手！

」涂炎道：「涂某和老弟雖是初交，老弟也可看出涂某的爲人。」

廖小蝶道：「當然看得出來，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凌志拔道：「其實動不動手你都達不到目的。」

「老弟，我相信你是聰明人，反之，也不會有此成就的。」涂炎說道：「交朋友總比變成仇人好些，涂某雖打算在學了兩位的精粹之後，多付出十萬兩銀子，更重要的一點，涂某仍要作交待，一旦研成『天下武功歸秩』也就是『天下武功大絕』之後，仍是大家分享，也就不分彼此的了。」

廖小蝶道：「那不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嗎？」

涂炎喟然道：「這自然不易被人所信任。須知合秩這種絕學，也並非人人可爲，即使勉强爲之，也必是事倍功半。而涂某自幼酷愛武學，對各家所長也略有涉獵，相信由涂某把各家之長冶於一爐，應不會有負衆望的……」

廖小蝶道：「現在有個辦法，如你肯答應，我們這邊可以攷慮。」

涂炎道：「廖小妹請說出來。」

廖小蝶道：「你先把『乾坤轉』以及『半仙拳掌』的精華貢獻出來，這事不就好商量了嗎？至少也顯示你有誠意呀！」

凌、徐二人沒想到她忽然出此餿主意，在目前，對方既然開門見山，表示了硬買的姿態，就不可能妥協，此法不失爲有力的反擊，而且還不帶火爆氣。

涂炎也沒想到她會提出這要求，正是以攻代守，如果他拒絕，自然顯示沒有誠意。

涂炎忽然斂笑道：「廖小蝶的建議太好了！居然比在下的方法還有見地！」

廖小蝶道：「志拔哥，香姐，你們二位不反對我借箸代籌嗎？」

徐可香望着凌志拔，似乎在說：這種人怎可信賴？

凌志拔說道：「小蝶的建議也未始沒有見地，當然，這還要看雙方的誠意如何了！」

涂炎道：「如果兩位不在緊要的地方留一手，涂某以人格担保，一定開誠相見，才不會使幾門絕學日見式微。」

凌、徐、廖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且都點了頭。廖小蝶道：「涂炎，其實如果我們不答應，一旦動手，你今天恐怕也討不了好去。」

涂炎哂然說道：「如果三位合研的雙招絕學能够接下涂某的十招，涂某就此取銷此約，掉頭就走，從此不談合研武功的事。」

廖小蝶大聲道：「志拔哥，香姐，兩位相信這種大言不慚的豪語嗎？」

徐可香道：「我倒希望試試。」

不是凌志拔沒有勇氣，他看過涂炎出手，深知他身懷絕技，也知道他和徐可香合研的兩招乃是倉卒而成，絕非其敵。準知不成，倒不如藏拙，況他另有打算。

但話已出口，他又不便反對。於是徐可香和他要聯手齊上時，他阻止了徐可香，道：「這兩招既爲我們二人合研而成的精英，一個人出手就成了。」

攻擊序幕由凌志拔揭開，第一招是「蟄龍潛」一門的普通招式，涂炎不接，第二招就是他們昨夜合研的第一招，涂炎似乎知道而較上了勁。

他硬接這一招，可以看出，他也不敢輕估這一招，但他還是接了下來。第三招（也就是合研的第二招）施出。涂炎被逼退半步，仍然接下來，而且立刻住手。

徐可香暗暗嘆了口氣。如果涂炎繼續動手，反守爲攻，又會怎樣？

「好了！」涂炎說道：「在下相信三位已知涂某的誠意，所言不虛，實在是不忍看着幾門絕學失傳，而想設法予以發揚光大……」

凌志拔知道，要擊敗涂炎，必須自根本上作起，那就是挖出他的根看看，加以去蕪存菁，再加以精研，才有擊敗他的可能。

涂炎似乎未加思攷就答應了。他先在屋中教了他們「乾坤轉」的精華五招，再教「半仙拳掌」七招，道：「這可以說是這兩門武功中的精英所在，如三位還要其他平常的招式，我也樂於獻醜。」

凌、徐二人聚精滙神地看他演練。

何謂「半仙拳掌」呢？這自然是由「全眞」二字而來的。

宋代中葉，有一道士名王嘉，號「重陽子」，倡三教平等會，以儒教之忠孝；佛教之戒律與道教之丹鼎，熔冶於一爐，謂之「全眞教」，信奉此教者，稱爲「全眞道士」。

因此，道教除了丹鼎，符籙兩個流派之外，又多了一個「全眞派」。

而「半仙」又稱「半眞」，也正是不包括佛教在內之意，因佛教由天竺傳入，在當時極受排斥，「半仙拳掌」也正是在這種心態下，表示與佛家毫無關連之意。是由「半仙道人」創研而成的。這也正是到了元初佛教仍被排斥之故。

那麼此學是否眞的與佛家就扯不上半點關連呢？恐怕未必吧！

涂炎的絕招教畢，輪到徐可香，然後是凌志拔，自然也都把內功心法也包括在內了。事畢涂炎道：「交換已畢，誰也不會吃虧的。」

廖小蝶道：「你還會吃虧嗎？」

「這麼說就不對了！」涂炎道：「在下一人交出了兩種武學精華，加上在一邊看的人却有三位，我會佔便宜嗎？」

徐可香道：「你一個人却得到兩種絕學。」

「其實誰也沒有吃虧，」涂炎道：「問題是二位各交出了幾成？」

徐可香道：「我當然是交出了全部的。你呢？」

「當然也是全部精華。」

「你呀！」廖小蝶哂然道：「以你的爲人來說，能交出七八成就已經很講良心了！」

涂炎道：「在妳廖小蝶的心目中，凌、徐二位够高尙了吧！他們都全部交出來了嗎？」

廖小蝶道：「當然，因爲他們和你不同。」

涂炎笑笑，道：「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

味，亦有無窮的受用。」

廖小蝶冷笑道：「你可知『伏久者必高飛，開先者謝獨早』的道理？」

涂炎笑笑道：「小妹博學，在下心折。」又對凌、徐二人道：「柳先生有感於二位的盛情與信賴，決定於半月後午夜邀見三位，至於邀見地點，將於第十四天左右臨時奉告。」

凌、徐二人心照不宣。涂炎走後，廖小蝶道：「兩位以為他交出了多少？」

徐可香道：「我以為每一種武功，他最多交出了八成。」

凌志拔微微搖頭，道：「恐怕還要多些。」

二女同聲道：「多少？」

「九成。」

顯然二女是絕對不信的，交出九成只留一成，實在不是涂炎這種人所能做到的。徐可香道：「志拔，你是不是犯了過份信任別人的毛病？」

「不，我的看法是，涂炎很重視我們，但並不怕我們，他一直在極有信心之下與我們拚衡。他之所以會交出九成，是希望我們以這九成與我們自己的所學合研成幾招曠世絕學，與他自己合研成的比較一下。」

二女一愣，廖小蝶大聲道：「他會冒那麼大的危險？」

凌志拔道：「他對自己很有信心。關於這一點，可能是自恃功力過人，或者有什麼後援。只是以他的自負，當不會與其他高手聯手對付我們的。」

徐可香道：「志拔，你這想法太危險了！」

「危險性不能說沒有。但是我看得出，此人是個練武奇才，武林奇葩。自然更恃才傲物。他不屑只交出五七成，而交出的越多，將來動手時越容易看出我們的秘密。」

廖小蝶大聲道：「我不懂。」

凌志拔道：「如果我們留了很多，仍會在與他的武功合研的招術出顯示出來。且他留得愈少，我們留得愈多，也就更容易看出來。」

廖小蝶還是不懂，徐可香雖然懂了，卻並不太相信。廖小蝶道：「兩位各交出了多少？」

「八成。」

「那不是吃虧吃定了。」

「未必，況且在涂炎來說，他有信心再收回去。」

徐可香道：「志拔，我們必須立刻把他的兩門絕學複習一下，免得忘了。」

二人複習之下，全部記牢。廖小蝶道：「二位知不知道柳先生是何許人？」

徐可香道：「問得好，如果在十天以前，我一定會回答妳：他可能是琉球人，高麗人或扶桑人，但現在……」

小蝶看看凌志拔，他點頭表示所見略同。

廖小蝶道：「莫非二位是說柳先生是中原高手？」

「應該說他是中國人。」徐可香道：「我發現扶桑人極可能是到中國來揚名立萬，憑其所長，為國人賣命，他們不是發號施令的人。」

凌志拔又點點頭。

廖小蝶道：「二位不妨猜猜看，柳先生有多大年紀？」

凌志拔暗暗一嘆，對小蝶的幼稚，既感可笑也覺得可憐，人有時幼稚些，也許是幸運的吧？

一個後知後覺的人，他的煩憂自然少之又少。有所謂：文以拙進，道以拙成。這「拙」字也有無限深意，如桃源犬吠，桑間鷄鳴，何等淳樸？至於寒潭之月，古木之鴉，工巧之中便有衰颯氣氛了。

也正因為凌、徐二人不幼稚，在這十五天當中，他們像過了十五年。他們不便告訴小蝶，柳先生和涂炎是差不多的。

就在這第十五天入夜，古仁前來通知，柳先生在郊外關帝廟外約見。以關帝爺作公證人，不能說不是最佳人選吧。

× × ×

三更。關帝廟附近一片死寂。

天上無星月，也沒有風，予人以萬木無聲待雨來的壓迫感。凌、徐、廖三人已經到達。廖小蝶打量四周，道：「他會不會有什麼詭計？」

凌、徐二人都不出聲。就在這時，涂炎前行，關家蘭在後，不疾不徐地到達現場。

「怎麼？柳先生沒有來？」廖小蝶永遠是廖小蝶。凌、徐二人早已猜到涂炎就是柳先生了。

他所以要編出一個柳先生來，是想引開三人的注意，表示他背後還有更厲害的人物，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凌志拔道：「根本沒有一個柳先生，早在我們的意料之中，而你必是妖人，『半眞道人』手下頂尖人物。」

涂炎不否認也不承認。事實上他是「半眞道人」師弟木道人，水道人與火道人之下的最末得意弟子。

凌志拔道：「佛門弟子處境日艱，都是一些妖道素日狐假虎威的結果，成吉思汗的江山極可能斷送在你們這些人手中。也抵銷了邱處機道長昔年的成就。」

涂炎還是不出聲。

這工夫凌、徐二人緩緩移開，廖小蝶不參與，這是預先說好的，由她担任警戒，尤其要監視關帝廟中。

徐可香先發勁，凌志拔輔之，都用了本門武功。

儘管雙方都留了幾手，只要摸清了路子，仍可舉一反三，觸類旁通。此刻非但徐可香大為驚奇，連涂炎也暗暗點頭，今天才看出凌志拔的實力，這才是「蟄龍潛」絕學。

像怒龍、孽蛟，一抖甲，一昇沉，力大萬鈞，變幻莫測。見其首不見其尾，頭在前，尾不一定在後。

他動手時不時發出龍吟。俗說：雲從龍，虎從風。「蟄龍潛」顧名思義正是顯現小於晦隱，且長於遁形，又能倏然出現之意，所以徐可香的信心大增。

涂炎却只守不攻。

「涂炎，要小心哪……」關家蘭說道：「你是不是在逗着他們？而不想速戰速決？」

這話使涂炎有點急躁，而且他發現兩小太會藏拙。

在這方面，他這個三十二歲的人也望塵莫及，藏拙就是藏鋒於鈍，這是很可怕的。

此刻，雙方已折騰了約五十來招，涂炎已稍佔上風。現在徐、廖二女才相信凌志拔以前看法不錯了。

而不久之前，涂炎自另一「戰場」上退了下來。體力自也消耗不少。

這是中原武林正邪消長之戰，是不能敗的，這正是凌志拔不隱藏實力的原因。即使徐可香都藏了拙。

忍辱負重，是世上最最痛苦的事。

飛騰潛滾中，龍吟盈耳，配上徐可香圈圈套圈圈的步法，涂炎雖佔上風，唯決定性的分野還早得很。

人影在夜寂及泥塵中交互瀉掠，此刻，徐可香已挨了兩掌一脚，凌志拔也挨了三掌五脚，因為他在緊急的關頭必須護着她。

不過涂炎也挨了凌志拔一掌和一腿。

似乎涂炎眞的在觀察他們學了他的兩門絕學合研的成果，只是他們還沒有施展出來。

「涂炎，你一定要勝，我知道你會……」關家蘭道：「你要是敗了，他們是不會放過我的！」

忽然，涂炎奇招突出，一掌把徐可香砸倒。凌志拔就是以攻代守，還是被踢出三步以外。

涂炎似乎想提早結束這樣搏殺，如電一般撲上，而結束凌志拔的生命，也就等於結束這一場惡鬥。一式「春雷驚蟄」，搖晃中的凌志拔一脚正中涂炎的左邊肋骨處。

這一脚是抵三五脚。涂炎搖晃着退了三大步。原來他剛才用了合研四家之長的新招，凌志拔的「春雷驚蟄」也正是剛研究出來的。

都是他把自己的精華加上別人的精粹，研成新招，而且時間也差不多，似乎凌志拔的新招並不遜於對方。

徐可香再次撲上時，也用上了新招，但她只逼退了涂炎一步却未能得手，凌志拔往上一貼，涂炎忽然勒住了他的咽喉。

這一手駭壞了廖小蝶，而徐可香要馳援也來不及，眼見凌志拔的面孔，逐漸發紫。

他們那知，纏勒與反纏勒也是「蟄龍潛」的殺手鐧之一。

涂炎暗叫一聲不妙，急忙鬆手自救，此刻凌志拔口角又出現了血絲，徐可香的失血更多，却仍然奮不顧身撲上。

他們都希望犧牲自己，為對方製造一次攻擊的大好機會。

這時，涂炎在急退中中了凌志拔一掌，而他自己也挨了兩脚。

廖小蝶趁此空檔機會射出毒簪，全部射完，却連一支也未中，只好嘶叫着撲上。涂炎頭也未回，就把她一脚踩了出去。

涂炎挨那一掌極重，這工夫關家蘭道：「涂炎，快了，再加點勁，我來給你擦擦汗吧……」美人的叮嚀和關切，反而增加了他的壓力。

她走近用香香噴噴的手為他揩汗，二人面對面，可以感到她吐氣如蘭。

廖小蝶自地上爬起來罵道：「不要臉的一對狗男女……」

那知就在這時，關家蘭忽然抱緊了涂炎。

涂炎一驚，第一次發現她的美眸中不是似水柔情，而是刀鋒劍刃般的冷芒。

也就在這瞬間，一柄藍森森的匕首已插進涂炎的背腰之處。

這一手對任何人的震駭都是難以形容的。此刻涂炎終於明白了一件事，凌志拔善於偽裝，沒想到關家蘭更會。

他在驚極、怒極中身子一抖，深厚內力仍在，關家蘭的身子已被震出，且伴着一聲悶哼。

是關家蘭的演技更精彩，抑是她突然的覺醒？二女不能不如此想。

相反的，只有凌志拔不吃驚，足見他們早有默契。只是這默契並非是二人分別日久突然見面之時，而是在那次以後，經由李朋的從中傳達消息。

李朋的服賤役償債，到此已有註脚。

由於關父關山渡也死於涂炎的大師兄之手，關家蘭暗中探出一點端倪，知道僅是一個涂炎，合她與凌志拔二人之力也差一截，何況涂炎身邊還有高手，就決定以「吃了砒霜藥老虎」的方式助他助己，因而才提早把與生俱來的貞操交給了他。

明白這些，也該明白關家蘭把他刦去關在籠中的動機了。因為她不這麼作，要涂炎親自動手會更糟些。

於是凌志拔在籠中吃有異味的乾飯，那是她根據亡父的遺傳奇方所配的培根固本及療治內傷的方子，才能使凌志拔好得出奇地快，甚至感覺比未傷之前更强壯。

至于一個籠內一個籠外互相譏諷漫罵一些下流話，更是精彩的表演。因為涂炎就在後窗外偷聽。一切表演都是為了他。

凌志拔掠到關家蘭身旁，眼見她口鼻中血流如注，面如金紙，正要去抱她，但涂炎如箭射到，在二女的驚呼中，他一閃未能完全閃開，又被踩了出去，涂炎獰笑着提起了脚。

二女不及馳援，凌志拔也來不及了。

但涂炎這一脚並未踩下，雖然她賺了他，他得到的是十分逼眞的假情假意，然而，在得到那些假情假意的當時，他的體會却是眞的，他曾為這份艷遇驕傲自得。

儘管如今已否定了一項事實，但當時那些幸福的感受，是不能以目前的事實來否定的，就像有些人前半輩子享福，老運不佳，却不能說他一生窮困潦倒一樣。

因此，涂炎這一脚踩不下去，道：

妳的犧牲是否太大了？」

「若以兩……兩家的血仇來評估……」她吃力地道：「我以為有賺未賠……」

「如果以一個貞烈的女人來衡量，這賺賠之間是否另有標準？」

「我告訴你……我的貞操早已先給了凌志拔……所以……他摘了花……你只不過是折枝而已……」

凌志拔一掠而至，眼眶中蓄滿熱淚。這是：世上的至情，無不是血淚。

凌厲猛烈的一掌掃出，涂炎退出兩步閃過，他的右後腰上血紅一片。

要不是關家蘭當時太緊張，認穴（京門穴）不準，這一匕首即使不太深也該有絕對的效果了。

但現在，他發出一串陰笑，似乎仍有信心。

現在，他和凌志拔二人的目光都傾注在那柄藍汪汪的七首上，道：「凌建堂是我殺的，關山渡是我師兄木道人殺的，我只是協助他。由於不願招搖，才以『拜日會』之名，造成武林人誤以爲是扶桑人主持的帮會，尤其是柳先生這名字，更能引起一般人的誤解——」

二人同時去搶七首，凌志拔只要看一眼，就知道那是亡父冶造的「藍雪」。必是涂炎交關家蘭保管的。

見七如見人，父親爲此七而被害，所以他見到此七，就增加了信心。他說過，如手中有「藍雪」會信心倍增。

二個人同時去搶，却被徐可香捷足先得。

徐可香正有感到此物之珍奇，未想到涂炎一滑而至，「藍雪」已到了涂炎手中。而且一脚把她踢出三步以外。此刻徐可香的傷勢比任何人都重。

凌志拔撲上，閃過三七的狂攻，一腿纏住了對方的一腿，涂炎差點倒下。「藍雪」又到了凌志拔手中。

涂炎背上的血濕透了衣衫，每移一步，地上必會有血足印，爲了搶七，他又攻上。無儔的三掌七腿，竟差點把凌志拔砸倒。

「藍雪」又到了涂炎手中。他也知道時間久了對他不利，必會失血過多而亡，突然持七凌空下擊。

凌志拔突然發出狂吟，「蟄龍潛」派的殺手鐧之一的「毒龍滾」正好派上了用場，涂炎一擊落空，凌志拔的右脚正好够上部位，「蓬」地一聲，踩在涂炎負創的部位上，人也栽出五六步。

凌志拔氣勢如箭，人到七到，此刻的涂炎再狠再兇，也不够靈活，「藍雪」已透入他的腰內。

他們互相觀望着，面孔扭曲，仇恨固是强烈無比的，但除了這，彼此的折服又豈能抹煞。涂炎吃力地道：「我……一生只……只服了兩……兩個人……一個是我師父……另一個是你……」

慢慢地閉上眼，人也倒了下去，此刻凌志拔和二女，都像綳緊了很久而鬆了的彈簧，長長地吁了口氣。而凌志拔正要掠向關家蘭。另一個人已自關帝廟中掠出，落在凌志拔身後。

凌志拔一看來人，就知道他是誰了，而且一看這道人的眼神，也就猜到他是剛來，可能未看到他和涂炎拚搏的經過。

「你就是涂炎的大師兄木道人。」

「正是。」

「家父和關山渡前輩都是死於你和涂炎之手？」

「不錯……」

這工夫躺在五六步外的關家蘭呻吟着道：「木道人……請先救救我……涂炎剛去前交待……知道長趕到……請先救我……爲涂炎報仇之事稍後……」

木道人漠然道：「爲什麽要救妳？」

「因爲我還有……重要的話要對道長說……」這句話才重要。木道人果然是剛來，他自然不重視關家蘭的生命，他關心的是師弟的死，但關家蘭顯然受了重傷，如不急救，也聽不到她要說的話。

木道人走近托起關家蘭的身子時，凌志拔正要大聲阻止，但徐可香忽然搖手示意禁止。

這毫無疑問，關家蘭又要以同一方法向木道人施襲，因爲木道人是涂炎的大師兄，他的內功自比涂炎還深，木道人自也見過她和涂炎在一起。

她想以垂死之身挽救這幾條大好的生命。可是凌志拔於心何忍？正要再喊，徐可香又阻止了他。

凌志拔以爲徐可香太自私，易地而處，她能忍心這麽做嗎？就算明知關家蘭傷重生望極少，仍然不忍。

這工夫木道人已托起關家蘭的身子，對凌志拔冷峻地道：「明天此時，仍在此見面如何？」

凌志拔道：「你把人放下，我們立刻見個眞章。」

關家蘭道：「道長不必聽他激你……我有極重要的話要轉告道長……請你立刻離開這裏吧——」

木道人一轉身，關家蘭集殘餘內力於十指之上，向木道人兩腋下的「攢心穴」戳去。

此穴被戳，就算力道不太猛，兩臂就會失去力道。何況關家蘭不留半點殘力，孤注一擲。

木道人沉喝聲中，像抖手甩出一條毒蛇。

如果他知道，關家蘭已是重傷之身，不以爲她是裝的，在這一甩之間就能順手震死她，可見自保乃是人類危急時的一種本能。

而凌志拔這工夫才眞正體會到徐可香的心意，因爲關家蘭已重傷，可能自知無救，就想以必死之身作有義意的一擊，來挽救數條人命。

而關家蘭此意一定，任何人改變她的主意，她都會認爲是十分殘酷的行爲，況且，木道人距關家蘭最近，別人要阻止也來不及了。

假如別人阻止，就等於揭開了關家蘭的計謀，關家蘭救不了人還會送上一命，可就是任何人都不希望出現的局面了。

因此，凌志拔正在作痛苦萬分的決定，他以爲，關家蘭也許不會馬上發動，他殺人還來得及。

但不旋踵間，木道人就怒吼着丢出了關家蘭。幾乎同時凌志拔快逾閃電，撲向木道人，因爲徐可香已勉力去接關家蘭的身子。

木道人丢出人時，被戳的「攢心穴」已被戳破，雙臂的力道還不能適當運用。但閃避却不受妨碍，凌志拔一擊未中。木道人的雙臂已能靈活使用，只是奇痛而已，他「嘿嘿」冷笑道：「凌志拔，原來你們是這樣殺死我的師弟的。」他剛才適時移穴。

凌志拔道：「並不完全是你想像的那樣，木道人，你今夜要歸天。」

接住關家蘭的徐可香由於傷重，竟被這股力量砸倒，廖小蝶還扶了她一下，都沒力扶她。反而也被帶倒。

木道人道：「凌志拔，涂炎是本門中資質最佳，聰明過人，也最得師父疼愛的

一人，你殺了他，我就得認命。」

凌志拔道：「殺了他之後再殺你我才能認命——」他知道由於木道人的警覺性高，反應太快，關家蘭這一擊雖中，對木道人却未造成決定性的傷害。她自己反而用力過度之下加重了傷勢。

凌志拔施出了合研的奇招之一「風雲色變」，木道人一驚，急退之下，竟被抓開了髮髻，原來「半仙道人」門下四人，木道人、水道人、火道人及涂炎雖是如此排列，但論內力，木道人雖然稍高，若論招術，居然涂炎佔先些。

也可以說，木道人和小師弟涂炎的工夫差不多，因爲如此，他才會震驚於凌志拔的技藝。

木道人此刻正在整理頭髮，凌志拔再次攻上，木道人想弄好了髮髻後再大幹，正要急退，沒想到寒芒一閃，凌志拔左袖內藏有「藍雪」，而且攻擊的重心本是在右手上，陡然的改變，很難適應，「卜嗤」一聲貫進左肩窩之中。

木道人駭極之下，反應仍是一流的，身子一扭撤了半步，「藍雪」已不在他的肩窩之中，閃電一脚踩向凌志拔的小腹。

凌志拔幾乎和他一樣，一扭一旋，堪堪閃過這一脚，藍芒再閃，木道人收腿够快，但這一七更快，「刈」地一聲，這隻右脚已被削下。

「藍雪」太鋒利，右脚已不在腿上的木道人本以爲已破了這一招，右腿落地正要反攻。但由於他的右脚不見，腿短了半尺多，才子突然右傾，幾乎栽倒。

在這一瞬間，他忽然發現右脚不見了。這是任何一個沉得住氣的人都沉不住氣的時刻，但藍芒再閃，斜划而上，由右小腹至左胸上端，全被划開……

此刻凌志拔拿着「藍雪」，望着已死的仇人，脫力地走向三女。關家蘭躺在地上不動，徐可香剛剛接住她，傷上加傷，也是半昏迷狀態，只有廖小蝶還能够站起來。

「小蝶……」凌志拔道：「妳能不能抱起香姐？我們要盡快離開此處。」

廖小蝶道：「大概還可以，家蘭姐她死了？」

「也許還沒有，但傷得太重……」此刻他走向關家蘭，廖小蝶走到徐可香身邊。二人同時把人抱起，離開關帝廟蹣跚而行。

時已四更，霧越來越大。微微的山風吹來，忽聞一陣樂聲傳來。而且急劇地向這邊逼近。

此刻廖小蝶走在前面，由於她受傷最輕，奔行頗快。凌志拔停下來聽了一下，也聽不出是什麽樂聲。

就在這時，昏迷在他懷中的關家蘭忽然睜開眼來，似乎也聽到了樂聲。

由她的表情看來，似乎她知道這是什麽樂聲，也知道是什麽人來了。只是凌志拔未發現她已經醒了。

樂聲越來越近，大約已在半里之內了吧？

關家蘭突然力貫中食二指，連點凌志拔兩大要穴。

事情太陡然，凌志拔意識中剛昇起一個問號，人已塌了下去，而關家蘭也集所有的力量，點了自己的死穴。

樂聲很怪，但若在京城居住，是會經常聽到這種樂聲的，那是兩管笙、兩支哨吶、兩支簫和一個銀鈴所組成的。

樂隊五人在前，後面是一乘四抬黃轎，如飛而來。不久，樂聲停止，黃轎停在凌、關二人的屍體之旁，原來轎後還有兩個中年道士。

兩個中年道士上前略一探視，就站在轎前躬身說道：「啓稟師父，兩人已經死了。」

轎中傳來冷漠而略顯蒼老的聲音道：「找找看，你們的四師弟和大師兄是否也在此。」

「是……」兩人不久托來兩具屍體，正是木道人及涂炎二人的。放在轎前，道：「師父……大師兄和四師弟已經被兵解了……」

轎帘突然撩起，鑽出一個五旬左右的黃袍道士。此人正是元帝身邊最紅武功也最高的「半仙柳道人」。雖然並無柳先生，却有位柳半仙。

「半仙道人」蠱惑元太祖，幾乎是言聽計從。這當然是由於邱處機（號長春子）之故，正因爲太祖過份信奉道教，對沙門弟子也極盡排斥之能事。這後來却非長春子生前始料所及。

邱處機死後，有些道士說了實話，一些道家經典乃是竄改佛家經典之作，大多內容不實。太祖這才對佛門弟子的態度逐漸改變，這是後話。

「柳半仙」視涂炎幾如親子，乍見二人血肉模糊，死狀恐怖，也不由淚下。但因凌、關二人也死了，就算恨極也沒有辦法。

水道人道：「師父，以大師兄和四師弟的身手，怎麽有此下場？」

「柳半仙」啞然道：「以他們二人的身手，中原武林幾乎已無敵手，他們的敗亡必是栽在女人手中。炎兒什麽都好，就是對女色方面……」

火道人道：「師父，不知二位有沒有得到『盤古旋』和『蟄龍潛』兩門奇學精粹？」

「柳半仙」瞪了他一眼，似乎以爲他在說廢話，人死了有沒有得到那兩門絕學又有什麽分別？他冷冷地道：「由於那兩門已絕了後代，得不到也就無關宏旨了！走……」

水、火二道人托起木道人及涂炎的屍體，轎子如飛而去，怪樂又在黎明前的山路中廻盪着。

大約又過了半個多時辰，東方已見曙光，夜霧又少了些。

就在這時，凌志拔悠悠醒來。

四周靜悄悄地，凌志拔想起不久前的事，心頭一驚：家蘭爲什麽要連點我兩大要穴……

他伸手一摸，沒有摸到人，坐起望去，關家蘭却躺在五七步之外，這也是她事先移開的，以免敵人啓疑。

她側臥着，靜止不動。凌志拔緩緩站起走近，他無法想像不久前她連戳他兩大要穴的動機。想要他殉情嗎？或者……他實不忍想別的。

（以下轉入第壹二九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秘聞錄／羅唐納・文

地獄魔踪

西柏林郊外八十哩的一座山谷，叫做地獄谷，許多人死在地獄谷之內，白骨長埋，戰後它變成「地獄教」的大本營，科學家跟邪教結合，聲勢洶洶。

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拉在德國節節敗退的時期，妄想製造一種能夠毀滅全人類的「地獄彈」，雖然他自殺焚屍，納粹黨全軍覆沒，發明地獄彈的科學家仍然活着，聯合國派出以色列特務頭子霍多巴調查魔踪，在他身上發生一連串驚心動魄的遭遇，九死一生！

地獄彈能夠毀滅全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希特拉希望挽回頹勢，曾經在秘密武器這方面苦心研究，最有威力的是「V2號火箭」，眞的向倫敦發射了幾百枝，令到倫敦城內的住宅區也受到嚴重破壞。

有一件事情令到希特拉感到十分頭痛，雖然火箭收效相當大，能夠把倫敦炸到百孔千瘡，仍未有足夠的力量令到英國屈服，原因是德國軍隊無法飛越英法海峽。

當時希特拉對那些研究秘密武器的專家大發雷霆，認爲他們全是飯桶，始終在飛行物體這方面兜圈子，無法製造另外一些神秘而又絕頂可怖的秘密武器，例如：「死光」以及「死亡之聲」。

世事很奇，當時對於核子武器最有研究的人係「愛恩斯坦博士」，偏偏他是猶太人，這種人被希特拉深痛惡絕，立心誅滅所有猶太人，不管他們是否已經加入德國，改變了國籍，愛恩斯坦博士當然沒法留下來，一走了之，倘非如此，發明原子彈的國家是德國，不是美國，恐怕歷史要改寫」，雖然製造原子彈的科學家並非愛恩斯坦博士，這個人自稱受到愛恩斯坦發表的「相對論」影响，才可以進一步的發明原子彈，不妨說愛恩斯坦博士巳經掌握了製造原子彈的秘密，只是他老人家沒有親自動手而巳。

放走了愛恩斯坦博士，那是希特拉最失策的一步棋子。此外，無端端的出動二十萬精兵攻俄，獲勝之後，糧食軍械以及彈藥的補給綫太長，無法供應，留在莫斯科的德軍朝夕捱打，終於被逼投降，精銳份子盡喪，充其量只能死守柏林，當然是命運註定他要失敗了，盟軍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反攻的，十萬大軍渡過英法海峽，諾曼第登陸，長驅直進，顯然他沒法支持下去。

那時他在垂死掙扎之前，唯一的希望仍是放在秘密武器上面，他深信世界上必有一種秘密武器能夠把敵人在幾分鐘之內完全毀滅，威力大過原子彈，如果在柏林被攻入之前的一天，把它製造出來，德國仍有機會反敗爲勝，故此他一直不肯屈服，直到所有研究秘密武器專家大部份被殺，少部份逃亡，沒有一人留下，他才認命，認爲大勢巳去，把心一橫，服毒自殺，還叫副官卡力治在他死後淋上汽油焚屍。

當時許多個對希魔有深入研究的專家，都發生錯覺，以爲副官卡力治是最後一個跟他聚在一起的人，必然負有秘密任務，企圖復興德國，後來，他們才知道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希特拉的爲人老謀深算，決不會把復興德國重任放在一個職位如此低微的人的身上，立刻改變主意，向一部份逃亡的高官着想，十八年之後，才把當時替希魔執行任務負責殺死六百萬猶太人的特務營長「艾治曼」抓住，從阿根廷首都押解以色列受審。

六個法官秘密召見他，提出一個條件，跟他的生命交換，只要他把希魔死前準備日後復興德國的秘密方案講出來，而且把執行這個復興計劃的負責人供出，逐個拘捕，就把他秘密放走，反之，他絕不合作，守口如瓶，不單是把他依法審判，在法塲行刑，還把他一家人殺死，法官傾全力游說，企圖說服他，可惜辦不到，這傢伙堅決否認參加希魔復興德國的秘密，而且否認他是「兄弟會」的一份子，末了，以色列當局認爲他罪有應得，不想拖延下去，免得羣情洶湧，索性把他槍斃。

他的太太以及長子媳婦都是問題人物，有理由把他們殺掉，就算法律上不能夠使他們入罪，以色列當局仍然可以派特務行兇，不過，聯合國以及美國都想知道，希特拉死前作出甚麼擺佈，儘管知道一點點，仍是有價值的，因爲他們可以憑着極微細的綫索找尋魔踪，故此以色列的特務頭子霍多巴抱着賭博似的心情求見，跟艾治曼太太安娜卡麗絲在她的房間密談，終於釋放她一家人，暗中派人保護她們離開耶路撒冷，任由她選擇地球上面某一個地點，送到該處，永不追究。

以色列警方當然知道艾治曼有許多錢，它是希特拉搜刮得來的財富一部份，艾治曼沒有銀行存摺，他的錢必然放在一個秘密地點，她能夠把它拿出來，艾治曼死了，她決不會窮下來，生命加上了財富可能撬開她的口，說出一些秘密，故此由以色列特務頭子面對面的跟她商量，事後他居然可以保留君子風度，絕不透露她們一家人隱居的地方。

圈子裏面的人都相信她們沒有遭受任何一個國家派出的殺手所殺，在這方面，可以表現出民主國家的氣量，總算是一件好事。

關於艾太太的安危，其實是不重要的，她巳經把所知的秘密講出來，她本人是否存在，對大局無關，不過，當日她跟以色列特務頭子「霍多巴」吐露的秘密，却相當重要，只是一小時的交談，隱約透露希特拉復興德國的秘密，很有價值。

聯合國緝捕希特拉逃亡的高官檔案紀錄有關她的談話當中最重要的一截，是這樣子的，一問一答，提出問題的人當然是「霍多巴」。

他先行發問：「不管在那一種情况之下，想復興德國，非錢不行，凡是可以變錢的珠寶以及藝術品，或者房屋地產的有價證券，黃金鑽石以及各國的貨幣，我們全部找不到，希特拉決不會兩手空空的離開塵世，沒有半點遺產留下，所有財富究竟放在甚麼地方呢？」

她想了想，說：「我的丈夫只是替他執行大屠殺的任務，跟財政方面，絕無牽涉，唯其如此，希特拉一旦喪生，他到處流浪，有十多年，只是用他的私蓄，沒有辦法不節儉，從這一方面看，他絕對不是替希特拉負責保管財產的人，不過，他活着的時候，雖然大部份住在阿根廷，却有過四次冒險進入瑞士的國境，每一次他返家總是經濟充裕的，我懷疑他曾經暗中走

到瑞士甚麼一個地方，暗中晤見替希特拉保留財產的人，伸手要錢，對方慨然賜助，這個人是誰呢？他用甚麼身份掩護自己的特殊任務呢？我絕不知情，不敢在我的丈夫面前提及半句。」

「他是否德國人呢？」

「這個很難說，我懷疑他是瑞士的公民。」

「多謝你的指引，我們可能在這方面努力查探，最低限度你巳經向我們提供了一條寶貴的綫索，第一點，希特拉確有巨額財富留下，第二點，替他保管財富的人，住在瑞士，曾經多次跟艾治曼秘密接觸。現時我想問另外一個問題了，盛傳希特拉死後有一個頗爲重要的組織出現，叫做兄弟會，那些人的身份是甚麼？是否將來復興德國就靠他們努力？」

「我從艾治曼平時的閑談中獲悉，兄弟會的意思就是如兄如弟，互相照料，這個組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才發現的，相信它沒有甚麼作用，因爲那些會員必然是失勢的德國軍官，相當貧窮，時時刻刻担心仇家追殺，此外，他們本身的年紀相當大，過了十多年，全部是老翁了，決不會返老還童，担任復興德國的重任，另一方面，他們不敢在社交的場合露臉，更加不可能負責使德國强盛起來。」

「多謝你的指示，我想提出第三個問題了，希特拉的確是在劣勢之下仍然拚命掙扎，希望製造秘密武器，挽回危局，除非他看見過甚麼一種秘密武器，快要大功告成，他的信心不會那麼强，希望你把所知的秘密和盤托出來。」

「是的，關於這件事情，我微有所聞，但却不能夠很清楚的回答，恐怕使你失望了，我只能對你說知，不單是希特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仍有信心，艾治曼也有很大的信心，有一次，艾治曼返家的時候，臉如土色，十隻指頭發抖，他從來沒有如此驚慌的，我想盡辦法問他，他含糊地告訴我，他曾經看見過一種秘密武器，那是死光以及死亡之聲以外的東西，可以在三幾分鐘之內使三百碼之內所有人死掉，無藥可醫，它始終沒法搬上戰場，因爲它的有效範圍太短，再又因爲它施放之後，無法抵受空氣中的壓力，不但敵人要死，自己的軍隊也是全部喪生，因此之故，希特拉認爲只是一個噩夢，不能夠使它變成可以實踐的武器，相當失望，那天是用俘虜作爲試驗品的，德軍將領包括艾治曼都在一千碼之外用望遠鏡觀看，我所知的只是這些。」

「艾太太，我們很想知道當時負責製造那種秘密武器的人是誰，即使你略有所聞，不妨說出來。」

「爲了保守秘密，當時德國科學家只是編號，沒有說出眞姓名，不過，他們身上如果有甚麼特徵，仍然有可能在說話當中透露一鱗半爪，憑着我的記憶所及，我巳經忘記他們的編號是甚麼號數了，至於負責製造那種稱做地獄彈的人，一共有兩個，俱是濃鬍子，他們係叔侄關係，侄兒的年紀很輕，只是副手。」

她閉上了嘴，霍多巴有些興奮，說：

「艾太太，剛才你無意中透露出來，是否那種秘密武器叫做地獄彈呢？」

她苦笑道：「我的記憶力壞透了，談了那麼多話，然後想得起來，你說得對，它的確是稱做地獄彈。」

「雖然我們不知道試驗它的地方在那一處，不過，你隱約透露希特拉、艾治曼以及一些高級將領都去該處參觀，而且距離它的試爆地點有一千碼，顯然它跟柏林相去不遠，大概是山谷，當時你們一家人是否住在柏林呢？」

「是的，我們住在柏林，跟希特拉居住的地下迷宮相差不遠，假如他需要召見，我們隨時奉命而行，走進迷宮見他。」

「希特拉的地下迷宮是否他自殺焚屍的地下室呢？」

「不是，那個地下室只是研究作戰的地方，入地一百呎，不怕炸毀，可以說它是大戰的總部，至於地下迷宮，純然是希特拉以及高級將領及時行樂的地方，他們往往聚在該處飲酒，玩女人，希特拉有些藝術傾向，他最喜歡留在那個地方欣賞名畫家替裸女寫生。」

「你到過那個地下迷宮嗎？」

「我沒有到過，這種地方十分神秘，任何女人被逼走進去，總是凶多吉少，我知道它確實是存在的，兩個地方也是入地一百呎，跟總部相距不遠，假如你們設法找到它，仍是沒用的，那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它可能倒坍，甚麼東西都沒有留下來的。」

「經常被希特拉召見的人，除了你們那些高級將領，還有畫家以及廚師之類，你還記得起那些職位較低的人當中任何一個嗎？」

「我巳經忘得乾乾淨淨了，我只能告訴你，那些畫家當中有一個人是當時最擅長繪寫裸女的人，綽號金手指，他的姓名是甚麼，我根本不知道，那個綽號只是無意中聽到而巳，讓我重複說一句，地下迷宮跟地獄彈是毫無關連的，不必浪費了時間。」

「多謝你的勸告！」最後，霍多巴很有禮貌的說。

地下迷宮的一朵火花

世界上有兩種人，行爲怪異，特別注意微細物品，一種人是偵探，另外一種人，就是特務，霍多巴既然是特務頭子，胆色過人，當然他另有一套，他巳經習慣了從最不受注意的地方或者最微細的品物去推測重要的綫索，聽了艾治曼太太的話，心裏有數，立刻派人分別搜索艾太太說過的地方，特別注意戰時德國科學家當中的一對濃鬍子，他們是叔侄關係。

此外，他對她說的地下迷宮以及綽號金手指的畫家，發生濃厚興趣，這一條綫索他親自追踪查勘，沒有率領任何一個助手，飄然而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一九四五年結束，加上了十八年，那一年係一九六三年，雖然西柏林比不上現時看見的景象那麼繁榮，大部份巳經重建，工商業欣欣向榮，希特拉自殺的地方巳經封閉，地面係軍用物資倉庫，至於地下迷宮，簡直無人知曉。

他憑着以色列特務頭子的身份，透過外交關係，獲得特殊便利，准許他進入戰



圖爲希特拉御用的畫家「荷巴斯」，繪寫許多幅裸女畫，那些畫懸掛在「地下迷宮」。

時德軍最高級的總部，那個地方在地下一百呎。

希特拉焚屍之處，並非那一處，只是在地面之上，不過，策劃戰略的地點確是入地二百呎的巨型地下室，因爲它入地很深，沒有一枚炸彈可以炸毀它，無疑的它適合做決定戰略秘窟的地點，因爲研究戰略需要參考很多資料，那些資料收藏之處，絕對不能够被炸彈摧毀。

不錯的，地下一百呎深的總部十分重要，可是，一切巳成陳跡，它還有甚麼價值？一方面聯合國想保存當時具有戰略價值的資料，懶得另外找個地方收藏，另一方面，也想保留那個秘窟，故此在戰後它仍然存在，只是由它透到地面的進出口封閉，免得閒人入內。

霍多巴從地面乘坐升降機降落地下室之際，好像進入另外一個世界，除了他的一柄强光電筒，再也沒有别的光亮，要是他把電筒扭熄，到處黑沉沉。

幹特務工作的人，經常要摸黑工作，他們對黑暗是絕無所畏的，只是不斷的提高警惕而已。霍多巴離開了電梯之後，仍是摸黑前進，他除了手槍以及强光電筒之外，還有一種頗爲特色的東西，叫做熱力探測器，看來有如手提的收音機，係一個長方形的鋁箱，厚度只有二吋，它可以吸收附近的熱力，利用燈色表示出來，把它放在距離十呎八呎之處，隨時可以獲悉哪些燈色顯示出來的意義，推想得到該處是否有人走進來。

幹特務工作的人，把那個僅重八磅的鋁箱放在出入口的地方，即可保證他的安全，特别是在黑暗中工作，更加有用。

如果沒有任何一種動物走近，鋁箱的燈色始終是暗紅色，只要有一隻貓走近，它就變成橙色，如果走近鋁箱的人是一個孩子，它就變成黃色，若是成年人，燈色立刻變成白色。假如那個地方只有一個進出口，利用它去探測該處是否有人走進來，十分準確，要是他獲悉有人走近，立刻拔槍，比對方快了一綫，佔盡上風。

那晚霍多巴就靠這一招保護自己，封條是他親手撕開的，料想地下秘窟沒有人，他很是放心，雖然放下鋁箱，並不過份重視它，相當奇怪，他不斷的翻閱各種文件以及圖表之際，突然發覺鋁箱的燈色變黃，跟着變白，反映出有人走近，說不定那個人站在他眼前七八呎之遙。

他猛吃一驚，立刻拔槍，大喝一聲，急說道：「不要走過來，讓我看看你的臉貌！」

說完他用左手握着電筒，把强光向前面投射，右手巳經扣緊槍機，隨時射擊。

照情形看，他佔了上風，對方沒法逃走，怎料得到鋁箱的燈色變成雪白，他用强光電筒掃射，杳然無人。

「難道熱力探測器失靈嗎？」他自言自語。

地下室裏面忽然有一股低沉的語聲飛出來，說：「它並非失靈，只是我走動太快而巳，你的强光電筒剛剛掃過，我就進到該處，故此你看不見我。」

「胡說！從來沒有人移動脚步快過電筒的光！」他衝口而出的說。

「不錯，人類的脚步照例是慢吞吞的，幽靈就不同了，我不是人，是幽靈。」

對方似乎沒有惡意，霍多巴聽了，心上一沉，索性轉了一個圈，讓電筒的光亮旋轉一周，煞是驚奇，自稱是幽靈的傢伙，竟然沒有現形。

爲甚麼那股强光沒法使他露形呢？霍多巴深深的困惑。

低沉的語聲忽又幽幽的作响，說：「你用不着獲悉我是誰，我對你絕無惡意，不必避開我，坦白點說：我忽然走到這個房間，對你有利無害，你冒險走進來，想要些甚麼？不妨開口，說不定我對你有很大貢獻。」

霍多巴是個特務頭子，判斷力很强，他從當時的形勢推測，顯然對方並非敵人，稍爲想想，他就毅然說：「我並非蓄意進入這個地方搜索文件，我只是想看看地下迷宮，坦白點說，我一直不相信有這麼一個地方，受到好奇心的驅使，我就透過特殊關係，走到總部看看，在我的心目中，既然總部跟地下迷宮都是入地一百呎深，這兩個地方大概是距離不遠的，甚至在總部另有秘密通道可以通到地下迷宮那邊，只是基於這個概念，我單獨潛入，不過，我感到相當的失望，因爲我發覺總部的面積不大，到處黑沉沉，我變成了迷途的羔羊。」

神秘客始終沒有露形，哈哈大笑，說：「你的想像力眞是豐富，我答應過你，願意把你帶到你想去的地方，假如你信任我不妨跟着火光走，它就是我的化身。」

黑暗中忽然有一朶火花出現，浮在空中，樣子很美，看來有如蓮花，霍多巴認爲機不可失，索性大着胆子走過去。

在他眼前只有五六尺遠，那一朶紅色的火花搖曳了幾次，飄到前面去，沒有人握着火把，顯然它是單獨存在的，這種景象十分怪異，霍多巴懶得考慮，順着脚步走過去，他稍爲逼近，火花就飄得遠些。

他只是緊隨着它，沒有注意到那個地方是否有門，那些門怎樣打開，他只是順着脚步走，走了十分鐘之久，火花不再移動，身邊有一個低沉的語聲飛出來，說：「這個地方就是地下迷宮，你可以任意欣賞，我在你的身邊保護你，相信沒有人能够闖入，你放心好了，你有甚麼疑問，不妨提出，我必然盡可能的回答。」

語聲雖然收歛，火花仍是活動，並且光綫加强，使他的視綫範圍擴大，他由衷的感謝。

火光照映之處，他看到許多珍貴的小擺設，同時，看見許多幅懸掛在牆上的名畫。

那些畫七彩繽紛，把曲綫美表現得十分出色，可以說是藝術以及色情混合成一個整體，霍多巴深深的被它吸引，看了又看。

突然有一個奇異的幻想從他的腦袋湧起來，他探囊取出一個直徑有六吋的放大鏡，放在每一幅彩畫前面，揀裸女身上最有刺激的部位細心欣賞，過了一會，他嫌火花距離太遠，拿出强光電筒來，扭亮了它，看得更加澈底。

身邊忽然湧起了一陣笑聲，說：「你看來不像是色情狂，怎會特别欣賞美女身上的三角地帶呢？」

「我並非爲了滿足慾焰才細心欣賞她，照我所知，色情的畫往往是含有高度秘密的媒介，我希望找到一些密碼，它寫在她身上最隱秘的一處。」

「你爲甚麼想找尋希特拉留下來的密碼呢？是否你想取到他收藏起來的金銀珠寶呢？」

「不，我對金銀珠寶沒有興趣，只是對德國的命運發生了興趣。」

「你是德國人嗎？」

霍多巴靈機一觸，索性撒謊，沉住氣說：「我當然是德國人，不見得你仇視所有的德國人吧？」

「不，我早巳對你說過，我是個幽靈，被咒語禁制，無法走出地下室或者地下迷宮之外，關於我的事，跟你無關，不必討論它，還是談談德國復興的軌跡吧，上次希特拉崛起，使德國復興，因爲他得到鋼鐵業巨子哈遜支持，有經濟力量，推動一切，現時你是否想找尋希特拉死前留下來的遺言，叫你到甚麼地方去找尋甚麼人，利用他的財力使你踏上政治舞台呢？」

「不，我認爲希特拉走過的路，沒有人能够再走，因爲整個國際的形勢不同，坦白點說，我只是想走希特拉沒有走完的路。」

神秘客的語聲有些詫異，說：「他不是走完了嗎？如果他仍有一綫希望，相信他不肯自殺，還要死後焚屍。」

「如果他有足够的時間，他可能在塵世多留一會，可是，當時柏林被圍，蘇軍巳經攻入，他再也沒法支持下去了，逼於先走一步，不過，復興德國的希望並非因爲他喪生而中斷的，只是走他沒有走完的路，就有希望令到它復活。」

「我逐漸明白你的想法了，那一條路到底是怎樣子的？請你吐實。」

「好的，我把這種秘密說出來吧，據我所知，希特拉一直都把反敗爲勝的希望放在秘密武器上面，可惜大多數秘密武器都是失敗的，直到一對濃鬍子的科學家製造地獄彈，才有一綫曙光，那時德國巳經進入垂死的局面，沒有人，沒有錢，沒有食物，甚至沒有坦克，靠甚麼去打仗呢？即使眞的有秘密武器製造出來，仍是無法挽回厄運，現時就不同了，假如我有辦法找到那一對濃鬍子科學家，我就有辦法利用那種叫做地獄彈的秘密武器，使德國復興。」

「我逐漸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我仍有些不解，你想找的是科學家，爲甚麼潛入地下迷宮，而且很細心的研究裸女畫呢？」

「如果我不把其中奧妙說出來，恐怕你很難猜想得到，由於當時躱在地下迷宮繪寫裸畫的人，有一段頗長的時間留下，他可能在無意中聽到關於地獄彈的消息，或者他跟兩個濃鬍子見過面，知道他們的姓名和寓址，我可以按址尋找，故此我特别注意畫面陰暗之處是否有他的簽名，同時希望找到希特拉在畫布上面寫下來的文字，即使我不說，你也會知道，希特拉到了戰爭的末期險些炸死，大腦受到震撼，十隻指頭發抖，記憶力很差，他有自知之明，可能把兩個科學家的姓名地址用密碼方式寫下。我這樣做是有根據的，可惜撲了一個空。」

「你找不到希特拉所寫的密碼，不足爲奇，至於畫家的簽名，照說你應該看得出來，爲甚麼你說自己撲了個空呢？」

霍多巴苦笑道：「十分可惜，我至今仍未能獲悉那個畫家的姓名，只是知道他綽號金手指，我想找的就是它。」

「你找到了沒有？」

「直到現在，我仍沒有看見一隻手指代替簽名，不管它是那一種顏色。」

神秘客忽然狂笑起來，說：「即使他綽號金手指也不會在一幅畫應該簽名的地方寫下一隻手指的，恐怕你找一個月也找不到它。你相當幸運，你沒法找到的畫家，我却知道他的姓名和地址。」

「眞的，他是否仍然活着？」

「他當然是至今仍然活着，如果他巳經變成墓中枯骨，我就不會跟你談及他了，你必須知道，我是一個幽靈，沒法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走，你却可以，故此這件事情只有你自己去幹。你記準了，綽號金手指的畫家叫做杜沙荷巴斯，住在柏林的長街第一百零一號，近年來他巳不再寫畫了，看來就像是個老翁，沒有人找他，他也不會參加任何社交集會的活動，如果你能夠撬開他的口，暢談舊事，可以說是你的福氣。」

「我很想知道他的心態，荷巴斯這個畫家對希特拉有甚麼感覺呢？一生崇拜他？抑或恨之刺骨，以爲他是害死德國的大魔頭？」霍多巴十分懇切的問。

神秘客沉默了一會，說：「我不知道他對希特拉有甚麼感覺，因爲我不能夠走出去，他也不會走進來，以我的忖測，他應該是兩種心理具備的，既崇拜希特拉，同時有些恨他，不過，任何一個德國人都想復興德國的，你就抓緊這個立場跟他交談好了，切勿傷害他的自尊心。」

神秘的語聲停止了，那一朵火花把霍多巴帶到通道那邊，沿着原來走過的路走回去。

霍多巴離開了地下迷宮以及戰時總司令部，恍如從一個噩夢走出來。

警探中伏死個清光

翌日上午十點鐘，他按址找尋畫家荷巴斯，站在戶外按動門鈴，很久，然後有人在屋裏大聲喝問：「你是誰？到這裏找誰？」

「我叫做霍多巴，有要緊的事情必須看看荷巴斯先生，如果我沒有弄錯，他的確住在這裏，請你們開門。」

「你想邀請他寫畫嗎？」

「不！如果他跟我見面談談，他可能獲得一萬美元。」

「爲甚麼他有這種收獲呢？」

「你別多問，開門讓我進來好了，你不妨對他說知，『兄弟會』派了一個人找他，有要緊的事情商量，可能因此復興德國。」

這番話相當動聽，那個中年婦人被他說服了，果然開門，把他迎入。

霍多巴走了進去，在客廳落坐，一會，有一個瞎子靠手杖支持，逐步走近。

霍多巴愕然，終於沉住氣喊了一聲：「荷巴斯先生。」

仗着對方是個瞎子，無法辨認任何人的臉貌，霍多巴索性冒充是他的老友，嘆息了一聲，說：「荷巴斯先生，我和你一樣，人老了，心也老了，祝你健康。」

「霍多巴先生，聽說你是代表兄弟會的人駕臨的，幹甚麼找我呢？你看見的，我巳經瞎了一雙眼，根本上對任何人都沒有貢獻。」

「不，你對兄弟會有很大貢獻的，我們有些困難，非你帮忙不可！你也許記得起德國的富翁齊波克里，他在戰前是豪富，打仗使他毀家紓難，變成窮光蛋，沒有人知道他是怎樣致富的，戰後他又一躍而爲巨富了，他渴望德國重振聲威，不單是一個富强的國家，還有力量征服全世界，如同以前希特拉那麼出色，問題在這裏，現時德國巳經分割做東柏林以及西柏林，無法結合爲一個整體，如果是獨靠兄弟會的號召，當然不堪一擊，企圖征服全世界，唯一的希望就是發明一種十分驚人的秘密武器，遠遠的超過原子彈，如果你還記得起當年製造地獄彈的兩個濃鬍子科學家，你就知道你可能在復興德國的途徑上面有絕大貢獻，假如我找到他們，就有人肯投資，不單是齊波克里，還有別的富豪，找不到他們，那就完了，這是德國命運的轉捩點，希望你好好的考慮一下。」

荷巴斯一聲不响。

霍多巴只好自管自的再說下去：「地獄彈巳經有了初步成就，如果有人投資，哪些科學家立刻繼續研究，必然有一天大功告成，反之，他們巳經把地獄彈製造出來，只是沒有機會發揮它的功力，現時正是最理想的一段時間，切勿錯過，還有一點，你把我帶到他們居住的地方，我就代表兄弟會很誠意的把一萬美元送給你。對你來說，區區的一萬元，也許不重要，可是，使德國重振聲威，却是很重要的，言盡於此了，請你再三考慮。」

這番話堅强有力，荷巴斯的頭昂起來，擺出一副高瞻遠矚的神氣，毅然說：「好的，霍多巴先生，我答應你，不過，我巳經變成瞎子，只是憑着記憶去找尋他們，那是不容易的，你必須協助，假如你有一輛汽車，由你駕駛，我坐在司機位的旁邊，沿路所見的景色，你逐項說出來，我就有辦法把你帶到鬼谷，那是他們二人居住的地方。」

霍多巴喜出望外，說道：「我的汽車就停放在戶外，如果你有空，不妨馬上動身。」

荷巴斯聽了，嘆息一聲，說：「我巳經瞎了一雙眼，天天有空，立刻啓程也可以，大概下午三點鐘左右，我們就可以抵達目的地，你應該在路邊的電油站注入較多的電油。」

過了一會，兩人巳坐上車，霍多巴開車，他百份之百依照荷巴斯的要求去做，每到一處稍爲有些特色的地方，他就不厭其詳的把那些特色講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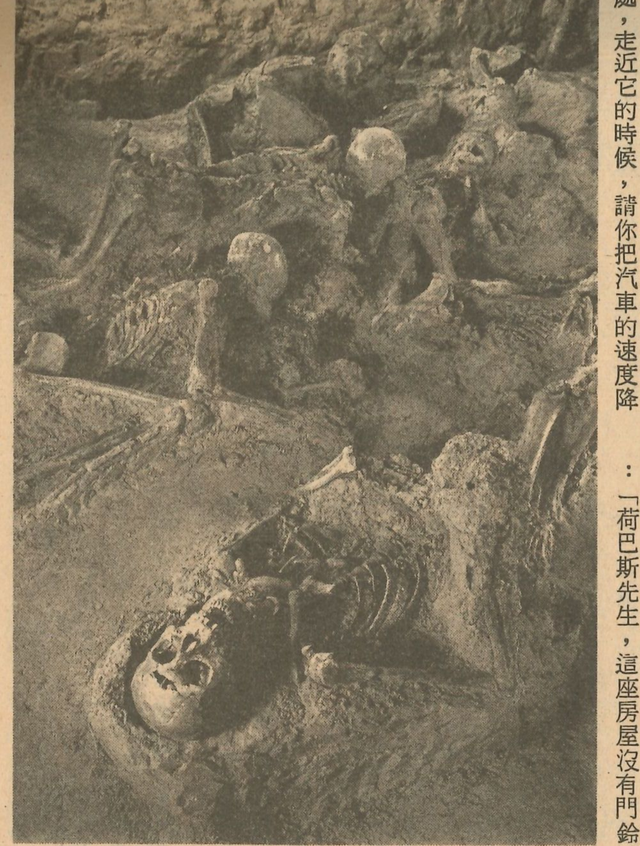
在談話當中，霍多巴插進一句，問：「荷巴斯先生，如果我們眞是那麼幸運，找到他們二人，怎樣稱呼他們呢？」

「叔公叫做查禮，侄兒叫做查利，兩人的年紀相差二十多歲，假如我的估計沒有錯誤，查禮大概是七十歲左右，頭上白髮叢生。他們一向是聚在一起過活的，身邊沒有女人，也沒有大狼狗。」

荷巴斯很冷靜的說。

汽車緩緩的行駛，經過幾處山谷，最後，抵達一處懸崖，相當古怪，左右兩邊的峭壁屹立，有如大門打開，歡迎嘉賓，汽車從兩處峭壁之間的公路駛進去，看來有些凶險。

霍多巴把那個地方的形勢以及他的感



霍多巴在鬼洞之內找到神秘的骷髏頭，証實世界上確有「地獄彈」這種秘密武器。

覺說出來，荷巴斯傾聽了一會，說道：「如果我的記憶沒有出錯，這個地方應該是鬼門了，往前駛去，便是地獄谷，又名鬼谷。」

「鬼谷這個地方是否特別多鬼呢？」

「不，它的外邊形勢凶險，走了進去，平平無奇，它之所以稱做鬼谷，因爲它是希特拉指定試驗秘密武器的地方，從俘虜營帶出來的人，走了進去，沒有一個活口走出來，故有鬼谷之稱，現時我們大概巳經闖入鬼谷了，這一條公路彎彎曲曲，伸展到它的核心，那個地方像整個鬼谷最低之處，形狀如盆，較高的地方有些房屋，請你看清楚點，許多座房屋當中有兩座房屋是用紅磚蓋搭的，它就是當時查禮查利兩叔侄居住的地方，也是我們想到的一處，走近它的時候，請你把汽車的速度降低。」

荷巴斯的語聲微微發抖，反映出他的心情相當緊張。

不過一會，兩人巳經走出車廂，向紅磚屋那邊走過去。

荷巴斯對霍多巴說：「我們巳經站在那座房屋的外面，請你看清楚點，如果它有門鈴，便即按它，反之，沒有門鈴，伸手大力拍打那一扇木門，你依樣做好了，有甚麼反應，你快點對我說知。」

霍巴斯說：「這一座紅磚屋相當闊大，我想繞着它看看它四方的窗戶是否關閉，同時看看它的後門是否打開，然後决定怎樣做，你切勿走開。」

說完，他閃身走開。

他只是繞了一個圈子就回到原處，說：「荷巴斯先生，這座房屋沒有門鈴，所有玻璃窗閉得緊緊，不過，它的後門都打開了一扇，我担心屋裏的人巳經改變，並非查禮以及查利兩個，我認爲不必敲門，索性從後門走進去看看，比較好些，你的意思怎樣？」

荷巴斯說：「我沒有眼睛，你有一雙眼，你當然比較我更加瞭解這個地方四圍的形勢，不必問我，你喜歡怎樣做就做好了，我甚至可以留在外邊，由你單獨走進去。」

「不，查氏叔侄還沒有看見我，見面的時候，有些尷尬，還是我們兩人一起走進去吧，我覺得從後門入內好些。」

荷巴斯同意，於是兩人走向後門。

那扇木門是虛掩的，很容易把它推開，先後閃身入內。

走在前面的人就是霍多巴，由於屋裏太暗，每一個玻璃窗前面都有很厚的窗帘布，屋裏的光綫實在太暗，霍多巴逼於扭亮强光電筒。

他們二人走進了客廳。

霍多巴把電筒的光亮投向牆邊，找到了電燈的開關，伸手按下去，沒有光亮，似乎那座房屋久無人居，截斷了電力的供應。

他把這種情況說出來，荷巴斯聽了，說：「霍多巴先生，它沒有電力供應，你可以用電筒的光亮照射，不必拉開窗帘，免得多生枝節，現時請你看清楚屋裏是否眞的沒有人，如果你認爲杳然無人，拍拍我的肩膊，我就會張口叫喊，這樣做有些危險，假如在屋裏居住的人巳經易主，可能誤會我們是强盜，你應該提高警惕，隨時拔槍。」

霍多巴逐漸覺得局勢有些嚴重，沉住氣到處走動，認爲屋內沒有人，狗也沒有，伸手拍拍荷巴斯的肩膊。

荷巴斯果然大聲叫喊，先喊：「查禮！」再喊「查利！」

沒有人回答他，他不再叫喊了，自言自語：「我們沒有見面十年過外，他們二人死了也說不定，我們走吧。」

霍多巴沒有作聲。

黑暗中忽然有一個沙啞口音的語聲飛出，說：「你們是誰，爲甚麼要找查禮和查利？」

霍多巴趕快開口：「我們是查氏叔侄的老朋友，有要緊的事情想見見他們。」

「如果你們眞的是老朋友，不會茫無所知，想見我們的教主，先要進入地獄谷的核心。」

「我跟他們闊別十多年了，那時他們二人還沒有變成教主，大概那是地獄教吧？兄弟，你帶我們去見見他好不好？」霍多巴順着對方的口吻說。

這句話其實是沒有惡意的，料不到對方冷笑一聲，說：「你們想見見教主，我不反對，不過，這裏的規矩，你們一定要遵守。」

「甚麼規矩呢？」

「你聽準了，請你用繩子替另一個人綑縛，縛牢他的一對手，你然後伸出一雙手來，讓我綑縛，縛牢之後，我自然把你們帶傷到地獄谷的核心，不過，你這樣做的時候，先要關了電筒，我討厭强光。」

這傢伙簡直是向他們下令，霍多巴趕

快解釋：「我們是教主的朋友，別把我們的一雙手綑縛好不好？」

「不，這是我們的規矩，你不能夠違背。」

這傢伙仍是堅持自己的意見，十分固執。

荷巴斯勃然大怒，說：「我們自行找他，用不着你帶路了，這裏是地獄谷，地獄的核心，一定是谷底。」

「不錯，教主不會走到山上的，他長期住在谷底的墓地之內，不過，你們二人不肯服從我的命令，我很不高興，如果你們不肯用繩子綑綁雙手，絕對不能夠離開這座房屋，還有一點，我已經說過討厭强光，叫你們把它扭熄，總是不依，現時我不客氣了，我可以弄熄它。」

槍聲一响，電筒的玻璃面以及小燈泡一起打碎，客廳裏面漆黑一團。

這傢伙不知在道躲甚麼地方，槍法倒是很準的，霍多巴倒抽一口氣。

他正想移動脚步，牆角飛出了一個沉重的語聲，大喝：「不許動！」然後用責備的口吻說道：「不能拉開窗簾布，懂得嗎？」

荷巴斯忍無可忍，大聲說：「你怕光嗎？不，你只是害怕別人看見你的眞面目吧了，看來你是個通緝的犯人，甚至是逃犯，我有沒有說錯？」

「你的朋友侮辱我，我不會任由他辱罵的，你快些制止他，不然的話，我放槍射擊了！」

他很兇狠的說。

霍多巴猛吃一驚，想盡辦法叫荷巴斯閉嘴，但却辦不到，荷巴斯越罵越兇，突然槍聲一响，跟着大叫一聲，又看見窗簾布拉開了一截，有些陽光投入，看見一個又矮又瘦的小老頭，緊握手槍，槍口仍在冒烟。

窗簾布是荷巴斯中槍之後拉開的，他倒地亂滾，一雙手向室中攫奪，有甚麼抓甚麼，無意中拉開了窗簾布，因此霍多巴可以看見敵人的形狀。

霍巴斯除了看見雙方的身型，還看見手槍和臉孔，那張臉孔又紅又腫，似乎是發瘋的病人，一雙眼透出兇光。

他覺得一槍就可以結束敵人的生命，沒有向荷巴斯射擊，不過，槍嘴部移過一點，對準霍多巴。

霍多巴大吃一驚，不敢拔槍。

這傢伙殺得性起，說：「輪到你死在我的槍下了，你似乎身上有槍，爲甚麼不拔槍呢？」

霍多巴沒法穩定自己的情緒，他正想拔槍，忽然看見空中升起了一朵火花，逐漸飄浮到瘋子的前面，眞是奇怪！瘋子的一雙眼竟然被火花懾住，喊了一聲：「聖火！」

霍多巴乘機拔槍射擊，只是一槍，打中對方左胸，鮮血直冒，瘋子慘呼一聲，倒在血泊打滾，手槍也拋在一邊，看來他已經失去了戰鬥力。

霍多巴喜出望外，走過去看看他，拉開窗簾，俯頭細心觀察同行的荷巴斯。

他發覺荷巴斯氣若游絲，遲早必死，長嘆了一聲。

小老頭雖然兇悍，不堪一擊，倒地滾了幾滾，便即斷氣。

霍多巴翻眼看看，荷巴斯竟又氣絕。屋裏沒有別的人了，除了他，只有兩具屍體。

這樣子的變化實在出乎意外，霍巴斯不知道怎樣應付才好，呆呆的站着。

過了一會，他咬了咬牙，不顧而出。

他跟荷巴斯十分陌生，雖然他不想看見這個朋友慘死，可是，荷巴斯已死了，無可挽回，他只好沉住氣繼續他此行的目標。

瘋子喪生之前說過，地獄谷的核心就是谷底，教主住在墓裏，聽他的口氣，似乎教主就是查氏叔侄當中的一個，甚至兩個都是教主，只要他進入谷底，可能找到他們，這樣的想了想，他就有些振奮，决心把心上的暗影拋開，走向戶外。

初時他想走下谷底，站着想想，他就改變主意，認爲他一個人闖入禁地，孤掌難鳴，隨時遭受敵人的暗算，還是查探地獄教的實際情况之後再行定奪，比較好些，此外，他還可以找警方的負責人帮忙，主意打定了，他立刻走向汽車那邊。

他到底是特務頭子，經驗豐富，由於那座房屋出現過一個瘋子，他覺得不妙，雖然走近汽車，沒有拉開車門走進去，先行看看那一輛汽車是否被人破壞，這個主意不錯，他拉開了車頭的鋼板，細心檢查，突然發覺車頭之內的一些重要零件被人拔去，假如他駕駛它，機器開動之後，便無法使它煞停，看清楚了當前的形勢，他就怒火如焚，閃電般拔出手槍。

他想找尋射擊的目標，到處搜索，沒有一個人，只好拋開了汽車，沿着山徑走出公路，伸手截停一輛駛向市區的汽車。

他搭順風車回到市中心區，立刻走向警署，拜訪警務處長「杜洛」，先把他的身份說出來，跟着道達來意，把他跟瞎眼畫家荷巴斯在地獄谷發生的悲慘遭遇講述，最後，他很冷靜的說：「我此行只是奉命調查戰後失踪的兩個科學家，別的事情一概不管，既然這一宗槍戰事件牽涉到我，我當然是依法報案的，至於那一輛被人破壞的汽車，可能有人留下指紋，請你查驗，設法拘捕匪帮的同黨。

「照情形看，荒山寂寂，那個地方决不會只是一個人躲起來，必有一帮人，幹傷天害理的事，我從瘋子口中獲悉，我想調查的兩個科學家，不單是加入邪教，還有可能躍登邪教最高的職位，變成教主，那個邪教叫做地獄教，你可否把地獄教的資料提供給我呢？」

五十七歲的警務處長杜洛，目光烱烱，說：「霍多巴先生，戰後德國分做東西柏林，顯然是有些不穩定了，近年希特拉的納粹黨抬頭，更加令到人心惶惶，相信地獄教這樣凶狠的一個組織，必然是希魔舊部的重要份子建立，吸收無知而又沒有良心的人，我們接獲過多次投訴，派出大隊人馬搜索，仍是徒勞無功，既然該區發生血案，我立刻派人前赴紅磚屋查驗一切，如果你有空，請你坐在我的警車裏面，再到該處看看。」

「好的，我想知道關於地獄教更多的資料，我們可以在警車之內細談。」霍多巴很高興的說。


創製地獄彈的人就是希特拉，但不敢運用，他自己跟情婦安娜自盡後焚屍棄世，應有此報。

警務處長出動三輛警車，魚貫而行，抵達鬼門，他叫另外兩輛警車先到紅磚屋，入內查勘，他乘坐的警車隨後到來。

他吩咐司機把警車停在較高之處，先行走出車廂，霍多巴也走出來，從高處俯瞰，地獄谷的氣勢不同凡响，從一千多呎的公路上面往下邊伸展，一層又一層，作螺旋形，越盤越低，看來有如螺形，最底的一處，形如「田螺篤」，隱約看見白霧迷漫，用望遠鏡去看，就發覺到看來好像是白霧的東西，其實是墓碑，白色的碑石屹立，相隔很遠，况且是從上邊俯瞰，光綫不足，故此有如一團白霧。

警務處長「杜洛」說道：「戰後的西德有許多人加入邪教，作爲邪魔的宗教不單是地獄教，它只是後來居上的一種，一來德國人在宗教方面有信仰的自由，不便於干涉，二來各種邪教俱是暗中活動的，只要它沒有攪出人命，也沒有擄人勒贖，警方懶得過問，至於地獄教有些瘋子出現，不足爲奇，因爲一個人已經變成瘋子，萬念俱灰，自然而然的投身魔教，敢作敢爲。」

霍多巴想了想，說：「照理科學家跟宗教是對立的，跟邪教更加沒法結合，爲甚麼查禮以及查利兩個科學家可以跟邪教中人打成一片呢？」

杜洛苦笑一下，說道：「我自問才疏學淺，摸不透他們的門路，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對你說知，地獄谷裏面危機四伏，切勿單人匹馬入內探險，否則，很容易變成瞎子，警署裏面有一個探員叫做沙通，至今仍在醫院養傷，如果你想更進一步的研究魔教，不妨見見他。」

「好極了，明天請你指導我到那一間醫院找他。」霍多巴說。

他們二人站着談談說說的時候，別的探員已經走出車廂，有些人走入紅磚屋查勘，包括驗屍官「勞迪」在內，另外一些人，負責檢驗霍多巴停放在附近的汽車。

他們只是自管自的交談，並不注意到其餘那些人的動態，料不到兩輛警車所載的司機以及警探，全部中伏，他們驟然聽到隆然一聲巨响，不由自主的向下邊望去，首先看到的是那座紅磚屋，幾乎炸平，磚瓦木石飛到半空，化爲濛濛細雨，跟着聽到第二聲爆炸，大概是汽車裏面有炸彈，一觸即發，把走近的警員連同汽車炸到粉碎，骨肉不分，鋼鐵的碎片飛濺，混和在紅磚屋爆炸之後升起來的殘餘物，看來就像是小型核彈爆炸，它的威力遠遠超過普通恐怖份子放置的定時炸彈。

霍多巴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如果我們不是走到高處瞰望地獄谷的形勢，現時已經化作飛灰！」

杜洛呆若木鷄，似乎失去了正常的反應。

霍多巴再說一句：「只是看見這個炸彈的威力，已經可以推想到必然有一兩個科學家捲入漩渦，甚至領導邪教份子，興波作浪，這種罪行是不可恕的，非嚴辦不可！」

杜洛長嘆一聲，說：「霍多巴先生，我的好友以及同伴碰上了這一場大災難，無一倖免，看來我也是該死的一份子，既然我沒有被炸死，當然要傾全力替他們報仇！」

霍多巴說：「我們走下去看看好嗎？可能有些人活着，需要急救。」

說完，他就跟杜洛一起走到下邊去，那一輛警車只是留下司機一人看守，還有兩個警探，跟隨兩人走下去。

靠近紅磚屋的地方，仍是石屑磚灰，在空中飛揚，彷彿籠上了一層烟霧，兩人跟活着的警員使勁搜索，然後從灰堆之中找到一個半死半活的人，他就是驗屍官勞迪。

杜洛沉住氣對兩個警員說：「你們跟霍先生留在這個地方，我立刻進入市區，首先把勞醫官送到醫院急救，然後派出大批人馬，包圍地獄谷，展開地氈式搜索，一定要把匪首以及邪教的教主拘捕，判處死刑。」

說完，他跟霍多巴打個招呼，便即回到警車停放的地點，另外兩個警探，加上了霍多巴，三人合力把驗屍官抱起來，送進警車，然後分別站在災區幾處重要的地點，監視匪帮活動。

霍多巴從來沒有想像得到邪教的恐怖手段如此毒辣，簡直是向警方挑戰了，他直覺到好戲還在後頭，很有耐性的守候，直到警務處長杜洛率領六十名警探抵達災區爲止，聯合作戰，包圍整座地獄谷，逐寸搜索，甚至在谷底屹立的碑石，也被警

採用鋤頭鑿爛，看看它是否另有秘窟。

一切活動都是白費氣力，他們忙個不了，直到入黑，然後收隊，炸死了的探員以及瘋子，包括瞎眼畫家荷巴斯，他們的遺體已經炸到血肉橫飛，再也沒法辨認，只好胡亂把剩下來的殘骸帶走，打算將來合葬在一起，最適當的墳塲就是地獄谷之內。

霍多巴求助於警務處長杜洛只是依照一般的程序辦理，事實上那一宗紅磚屋兇案牽涉到他，他是應該報案的，做夢也想不到一再發生炸彈案炸死警方九個人，另外一個驗屍官，身受重傷，他感到很難過，回到市區，跟杜洛吃晚餐的時候，以悲憤的心情向對方表示最大的歉意之外，順勢說道：「這一宗炸彈傷人案的背後，肯定有幕後人，牽涉甚廣，我急於查案，同時急於破案，希望你今晚就帶我到醫院看看沙通，你能否協助呢？」

「義不容辭。」杜洛一口答應。

吃過了餐，還喝了一杯烈酒，精神一振，杜洛送霍多巴到西柏林警方第一醫院，找到警探沙通，他果然是瞎了一雙眼，愁容滿臉的坐着。

那晚他出了亂子，並非因公受傷，他只是以私人的性質潛赴地獄谷闖禍，事後警方不能夠付給撫卹金，只是讓他在醫院之內留醫而已，儘管如此，杜洛仍然担心他開罪了地獄教的人，不敢放他離開醫院返家，免得他遇害，至於他躺着休養的醫院是那一家呢？仍是盡力守秘。

他受到警方嚴密保護，單獨留在一個相當大的房間裏，沒有人看他的時候，他只有兩種生活方式，倘不是安安靜靜的躺下來，就是默然的枯坐，往往坐上了幾個鐘頭。

這種生活方式令到他悶得發慌，險些忘記了他是個活人，當然想找人談談的，因此霍多巴走進去看他，他十分高興。

三千美元買一個骷髏頭

霍多巴沒有走進那個房間之前，警務處長杜洛已經在電話跟他交談，很簡單的把白天警探在地獄谷發生慘劇的一宗意外傷亡事件對他說知，還把霍多巴的身份略爲介絡，使他知道就快走進病房看他的人，永遠站在警方，絕對不是邪教中人，甚麼話也可以說，因此之故，霍多巴更加受歡迎了，坐下來交談的時候，沙通第一句就很痛苦的說：「我眞的不幸，沒有聽從別人的勸告，貪圖小利，夜探鬼洞，險些掉了一條性命，不過，檢回了一條性命，變成瞎子，仍是很悽涼的，我後悔不已，倘不是爲了報仇，我早已自行了斷。」

霍多巴趕快順着他的語氣，說：「我的朋友，我的處境跟你完全相同，我渴望報仇，希望你把地獄教以及地獄谷的恐怖情况告訴我，讓我替你報仇，也替死去了的朋友報仇。」

「好，我現時把應該講的話盡言無隱，如果你認爲有甚麼問題，向我查問，請你聽過我所講的一切，便即開口，我先行把夜探地獄谷的過程說出來，我只是一個警探，職位低微，論理我不應該冒險單身闖入地獄谷，向邪教中人挑戰，我會得這樣做，只是受人所托，懇求我走進地獄谷鬼洞找一個骷髏頭出來的一個人，是個禿子，叫做摩亞，他的身份是大學教授，在西柏林大學的醫學院裏面教授人體生理，很想獲得一個完整的骷髏頭，作爲解剖的標本，爲甚麼他看上了地獄谷的鬼洞之內的那些骷髏黨頭？他沒有說出來，當時他只是指示我怎樣做，給我一千美元，我就毅然動身，不過，他曾經告訴我，如果我辦妥此事，打電話到西柏林大學找他，約期再晤，到時我交出骷髏頭，可以從他的手上多拿二千美元的，我近來賭馬輸了不少錢，渴望得到三千美元，清償我欠外圍公司的賭債，不再考慮，一口答應。

「我應該對你說知，他確是醫學院的教授，我親自走進大學的會客室見他收欵，證明他不是冒牌貨。

「現時我該把那晚深入鬼洞所發生的遭遇說出來了，爲了夜探地獄谷，我在白天曾經兩度走到谷底的墳塲徘徊，並且對鬼洞入口的一塊大石細心多看幾遍，準備入黑動手。那晚大概是夜間九點鐘，我駕駛汽車抵達該處，車裏還有一個朋友，他並非警探，經常攪賭馬的外圍生意，跟我有很深的交情，幸虧我帶他同行，我潛入鬼洞之際，請他在外邊守候，否則，我就完了，至於我潛入鬼洞之後的遭遇，很是簡單，我剛剛看見地上堆積起來的骷髏頭，另外有些人骨，突然有一道强烈無比的白光照映，我的眼睛發生劇痛，慘呼一聲，轉身飛奔，走出洞口，我就倒下來，到了我覺醒，已經置身在醫院之內，我必須對你說知，那種强光比較由氫氣吹管射出的光亮强過幾十倍，任何人碰上了它都會變成瞎子，如果你沒有辦法抵禦，切勿入內。開啓鬼洞的方法十分簡單，你站在墳塲上面，仰望崖谷，有一塊石凸出來，彷彿一隻眼睛，它就是鬼眼石，你站在石上，看見崖谷，伸出來的一條鐵枝，使勁扳它，崖谷的岩石就會自動鬆開，露出一個洞穴，放心入內好了，洞裏沒有人，也沒有鬼，一片黑沉沉的景象。」

說得太多了，他不自覺的閉嘴，霍多巴乘機插嘴，問：「你沒有看見强光之前，有沒有扭開電筒照看洞中的景象呢？」

「當然我會扭開電筒，我的身上有一柄强光電筒以及一柄手槍，料不到我只有機會看見骷髏頭以及骷髏骨，立刻被强光刺傷了眼睛，當時我仍有少許的視力，眼睛發生劇痛，走了十多步，就覺得不妙，勉强衝出洞外，立刻倒下來，失去知覺，相信那時我已經變成瞎子。」

「他們認爲你的眼睛只是一時發生變化，可以治癒的，你放心留下來靜養好了，沙通先生，多謝你的提示，最後，我還想多問一句，你認爲這個仇恨一定要報復，究竟向誰報仇呢？」

「還用說嗎？當然是向地獄教的人報仇，至於禿子教授摩亞，他只是想找一個骷髏頭而已，他並非我的仇人。」最後，他很興奮的說。

看來他眞的把報仇雪恨的願望放在對方身上了，霍多巴由衷的感謝他，再說幾句安慰他的話，便即分手。

這是事實，如果霍多巴沒有看過瞎了一雙眼的警員沙通，他一定不懂得鬼洞在

甚麼地方，如何開啓，即使他走了進去，也會變成瞎子，獲悉這兩種秘密，他才有機會闖入地獄谷仍然活着走出來，實情如此，他當然是由衷感謝那個瞎子警探的。

回到市區，霍多巴立刻找着警務處長杜洛，暢談他跟沙通晤談的經過，說：「關於地獄谷，越來越加古怪，自稱是大學教授的摩亞博士，願意用三千美元買一個骷髏頭，顯然它有特殊的價值，並非普通的骷髏頭可比，我想向他查問，不過，先決的原則仍是走進鬼洞拿出一兩個骷髏頭，否則，一切都是虛說，原來沙通只是在洞內看見一道强光，灼傷了眼睛，沒法支持，然後變成瞎子，如果我有辦法找到一件能夠抵抗火焰以及强光的石棉衣裳，我就有辦法在鬼洞拿出幾個骷髏頭。」

「假如你的手上有了那些骷髏頭，你打算怎樣利用它呢？」

「我辦妥了這件事，就打電話找禿子教授，在甚麼一間餐室見面，交貨收錢，到時你露臉把他拘捕，一定可以問出結果來，我深信那些骷髏頭跟查氏叔侄有關，找到了它，有可能揭開地獄谷的秘密。」

杜洛想了想，說：「既然你對它有信心，我不妨協助你一臂之力，從希特拉留下來的遺物找一件石棉衣裳出來，它只是披肩，大概是當時希特拉準備總部中彈，發生大火，憑着它逃出火窟，如果你利用它幪頭走入鬼洞，伸手摸索，只要你摸到圓球形的物體，似是人類的頭骨，便即把它放在革囊，轉身走出戶外，再也不看洞內有甚麼東西，我在洞外接應，一定成功，此外，你還可以配戴一副燒焊工人必須具備的墨晶銀鏡。」

「那好極了，多謝你協助，照情形看，夜闖地獄谷是很危險的，你不必跟我同行。」

「不，你只是調查科學家的下落，我却是職責所在，必須剷除那一個地獄教，論理我應該親自入洞，可惜希魔留下來的石棉衣裳只有一件，看來你是執意入洞探索秘密的了，由你單刀赴會吧，我可以留在洞外接應。這種舉動簡直是向死神挑戰，我不打算召集警探同行，只是我們二人，已經有力量跟惡魔挑戰。」

「再好也沒有了，明天上午，讓我看看那件衣裳。」

霍多巴很愉快的說。

新舊教主決鬥同歸於盡

到了翌日的晚上，霍多巴跟杜洛乘坐汽車抵達地獄谷，它並非警車。

兩人都抱着冒險家的心情進行這一宗活動，每一個小動作都是依照原定計劃進行的，霍多巴一個人走進神秘的鬼洞，杜洛躲在洞外把風。

霍多巴把那件用石棉製造的披肩從頭罩下來，遮住了頭臉，一雙眼還用雙層的墨晶眼鏡保護，然後走進去。

他一直都沒有使用電筒，直到他認爲已經接近骷髏頭或者人類骨骸放置的地方，然後扭亮它。

電筒的强光剛剛閃亮，他就閉上了一雙眼。

果然不出所料，洞內有一種十分巧妙的裝置，只要强光出現，便有極爲耀目的激光發射出來，剛剛對準强光射出的位置大概高了三四呎左右，換句話說，它正是針對一個人的眼睛射出，如果霍多巴沒有把石棉衣裳罩在頭上，勢必遭殃。

他的反應極快，即使他閉上了眼，仍然感覺到强光已經射出，立刻拔槍發射。

他所携帶的是手提機槍，能夠一口氣射出幾十粒子彈，他認爲洞內是有人躲着暗算，或者沒有人，只是機械的反應，難以拚鬥得過機槍掃射，故此他不問情由的硬拚。

他的確是很精明的，在一陣狂烈的槍聲掃射之下，激光消失了，可是，他的電筒仍然吐亮。

他此行只是想取出幾個骷髏頭，不再理會激光是否再度發射了，盡快走前幾步，從地上拿起了三個骷髏頭，納入革囊之內，便即轉身走開。

他很快就跟杜洛會面，回到汽車停放之處，再三檢查一遍，認爲它沒有被人破壞，然後跳進車廂，仍是由杜洛駕駛，回到市區，進入警署休息。

三個骷髏頭放在桌上，沒有洗滌，由杜洛負責保管，翌日早上，兩人再晤，霍多巴就在警署打電話給禿頂教授摩亞。

那個電話號碼是沙通告訴他的，沒有弄錯，對方聽了，立刻講出見面的地點，在公園的一凳。

由於對方是個禿了頂的中年人，坐在指定的長椅上面，很易尋找，只是可惜這一點，霍多巴並非荷巴斯，雖然他自稱是沙通的代表，對方仍是對他懷疑，不願多說，只是告訴他，有貨就交錢，看來這傢伙想快些結束這一塲交易，霍多巴逼不得已，只好脫下帽子，有所表示，讓杜洛知道他無法套取對方的口供，必須立即露械拘捕。

杜洛不能夠無緣無故拘捕一個人，他看見霍多巴打開一個帽盒，盒內承放骷髏頭，交貨收錢，然後一躍而出，把禿子拘捕，控以購買死人骸骨之罪。

禿子教授被拘到警署，十分憤激，氣湧如山，向霍多巴大罵一頓，霍多巴很冷靜的說：「摩亞教授，如果你知道我眞正的身份，你就不會罵我了，我並非沙通的朋友，不過透過沙通跟你進行一項交易而已，我是以色列的特務頭子，奉了聯合國的命令，到西德搜索地獄教的兩個科學家，徹查關於地獄彈的秘密，如果你把這種秘密說出來，我們就無條件的放走你，還送給你一個骷髏頭，保證它是在鬼洞之內取到的，反之，你可能因此坐牢，更糟的是這一點，你的名字跟地獄教放在一起，加上了骷髏頭，刋登在報紙上面，你就有可能給它累到身敗名裂。」

想不到有這樣大的變化，禿子教授摩亞嚇到指頭發抖。

他沉思了一會，說：「好的，我把一切關於地獄彈的資料說出來吧，不錯的，它跟鬼洞裏面的骷髏頭有關，換句話說，那些骷髏頭可以證實地獄彈的威力。」

「你認爲它跟別的骷髏頭大不相同的嗎？」

「不，它只是內部有些分別，外邊看來相差不遠，如果你把它拆開，你就會看

見它內部一片血漿，雖然事隔多年，仍是黏聚了許多血塊，表示那個人死於腦中血管爆裂，同時神經綫條條折斷。

「你的意思是否指那些人係當年查氏叔侄試爆地獄彈造成的？」

「是的，確是如此，幸而他們躲在鬼洞之內進行試爆，否則，恐怕德國人死個清光，原因是空氣中的壓力增加兩百倍，沒有人能夠抵抗。」

霍多巴恍然大悟，說：「實情如此，無怪希特拉不敢把它放在戰場上面運用了，你爲甚麼忽然對它發生興趣呢？」

「我是科學家，並且是醫生，一生研究顱腔病，故此我想得到一個曾經死於地獄彈的頭顱，作爲研究的對象。」

他的話合情合理，霍多巴沒法可想，跟杜洛商量一遍，便即把他放走，還送一個骷髏頭給他。

抓住大學教授摩亞，似乎是一條綫索，怎料它落空，事後霍多巴感到失望。

過了兩晚，他忽然想起「地下迷宮」，希望到該處碰碰運氣，也許他有可能碰見神秘客，問個明白，打定主意，他就悄然走向地下總部。

抵達地下總部之後，他發覺有一扇秘門，已經打開，似乎它可以通到地下迷宮，自行走進去。

他很小心的行走，左手緊握電筒，右手握着手槍。

果然不出所料，他眞的進入地了下迷宮。

出乎意外的有一個人以盤膝的姿勢坐着，臉上有的是濃鬍子。

他喜形於色，說：「我眞是幸運，居然看見你！」

「你知道我是誰嗎？」

「不知道，照情形看，你必然是教主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正是地獄教的教主！叫做查利！你是誰？你是否以前見過我呢？」

「不，我沒有看見過你，不過，你用一朵火花救過我一次。」

「那個人是我的叔父查禮，現時他已經失去教主的地位了，我才是眞的教主，你還沒有回答我呢，你到底是那一個，多方面追查地獄彈的秘密？」

霍多巴逼不得已，把他的身份說出來，還很坦白的說出他此行只是阻止別人繼續研究這種秘密武器，因爲它可能毀滅全人類，末了，他還說出大學教授摩亞仍是死心不息，想研究這種密秘武器。

「那些人眞是瘋狂了，當年希特拉研究它，只是想靠它改變德國的命運，他也辦不到，別人更加辦不到，你懂不懂得那些人想研究它幹甚麼，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賣錢，因爲蘇聯或美國都想重金收購一種可以征服全世界的秘密武器，眞是可惜，叔父查禮也是這種人，他離開我，只是想投靠蘇聯。」

「你沒有制止他嗎？」

「我有甚麼辦法制止他呢？別忘記，他在這裏的時候，他的身份係教主，只是他走開，我才升爲教主。」

霍多巴沉住氣說：「你們兩個都沒法把地獄彈變成有威力的武器，實情如此，你何必担心他投靠蘇聯呢！」

「不，我們製造出來的地獄彈，已經成功，只是沒有防禦它傷害自己人，以致玉石俱焚吧了，也可以說我們沒有錢做更多的實驗，蘇聯是一個强大的國家，不單是有錢，還可以找到很多人作爲實驗的犧牲品，因此之故，我很是担心他，看來在我們兩人之間一定要消滅一個。」

他只是說到這裏，便即閉嘴，把一雙眼凝視着空中飄蕩的一朵火花。

霍多巴很是高興，說：「直到現在，我才知道火花就是你的化身，查禮先生，我歡迎你駕臨。」

查利哼了一聲，說：「你以爲他會變成火花嗎？它只是一種魔術表演吧了，你看吧，我只要吹一口氣，它就熄滅。」

查利也懂得這一套，張口一吹，火花的光亮突然減弱，看來它不易支持。

火光沒有熄滅之前，有一個人忽然露形，說：「查利，我已經把教主的職位交給你，飄然遠去，你還想要些甚麼？」

「叔父，我再度提醒你，切勿給名利遮住」一雙眼，投靠蘇聯，你必須懂得北極熊永遠靠不住，如果他們學會」你這一套，你立刻會死在他們的手上。」

「你誤會了，我並非投靠北極熊，只是把製造地獄彈的秘密賣給他們吧了，直到現在，還沒有做成這一宗交易。」

霍多巴插嘴說：「現時我明白了，西柏林大學教授摩亞博士，原來是你的爪牙，你不敢走進鬼洞去盜取骷髏頭，派他做這個任務，他也不敢去，利用警探沙通，你必須把被殺的人留下來的骷髏頭作爲證據，莫斯科當局才肯跟你談判，是也不是呢？」

「是的，實情正是如此，霍多巴先生，你千萬不要接受侄兒查利的煽動，跟我作對，他曾經派出瘋子殺你，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大不相同。」查禮的話很有威勢的，霍多巴沒有做聲。

查利冷然說：「我剛才說過，我們兩人之間，只能夠留下一個，我想跟你決鬥，你有沒有勇氣接受呢？」

「我很樂意奉陪。」查禮的語聲仍是那麼硬朗。

查利把視綫投向霍多巴那邊，說：「霍先生請你暫時離開這個地方，明天你到地下迷宮，將會看見一個屍體，它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他，亦有可能同歸於盡，我們就快決鬥了。你越快離開越好！」

浮在空中的火花，逐漸變暗，那個地方危機四伏，霍多巴不再考慮，立刻拔腳飛奔，穿過通道走回去。

他抵達地下室那邊，仍不留步，趕快乘坐電梯升到地面，然後走出戶外。

他跳進汽車，向前疾駛，好像有一股神秘力量催促他這樣做。

他只是走開了五分鐘，那個地方就隆然一聲，發生爆炸，地面陷落，地下迷宮以及戰時地下室，一齊毀滅，變成瓦礫之場。

霍多巴知道查氏叔侄同歸於盡，不再留下來，盡快離開西柏林，回到「耶路撒冷」，向以色列當局報告，最重要的只是這一句：發明地獄彈的兩個科學家，在某一次實驗當中喪生，相信世界上不會有另外一宗地獄彈的慘劇發生。（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五

文王 (四)

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西伯侯姬昌被紂王囚在羑里，公子伯邑考冒險去朝歌解救，不料，却被紂王處死。西岐大夫散宜生爲了救出西伯侯姬昌，便派人賄賂，利用奸臣向紂王說情，紂王才赦免了姬昌，並加封爲文王，不久在武成王黃飛虎協助下，逃出朝歌

91 雲中子見他如此歸來，反撫掌連道：「妙哉妙哉！」即命雷震子隨他到桃園去。



92 桃園裏，雲中子取來一條金棍，拿在手中，念動咒語，只見騰的一下，飛到半空，盤旋有風雨之聲，進退有龍蛇之勢，轉身似猛虎搖頭，起落象蛟龍出海，看得雷震子眼花繚亂。



93 一會，雲中子落下，指着雷震子道：「你左邊的風翅，右邊雷翅，」話音剛落，雷震子頓覺身輕如燕，飛騰天上，二翅招展，响起一陣風雷之聲。

94 雷震子落地倒身下拜，感謝師父指點之恩。雲中子吩咐道：「你速往臨潼關救你父親，送出五關，即回終南，不許同你父往西岐，亦不許傷紂王軍將。將來你兄弟自有團聚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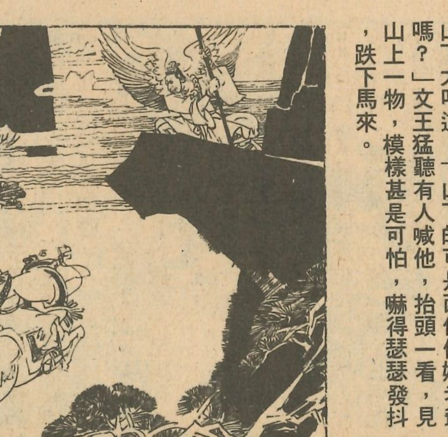




95 吩咐畢，雷震子出了洞，展翅高飛，霎時便飛到臨潼關。落在山頭四下張望，見大道上一人慌張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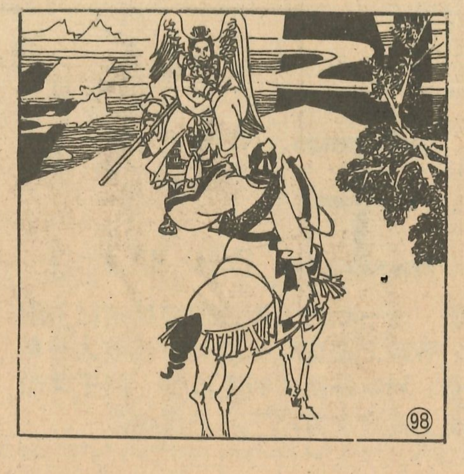
96 雷震子疑是父親，又不敢冒失，便沖山下大叫道：「山下的可是西伯侯老爺嗎？」文王猛聽有人喊他，抬頭一看，見山上一物，模樣甚是可怕，嚇得瑟瑟發抖，跌下馬來。







97 雷震子見沒有回答，又追問一句。文王自忖道：「既到此步，也避不得了，他既叫我，我且上山一會，看他如何。」想到這，便打馬上山。



98 文王壯胆問道：「那位傑士，怎麼認得我姬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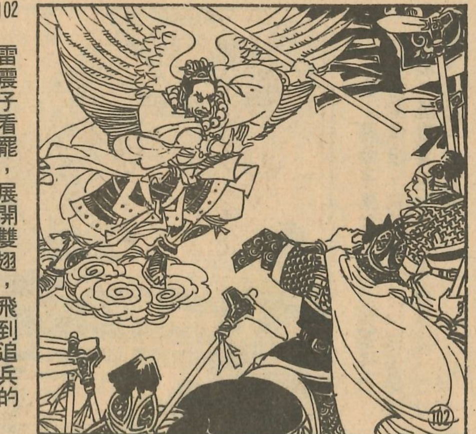
99 雷震子知是父親，倒身便拜：「孩兒是燕山收的雷震子。」文王這才記起，此人便是燕山收的兒子，當時送給雲中子學道，如今已近七年。



100 雷震子說他奉師父之命，前來救父出五關，退追兵。文王聽罷，大吃一驚，暗思：「我已是逃官，得罪朝廷，如今他去退兵，若打傷紂王軍將，豈不罪加一等？



101 文王勸雷震子切不可莽撞傷人。雷震子答道：「我師父也曾吩咐孩兒，不可傷他軍將之命，只救父親。」話未完，只見山下鑼鼓齊鳴，旌旗招展，喊聲不絕，追兵捲地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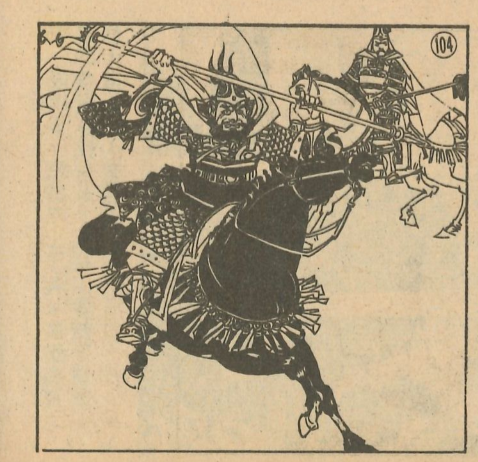


102 雷震子看罷，展開雙翅，飛到追兵的面前，一根金棍立在掌上，大叫道：「不要來！」兵卒抬頭，見天上一鬼神，面如藍靛，巨口獠牙，嚇得紛紛跌落下馬。



103 殷破敗、雷開聞知前面一惡神阻路，壯胆縱馬向前，厲聲喝道：「你是何人，胆敢阻攔去路？」雷震子通報了姓名，答道：「我是奉師父之命，下山迎接父王歸國。」





104 雷震子將師父所囑，說與二將聽，命他快退兵。殷破敗聞此大笑道：「好丑匹夫，竟敢口出大言，煽惑三軍，欺我不勇。」說罷，縱馬舞刀而來。



105 雷震子揮動手中金棍，將刀架住。說道：「不要來！你定要與我決個雌雄，這也無妨，只是師父囑我不要傷你等性命，我不敢有違。」




106 說罷，抽回金棍，雙翅一展，刷地飛到半空，見不遠有一山頭，便對殷破敗叫道：「你頭可有此山結實？」只聽一聲巨响，一棍將山頭劈下一半。

107 二將見他如此凶猛，嚇得魂不附體，料知不能取勝，便調轉馬頭，連滾帶爬收兵回朝歌去了。



108 見追兵遠去，雷震子飛回山上。文王早已嚇得不知如何是好。雷震子怕父親路上再出意外，要背文王飛出五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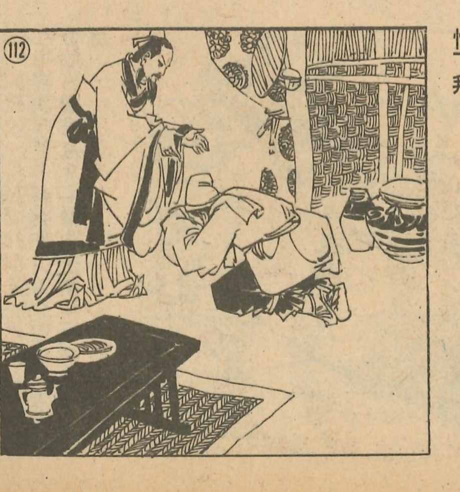
109 文王念馬隨他患難多年，捨不得丟下，經不住雷震子一番勸說，只得伏在雷震子背上，緊閉雙眼。只聽耳邊鳴鳴風响，不多時，便到金鷄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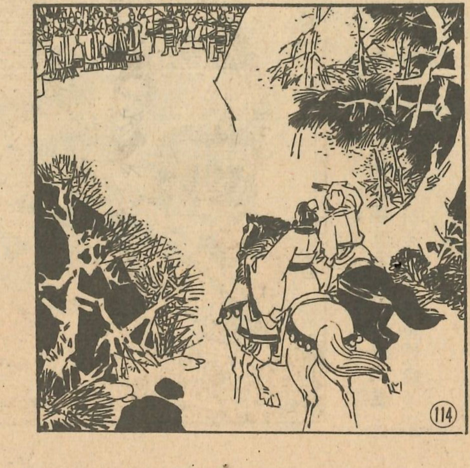
110 雷震子停在山頭，將父親放下，道：「父親前途保重，孩兒就此告辭。」文王聽他要去，心下不忍，無奈師命在先，父子只得洒淚而別。



111 雷震子飛走之後，文王獨自一人，步行下山，無奈年邁體弱，又無馬匹，步履十分艱難，直至天傍黑，才走到一家小客店歇脚。



112 店主人見客人雖年老體邁，相貌不凡，便問文王：「你到西岐作什麼？我怎麼不認識你？」文王只得言明身份。店主慌忙下拜。



113 店主人堅持要護送文王回宮，即刻，二人乘馬啓程上路。時值深秋天氣，涼風颯颯，落葉飄零。這一片景色，愈發勾起文王思鄉之情，恨不得立時就到西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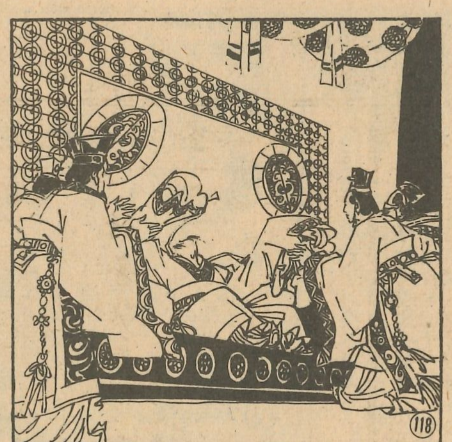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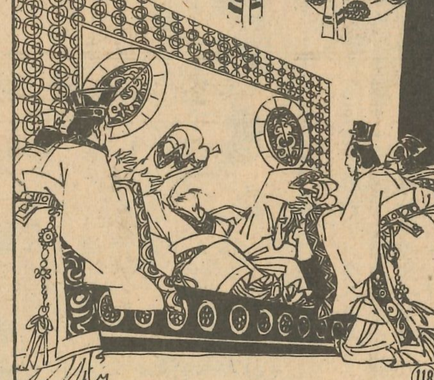
114 這時文王已行至西岐山，遠見路上一隊人馬，大將軍南宮适，散宜生率領四賢、八俊、三十六傑前來迎接。

115 姬發與衆臣拜伏在地，姬發請父親更衣乘輦，同回西岐。

116 文王依言，換了王服。一路歡聲擁道，父老百姓，牽羊担酒，迎接文王。

117 文王回宮，端坐殿前，見兩邊文武百官，九十八子，唯獨沒有長子邑考，頓覺心中大痛，淚如雨下。





118 文王大叫一聲：「痛殺我也！」跌倒在座上，面如白紙。



119 衆人慌忙將他扶起，取來茶湯，連灌數口。只聽文王喉嚨一聲响，吐出三塊肉塊。



120 衆人把文王扶入後宮，湯藥調理。



121 自從文王吐出肉塊，自覺精神一日强似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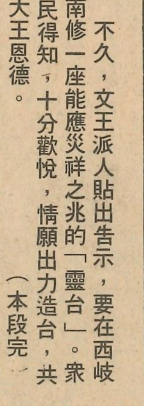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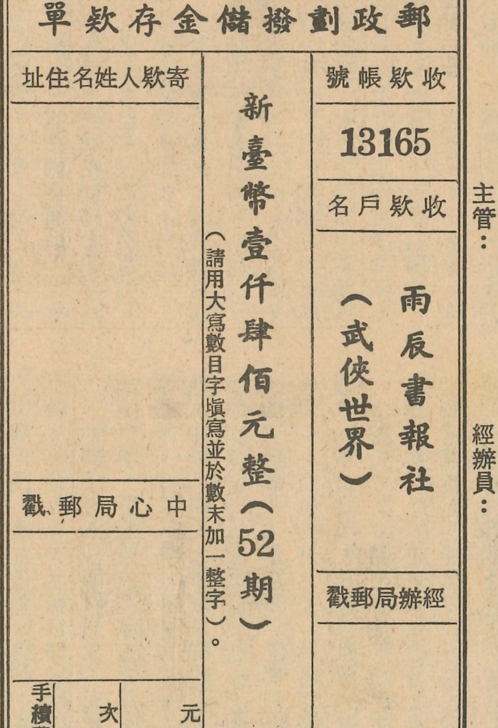
122 文武百官上殿相賀。文王將身囚羑里，被紂王恩赦，被雷震子救出了五關等情，一一告訴衆臣。話未完，一人大呼道：「今日大王已歸故土，當殺上朝歌另立明主，爲公子報仇！」



123 文王不悅，抬頭見是南宮适，斥道：「孤既歸舊國，應以撫民生產爲務，則民不受驚慌之災，三軍無披甲冑之苦，才是福樂。」衆臣皆頓首稱是。



124 不久，文王派人貼出告示，要在西岐正南修一座能應災祥之兆的「靈台」。衆軍民得知，十分歡悅，情願出力造台，共頌大王恩德。（本段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灝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救人闖禍　充軍立功

天地萬物各有所司，人居其中飽享供奉，造物主厚待人類可謂無微不至，然人豈能不思其所報？犬守夜、鷄司晨、羊觸邪、馬致遠、牛耕田、豚適口，即使是鋸牙鈎爪之猛獸，味旣不甘，性尤兇殘，亦能在緊要關頭使人轉禍爲福，不亦奇哉！

中華民族，絕頂聰明，很早就發明了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因而人類在文明演化中，遂有了突飛猛進的躍昇，尤其是火藥一項，對人類主宰萬物，更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戰陣之中使用火藥轟擊敵人由來已久，擊梟打雁之流，亦習慣以火藥裝塡槍管，復以鉛粒石子混雜其中，點燃焰發，轟然爆炸，百步以外的飛禽走獸，於焉應聲落地，以是所獲獵物甚豐，遠比弓箭刀劍之屬，更爲凌厲管用。

明代正德年間，泗州大聖廟前有戈叟名遼，盛年而鰥，其子繼遼端賴其父代母職予以教養，父子相依爲命，貧無生計，竟日於沼澤地區之蘆葦深處伏擊水鳥，換來柴米餬口，初時技藝欠佳，旣久，槍無虛發，每日荷槍外出，歸來必肩負禽兔纍纍，生活用度亦漸入佳境。

一日，父子滿載而歸，路經寶積山下見捕役數十人，擒獲一販私鹽者，羣施毆打，販者跪地求饒，其妻及女，蓬頭膝行獻出簪環首飾，捕役攫之去，却仍將販者繩細索綁，牽之以行，妻女滾地哀號，幾墮入水，戈氏父子目睹慘狀心中大爲不忍，遂一躍而前，大吼道：「意欲何往？」

對曰：「捉將官府去！」

再問：「身犯何罪？」

捕役有些不耐煩了，沒好氣的答：「私梟。」

戈父不以爲然的說：「小人肩步担，借此蠅頭小利養家活口，得謂之梟乎？」

衆怒其多事饒舌，瞋目相對道：「此事與你何干，莫非你們是同夥不成。」

戈父亦怒目相問，遽言：「同夥又當如何？」

捕役爲之一驚，迅即擺開架勢說：「是同夥便要一齊捉去官裏重責一頓脛股。」說罷爲首者下令所屬，一個個掄起黑索，竟欲拴套戈氏父子，戈父左衝右突不得脫，遂燃發一槍，一捕役應聲而倒，戈繼遼亦擊倒另一捕役，餘衆在縷縷青烟中倉皇遁去。戈父謂販者道：「汝夫婦速携女離去，一切後果由我父子承担。」

戈氏父子前往州牧處自首遂被械梏繫獄，以禍匪戕捕罪名論斬只待秋後處決。

私鹽販鄔義逃脫後得知救命恩公父子雙雙判了死罪，號哭不已，到處禱神拜佛希望能有奇蹟出現，每日遣其女螺娘僞爲戈叟之女前往獄中送食，風雨從不間斷。

一日螺娘送牢飯歸來，行經沼澤畔，暮靄四合昏黑一片，突有月光出水際，幌漾晶瑩令人目眩，正凝望間光忽分散，猶如萬顆琉璃球上下翻舞，只聽得颼然一聲光球居然墜落身旁，檢視之，乃一巨型蚌珠也，大小如彈珠，玲瓏剔透，光燿奪目，急忙藏諸懷中，歸家後父母也爲之讚嘆不已，心想：「此珠乃稀世奇珍，向來見所未見，此或爲搭救恩公父子之物亦未可知也。」乃珍重藏諸筴內，以等待機會。

越日，都御史奉旨巡按皖郡已抵鍾離，四處托人探聽想要購買一顆上好明珠以討好其如夫人，螺娘胸有成竹的携帶明珠拜別父母，並說：「此去或可伺機爲戈氏父子開脫，倘羈留時日勿以女兒爲念。」

螺娘托賣珠婆與之俱往，登御史舫，以明珠呈獻，御史大喜，囑送如夫人親自評審，移時後艙傳出話來，夫人歡喜萬分，這一樁買賣於焉順利成交，奇怪的是螺娘分文不取，只說此珠乃家藏珍寶，以父兄外出不返，孤零無依，願爲夫人婢，此珠充進身之階耳。御史大人的如夫人見此女婉麗明艷，遂加收錄，隨侍左右，眉語目聽，善伺人意，不數日即爲諸婢之冠。

都御史大人按臨泗州城，明鏡高懸，探隱察微，平反冤獄，聲名遠播。一夕晚膳過後，如夫人在燈下與御史閒話家常，談及螺娘，如夫人眉飛色舞的大事褒揚，不料螺娘從屏後旋出伏地悲啼，叩頭有聲，御史與如夫人驚詢所以，螺娘淚流滿面答道：「妾父戈遼，妾兄戈繼遼失手戕捕繫獄，秋決定斬，還望大人鼎力營救。」

御史大人看過戈氏父子的案牘，罪證確實不易平反，如夫人亦代爲之請，念其代父兄奔走，不啻是緹縈再生，遂答允她提訊再審然後徐謀生路。

翌日提訊戈氏父子，戈繼遼供稱：「傷捕役者乃己之槍也，父老憊甚何能戕捕，願以身抵命。」

御史故作驚訝狀道：「此孝子也！不可過於苛虐。」州牧極謂其父子蠻橫竟敢槍殺捕役，斬首示衆不足以明刑讞，御史認爲雖然罪無可逭，然則情有可原，乃疏奏朝廷以戈氏父子以行獵爲生，旦夕逡巡於蘆蒿義軍間射擊梟雁，適兩役隷巡湖，發槍誤中而死，如此以來便由蓄意殺人變成無意誤傷致死，判了個充軍雲南邊陲的罪名，總算保住了戈家父子的兩條人命。

戈氏父子隨着差役徒步抵達雲南戍所，隷屬邊將熊公麾下，視其文書，知爲槍擊命案，熊公亦爲火槍能手，先就有了幾分惺惺相惜之意，問其功力如何？對稱：「彈無虛發，泗州一帶，小有虛名。」言下之意，頗爲矜誇，取槍試之，果如所言。熊公大喜道：「城西三十里有大山，萬峯聳翠中，盡多珍禽異獸，爾父子可荷槍往獵，所獲當悉獻軍門，自當記爾等功勞，以抵罪愆。惟內山皆毒蟒所棲，險阻莫測，不可深入，以免殞命，須牢記在心，萬萬不可誤入險地。」

此後父子兩人，遂日裹糧荷槍入山行獵，虎豹之屬，日有所獲，犒勞所得甚豐，逾年已經腰纏纍纍，惟內山究竟如何情狀，始終不敢越雷池一步；久而久之，好奇心逐漸增長，終於按捺不住，父子決計闖入內山以觀究竟。翻越高山峻嶺及幽絕深谷，但見峯巒接天，濃蔭蔽日，沙蹟斷澗，人跡全無，忽然一陣腥風，木葉紛紛飄落，遙見一頭大象狂奔而過，後隨一條巨蟒緊追不捨，轉瞬之間大象又從遠處折回頭來，跑到戈氏父子面前伏地若稽首狀，父子急登象背對準巨蟒雙目驟發連珠槍，巨蟒被擊中後翻滾谷中斃矣，大象之危難得以解脫，戈氏父子也嚇了一身冷汗。

眼看金烏西墜，山林一片昏暗，大象馱載着戈氏父子至一山神廟前，父子權以年久失修的破廟爲逆旅，暫宿一宵，等到明晨日出再作打算。

夜深露重，寒氣逼人，父子兩人瑟縮於破敗的神龕中，諦聽風撼林梢，彷彿鬼哭神號，時有抵砸之聲，不斷的有碎物墜地，一夜未曾闔眼，及至晨曦朦朧中，隔着窗櫺瞥見廟外大樹上，竚立一隻大鳥，鳥頭似人首，羽大如車蓋，巨爪猶抓住一段蟒屍不停的啄食，蟒骨紛紛下墜，不禁爲之大懼。光是懼怕，於事無補，乃力持鎭定，急速的把槍筒塡滿火藥，用火鏈悄悄的打着了火媒，徐徐的把槍管伸出玻璃，瞄準大鳥頭部，燃點發火，轟然一聲，大鳥爲之一躍飛起，啼如鬼嗥，直衝雲霄，不久又直綫下降，墜落廟前而斃。

父子兩人把這隻羽毛華麗的大鳥抬了回去，衆人環視如堵，嘖嘖稱奇之餘，熊邊將旣驚且喜，厚予獎賞，但囑不可再往內山。過了不久戈氏父子再度躍躍欲試，撿個天朗氣清的好天氣，帶足了乾糧火藥，再次深入內山，剛翻過崇山峻嶺，便看到先前那隻大象佇立谷口，狀若恭候老友，態度極爲恭順，試拂象鼻，溫馴至極，乃登上象背，象負之穿山越嶺來到一處山間盆地，四望雜花盛開，陣陣異香撲鼻而來，果實纍纍掛滿枝頭，奇形怪狀的瓜類遍地皆是，大象停住脚步，頻頻以鼻觸地，父子兩人跳下了象背，飽餐了一頓瓜果，甜美爽口，乃前所未嚐的美味佳菓。

飽食之後大象逡巡至一叢灌木旁又頻頻以鼻點觸，戈繼遼走到樹後一看，只見遍地芳草如茵，揣摩大象的意思，大約是要他們父子兩人在叢樹隱蔽處稍作休憩。一切安排妥當，大象施施然離去，約莫過了兩個時辰又是一陣腥風，只見大象引一獸來，如驢似馬，混身白毛茸茸，攫虎豹而食，狀至兇猛，父子屛息凝視，待其接近樹叢，雙槍齊發，擊中兩乳，此獸大吼一聲，山林爲之震撼不已，睹其前蹄似手掌，後蹄似人足，抓過一塊紅色岩石，雙掌搓揉成粉敷於乳際傷處，仍然無法止痛，奔突跳躍，良久倒地呻吟，父子再發兩槍，獸騰起數丈，長號數聲遂倒地不起。

費了好大力氣把白毛獸馱在大象背上，出了谷口大象躑躅不前，父子揮手令大象自回山林，兩人合力將白毛獸抬回軍門，熊公大爲驚詫，誇讚戈氏父子神勇。並謂：「從此以後不必再入山行獵了。」戈叟以爲觸犯了熊公的戒律，跪地請罪，希望看在獵獲珍禽奇獸份上乞加寬宥。

邊將熊公和藹的說：「兩位英雄，我不但不會怪罪，而且還要好好感謝你們才是。皇上好奇，天下共知，這一隻大鳥兩翼羽毛天然有鳳紋，可製宮扇，夏日揮動蠅蚋遠避；而此白毛獸毛皮極暖以甄盛雪，插一毫入而雪立化，可製御裘；行將獻給皇上定膺上賞，爾等亦將蒙恩矣！」

果如熊公所言，正德帝龍心大悅，不但爲熊邊將加官晉爵，更赦免戈子父子之罪，且賜官游擊，這在雲南邊陲地區可算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少不了要大事慶祝一番，而後依依不捨的歡送戈氏父子回籍。

戈氏父子拜別熊公行至十里外山坳僻處，突然一羣大象相率奔至伏地點頭若叩首狀，一象馱載戈氏父子，另一象舁大牙一枝在後隨行，十餘日後抵陝南預計循漢水東下至夏口由水路返家鄉，於是對大象說：「勞君遠送，感激萬分，此去一路平坦，君其歸乎，請從此別。」

大象頗不情願的悲鳴數聲，旋將象牙一枝置於戈氏父子面前，一步一回頭的相繼而去。風順船速，不一月抵達安慶，登岸後在市上遇見了勾麗國使者，看見戈繼遼背負的象牙，大驚道：「此乃萬年象牙，牙上有裂痕，一剖兩半，中有山水人物，若彩筆繪製者然。」遂以重金購去，由是戈氏父子旣富且貴。

前後不過三年，戈氏父子因火槍闖下殺身大禍，復因火槍而得到富貴榮華。歸來後打探螺娘下落未獲，如期前往撫署晉見頂頭上司，詎料撫台大人正是當年的都御史，父子兩人貢獻異域珍寶，撫台忻喜之餘對曰：「令嫒現在後衙，可喚出相見。」戈氏父子愕然，及出拜乃螺娘也。

戈氏父子歷述始末，撫台大人捋鬚大笑道：「這個媒人我是當定了。」乃招螺娘父母入署擇吉爲戈繼遼與鄔螺娘完成婚禮；戈父以年邁不願出仕，繼遼則奉派爲壽春叅將後又升爲六合鎭軍，迎接老父與岳家翁姑入署奉養，暇時猶以槍法教授帳下健兒，壽春火槍爲天下之冠，由明迄清盛名長久不墜，實乃繼遼之功也。（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瑤華、若華在紅樓中要求于二小姐收留她們爲婢女，于二小姐告訴她們留在紅樓之後，兩三年之內不可離去，要她倆仔細思量再作決定，瑤華、若華一再表示決定，于二小姐終於答應她們留下，從此便是無影門中人了……，翠園紅樓中，一切日常生活中瑣碎事物，如打掃清潔，燒菜煮飯等，均不見有人在做這些事務，但又整治得井井有條，每天的飯菜，點心都十分精美，絕非是于二小姐做的，但她却否認紅樓還有其他人，堅說只有她與父親兩人而已，這一切情景透看古怪，充滿神秘，但瑤華若華却不敢多問，最後還是于二小姐提出問題來……

替小姐分担痛苦　帶點婢問清病由

于二小姐沉吟了一陣，道：「你們心中有什麼懷疑，可以問了？」

若華忍不住搶先問道：「這紅樓中明明有很多人？二小姐却說沒有人？」

于二小姐沉吟了一陣，道：「妳們看到他們了？」

瑤華道：「沒有，不過，我聽到過他們打掃庭院的聲音……」

若華接道：「還有他們按時送上飯菜。」

于二小姐輕輕嘆息一聲，道：「他們是人，而且，都具有相當的技藝，不過，在人的條件上說，他們又不能算人！」

這一說，把瑤華、若華給說胡塗了，呆了一呆，瑤華才低聲說：「小姐語含禪機，婢子實在猜不透了！」

于二小姐道：「他們有嘴，但不能說話，他們有腦，却不能想事情。但他們的手，仍然保留了他們的技藝，他們依着固定的工作，妳們說說看，他們還算不算人呢？」

若華驚訝莫名的，說道：「小姐，你說的這些人，是受到了傷害，還是先天性啞吧！白痴？」

于二小姐沉吟了一陣，道：「我知道他們叫啞奴，我懂事以來，他們就住在紅樓中，十幾年來，他們一直作着這些固定的工作，打掃庭院，洗滌衣物，剪花澆水，煮飯炒菜，他們不用管理，不用吩咐，能把他們範圍以內的工作，做的很完美，除了那些定時定量的份內工作之外，他們什麼都不能做了！」

瑤華道：「姑娘，恕婢子多問，他們有多少人？」

二小姐道：「原來有十二個人，六男六女，不過，現在只有五男六女十一個人了？」

若華道：「那一個人呢？」

「死了……」二小姐說道：「三年前，因病而死，他們各有所司，分工很精密，死了一個人，立刻使得工作秩序有了缺陷，我們和金叔，化費了很大的工夫，才把他們重新分配完成。」

瑤華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若華又問道：「他們好像不太喜歡見到生人？」

「對……」于二小姐道：「除了金叔和我之外，他們從不見陌生的人，所以，妳們留在客廳中，他們就不肯把飯送進來。」

瑤華道：「姑娘，以後，我們常年留住紅樓，如若他們一直不願和我們見面，那豈不是麻煩的很，不但影响了他們的工作，而且，我們的行動，也會受到很大的影响。」

若華道：「小姐，還有一件事，婢子要說明白，那就是，我仍很希望能熟悉這紅樓左近的環境，一旦有什麼事，也好帮小姐奔走，但庭院中機關重重，婢子們雖會一點武功，但都是花拳綉腿，輕功火候更差，無法在庭院中行動，實在不便的很。」

這一次，于二小姐笑了，笑的一臉柳媚花嬌，說：「妳們可知道無影門中什麼功夫最好麼？」

瑤華道：「婢子不知？」

于二小姐笑一笑，道：「輕身飛躍的功夫最好，一般的門派，能把輕功練到『踏雪無痕』，已經是上乘功夫，但無影門的輕功，能練到來去無踪，飛行絕跡……」

若華忍不住，接問道：「眞的有這種武功麼？」

于二小姐正色道：「你看過南宮慕白的武功了。」

若華看到了二小姐的臉色，急道：「婢子無狀……」

于二小姐接道：「吃過飯，我就傳授妳們『無影門』中輕功飛躍術……」

目光在兩人身上打量一陣，接道：「不過，妳們年紀大了一些，而且又練過別家門戶的武功，恐怕很難練到那登峯造極之頂了。」

瑤華道：「婢子們自知質才所限，無法練到最好成就，只要能走行庭院，不踏動機關埋伏，心願已足！」

于二小姐道：「像南宮慕白那樣？」

若華囁嚅道：「是！不知婢子們有沒有希望？」

于二小姐微微一笑，道：「只要一口眞氣能在腹中運轉，就可以踏雪無痕了。」

瑤華說道：「小姐，那要多少年才能練得成？」

于二小姐道：「如是其他門戶，練到那等境界，至少也得三五年的時光，但我無影門有獨特的奇術，妳們又有武功底子，只要夠聰明，三個月就可以了。」

瑤華、若華聽了，却呆了一呆，道：「小姐，這……」

于二小姐接道：「我說的是眞的，妳們可是不相信？」

瑤華、若華，同時盈盈跪了下去，道：「多謝小姐成全。」

×　　×　　×

無影門的輕身飛躍功夫，果然是和別的門派不同，能把一口眞氣運轉於胸腹之內，飛跳騰躍，身輕如燕。雖然具有最好的身法，但也要累賦，才慧配合，始有大成的可能。

幸好瑤華、若華都是很聰明的人。

最重要的是兩人都很用心，自從學得口訣之後，日夜苦練，從不稍停。

于二小姐看到她們全神貫注，用心練習的熱情，心中高興，又開始傳授了兩人拳、掌、

劍法。

這一來，可把瑤華、若華給忙壞了，不是練掌，就是練拳，練劍。

兩人久走江湖，見多識廣，只見二小姐傳授的拳、掌、劍法，一招一式，都是過去從未聞見之學。

紅樓中日子太平靜了，像一灘死水般，雖然清澈碧綠，但却連一點漣漪波動，也沒有發生。

于二小姐最大的快樂，就是指點二女武功後，看她們練習時勤奮情態。

雖然于二小姐對她們勤奮感動，但心中却暗暗忖道：這兩個丫頭，怎麼如此一個笨法，我一日可成之技，她們要苦練十日，我一月可能的技藝，他們苦練三個月，才剛剛入門。

事實上，瑤華、若華，都有着極優異的天資，學習的進度，也十分快速，不過，在于二小姐的眼中，兩人是很笨了。直到半年後，瑤華、若華才練成了那種特異的輕功，對無影門中的功夫，也有了一點大概的瞭解。

于二小姐也減少傳授，這才使兩姊妹鬆了一口氣，多了點空閑的工夫。

看庭院中花謝葉落，初飄白雪，才警覺到，身入紅樓，已過半載。



半年時光，一心習武，竟然忽略了照顧小姐。

細想情況，竟然和初入紅樓一樣，飯來張口，連衣物換下來，也有人拿去洗燙。

除了花謝春紅，秋菊盛放，幾株臘梅在寒風初雪中展開出蓬勃的生機外，一切都和來時一樣。

瑤華歎口氣，道：「妹妹，我們太自私了，只顧自己練武，却忽略了小姐，明天起，我們要打起精神，好好的照顧小姐了。」

若華道：「姐說的是，這半年來，咱們過的緊張勤奮，時光在不知不覺中溜，想想小姐，眞是想哭一場，勿怪她感覺到寂寞，身負絕技，却沒離開這翠園紅樓一步，日日相處的，竟都是人非人的啞奴，這十幾年來，眞虧她熬了過去，如若換了我，只怕早就瘋了。」

瑤華點點頭，說道：「她所具有的大慧定力，豈是我們能及，細想這半年歲月，她和我們名雖主僕，但相處却如朋友，但我們對紅樓中事，還是瞭解，雖說，那些啞巴不再刻意逃避我們，偶而讓我們看到一下背影，但紅樓中還有老主人，與及那位金叔，我們還是從未見過……」

「姐……」若華打斷了瑤華的話，說道：



「我們應該帮助小姐了，明天，咱們要全力以赴。」

瑤華點點頭，道：「對！咱們連小姐樓上的閨房都未去過，明天先想辦法到她的閨房瞧瞧。」

兩人又商量了很多方法，决心進一揭乎開這紅樓之秘。

近半年來，二小姐常在天一亮就下樓來指點兩人武功，偏是這一天，二女存心等候，于二小姐竟然遲遲不見下樓，二女急如熱鍋螞蟻，在廳中走來轉去。

她們在紅樓住了半年，却從未上過樓去，若華幾次踏上樓梯，却被瑤華勸下。

廳門啓動了，一男一女，手捧茶飯行了進來。

瑤華姐妹雖然見過兩次啞奴，但都是背影，未看清楚過啞奴眞正的面目。

此刻，他們迎面行來，兩姊妹立刻凝目望去。

但這些啞奴，却似是有意逃避兩人的目光，不讓他們瞧得清楚，故意的把頭低垂，身軀側轉，迅快的擺好了飯菜，退出大廳。

但瑤華、若華仍然看了十之六七，他們面目不醜，年紀都在四十上下，想他進入紅樓作





啞奴時，也正是青春男女。瑤華心中一動，忖道：這些啞奴，不知是先天缺陷，還是人所造成，爲什麼一定要男女各半。

但聞若華叫道：「小姐，今日下樓好晚，婢子們已經等了半天了？」

于二小姐神情有點憂苦，但仍然勉强笑一笑，道：「累了你們吧！我們吃飯吧？」

緩步入座。瑤華姊妹施了一個眼色，示意她不可燥急追問，要用商量好的辦法，引她自己說出來。

若華張開的嘴巴，又閉了起來，也緩緩行近餐桌坐下。

三人常在一起進食，都有着固定的坐位，二女入座之後，一語不發，悶聲吃飯。

平日吃飯，二女都是陪着小姐，細嚼慢嚥，這一次，瑤華姊妹，都是吃的十分快速，匆匆吃畢，坐在一側。若華看看庭院中盛開的菊花，低聲道：「姐，好久沒有看到江南的風光了，斷橋積雪，雷峯夕照，還有那金陵笙歌，錢塘大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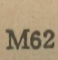
瑤華低聲接說道：「你只記得這些情景文物，其實，江南風光綺麗，都在春夏之間，所謂『杏花、春雨、江南』，那暮春時節，桃紅杏白，綿連數十里，實叫人有着花海、仙境之感……」

二女讀書不多，無法引經據典的把江南之美，描繪出來。

但這已經夠了。因爲，于二小姐懂，她滿腹經綸，讀書萬卷，不禁低聲吟道：「江南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烟雨中……」

瑤華接道：「對，對！小姐，江南風光優美，尤其是春末夏初時刻，草長鶯飛，花紅十里……」

于二小姐歎口氣，道：「江南固然好，但那平沙雁落，笳聲、駝鈴的大漠風光，又何嘗



沒有它引人之處？」

若華道：「啊！小姐去過大漠……」

于二小姐搖搖頭，道：「沒有，我是在書上看到的？」

瑤華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小姐應該出去走走，把各地的文物、風光、和書上印證一下，看看可有出入。」

于二小姐點點頭，道：「我本很想出去遊歷一下……」

「好啊！婢子陪妳一齊去……」若華急急接道：「我們稍有閱歷，保證能使小姐玩的暢快……」

「可惜，我不能去……」于二小姐幽幽的說道：「就算想離開這翠園紅樓，到外面走走，也是不成！」

瑤華心中忖道：快入港了，就要觸及到眞正的問題，更要小心一些才成？

心中念轉，緩緩說道：「姑娘，我不明白，什麼人限制了妳，不讓你離開紅樓一步？」

于二小姐雙目盯住在瑤華臉上。瞧了良久，只瞧得瑤華心頭亂跳，吁一口氣，道：「小姐，婢子是一片好心。」

「我知道……」于二小姐黯然說道：「爹和金叔，都不許我離開這裏一步。」



若華道：「姑娘武功高强，不怕壞人欺侮，到外面走走，散散心有何不可，怎會受到如此嚴厲的限制？」

瑤華道：「如果妳一定要離開這裏，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結果？」

于二小姐道：「金叔會出手阻攔？」

瑤華道：「老爺呢？」

于二小姐道：「只怕會重重責罸一頓。」

若華道：「小姐，這裏錦衣玉食，生活安定，但這和軟禁有何不同，妳不能擅離此地一步，這不是家，簡直和大牢一樣，這究竟爲了什麼？希望小姐據實告訴我們，也好讓婢子們代爲分担憂苦。」

瑤華道：「姑娘，婢子們一片誠心，可質天日？」

于二小姐沉吟了一陣，說道：「妳們鼓勵我離此遠遊，要是金叔知道了，絕不會饒過妳們！」

二女聽得心頭一震，道：「難道他會殺了我們？」

于二小姐竟然點點頭，道：「以他武功之高，殺你們並非難事。」

若華只覺一股豪氣，冲上心頭，道：「殺就殺吧！只要小姐能快樂就好，我佩服妳的定力，我想過妳的生活，要是換了我，早就撐不下去了，就算不死，也會發瘋。」

瑤華道：「小姐有什麼困難心事，何不坦誠告訴我們，婢子們也好爲妳出個主意？」

于二小姐道：「我在等待……」

突然住口不言，臉上泛現出一片黯然的神色。

瑤華心中忖道：看起來，她有如快樂的小仙女一般，有誰知道她胸中竟然藏有着無比的痛苦，現在，已然快將她心中的隱痛發掘出來，不能中途而廢，別說她和我們還有主僕的情意，就算沒有，似這般如花似玉的姑娘，我也該全力幫助，縱然因此受到傷害，也是在所不惜了。

她性情溫柔和善，但已經決定的事，卻又能勇往直前，不畏苦難，當下正容說道：「小姐，婢子們既追隨身側，那就一片忠心爲主，小姐如肯相信我們，那就請坦然相告隱密，婢子們的心跡，唯天可表……」

于二小姐嘆息一聲，答非所問的，道：「妳們武功練的如何了？」

瑤華說道：「小姐指導有方，我和妹妹都有着很大的進步，尤其是在輕功方面，更爲懸殊……」

「劍法也是很重要……」于二小姐說：「天下最好的輕功，也只有逃命作用。但劍法卻是克敵致勝的武功。」

「是！小婢和姐姐，都已全力以赴……」若華說道：「我們自覺有很大的進境，也很感激小姐厚愛，所以，希望盡所有的能力幫助小姐……」

「妳們幫不上忙的……」于二小姐苦笑一下，說：「我都沒有信心，妳們武功如何能夠幫我……」

「小姐，有些事，不一定要武功才能解决，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瑤華說：「希望我們的閱歷，能爲妳提供一得之愚。」

若華說道：「小姐的內心中，明明有着很深的痛苦，爲什麼不肯告訴我們，我們姐妹誠心誠意，願爲小姐分擔痛苦，禍福與共，生死相從。」

瑤華道：「小姐，一個人的命運，自己應該掌握……」

于飛虹秀目中突然放出神光，接道：「自己能掌握得了麼？」

若華道：「能！所謂人定勝天？」

于飛虹臉上閃起陣陣光采，顯然，她內心中已開始激動，大有躍躍欲試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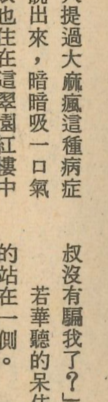
但片刻之後，臉色已陰沉下來，搖搖頭，道：「單是金叔那一關，我們就逃不過。」

瑤華說道：「小姐，看妳憂苦的神色，想來，事情一定十分困難，但不論任何困難的事，總也是半由天意半由人吧？至少，應該盡人事！」

于飛虹道：「成功的機會太小了……」

若華說道：「小姐，先告訴我們是什麼事吧？」

「對！也許世間眞的有一些事，天命早已注定了，人力無法挽回……」瑤華說：「不過



，小姐說出來，至少，我們姐妹可以替你分擔一些！」

于二小姐四顧了一眼，緩步行入庭院中，一株已吐新蕊的臘梅樹旁坐下，瑤華、若華，緊追了過去。于小姐低聲道：「妳們眞的想知道？」

「是！」兩姊妹同時回答。

于飛虹仰臉望天，沉吟了一陣，自言自語的說：「也許他們是好意……」

這兩句話突如其來，聽得瑤華、若華，有如丈二金剛，完全摸不着頭腦，兩人對望了一眼，若華忍不住，道：「小姐，能不能說淸楚一點？」

二小姐點點頭，道：「妳們可知道爲什麼稱我二小姐麼？」

若華道：「姑娘，可是有一位姐姐，或是兄長……」

「姐姐……」于二小姐雙目湧現淚水，聽爹說，她長的和我一樣，也許比我更漂亮一些，但現在，她卻變的很醜？……」

若華吃了一驚，道：「怎麼會呢？……」

「是事實……」于二小姐說：「我看到過姐姐，但她已完全變了樣子，臉上潰爛有如蜂巢……」雙手掩面，住口不言。



瑤華久走江湖，聽人提過大痲瘋這種病症，不禁一呆，但她並未說出來，暗暗吸一口氣，道：「二小姐，大姑娘也住在這翠園紅樓中麼？」

二小姐點點頭，道：「但她已經死了，屍體放在一具水晶棺中。」

若華道：「大小姐也在這紅樓中長大？」

二小姐搖搖頭，說道：「我懂事的時候，就沒有見過姐姐，但隱隱間，又懂得記得一個影子……」

瑤華接道：「大小姐和二小姐之間的年紀，相差很多麼？」

于二小姐說道：「姐姐大我十七歲，二十歲去世，那時候，我只有三歲，所以，在我的記憶中，好像見過姐姐，但又沒有很淸楚的記憶。」

瑤華道：「小姐，以令尊武功之高，與及那位金叔的成就，難道就不能找到一位能醫治大小姐這病症的名醫麼？」

于二小姐問道：「妳說，我姐姐眞的病死的？」

瑤華道：「是啊！我聽說過有一種病，病發時，就像大小姐的病情一樣……」

于二小姐沉吟了一陣，道：「這麼說，金叔沒有騙我了？」





若華聽的呆住了，忘記了發問，只是楞楞的站在一側。

這時刻，就看出瑤華柔中蘊剛的韌性了，笑一笑，道：「二小姐可是覺着自己也有這種病？」

于二小姐道：「金叔這樣告訴我，說我十九歲那年會發病，姐姐也是十九歲發病的，二十歲死亡，算算時間，明年七月，我就滿十九歲了，還有不到半年的時間……」

若華接着說道：「那就更不應該留在這裏了……」

「不！不能離開，因爲明年七月初一，會有人來幫我治病，所以，我一定要留在這裏等候……」

「慢着……」瑤華說：「那是說，妳那位金叔，早已知道妳有這種怪病，一直讓妳住在翠園紅樓中？」

「是……」二小姐說：「但過去，我不知道，兩年前，我跑出了紅樓，金叔捉我回來，才告訴我這件事情。」

若華吃了一驚，忖道：二小姐的武功，已到出神入化之境，竟然被那位金叔給活捉了回來，那姓金的武功，豈不已到了可怕的境界。

忍不住問道：「他能把姑娘捉回來，武功的確高明……」

于二小姐接道：「一則我沒有全力反抗，再者金叔的武功，實也高明的很，所以，近兩年來，我才下了一番苦功，不過，仍難和金叔抗拒。」

瑤華道：「以小姐內功的精深，爲什麼不試試是否有病？」

「試過了，我感覺不出自己有什麼病……」于二小姐接說：「本來我很想和南宮世兄談談，他見多識廣，也許能解說明白，但我又不知從何說起。」

「這翠園紅樓中的人人事事……」瑤華說：「如非身歷其境，說出來，也很難叫人相信？但不知妳身伏病毒的事，問過令尊沒有？」

于飛虹點點頭，道：「問過……」

瑤華接道：「老爺怎麼說？」

「他沒有說話，只是點點頭而已，自然是承認這件事了。」

若華歎息一聲，道：「二小姐，如非妳告訴我們，我絕不相信妳有這麼多的痛苦。」

瑤華肅然說道：「二小姐，我懷疑這件事情！」

「懷疑，難道金叔和爹，還會騙我不成，我雖然是記憶不很淸楚，但我知道姐姐的事，絕對不會是假的……」

瑤華苦笑一下，接道：「我只是覺着這件事，大背常情，也相信老爺不會騙妳，這中間，有太多的可疑，只可惜，我一時間還是想不通。」

若華道：「姐，妳慢慢的想……」

于二小姐接着說道：「妳們現在該明白了，我不能離開這裏，雖然，我很嚮往外面的世界。」

若華目光轉到瑤華的臉上，道：「姐，如

若這些事是眞的，咱們不能讓小姐冒險，反正只有不足一年的時間，等那人出現，醫好小姐的病，咱們再帶小姐出去遊玩。」

瑤華道：「那人是誰？他爲什麼要來替小姐治病，他如能醫這種怪病，爲什麼現在不來呢？……」

若華道：「是啊！小姐，爲什麼到妳的病快要發作的時候，他才肯來？」

于二小姐呆了一呆，道：「我……我……我……」

瑤華道：「這根本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不能相信。」

若華道：「姐，要怎麼辦呢？」

瑤華道：「小姐，能不能帶我們去見見令尊？」

于二小姐道：「這個，我不能作主，要問過爹才行！」

瑤華道：「好！那就盡快去問，帶我們去見老爺，越快越好。」

于二小姐點點頭，道：「好！我現在就去見爹，妳回到臥室中等我。」

轉身緩步而去。

返回臥室中，若華已迫不及待的問道：「姐，妳怎麼能肯定二小姐沒有病，妳知道麼？那是痲瘋……」



瑤華點點頭，接道：「我知道這種病，它確實能在身上潛伏很久，但二小姐不是平常的人，咱們跟她練了半年的武功，妳應該感覺到她的成就到了何等境界……」

若華接道：「但這些和她的病有什麼關係呢？」

瑤華道：「以她內功的精純，身上眞有病毒潛伏，豈會全無所覺。」

若華道：「說的也是，不過，妳要見老爺，又是爲了什麼？」

瑤華道：「我懷疑這中間有什麼陰謀！」

若華道：「陰謀！難不成老爺還會害他的女兒？……」

「所以，我要見見于老先生了……」瑤華說：「二小姐的超越成就，于老先生必然付出了很大的心力，除非于老先生有一種特別的目的，也不會終年隱居在幽屋，不肯見人……」

若華接道：「會不會他根本就不能離開那個地方，所以，一住十來年，足不出戶。」

瑤華道：「妹妹，妳實在很聰明，稍爲再冷靜一點，改了毛躁的習性，連姐姐也不如妳了！」

若華道：「姐不要誇讚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會慢慢的改，不過，我心裏有些難過？……」



瑤華道：「又爲了什麼？」

若華道：「唉，咱們初見到小姐時，我心中對她有着無比的羨慕，住在這種幽靜的地方，有如世外桃源，她那仙女一般的姿容，更使我敬重異常，可是咱們住入紅樓之後，才知曉她是那麼的寂寞，那麼的痛苦，姐，我心裏好同情她！」

「我也是……」瑤華說：「所以，我不惜冒着很大的危險，來幫助她，若華，咱們在冒險，而且是生死之關的大險！」

若華接道：「這麼嚴重麼？」

「是的，嚴重的很，如果，這眞是個陰謀，他們一定會殺人滅口，」瑤華黯然的說：「咱們姊妹自然是首當其衝了？」

若華道：「這座紅樓之內，除了二小姐外，祗有于老爺子一人，誰會殺咱們呢？」

「于老爺子和那位金叔，都有可能，只要他們感覺到我們擋住了他們的路！」

「姐，天下會有加害自己女兒的父親麼？」若華忿然說：「咱們在幫助他的女兒！」

瑤華笑一笑，接道：「他們替小姐安排了一條路，不管是死路活路，二小姐都要走，如若咱們阻止二小姐走這條路，那自然會成爲他們眼中之釘，去之而後快了。」

若華道：「如若那人是于老爺子，當眞是不可思議了。」

瑤華道：「現在，咱們什麼都不淸楚，不能瞎猜，等小姐回來之後再說。」

于飛虹帶來了一個出人意外的消息，于老爺子竟然很高興見她們。

瑤華接問道：「小姐，是不是立刻去見老爺？」

于飛虹點點頭，道：「我帶路。」轉身向外行去。

瑤華姐妹，魚貫相隨身後。

她們進入了翠園紅樓七月之久，除了大廳、臥室、和那庭院之外又到了一個新奇地方。

完全沒有想到的是，于老爺子竟然也住在這座大廳之中，于飛虹在一處牆角壁上，用手推了一下，牆角緩緩移動，出現了一個小門，一排石階向下行去。

瑤華看在心頭，暗道：二小姐定然常常去見她父親，七個月中，出入何止數十次，我們竟然沒有發覺。

這座地下密室建築的很費心機，一房一廳，但佈置卻很簡樸，廳中一桌兩椅，但卻有個很大的書架，書架上擺滿了書，中間一道垂簾，分隔內外。

宏偉的紅樓，但它的主人，卻住在這麼簡樸的地下室中，兩廂廳房，不下二十間，爲什麼給它空起來，還是別有用處？

瑤華暗暗歎息一聲，進住紅樓如此之久，竟然沒進入兩廂中瞧看一下。

只聽于飛虹說了一聲，道：「爹，她們來看你了！」

瑤華急急屈膝跪在簾外，道：「女婢譚瑤華，率妹妹若華叩見老爺！」（未完．六）

囊中秘

雙鷹神捕後傳 之二／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雪峯山下的雄獅幫幫主屈招雄一日找兒子少幫主屈少青，對他說有遠行，約三個月便回來，但是長吁短嘆，不肯說出所為何事，言語間似預測到不吉之兆，屈少青知道父親的性格，不敢多問，第二天父親已不辭而去，便向幫內外總堂主查問往事：母親是因被岷山三妖擄去自殺而死，父親搶回屍體將三妖殺掉，弟弟出生患惡疾送給別人習內功治療，其他事都不大清楚。屈少青担心父親安危，派親信雷凌峯查探，跟踪至洞庭湖龜蛇島發現無頭屍體，類似幫主，將他舁回幫內，經過衆人認屍繼室柳氏確定是幫主遺體，雷凌峯便將情況說出……

爭幫主地位 對親信起疑

屈少青一怔，急問道：「這是爹原來之物，爹怎會有這種東西，孩兒為何不知道？」

「娘也不知道的……那天他說他有遠行，我去書房找他，推開門時，便見到他在把弄着這個香囊！」

屈少青心頭一動，暗自忖道：「原來我離開後山，爹也隨即回來了！」當下他又問：「娘肯定爹當時把玩的就是這個香囊？」

「色澤一樣，這已經很殘舊了！」柳氏指着香囊的一角，道：「你看，這裏的綫是後來補上的，我那天依稀看到香囊上有兩個字，似乎是同心……不會錯的！」

「奇怪，爹怎會有這種東西？」

柳氏冷冷地道：「也許是你那娘親的遺物！」

「有可能！」屈少青知道父親對髮妻尚未忘情，那麼他去赴死之約會時，帶上髮妻的綉物，倒不奇怪。

屈少芳問道：「娘，你沒有綉香囊給爹？」

柳氏道：「當然沒有！」一頓她又嘆了一口氣：「想不到這麼多年了，你爹對她還未忘情，也眞難得，現在倒好了，他們可以在黃泉相會，剩得我孤零零一個！」說着又飲泣起來。

屈少青拿了香囊，道：「娘你且休息一下，我出去交代他們準備辦理喪事，妹子，你勸勸娘！」

× × ×

由於屈招雄是雄獅幫的擎天巨柱，他一死，雄獅幫等於垮了一半，所以雷凌峯提議不對外發喪。

喪禮雖然簡單，卻很隆重，雄獅幫幾乎全部出動，都到後山送葬，屈招雄就葬在髮妻朱蘭香墳墓之旁，忙碌了一整天，衆人返回幫內，但雷凌峯立即分配人手，嚴守各處要隘，提防有敵來犯。

次日，雄獅幫重要人物都齊集在聚英廳，正中那張獅皮椅仍然空着，胡駿道：「國不可一日無君，幫也不可一日無主，如今故幫主已入土為安，咱們也該選出新幫主！」

屈少青尚在猶疑，應天源已道：「何必再選？少幫主年少有為，由他當幫主，必可令本幫另外有一番新景象，何況此亦子繼父業而已！」他轉頭望着衆人。「諸位認為老朽的話有沒有道理！」

廳上衆人都一致贊成，胡駿立即道：「請少幫主上座，讓屬下等參見！」

屈少青道：「多謝諸位前輩這般看得起我，但今日我還不能坐上那張椅……」

人羣中有人問道：「少幫主是不是要擇一良辰吉日？」

屈少青說道：「蔣香主誤會了，本座如今父仇未報，又怎能安然坐上幫主的位子？」

雷凌峯道：「故幫主之仇固然要報，但胡堂主說得好，雄獅幫亦不能沒有幫主，何況這是兩件事，不能混為一談！」

胡駿接道：「不錯，當上幫主並不等於不報父仇！」

屈少青道：「我主意已決……多謝諸位前輩的好意！咱們還是先商量為幫主報仇的事吧！」

應天源道：「少幫主此言差矣！」

屈少青反問：「應堂主認為晚輩那一句說錯？」

「錯的就是主意已決！」應天源大聲道：「大家都知道，如今咱們還不知道胡幫主是死於何人之手，調查費時日，而且現場又沒有綫索留下，萬一三年五年都查不到殺人兇手，如何報仇，那麼本座幫主之位豈非要長期空懸？」

廳內羣雄都贊成此說，但屈少青卻不想純因子繼父業，而當上幫主，他希望能先幹一番事業，屆時坐上獅皮椅，便順理成章，卽使不濟也得先報了父仇，是以他道：「幫主一職暫時空懸，並不表示本幫就此解散……」

胡駿快口道：「但與外間派幫接觸，甚不方便！」

「除非……」屈少青話至一半，忽又住口不語。

胡駿急問：「少幫主，除非什麼？」

自從屈招雄屍體被運回來，屈少青都為父親身後事而忙碌，加上心情悲痛沉重，把屈招雄叫他三個月之後到慈雲寺找苦禪和尚的事忘記了，此刻突然醒起，幾乎當衆道出，幸而他及時住口。當下他改口道：「最低限度也得等過了七七四十九天才可！」

胡駿點頭道：「這倒也合情合理！」

應天源問道：「故幫主死於何日，咱們根本不知道，這四十九天嘛……」

屈少青道：「以十月初八，雷凌峯送屍體回來那天起計算！應堂主、胡堂主，你們跟隨幫主二十多年，本幫幫主以前有什麼仇人，應該清楚，可否先將仇家說出來，咱們再逐個研究！」

胡駿道：「本幫創立伊始，仇家不少，但武功能勝得過幫主卻也寥寥可數！」

雷凌峯道：「當年敗給幫主，但二十多年後，有可能反先，不能以當年的情況作準！」

應天源道：「老朽有個提議，不知少幫主意下若何……」

屈少青道：「此刻商量本幫大事，人人均可自由發表意見，何況應堂主是本幫元老！」

應天源道：「相信在座諸位弟兄都曾聽過昔日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的大名！」

蔣香主道：「應堂主建議聘請他來調查害死幫主的兇手？」

「不錯，若論查案，除了一個沈鷹之外，還有誰能與他相提並論？老朽認為如果由咱們分頭派人去調查，一來在人力、物力方面花費要巨，且在時間上，也可能曠日持久；二來，傾巢而出之下，幫內實力空虛，可能會引起附近幫派的覬覦，那就反為不美了！」

蔣香主道：「但屬下聽說管一見與沈鷹都已退出江湖，相信他不會接受咱們的禮聘！」

應天源道：「管一見雖然退隱，但他那千手下仍在，他們都還年青，相信不會甘心將青春隱埋在山林之間！」

胡駿道：「不過他們可未必有管一見的能耐！」

「依管一見的往例，破不了案，分文不取。這對咱們可沒有什麼損失！」應天源接頭問屈少青：「少幫主意下如何？」

屈少青尚未置評，雷凌峯已道：「屬下反對應堂主的建議！」

屈少青道：「你把理由告訴大家！」

「第一，請管一見查案，可能反會將幫主逝世的消息宣揚出去，引來更多覬覦本幫的敵人，而管一見有例只查案，不涉及江湖幫派爭鬥；第二，故幫主是本幫的創始人，他慘被奸人殺害，咱們每個人都

身受其恩，能不親力親爲麼？」

應天源說道：「老朽只是提議聘請他們查案，至於報仇的事，仍由本帮自己負責！」

屈少青道：「雷凌峯說得有理，帮主被殺的眞相，如不由咱們自己解決，又怎對得起他？相信帮主在九泉之下也不會瞑目！此事就如此決定，諸位前輩有人反對麼？」

應天源見他態度堅決，也不堅持自己的意見。屈少青說道：「應堂主跟胡堂主先將歷年來本帮仇家的底細，列一份名單與本座，明早交給本座，中午再在此處商議！」

×　×　×

午後，雷凌峯又到書房找屈少青，他劈頭便對他說道：「少帮主，屬下沒有看錯你！」

他素來很少當面稱讚屈少青，是故屈少青不由一愣，問道：「你此言怎說？」

「少帮主有骨氣、又有孝心、令人讚賞！」

屈少青心中有點高興，表面上卻裝作若無其事般，淡淡地道：「你是指今早應天源的建議？那有什麼大不了？此乃爲人子女之道！」

「還有一點，換作別人，早已一屁股坐在獅皮椅上去了！」

屈少青傲然地道：「此乃遲早的問題而已！」

雷凌峯雙眼閃着光，道：「但今早少帮主那句除非之言，相信另有含意！」

屈少青笑罵道：「去你的！你又不是愚兄腹中的蛔虫！」

雷凌峯笑道：「少帮主你瞞不了屬下的！但不知屬下能否替你分憂？」

屈少青念他是自己的心腹，便道：「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事。只不過帮主臨走時交代過，如果他三個月後不回來，便叫愚兄到後山的慈雲寺找苦禪和尚！」

雷凌峯訝然問道：「苦禪和尚知道一切麼？」

「也許知道一點吧，否則帮主也不會這般交代！」

「三個月不回來，那是帮主料不到他的屍體會恰巧被屬下找到，如今帮主已仙遊，少帮主大可以提早去找老和尚！」

屈少青沉吟道：「只怕三月之期未屆，老和尚不肯說！反正只餘十來天罷了，又何必急在一時！」

「少帮主說得也有道理！」

話音剛落，房門忽被人敲响，屈少青問道：「誰？」

外面傳來應天源的聲音：「少帮主，雷凌峯是否跟你在一起，老朽有句話要問他！」

「進來吧！」

應天源推門進來，雷凌峯問道：「應堂主何事要問屬下？」

「老朽想知道一件事，你在龜蛇島上是否仔細搜查過？」

「那島很小，搜查全島，並不怎費時間，屬下自然仔細看過。」

應天源既似自問又似在問房內另外兩人。「那麼帮主的佩劍爲何不在島上？」

屈少青脫口道：「不錯，帮主身上尚有劍匣，證明他是佩劍去龜蛇島的，但爲何不見了他那柄寶劍？」

雷凌峯接答道：「當然屬下沒有發現這個問題，但肯定已仔細看過島上每寸地方！」

應天源道：「這只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帮主的劍被對方震落湖中；第二，他的劍連首級被兇手帶走！」

雷凌峯道：「帮主既給對方殺死，證明對方武功在帮主之上，也所以帮主臨離開之前，有點坐立不安，那麼第一個理由就比較充份了，換而言之，第二個可能性不大！」

屈少青接着道：「不錯，帮主那劍雖然是百煉精鋼所製，但並無特色，不能以劍代表帮主，兇手帶走他的劍，便無意思了！」

應天源嘆息道：「老朽還以爲可由此推敲出點蛛絲馬跡來，現在希望又落空了；少帮主你們繼續談吧，老朽還得跟老胡弄那份名單！」

雷凌峯道：「應堂主咱們一齊來吧，屬下也得去訓練弓箭手了！」

書房內只剩下一個屈少青，他心緒難以安寧，在房內不斷踱方步，忽然他想到一個問題，立即去找柳氏，可是屈少芳却道：「大哥，娘前幾天都睡不着覺，剛剛睡着了，你有什麼要事？」

「沒有！」屈少青轉身欲行，屈少芳忽然伸手一攔，他一怔，問道：「妹子有什麼事？」

屈少芳道：「大哥，你該知道小妹要問你什麼！」屈少青對這個十五歲的妹妹，感情只一般，但屈少芳卻一向十分敬重他，閑着也纏着他傳授武功。

屈少青道：「殺父兇手還未能確定，一有發現，愚兄自然會告訴你！」

「不是這件事！歐陽姐姐沒來奔喪，你不覺得奇怪？」

屈少青聳聳肩，道：「妹子，你以後別在我面前再提起她！我就看不出她有那一點好處！」

屈少芳跺足道：「表姐有什麼不好？人家的武功還比你人强哩！」

屈少青心中更是不悅，冷冷地問：「你怎知道？」

「她教小妹武功，我怎會不知道！」

屈少青拂袖而去，一口氣奔至後山，在凉亭上找到一位姓張的小頭目，問道：「老張，你是長期駐守這裏的麼？」

老張道：「啓稟少帮主，屬下負責此處防務已有三年多！」

屈少青將他拉到一旁，問道：「以前帮主經常到後山？」

「並不經常，但若果是晴天就多一點到後山，嗯……大概三至五天一次吧，不過有時也會連續去幾次！」

「晴天多來一點，下雨天也來麼？」

「有的，但他很少拿雨具！」

屈少青道：「好，沒事了，你忙你的去吧！」他說罷便向後山走去。後山這兩個字包含的範圍很廣。雪峯山綿延百里，雄獅帮在山前，因此在其後大小的山頭足有十數座。

第一座後山，雄獅帮的人都稱之爲雄獅峯，第二座稱之爲護獅峯，峯與峯之間的山谷，以峯名爲據，上次屈少青見其父練劍的地方，便是雄獅谷。

這座山谷雖然不大，但勝在平坦，頗適合練武，屈少青在谷中找了一下，不見有什麼可供避雨的地方，心中疑團難釋，是以又由一條狹窄僅容一人側身過的峽道，走到護獅谷。

護獅谷面積比雄獅谷大得多，但谷中亂石及什草叢生，屈少青在谷中走了一遍，覺得此處根本不能練武。這兩座山谷，他以前都曾來過，不過只是走馬看花，這次是抱定尋求答案的心情，所以留連不走，在山壁前走過，對每一處地方，都仔細觀察。

終於屈少青在雄獅峯的後山壁處，見到某處有塊石頭凸了出來，而石頭與山壁之間，有不少刮花的痕跡。屈少青心頭一跳，連忙伸出雙手按住石頭，用力拉動。

那塊石頭看來頗長，屈少青只是抱着僥倖的心情，姑妄一試，不料在他力拉之下，竟能移動，他心頭狂喜，雙臂更加用力。石頭慢慢被他拉出山壁，最後終於離開山壁，摔落地上！

石頭一離開山壁，便露出一個山洞，洞口剛可容一人通過。山洞離地約四尺高，山壁前面八尺又有兩棵大樹，這個出口可說十分隱蔽。石頭長三尺餘，當人鑽入洞裏，可也伸出雙臂，將石頭提起，再塞住洞口，如此便不虞被人發現了！

屈少青在洞外向內看了一下，不見洞口有人，便鑽了入去。山壁原約八寸，裏面驟然寬闊起來，屈少青鑽身探臂出洞，雙手雖然可以觸到外面那塊石頭，可惜他無力將之提起，試了兩次便放棄。

山壁之後是條短短的甬道，甬道盡處的左首便是一間石室，二丈見方。石室之內有座簡陋的木架，上面放了些書籍，上面有幾個天然通氣孔，北風由小孔吹進來，發出嗚嗚的怪响。

屈少青走到木架前，翻動架上的書籍，都是些拳經掌譜，他心中忖道：「原來爹來此處練武！」

木架上尚有一個扁木盒，木盒製造精美，木質亦佳，估計是放貴重的東西，屈少青忍不住將盒蓋打開，但裏面卻空空如也！

屈少青微微一怔，細看那木盒的面積，剛好可以放下一本書，盒內那本書是不是武林秘笈？它是被屈招雄取走，還是屈招雄取閱之後，順手放在架上，而忘了放在盒裏？

這些念頭在屈少青心中閃過，他無心細想，卻盤算着另外一個問題：爲什麼父親寧願將武功經譜放在山洞裏，而不放在他房中？

帮內地方不小，大可以另闢一座練功室，但爲何父親卻寧願捨近圖遠，跑到此處練武？他這般神秘是爲了什麼？是不是害怕被自己偷看到？

屈少青的呼吸忽然沉重起來，往日父親在他心目中的神聖形象，如今忽然蒙上一層塵垢！

屈少青恨不得跑到父親墳前，向他問明一切！他在石室之內，發了一陣呆，忽然將木架上所有的經譜拋出洞外，然後鑽出石洞，重新用石頭塞住洞口，再將地上的經譜放在懷中，最後裝作若無其事般返回雄獅帮。

屈少青已隱隱猜到父親的身上有很多秘密，所以他到後山的事，連對柳氏亦隻字不提。

屈少青將經譜收藏在寢室的櫃裏，有空便取出來閱讀，經譜上記載的武功，比屈招雄從前教他的，深奧精妙得多，屈少青又驚又詫，但心中的疑雲亦越來越盛！

十多本經譜，沒有一本是有關劍法的，於是屈少青便認定山洞內那座木架上的木盒，收藏的必是屈招雄那天練習的劍法經譜，而這本劍譜，極可能是讓屈招雄帶走的！可是屈招雄的屍體被抬回來，並沒有發現他身上有什麼貴重的東西，更遑論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劍譜！

屈少青自由後山回來之後，一連十天都躲在房內依經譜練武，不見一人，連調查殺害父親的兇手的事，亦交由胡駿、應天源和雷凌峯處理。

此刻屈少青再也忍不住，走去找雷凌峯，雷凌峯和胡駿還在應天源房中，應天源一見屈少青便道：「少帮主，老朽與胡兄商量過，最有可能殺死帮主，就是馬飛天莫屬！」

屈少青忙問：「馬飛天是誰？爲何晚輩不曾聽過！」

胡駿道：「馬飛天年紀比帮主小三歲，外號『七雷掌』，爲人飛揚跋扈，是個江湖浪子，但武功高强，屬下在二三十年前，曾聽帮主提過他，那時候帮主跟他還是朋友，後來不知怎樣，竟然反目成仇，帮主還被他打傷！」

屈少青再問：「此人如今在何處？」

「屬下不知道，就像此人已在世上消失一般！」

屈少青淡淡地道：「他既然是江湖浪子，仇家必不少，也許讓人殺死了！」

「但假如他被人殺死，江湖上必有傳聞，可是咱們却沒聽見！」

屈少青想了一下再問：「帮主跟他反目成仇是在什麼時候？」

應天源說道：「大概在你出生之後不久！」

「之後便沒有他的消息？」

「不，之後他還曾約見帮主，大概三年之後才沒有他的消息！」

屈少青胸膛起伏，大聲道：「既然如此，兩位前輩快派人去調查！」

應天源與胡駿自然不敢違令，屈少青又道：「小雷，你在龜蛇島上找到帮主的屍體，可有檢查他的衣袋？」

「有！」小雷毫不思索地說道：「帮主袋內除了有十多兩銀子之外，再無他物！」

「眞的？」

雷凌峯道：「那十多兩銀子，屬下已交給夫人，若還有其他東西，屬下如不是交夫人，也會交給少帮主！」

屈少青皺着眉思索，胡駿問道：「少帮主可是發覺帮主不見了什麼貴重的物品麼？」

「不是，我隨口問問而已！沒事了。」屈少青言畢又返回房中，閂上房門，重新練武，他現在覺得最重要的不是調查殺死父親的兇手，而是練好本領，兇手既能

殺死武功高過自己十倍的父親，那麼有朝一日跟對方交手，有十條命也不夠死！何況還有一個歐陽珠，他不能讓她輕視自己，更不能讓她的武功高過自己！

× × ×

好不容易才到十月廿七日，屈少青一早便佩劍悄悄走出後門，翻山越嶺去慈雲寺。

慈雲寺離雄獅帮足足有廿餘里山路，山路崎嶇曲折，甚至中間一段，根本無路可走，待得屈少青來到寺前，已經近午。

慈雲寺不大，香火亦衰，不過據說這座山寺已有百多年歷史，寺內的主持便是苦禪和尚，另外還有他兩位徒弟。

屈少青在幾年前因打獵在寺前經過，雖然曉得途徑，但對寺內的一切，完全陌生。

寺門緊閉，看那剝落的門板，屈少青眞懷疑這座古寺，是否尙有和尙，他敲了一陣門不見有人應門，便繞寺而行。

到了寺後，屈少青見一位和尙正在挑水澆菜，便走了過去。那和尙見到他，停了手，睜大一對眼睛望着他，雙手緊握扁担，神態十分緊張。

屈少青抱拳問道：「請問師傅，是不是慈雲寺的僧人？」

那和尙年紀比屈少青還年輕一點，他沉吟了一下才點點頭。屈少青又溫聲問道：「請問苦禪大師是否在寺內？」

「施主是誰？因何要找貧僧師父？」

「在下乃雄獅帮的屈少青，奉家父遺命來找苦禪大師，請師傅代通報一聲！」

那和尙目光一亮，問道：「施主是雄獅帮的少帮主？」

「不錯，正是在下！」

「施主有什麼可以證明你的身份？」

屈少青一愕，語氣已沒有剛才的溫和。「師傅這樣問是什麼意思？你若不相信，大可以到本帮問問！」

那和尙向屈少青施了一禮，道：「施主莫怪，只因前幾天，有人冒認屈少青到敝寺！」

屈少青「哦」了一聲，此事實在大出其意料，當下問道：「那人冒認在下來作甚？」

「假如施主是眞的屈少青，貧僧等下自然會告訴你！」那僧人雙手仍然緊握扁担，毫不放鬆。

「師傅要怎樣才能相信？因爲本帮的帮主，少帮主及堂主都沒有表記！」

「屈招雄施主曾敎過屈少青施主三招劍法，假如你是眞的，自然使得出來！」

屈少青冷冷地道：「就算在下使得出來，師傅也未必識貨！」

「施主使得出來，貧僧自然鑑別得出來！」

屈少青只好抽出劍來，立了個門戶，道：「如此請師傅仔細瞧了！」屈招雄前後只敎過屈少青三招劍法，而這三招劍法，屈少青已練習過不下於千次，因此他使來異常純熟，還害怕對方瞧不清楚，故意多使了一遍，然後收劍道：「師傅瞧出來了沒有？」

那僧人拋下扁担，向他稽首道：「適才小僧言詞多有得罪，請原諒！如今請施主跟小僧進來！」說罷作勢請客。

屈少青跟在他背後，心內越想越奇怪，忍不住問道：「師傅爲何能認得在下的劍法？」

「因爲令尊也曾敎過貧僧們這三招劍法！」

屈少青又是一怔，急再問：「先父爲何敎你們武藝，他還敎你們什麼武功？」

「屈施主跟家師交情不淺，他敎咱們一些粗淺的防身健身功夫！」

「令師不曉武功？」

「先師自小禮佛，雖熟讀佛經，却未曾學過武！」

屈少青聽他這樣說，又吃了一驚，脫口呼道：「什麼？令師巳經圓寂？慢，令師可是苦禪大師？」

那僧人臉現慼容，道：「先師正是苦禪！」他推開後門，指着後院裏的一個瓦罐，道：「先師骨灰就安放在此！」

後院一共放着十來個骨灰瓦罐，其中有三個比較新的，看來是剛安放的。屈少青向瓦罐合什行禮，正想問苦禪幾時圓寂，那僧人反先問他：「屈施主可是單獨一個來的？」

屈少青應是，那僧人又道：「如此請跟小僧到先師禪房！」

屈少青强忍焦急，跟那僧人到一間禪房，那禪房只有幾張蒲團，別無他物，屈少青問道：「師傅佛號如何稱呼？」

「貧僧弘達！」僧人指指一張蒲團，道：「屈施主請坐！」

屈少青依言坐下，弘達自身上取出一柄小刀來，抓起一隻蒲團，以刀刃割斷四周的接口，縫斷後，蒲團分成兩件，裏面掉下一封信，弘達撿起信，雙手奉與屈少青，道：「這是令尊留給施主的！」

屈少青見信封上那四個字：青兒親拆，果是父親的字跡，連忙撕開緘口，將信取了出來，展開觀閱。

青兒入目，見字即是我巳不在人世，雄獅帮帮主一職，由少英兒繼任。你任副帮主匡佐之，若不願，悉從尊便，餘無別言。雄獅帮第一任帮主屈招雄留字。

這三行字一入屈少青之目，如頭頂上响了個霹靂，他登時愣住了！半晌只見他全身都急劇顫抖着，那封信在他手中，發出輕微的「勒勒」的震動聲！

弘達道：「施主，你有何不適？」

屈少青深吸一口氣，强自鎭定，澀聲問道：「師傅，這封信可眞的是先父留下的？」

弘達一怔，訝然的道：「施主因何生疑？」

屈少青忍不住將信再看了一遍，然後慢慢將信納入懷裏。「師傅，先父是幾時將信交來貴寺的？」

「七月廿七日午前。」弘達道：「當時他來時，貧僧正好挑菜下山售賣，詳細情況也不清楚，那是事後先師告訴咱們師兄弟的！因爲令尊說此信極之重要，所以先師才將信密藏在蒲團中！」

「師傅可尙知道先父還曾交代過什麼否？」

「令尊說假如三個月內他到敝寺，便會將信拿回去，否則三個月後施主便會來取。他又交代說曾授你三招劍法，囑咐咱們以此相試，便能確定施主的身份！」

屈少青再問：「你再想想，還有沒有其他的？」

弘達想了一陣，道：「令尊謂，此信極之重要，不能給別人看到，而且要施主獨自拆閱！」

「先父可有說他要去那裏？」

「沒有……」弘達沉吟一陣，道：「但事後先師謂令尊此去凶險之極，有生命危險，估計此信是要交代他的身後事，是故吩咐貧僧等人，若果師父他老人家萬一不在寺中，便須將此信交與施主！先師與兩位師兄圓寂之後，貧僧也不想在此荒山野嶺耽下去，就是等施主來取信！」

屈少青這才記起，忙問：「對了，在下還不知令師是因何圓寂的！」

弘達臉上浮上悲慼憤怒之色，恨恨地說道：「是被一個假冒施主你的奸人殺死的！」

「是誰假冒在下的？」屈少青截口道：「師傅又爲何能逃過此難？」

「說起來，先師也似乎知道有生命危險，所以在那前一天命令貧僧下山賣菜，並叫貧僧採購了一些日用品回山，當貧僧回來後，先師及兩位師兄巳被人用劍殺死，地上滿是血漬，貧僧大驚，逐個檢查，發現先師尙餘一口氣，忙灌了一碗熱茶給他。」

說到此，弘達喘了一口氣才續說下去：「家師牙關緊閉，那碗茶大部分都倒在他臉上，但家師也醒來了，斷斷續續說了幾句話，也就斷氣了！」

屈少青緊張地問：「令師告訴了你些什麼？」

「家師說行兇者是個自稱是屈少青的青年，家師叫他演三招令尊敎之的劍法，他施展不出，便下毒手，强迫家師，說出令尊交代的訊息，家師不吐露一句，那魔頭便抽劍行兇……」弘達喘了一口氣，「但家師臨終前又謂那假屈少青是戴上人皮面具的！」

「令師還說些什麼？」

「家師交代貧僧，要在寺中等到施主來取信爲止，之後，才准下山到其他寺掛單！」

屈少青喘了一陣氣，又問：「令師既然知道先父及他自己都有生命危險，爲何不規勸先父，而他爲何又不暫離避禍？」

「施主不懂！所謂生死有命，富貴由天，是禍是福，眞的要來時，要避也避不了！」

屈少青想了一陣，問道：「師傅可還記得令師是何日圓寂的？」

「本月十八日下午……大概是未時，因爲貧僧是在申時頭返回敝寺的！」

屈少青一張臉忽然變得雪白，良久才再問道：「師傅莫怪，在下素聞令師只收了兩位徒弟，如今聽師傅所言，連你却有三個……」

弘達道：「貧僧至本寺出家巳多年，但家師一直不爲貧僧剃度，直至上月的初十才爲貧僧正式剃度，並賜號弘達，至今方月餘，難怪施主不曾聽聞！」

「也許令師早巳預測到後來要發生的事！」

「貧僧也是這個看法！」

屈少青最後又道：「請師傅再想一想，還有什麼有關先父及那假屈少青的事，未曾告訴在下的？」

弘達想了一陣，道：「沒有了……這些天來，貧僧因寺內驟變，也許精神不好，忘記了些細節也未定，將來若記起的，再到貴帮找施主。」

「師傅準備到何寺掛單？」

「貧僧是洞庭湖附近人氏，準備到常德鎭外的祥雲寺掛單，該寺跟敝寺有一定的淵源！」

「請問先父經常到貴寺否？」

「一年只來兩三趟，令尊是位善人，對本寺常有接濟！」

屈少青長身告辭。「多謝師傅在此等候，在下告辭了！」他本應再到苦禪大師骨灰前行禮方合，但此刻他心情紊亂矛盾之極，怎還會記得這些，像行屍走肉般，往來路走去。

這三個月來發生的事，全都出乎屈少青的想像之外，他只覺得自己好像到了另一個世界！

首先是父親奇怪的言談，再是父親被殺，三是發現父親在後山的秘密練功石洞，最後是父親遺信的內容和假屈少青殺死苦禪大師的事！

對於最後一問題，他一想起就窩火，關於父親遺言與慈雲寺的事，他只告訴一個人，這人便是一直被他引爲心腹的雷凌峯！

知道此事的，除了他家父子之外，只有雷凌峯一個人，殺死苦禪大師的，必然是他，假冒自己的當然也是他！

雷凌峯爲何要殺死苦禪？爲何要假冒自己？他一時猜不透徹，但估計一定是因爲他覬覦帮主寶座！

雷凌峯要想奪走雄獅帮，自己却引之爲心腹，再想起歐陽珠的話來，屈少青眞恨不得一頭撞死在岩石下！

區區一位姑娘也能看到問題，自己却懵然不知，屈少青一想到此，再無勇氣回去！他找了一塊石頭坐下，再度取信觀閱，信中所寫的內容，他雖然不能置信，但信上的文字，又確是父親的字跡！

屈少青忽然跳上石頭，對着山谷大聲叫道：「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我是長子，他不把位子傳給我？却要傳給毫無功勞的二弟！」

山谷傳來他「爲什麼」的回音，好像在嘲弄他，屈少青幾乎忍不住要將信撕毁，但最後他終於忍住衝動，再度收起那封信！

一陣山風吹過，捲起一團塵土，屈少青眼前一片模糊，可是這刹那，他心中却閃過一個奇怪的念頭，莫非雷凌峯便是屈少英？

屈少英離開雄獅帮十八年，由一個孩童，發育爲青年，雄獅帮內無人認得根本不足爲奇！

再想起兩件事，他更認爲自己的看法正確。第一，誠如歐陽珠所說，雷凌峯是個來歷不明的人，他的年紀根本可以胡謅，而且他跟屈招雄同月同日出生，也是個絕大的疑點！第二，屈招雄表面上對雷凌峯的事不聞不問，是不是他巳另有打算，他不提陞雷凌峯爲堂主，又是否他一早巳決定將帮主之位傳給他？

回心再想，當日父親在客房與自己說話，他一再問自己聽不聽他的話，這實際是個圈套，用話來套住自己，自己看到這封信之後，不會反對他的決定！

屈少青越想越有道理，這時候他忽然憎恨起父親來，同是他的兒子，爲何厚此薄彼?以前的美夢都在這刹那消滅了，他還有什麼面目回去?

日頭不斷向西移，屈少青忘了飢渴，整個人像跟胯下的石頭連成一片，一動也不能動，這時候，他心中閃過無數的念頭，這些念頭在他心中互相交戰！

他想撕破父親的遺信，裝作若無其事回去，等候滿了四十九天之後，坐上獅皮椅，但回心一想雷凌峯必知此事，他會放過自己麼?假如他跟自己撕破臉皮，自己武功又不如他，況且帮內的大小頭目，恐怕都已得到他的好處，也未必有人支持自己！他眞悔恨當日不聽歐陽珠的話，實際上當日歐陽珠已將話說得很輕，刹那間，屈少青又恨不得當面再問問歐陽珠，她是不是看到了什麼蛛絲馬跡！

屈少青不斷地問自己：「我不回雄獅帮，天地雖大，何處可供我容身?」

再一陣山風吹過，此時日頭西墜，山風寒意更盛，使得屈少青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

他心中忽然又閃過一個念頭：無論如何，我也不能雙手將帮主的寶座拱手相讓，雷凌峯的賬，更不能不與之清算！

主意一打定，屈少青身上好像有了力量，立即長身洒開大步，向雄獅帮的方向走去。

× × ×

屈少青走到護獅峯附近，天色已黑齊，他以樹枝作火把照路。家門在望，他又猶疑起來，忽然暗中告訴自己：「屈少青呀屈少青，你不能一錯再錯，雄獅帮裏可能已有陷阱，在等候自己！你一天滴水不進，還有什麼氣力跟狐狸周旋?」

他心頭又一動，便吹熄火把，悄悄摸進護獅谷，打開屈招雄的練功石洞，鑽了進去，再點起火把，石洞一切如常，他才鬆了一口氣，打算在山洞中過一夜，明早找些食物，飽餐一頓，再回雄獅帮跟雷凌峯算賬！

重到石洞，屈少青心潮更加起伏難定，過了好一陣，待心潮稍爲平復之後，便自然而然地打量起這座石洞。

石洞顯然經過人工修葺，地上十分平滑，四周的牆壁，也修鑿得頗爲平整，石洞之內，除了那具木架之外，只有地上的一個蒲團。

屈少青屈膝在蒲團上坐下，把火把用石頭架着，坐了一陣，疲乏之襲上心頭，他移動蒲團，準備倚牆瞌睡，當他移近牆壁時，忽見牆上好像有幾個字，連忙將火把移近觀看。

只見牆上被人用劍尖刻了八個字：辱妻之仇，不能不報！

這幾個字一入目，屈少青心頭猛地一震，忖道：「母親被岷山三妖殺死之仇，父親不是早已報了?這幾個字是什麼時候刻的?」他再細看一陣，沒法辨出那幾個字，是不是父親的字體，但估計這座石室，只有父親一個進來，這些字自然是他刻的！

「莫非娘在被岷山三妖迫落懸崖前，已經遭受三妖之辱?」屈少青心想這個可能性很大，可是無論如何當父親將母親的屍體運回來之後，岷山三妖已經死了！除非父親爲了掩飾自己無能，而瞞騙應天源和胡駿！再有一個可能性，便是岷山三妖只是帮兇，主謀人尚活在世上，而當時父親的武功又不如他，所以才躲在這裏苦練武功，以期有朝一日能報辱妻之仇！

連日來發生的令人不解之事，實在太多，屈少青只覺得腦海亂糟糟的，精神恍恍惚惚，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 × ×

當屈少青醒來時，石洞之內已有光綫，他連忙鑽出石洞，天已大亮。屈少青首先向四周觀察一下，然後把石洞入口塞住，返身出谷。

昨天滴水未進，今日一醒來，只覺四肢乏力，喉頭乾得像要冒烟，屈少青不敢貿貿然回雄獅帮，他繞了一圈，去附近的白馬集。

白馬集因爲有個馬市，是以爲名。由於有馬市，商販和顧客都多，所以集上的食肆自然亦不少。

屈少青走進一家麵店叫了一大碗鹵麵和兩個饅頭，夥計們都認得他是雄獅帮少帮主，自然殷勤招待。

屈少青吃了麵，要付帳，伸手進袋才發現忘記帶錢出來，只好對掌櫃的說道：「掌櫃，在下今日出來匆忙，忘記帶錢，等下回去，即派人送錢過來，請您包涵一下！」

開食肆，遇到惡人白吃的事，時有發生，雄獅帮在附近更是勢力雄厚，掌櫃那敢說一個不字，忙堆下笑容道：「少帮主客氣，您不方便，這一頓便算是本店請您的！」

屈少青道：「這豈不是白吃！錢我一定派人送來！」

掌櫃心中嘀咕：「你那些手下，平常來白吃的，難道還少?」臉上笑容依舊，送客至門外，道：「少帮主您慢走，下次光顧小號時，再一齊算帳吧！」

話音剛落，忽然一個人奔了過來，叫道：「少帮主，您去那裏?咱們找了你一整天！」

屈少青見來者是蔣香主，大喜道：「蔣香主，你先替我付帳，本座忘記帶錢出來！」

蔣香主拋了一吊錢給掌櫃，拉着屈少青的手，道：「胡堂主在馬市那裏，少帮主你到底去那裏?」

「本座因爲心情煩悶，所以出來走走！」屈少青有神無氣地道：「心中另有打算。」

兩人果然在馬市附近找到胡駿，而且還有幾個帮衆，都是出來找尋屈少青的，胡駿見到屈少青也問原因，屈少青不欲多談，反問：「胡堂主、蔣香主，你們是否肯遵本座的命令?」

胡駿與蔣香主均是一愕，互望了一眼，齊聲道：「這個自然，少帮主因何這樣問?」

「是不是本座叫你們做任何事，你們

都服從?」屈少青怕他倆誤會，忙再加上一句道：「你們放心，此事對你們沒有壞處！」

「當然包括任何事！」蔣香主爲求逞功，首先道：「少帮主想殺那個人?」

屈少青一字一頓地道：「雷凌峯！」

胡駿一呆，脫口問道：「他素來是少帮主的心腹，爲何要殺他?」

「此人武功高强，需要預先佈下陷阱，才好動手！」屈少青沉聲：「此事不得洩漏出去，事後本座自然會宣佈理由！」

胡駿道：「那還不容易?咱們在大廳裏佈下人手，等下少帮主回去，他自然會來見你，屆時少帮一聲令下，伏兵盡出，還怕他能插翅而飛。」

「他如今在何處?」

「跟應堂主在一起，大概是去黑石莊找尋你吧！」

「蔣香主，你派個人去黑石莊通知他們，咱們先回去！」

× × ×

屈少青返回帮內，立即安排人手，埋伏在大廳雙側，他到內堂先向二娘請了個安，洗了個臉出來，手下已報告應天源和雷凌峯回來。屈少青道：「請他們到聚英廳，說有大事共商！」

俄頃，應天源和雷凌峯一齊步上大廳，雷凌峯道：「少帮主去何處，爲何不先留下訊息?」

屈少青冷笑一聲：「本座去何處，你應該知道」

雷凌峯先是一怔，繼而微笑道：「少帮主可是在後山……」

「本座去後山何處?」

「自然是……慈雲寺！」

屈少青忽然大笑起來，兩側的伏兵聽見暗號，立即湧了出來，將雷凌峯圍住，蔣金與胡駿一個抽刀，一個拔劍，護在屈少青身前。

雷凌峯臉色大變，道：「少帮主，屬下犯了何罪，要以此對付屬下！」

「何必明知故問?拿下！」

那些伏兵揮動刀刃奔前，雷凌峯大喝一聲：「且慢！不用你們動手！」他解劍拋下，高舉雙手，鎭定地道：「雷凌峯如果是犯了帮規的，任宰任割，決不皺眉，但少帮主要治屬下的罪，也該把話說個清楚！」

屈少青强忍心頭激動，道：「先將他縛起再說！」

廳內的人，絕大多數都不知道內情，心中都異常奇怪，也盼屈少青能宣佈雷凌峯的罪狀。

屈少青見已縛起雷凌峯，長身道：「諸位堂主、香主，大家一定奇怪本座爲何要治他之罪，原因很簡單，雷凌峯在慈雲寺殺死苦禪大師和他的兩個徒弟！而苦禪大師與帮主有深厚的交情！」

雷凌峯道：「雷凌峯自問未做過這種事，不知少帮主有何證據?」

屈少青轉頭道：「你還敢狡辯，這件事只有你我兩人知道，不是我殺的，自然是你殺的！」

雷凌峯冷冷地道：「誰說這件事只有你我兩個知道?好，我問少帮主一句，我爲何要殺死苦禪大師?殺死他對我有何好處?除非是少帮主命令我去殺他，否則我絕不會去白花費氣力！」

屈少青氣得手指發顫，指着他道：「你道我不知道?你是想奪取雄獅帮帮主之位！」

此言一出，廳裏的人都交頭接耳起來。應天源忍不住道：「少帮主，此事關係重大，你可否說個清楚?」

一個姓林的堂主也道：「不錯，少帮主你口中的此事是指那回事?」

屈少青大笑一聲，說道：「好！本座如不把話說清楚，料你們仍會被這小子所騙！」

廳裏衆多的人，都在這刹那肅靜下來。只聽一個腳步由內傳出，却是屈少芳聽見聲音，跑出來觀看。

屈少青目光在衆人臉上掃過，道：「大家都知道帮主是在七月廿七日離開本帮的。七月廿六日本座去打獵，雷凌峯去找本座，說帮主有事找我，於是本座立即趕回來……」

胡駿道：「不錯，老朽還記得，當時還是老朽叫你去帮主書房的！」

屈少青續道：「本座到書房，帮主在房內踱步，久久都不說話。本座奇怪而問之，帮主反問本座聽不聽他的話，本座自然聽之，於是帮主便謂他要出遠門，詳細情況他不想多說，叫本座三個月後才去慈雲寺找苦禪大師，便能知道一切！

「但昨午本座到達慈雲寺，却發現苦禪大師及二徒都已讓人殺死！」

應天源截口問道：「少帮主請恕老朽多言問一句，既然苦禪和尚師徒都已圓寂，你又如何知道是雷凌峯所殺的?」

「問得好！」屈少青依然十分激動。「所謂天網恢恢，又謂人算不如天算，苦禪大概佛法深奧，參透天機，自知與兩位徒弟，不久于人世，於是臨死前多收了一個徒弟、那天吩咐他新入門的弟子下山賣菜及購買日用品，那新弟子回山，苦禪三師徒已被殺，所幸苦禪尚未斷氣，說出行兇者是個戴人皮面具的青年，自稱是雄獅帮少帮主屈少青，迫他說出帮主交代之事，苦禪堅不洩漏，那厮心狠手辣，便將他殺死！」

林堂主也問道：「他殺死苦禪，跟爭奪本帮帮主之位，可未有關連！」

屈少青自然不肯說出父親遺信，要自己讓位給二弟的事，因此道：「所以本座懷疑，帮主便是遭他的毒手的！他殺死帮主，若非與本座有深仇大恨，便是爲了奪位！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原因麼?」

廳上的人也齊發出一聲驚呼，屈少芳更是大怒，罵道：「雷凌峯，你這沒良心的狗賊，枉我大哥視你爲心腹，你居然敢殺死我爹爹！」

雷凌峯冷冷地道：「屈小姐也相信令兄之言?」

「我不相信我大哥，難道會相信你這狗賊！」

「雷凌峯自入雄獅帮沒殺過一個人，此事天地可作證！」

屈少芳嘿嘿笑道：「假如你是清白的，自然會提出證據！」

雷凌峯道：「衆口鑠金，敎我雷凌峯如何分辯?」（未完・二）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　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獨峯追緝戚少商來到陶陶鎮，被高鷄血、韋鴨毛派在鎮上的鎮長陶清掩護；小侯爺赫連春水帶領張釣詩、沈鈎月、孟金風號稱花間三傑的悍將救護息大娘。雙方激鬥中，戚少商、息大娘趁機走脫，劉獨峯雖然將陶清、花間三傑刺傷亡，但自己手下李二、藍三、周四喪命，這一次追捕，意料不到傷亡慘重，要不是因爲聖上下旨，也不會接下這樁棘手的案子，更得罪了江湖朋友，這次又被戚少商走脫，自己誇下海口三次捉不到，就饒恕戚少商，看來非捉到不可，張五、廖六扛着他的腿繼續追捕……戚少商、息大娘雖然擺脫，但仍未脫險……

誤信奸徒　束手就縛

「我們留在那兒又會有什麼用？」戚少商的聲音激動了起來，「我們一定不是劉獨峯的敵手，然後被殺的殺了，被抓的抓了，有誰來報仇？」

「打從連雲寨遇刦開始，因爲我的事情牽連了不少人，霹靂堂雷門、碎雲淵毀諾城，而今是老人家那一帮，還有赫連王府，一個又一個，一羣又一羣，毀家的毀家，滅門的滅門，」戚少商痛苦地又道：「他們爲了護我這個早該死的，究竟犧牲了多少人，還要犧牲多少人？如果我死了，或者被逮回京城，誰來爲這些犧牲者報仇？我怎麼對得他住？」

「我的死生已不重要，我想通了；」戚少商揮拳痛恨地又道：「再死多些人，我也要活下去，活下去替他們報仇！」

「這仇，是決不能不報的！」

「爲了報仇，」他握着息大娘的手，道：「除了妳，我可以犧牲一切，不顧廉恥的活下去！」

「活下去是爲了要報仇！」

戚少商道：「所以，剛才我不擇手段，與其大家一齊命喪在劉獨峯劍下，不如逃生，而且，劉獨峯目的在我，我一旦逃走，他或許便無心戀戰。所以我逃。」

「我不管了，顧惜朝、黃金鱗、文章、鮮于仇、冷呼兒、李福、李慧、馮亂虎、霍亂步、宋亂水……還有這個劉獨峯，有朝一日，千刀萬剮，我一個也不放過他們！」

逃亡了那麼久，戚少商仍未逃出噩運，心中有一眼前所未有豪傑式的怨毒！

「我當然明白你的心意。」息大娘微喟道：「一直都是我勸你逃走的，唯有逃得性命，一切才有機會。……可是，在我心目中，你一直是個英雄，而今眞的見你臨陣逃亡，心中不知怎的，竟……唉，這確是我的不該了！」

「不是的，大娘；」戚少商深情的注視息紅淚，道：「妳一直希望我強，希望我好，我如今這樣子……妳也難過。」

戚少商眼中閃着仇恨的光芒，仰天道：「只是，我要報仇，所以，我會爲達到目的，不惜厚顏獨活，爲了完成這個心願，我不但要活下去，還要愉快的活下去，讓極不願意我活下去的人生氣、發怒、失去冷靜……哈哈哈……」

息大娘有些惶惑地道：「你變了……」想伸手去觸摸戚少商的唇，却又不敢。

「我其實沒變。」戚少商道：「我只是要用最有效的辦法，來打擊敵人，要讓敵人活得不痛快，不愜意！他們要我受盡苦楚，我偏要活得快快樂樂！」

「我剛才那樣對你，你不要記在心裏才好。」

「大娘。」戚少商一呼喚這個名字，語氣就轉爲動人肝腸的柔情。

「那些人，我發動他們來帮忙，雖則，他們大部份都是有所求的，可是，他們有些人，也對我眞的好……」息大娘委婉的道：「他們有的人，很喜歡我，江湖中人，相濡而染，他們縱有所求，也並不過份。」

「我知道他們對妳的心意，大娘；」戚少商道：「我見穆四弟的神色，就已明白了七八分。這段日子，我一直不在妳身邊，妳當然應該有妳的朋友知交。」

「我就知道你滿腦子胡猜着人家的心意；」息大娘白了他一眼，宛然笑道：「我可沒做出什麼對不起你的事兒，不像你，」她一隻手指幾乎要捺到他的鼻尖上去。「在外儘是風流韻事，也不見得那些女子爲你扶危出頭伸手！」

戚少商趕快移轉了話題：「說來，穆老四不知有沒逃得出來？」

他當然不知道穆鳩平因救雷捲，已死在文章和舒自綉的手上。而且，沈邊兒和秦晚晴爲了掩護雷捲及唐晚詞，雙雙被活生生的燒死。在這個生死存亡臨大變的處事中，雷捲竟和戚少商都是採取了同樣的態度：

先求活下去！

再圖復仇！

兩人的做法，不謀而合。

難道英雄與梟雄，在臨危落難之際的應對之法，都是這般不顧一切，不釋手段？難道當這些人要活下去，都必需要旁人付出生命的代價？

× × ×

「我要活下去。」

「我要用盡一切辦法活下去，還要活得很好。」

「活下去才能夠報仇。」

這是此刻戚少商的想法。

人是會變的，但大部份的人都以爲自己不會變。其實是應該要變的，當變即變的，只不過有些人是潛移默化的變，有些人是徹頭徹尾的變，有些人是外形變，有些人在內心變，有些人小事變而大節不變，有些人却毫無原則，只有性情不變。

成長是一種變。

成熟也是一種變。

患難和享樂，永遠是變的源頭，很少人能在受盡煎熬苦難和享有榮華富貴之後，能夠全然不變的。

變，也沒什麼不好，變有時候是必需的。

人是依靠適時而變才能活下去的，一如夏天搖扇、冬天加衣一般自然。

「他們爲了我送死，我應該跟他們在一起。」這是息大娘現刻的想法。

她想到雨中搏鬥的一羣人，就熱血賁騰。

她明知戚少商和自己應該逃離，可是她畢竟是個激烈的江湖女子，有些人，比誰都知道生命的可貴，比誰都了解逃生的方法，但他們在重要關頭，抛頭顱、洒熱血、將性命作泰山、似鴻毛的一擲，決無絲毫珍惜。

這究竟是聰明人，還是笨人？

也許這並不重要。江湖上、武林中、歷史裏、可歌可泣的事件，往往都是這些人的熱血變成的。

× × ×

戚少商那樣一問，息大娘同時也想起了秦晚晴和唐晚詞，以及毀諾成中那一干姊妹，戚少商也想起了雷捲、沈邊兒和一衆連雲寨的弟兄。

可是想起了又能怎樣？他們仍是在逃亡。

但逃了那麼久，那麼遠，仍未逃出生天。

「到思恩鎮去。」息大娘心裏雖然難過，但是她可以肯定一點：

因爲臨陣脫逃，他們已爭取了時機。

爭取了與劉獨峯拉遠距離的時機。

如果善於把握這個時機，甚至可以甩掉劉獨峯的追踪。

既然已經有人爲這一點作出犧牲，他們就不該平白浪費這個重要的時機。

「思恩鎮？」對戚少商而言，思恩鎮只是一個市集中心，商人聚集買賣皮貨的地方，以及屠宰場所。

「對，思恩鎮。」

「爲什麼要到思恩鎮。」

「因爲我們約定，高鷄血等會在思恩鎮接應，赫連春水也會到思恩鎮會集。」

「我跟高鷄血、尤知味、赫連春水他們，以前也曾合作過，一齊對抗過強敵；」息大娘補充道：「我們進退之間，都有一定的默契。」

「可惜，我們從來沒有應付過，像劉獨峯這樣正義、強悍、堅忍而武功高不可測的敵手！」

× × ×

於是他倆到了思恩鎮。

一入思恩鎮，他們便聽到那種很特殊的犬鳴聲。

息大娘當然明白這犬鳴聲的意思。

她往犬鳴處走去。

最後來到了「安順棧」。

犬吠聲驟然而止。

息大娘與戚少商互望了一眼。

息大娘點了點頭。

戚少商遂舉起了手，叩响了門，叫道：「店家，店家。」

× × ×

開門了。

一個胖子、一個老者、一個年輕人，站在店門。

年輕人掌着燈，燈光映在戚少商和息大娘的臉上。

藍衫胖子一見到他們，就笑瞇瞇的打量戚少商一眼，然後又看了六、七眼，再

瞪了七、八眼，才在臉上擠滿了笑容，道：「大娘，這位就是教赫連小老妖自古多情空遺恨的戚寨主是嗎？現在這個模樣，我是做生意的，看準妳這樁買賣蝕定了老本。」

息大娘冷凝了臉孔，道：「高老闆，你讓不讓我們進去？」

高鷄血涎着笑臉道：「讓又怎樣？不讓又怎樣？」

息大娘道：「讓就少說廢話，不讓咱們立即就走！」

高鷄血慢條斯理的道，「我打從老遠趕來這兒，累死了四匹馬，磨破了三條褲襠，眼巴巴趕到這兒來，剛剛才在樓上收拾了三十來個軍兵，十來名衙差，五名高手，一位大捕頭，就是等妳來；不讓你們進來，讓誰進來？」

「再說，」高鷄血用他那條血紅的細長舌頭，又一舐鼻尖，道：「你們要是不進來，往那兒跑去？前頭，據報，那姓顧的新貴，還有那用黃金買的狗官，加上些什麼烏鴉，駝背大將軍的，已直逼而來，你們能逃到那兒去？」

「還不止，」息大娘道：「後面跟上來的還有當代捕神劉獨峯。」

高鷄血忽然笑不出來了。

他突然收起笑容的時候，連燈火也爲之一黯。

他喃喃地道：「陶清他們……」

息大娘道：「連花間三傑，羅盤古也凶多吉少了……」

高鷄血緊接着問：「赫連小妖呢？」

息大娘道：「未知生死……」

高鷄血長嘆了一聲，退了兩步，微微欠身，意即招呼息大娘入內：「我實在不該答允相助你們的！」

他嘆了一聲又道：「這會使我們『老頭子』一脈全軍覆沒的！我們原本只是殷實的生意人！」

息大娘並沒有立刻進去，道：「所以我要先把實情告訴你；你要是後悔，還來得及！」

高鷄血回頭看了看，店裏有一處神龕，正在上着香，神壇上是一位老婆婆的塑像，老婆婆的神態，雖然塑得栩栩如生，但全不似一般供奉神像的容態，倒不似神仙，而直如平凡人。「遲了，遲了。」他攤攤手道：「別忘了我已在家慈面前立過誓。」

「這誓約只要我不提，你當着沒見到我，也亦不算毀約！」息大娘道：「我現在沒有了毀諾城，不能給你要的東西，你有充份的理由毀約！」

高鷄血笑了笑，想了想，瞇起眼睛，道：「我是生意人，生意人講究眼光，放長綫，釣大魚，我的眼光一向不差，生意也做得很大，」他指了指息大娘。「妳還是息大娘，」又指了指戚少商。「他還是戚少商，」頓了頓，接道：「只要戚少商、息大娘都還活着，誰又知道哪一天又建一座毀諾城，起一座連雲寨！」

戚少商忽然說道：「高老闆，你若能助我，他日連雲寨重建，你就是我寨的供奉——」

高鷄血連忙搖手道：「謝了免了，你們大寨，講的是仁義道德，劫富濟貧，鋤强扶弱，理所當爲，我講的只是錢，可不要跟官府朝廷作對，也不空談什麼志氣理想，他日如果還有連雲寨，有錢可賺的事，儘可來找我，若無油水可撈光談俠義，我可不幹！」

戚少商一時爲之氣結。

高鷄血又堆起機警的笑臉，道：「請進來吧，我們就躲在這兒，躲得過則是最好，否則佔着地利，跟劉獨峯、顧惜朝、黃金鱗他們打一場硬仗又如何！」

戚少商向那老者一拱手，道：「閣下想必就是與高老闆齊名，一時瑜亮的韋掌櫃了？」

韋鴨毛道：「不是瑜亮，而是畜牲，他鷄我鴨，他會做生意，攪陰謀，我會打算盤，學人筆迹刻章，如此而已。」他指指那小店伙，道：「別小看他，他就是江湖人稱『衝鋒』禹全盛。」

禹全盛仍小心翼翼的掌着燈，把兩人領進來後，再返身上好了栓，韋鴨毛道：「今晚，這兒上上下下，住的全是我們自己人，劉獨峯他們要是查到這兒來，也未必能瞧出蹊蹺，暫時躲得三五天，把傷養好，那也是好事。」

「是。」戚少商道。卻看見高鷄血正向他母親的靈位上香，十分恭誠，心中覺得這位「奸商」，有這份親念孝心，可謂十分難得。

「是了，」息大娘忽然記起了什麼，問：「剛才你們不是說擒住了一批人，那是些什麼……」

話未說完，外面的犬吠聲又起，悽厲之餘，竟有些似狼嗥。

高鷄血仍對他母親靈位叩首，專心誠意，神色不變。

禹全盛臉上微微變色，道：「來得好快！」

韋鴨毛銀髯微飄，疾道：「快些上樓去！」

禹全盛立即領戚少商與息大娘上樓，進入那一間剛才格鬥過的房間裏。

他們隔着布簾的縫隙，在偷窺樓下街上的情形。

來的是什麼人？

怎麼來得這樣快！

×　×　×

來的不止是一個人。

是一隊人。

浩浩蕩蕩的一隊軍兵。

火光獵獵。

軍容肅整。

這一隊人馬，雖歷經數場厮殺，連日奔波，但依然威風有勢，皆因軍紀森嚴。

這一隊人馬，除了軍兵之外，還有連雲寨的徒衆，以及神威鏢局的高手，足有四百餘人，在火光與馬蹄聲中，進入了思恩鎭。

爲首的是黃金鱗。他指揮全軍。

全軍分三個隊次：軍隊乃由鮮于仇負責，鏢局高手由高風亮調度，連雲寨徒衆則由游天龍率領。

顧惜朝與冷呼兒則不在其中。

他們去了那裏？

他們進入了思恩鎭，就挨家挨戶的搜查。

這一搜的結果，他們很快的就發現一

件事情。

——李福、李慧兄弟及手下一羣差役，就在這鎭裏失踪的。

——還有「連雲三亂」，宋亂水，霍亂步和馮亂虎，還有三十多名高手，全不知下落。

這一查的結果，很快便勾勒出這些事情，或多或少都跟「安順棧」有關。

大隊立刻調到「安順棧」來，重重包圍了這個地方。

戚少商知道這次再也逃不了。

他沒想到高鷄血、韋鴨毛等人的掩護，反而成了甕中捉鼈。

可是息大娘神色仍然鎭定如恆。

因爲這時候，「咿呀」一聲，一人開門，走了出去，還向箭扣弩張的大軍。

卻正是藍衫胖子高鷄血。

×　×　×

高鷄血，打開門，緩步走出。

黃金鱗一見此人，也嚇了一跳，心忖：怎會是此人！忙叱道：「沒我下令，不許放箭！」

全軍一齊喊：「是。」聲量齊整有力，足可把胆子小的人嚇倒當堂。

黃金鱗招呼道：「可是高大老闆？」

高鷄血遙相拱手，笑道：「來的大官可是黃大人？這火光炫眼的，我可看不見您的全面！」

黃金鱗心中奇道：果眞是他！這好錢如命的角色，做生意做到朝廷上去了，怎麼會在此地出現！當即下馬，笑道：「原來眞是高老闆！」

高鷄血笑着上前，相擁道：「黃大人，去年京城一會，沒想到咱們卻在此地會合，果眞有緣！哈哈哈……」

黃金鱗運勁於身，防他突襲，卻不覺高鷄血有何異動，心想此人跟朝廷各方大員都有交往，與傅宗書也有淵源，卻不知因何要冒這趟渾水，便說：「下官更不知高老闆在此居停，因公務在身，來此勘查，騷擾之處，尚祈恕罪則箇……」

高鷄血一愕，道：「公務，卻不知是什麼公務？」

黃金鱗笑容一斂，小聲道：「實不相瞞，見你只是自己人，我才敢說，我這回來，是抓拿朝廷欽犯來着的……」

高鷄血立即詫道：「朝廷欽犯？戚少商！」

黃金鱗沒料他竟一語道破，呆了一呆，道：「你也知道——」

「當然知道，這陣子捉拿戚、息兩個叛賊，招貼榜文，天下不知者幾稀矣；」他笑了笑，低聲道：「何況，刑部文大人便是叫我在這兒伏着，等戚少商那干逆賊入彀！」

這番話倒出乎黃金鱗意料之外，他神色不變，卻忍不住「哦」了一聲，自然表達了一點詫異和不信。

「你不信麼？也難怪，」高鷄血自襟內掏出一份火漆密封的函件，遞給黃金鱗，道：「你看看便知箇中內情，這是文大人的手令。」

黃金鱗一手拈接過書束，小心翼翼的拆封、打開、展讀，瞧他的小心防範，高手一眼可以看出，他在提防信封內沾有毒藥，在戒備高鷄血的突施暗算。

火光照着他的臉肌，在讀信的時候，心中突突的跳動着。

火炬發出輕微但清晰的聲響。

一衆軍隊，鴉雀無聲，只等黃金鱗一聲令下。

黃金鱗讀罷信函，摺信入封，遞回給高鷄血，才道：「大水冲着了龍王廟，眞是自家人不識自家人，得罪之處，萬請見諒。」

匿伏在樓上的戚少商和息大娘，雖不明信裏內容，但知高鷄血巳暫時應付過去了，正要舒得一口氣，忽聞黃金鱗一字一句地道：「不過，下官職責在身，這座客店，還煩高老闆行個方便，讓我們作個例行公事，進去搜一搜。」

×　×　×

世上的官僚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翻臉不認人」。

這種做法，在清官叫做克盡職守，大公無私，有時可以叫做鐵臉無私，執法如山，在貪官叫做公事公辦，依法行事，甚至可以叫做六親不認，大義滅親，總之一個「法」字，在他們手上，既可顚三倒四，也可逆行倒施，法理伸縮自如，借法行私，自是得心應手，爲所欲爲。

大凡官員，自有一番官腔。

聽官員打官腔，那是非同小可的事兒，因爲官腔既不好聽，但又不得不聽，萬一在恭聆時神態出箇什麼差池，重則滅族，輕則抄家，事情可大可小，誰敢輕惹？

黃金鱗這下子跟高鷄血打的就是「官腔」。

幸好高鷄血這個人，已聽慣了這「官腔」。

甚至可以說，他這一世人，都在「聽官腔」和「打官腔」裏度過。

有些人巳習慣了天天打官腔，有朝一日忽然不打官腔了，心裏就會不舒服，難受得很。就像天天坐轎子的人有朝忽然要用雙脚來走遠路一樣。

高鷄血眉開眼笑的道：「自是應該搜一搜的。不過，卻也有些兒不便。」

黃金鱗盯着高鷄血的全身，眼睛眨也不眨：「既然該搜，那就不會有什麼不便，莫非高老闆隱藏些什麼見不得光的住在客店裏？」

高鷄血笑瞇瞇的頷首：「確是。」

黃金鱗眼神轉爲凌厲：「高兄隱衷，無妨直言。」

高鷄血道：「奉皇上聖諭，來此設下天羅地網，來抓拿逆賊戚少商，大人這一帶軍入內，不是把在下苦心佈置的局面攪砸了嗎？這又何必！」

黃金鱗想了一想，一揖道：「高兄，下官也是軍命在身，不得不執行公務，入內一搜。」

高得血眉毛一挑，道：「黃大人不賞情面？」

黃金鱗道：「高老闆言重了。」

高鷄血道：「別無他策？」

黃金鱗道：「下官也希望有別條路徑，爲了不傷和氣，這兒既然無窩藏欽犯，何不讓下官帶七十精兵，入內一搜？」

高鷄血笑道：「說得也有道理。」他好整以暇地接道：「我沒有問題，可惜有一位朋友不會答應。」

黃金鱗盯着他的雙手，神色不變，但全身都在戒備狀態，道：「不知是那一位朋友，不妨請他出來相見。」

忽聽遠遠一個聲音道：「是我。」

只聽一陣得得的蹄响，黑夜裏，一匹灰馬自遠而近。

這匹馬奔行的速度也不算怎麼快，姿勢奇特，黃金鱗等雖然人多勢衆，但也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 × ×

灰馬迅即奔近。

馬背上却無人。

弓箭手立即瞄準馬腹。

馬腹下也沒有人。

沒有人的馬，怎麼會說話？

難道說話的不是人，而是馬？

黃金鱗的臉色，在火光裏忽明忽暗，有點笑不出來。

高鷄血問：「我的朋友來了，你不認識嗎？」

黃金鱗的手已搭在劍柄上。

只聽一個奇怪的語音，緩緩的道：「聽說這個人陞官發財以後，就再也不認得老朋友了。」

這人的聲音，竟從馬嘴裏傳出來。

火炬、弓箭、刀槍，都對準了那匹怪馬。

怪馬裂開，像一尊石膏像被擊碎。

馬碎裂，人在馬中。

這人出現，氣定神閑，是個瘦子。

黃金鱗一見此人，即寬了顏，叱道：「不許動手。」

然後三兩步上前，親熱地攬肩招呼道：「你來了，尤大師。」

× × ×

江湖上、武林中，尤大師只有一個，跟朝廷上、官場裏的尤大師，也是同一個人。

尤大師只有一個。

尤大師的全名就是——「尤大廚師尤知味」。

尤知味這人也沒有什麼特別，他的武功高低，沒有人知道，他的定力如何，也沒有人知道，他的爲人怎樣，亦不得而知；人們唯一知道的是，當今天子，就愛吃他親手烹製的菜餚，這一點，比什麼都重要。

黃金鱗還比別人知道多一點事情。

那就是尤知味不但控制了皇帝的口胃，同時還是當今天下權力最高的傅丞相的親信。

單憑這兩點，黃金鱗就知道，這天底下，決不能得罪這一號人物。

黃金鱗是個聰明人。

他跟尤知味畢竟也碰過三次面。

遇到這種重要人物，他只要見過一眼，立即就會記住，下次再見的時候，便會變成熟人。有些時候，黃金鱗的「熟人」，根本還未曾謀面。

尤知味淡淡地問道：「你是要入內檢查？」

黃金鱗怔了一怔，道：「這……」

尤知味直截了當的道：「你在進去之前，最好能先看着這封密柬。」說罷掏出一封公文，黃金鱗一看，神色更是恭謹起來。

尤知味待他看完之後，又問道：「怎樣？」

黃金鱗額上已滲出黃豆大的汗珠，道：「下官不知道傅大人已另派人手，接管此事……」

尤知味冷笑道：「你們辦事不力，勞師動衆，抓拿區區幾個反賊，都徒勞無功，相爺好生不悅。」

黃金鱗汗涔涔下：「是，是……下官等確已盡力，唯望尤大師在相爺面前，多美言幾句。」

「這……我會看着辦。」尤知味負手沉吟。

黃金鱗上前一步，低聲道：「大師，城南龍鳳坡旁，有一處大宅，正是龍蟠虎踞之地，山幽水秀，夏涼冬暖，我和荊內早已添置，唯這種風水旺地，貴人方可承受得起，不如待大師下次來京之時，我們再接你過去，看看宅子，不知大師意下如何？」

「這……」尤知味神色稍緩，道：「如此厚禮，怎好意思啊？」

黃金鱗忙道：「這是個權貴雙全的好居處，在下怎生受得起？還是尤大師方才實至名歸。大師如果堅拒，那就是不賞面給在下了。」

尤知味道：「這個……待咱們回京再說罷……你這個地方，還要不要搜一搜，查一查？」

「不搜了，不查了，」黃金鱗忙不迭地道：「既有相爺手令，下官有幾個腦袋，怎敢什麼搜？我會依照吩咐，退離十五里……」當下揚聲向高鷄血長揖道：「高老闆，多有得罪，請您高人寬量，不要計較。」

說罷，返身調度兵馬，一衆凶神惡煞，片刻間走個乾乾淨淨。

× × ×

高鷄血看着風捲殘雲般去遠的軍隊，才笑着道：「黃金鱗實在是個很夠朋友的人。」

尤知味也笑道：「至少，他是個很管用的朋友。」

高鷄血轉向尤知味，笑道：「管用的是你的名頭。」

尤知味反手一引，道：「其實最管用的，還是你那位寶貝師弟，韋鴨毛的那一手的字和仿刻圖章的本領！」

「安順棧」的大門打開，韋鴨毛與禹全盛走了出來，韋鴨毛道：「現在，應當如何？我那仿製的字章，既不能瞞天過海一輩子。」

尤知味道：「現在？決不能冒冒然出去，外面還有搜索者的天羅地網，還有劉獨峯這厲害的角色沒有來。」

高鷄血有點担心地道：「那顧惜朝呢？好像不在隊裏。」

尤知味臉有得色的道：「我總得要見見息大娘，遂了心願；」他看着自己白皙修長的十指，道：「也許，我突然興起，見大家都逃得餓了，先給你們煮一頓好吃的再說！」

禹全盛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拍手道：「好極了，能吃到尤大師親手煮出來的東西，那是王親國戚才有的福份呢！」

「胡說！」尤知味感慨地啐道：「其實那干皇室朝臣，那懂吃東西？我在御膳表裏，只管把山珍海錯堆在一起，擺得華貴漂亮就好，味道嗎？誰懂得品嚐！」

禹全盛滿懷希望的說道：「我懂，我懂。」

尤知味笑笑道：「你也不用急，息大娘逃累了，也逃餓了，我先給她弄一頓好吃的，你們自然也有口福了。」

韋鴨毛也喜形於色：「我叫三、五個厨子帮你。」

「也罷，」尤知味道：「雖然我也有帮手，但他們帮我看火切菜，也總比沒有的好。現在你就告訴我：息大娘在那裏？還有厨房在什麼地方罷！」

× × ×

息大娘和戚少商跟尤知味見了面。

戚少商和息大娘身上的創傷，已被高鷄血的手下包紮裹好。

尤知味見着息大娘，對戚少商深深地望了一眼，輕哼一聲，道：「妳欠我一次情。」

息大娘道：「我們仍未脫險。」

「我知道，」尤知味道：「我不是要妳現在還我情。」

他皮笑肉不笑地道：「我現在只是要請你們吃飯，吃我尤大厨師煮的『滋味粥』。」他說完便走下樓去，跟高鷄血小聲道：「怎麼橱櫃裏有人？是什麼人？」

高鷄血當下把鐵手、唐肯在午間力戰王命君等事和盤相告，同時也不漏了李福李慧來捕鐵手，而喜來錦等衙差窩裏反，引出了「連雲三亂」及一千官兵，後來終敎韋鴨毛的手下把這一千人全制住了。

尤知味聽後，沉吟得一會，韋鴨毛問：「要不要先把連雲三亂等殺了，或把鐵二爺放了，還是……請他們一起來吃尤大師您的『滋味粥』。」

尤知味道：「不必了。就留他們在隱蔽之處，待戚少商等人脫險之後，再把該殺的殺，該放的放，這才安全。」

韋鴨毛道：「大師說的是。」

尤知味答道：「我說的話，一向不見得怎麼有理，倒是煮菜燒飯，還薄有點名氣。」

高鷄血伸手一引作恭請狀，道：「正是要大師大展身手。」

尤知味返身打開了大門，門前站了兩個人。

這兩人站在門前，彷彿已站了好久好久。

一人披頭散髮，滿臉泥汚，目光閃縮，神情可怖；另一人則像貴介公子，但左目已眇，獨眼用皮套罩着，臉上近鼻樑有一道長長的刀疤，目露神光，令人不敢逼視。

韋鴨毛和禹全盛一見，却暗吃一驚。

更驚異的是，外面佈下不少高手，竟都不知這兩人已來到門口。

尤知味却道：「披髮的是申不淺，外號『三十六臂』，獨眼的叫侯失劍，綽號只有兩個字，叫做『血鹽』。」他停了停又道：「燒菜就係殺人、動武一樣，出手要準要快，申子淺就夠準夠快；煮菜不能缺少了鹽，侯失劍就是我的鹽，只不過，這個人，動起手來，無論在任何一方，都像菜裏已下了鹽一般重要。」

他拍拍兩人肩膀道：「他們，都是我的好帮手。」

因爲有最後這一句話，高鷄血、韋鴨毛、禹全盛，才能放下心頭大石。

像這樣可怕難測的對手，他們實在不想招惹。

然而像這樣的帮手，則多多益善。

× × ×

對於這一頓美味而難忘的「滋味粥」，戚少商、息大娘、高鷄血、韋鴨毛、禹全盛等人，眞是吃出滋味來。這一班江湖漢子已輪班、更替的吃了兩碗，還意猶未足。

偏偏是剛吃出滋味，就沒得吃了，這滋味更叫人瘋狂。

也許尤知味因侷限於佐料的不夠充份，這「滋味粥」還弄得並不如何，但他那點到爲止，恰到好處的粥份，使得大家更回味無窮，念念不忘。

尤其是戚少商和息大娘，這連番逃亡下來，那有好好吃一頓飽餐的機會？這回可讓他們大快朵頤了。

高鷄血忽然想到這點，便問：「你是怎麼知道有人躲在壁櫃裏的？」因爲鐵手在櫃裏，連戚少商和息大娘也察覺不出來，尤知味的武功再高，也不至於此。

「我聞出來的，」尤知味大笑說，「你不知道嗎？擅於燒菜的人鼻子和舌頭都特別靈！」

高鷄血這才明白，想了想，端起剩下的一小碗粥和送粥的小食，向禹全盛道：「你還是送一份給鐵二爺吃吧。」

戚少商在一旁聽得奇怪，問：「鐵二爺？」

高鷄血說道：「是名捕鐵手——鐵二爺。」

戚少商一震，道：「鐵二爺？他在那裏？」

「他是來抓你的罷？」高鷄血安慰地說道，「他已落在我們手裏，穴道被制，就困在你們剛才那房間的橱櫃裏。你放心吧。」

戚少商急了起來，道：「不行，鐵二爺是帮助我們的人，他絕無與我們爲敵的意思。」

高鷄血倒沒想到，「哦」了一聲，看了看尤知味。尤知味微笑托頤不語。

戚少商巍巍顫顫的站了起來，道：「我要去解開他的穴道——」一時却覺天旋地轉，息大娘忙去扶持他，但也覺得一陣暈眩。

尤知味道：「哦，原來鐵手是自己人，你們趕快上去請他下來呀——」

高鷄血的臉色變了。

他暗自運氣，但不運氣還好，一旦運起內息，丹田劇痛如絞，四肢百骸，均感虛脫，渾不着力。

他自是又怒又急，轉首去望了韋鴨毛一眼，韋鴨毛臉上也冒着汗珠，又氣又急起來。

尤知味笑道：「請他下來又怎樣？早些送死啊？」又問：「這『滋味粥』的滋味怎樣？」

高鷄血張目鎮靜，道：「尤知味，你在粥裏下了什麼手腳？」

「我發誓沒有下毒？」尤知味笑着攤

手，道：「下毒不容易，而且你們又是頂尖兒的高手，一旦吃出來了，對誰都不好，我只下藥，稀薄的，緩慢的，讓你們吃下去後，還懵然不知，讓你們的功力，在一個時辰內運聚不起來……」

他的笑容一歛，道：「一個時辰，我們足已爲所欲爲了！」

× × ×

高鷄血道：「尤大師，我與你一向不和，你要害我，我沒二話可說，但你答應過要帮息大娘的忙，武林中人若不立信，日後江湖上沒你混的！」

尤知味道：「你說得對，你是靠做生意當了官，我是仗燒菜煮飯進了宮，雖不同行，但也有衝突之處，我要害你，理所當然；」他指了指息大娘，「我在答應帮忙息大娘之前，已經先答應了人，要抓拿她，我答應助她，只是將計就計，算不上棄信背義。」

息大娘道：「你答應了誰？」才一開口，便知道自己眞氣不繼，說話的聲音連自己也聽不清楚。

尤知味說道：「這妳怨不得我。我要得到的是妳，可是，妳的心全在這小子的身上；」他一指息大娘身旁的戚少商，又道：「那我帮妳作什麼？妳的心盡向着別人！」

息大娘不去理他的話，只問：「是誰指使你？」

「是我。」

一個聲音道。

息大娘、戚少商一聽到這個聲音，心就往下沉。

× × ×

這不是誰的聲音。

在他們而言，這聲音代表了一個彷彿永不完結的噩夢。

這正是顧惜朝的聲音。

聲音是從那眇目刀疤的貴介公子口裏發出來的。他指了指那披頭散髮的人道：「他不是『三十六臂』。他是『神鴉將軍冷呼兒』，冉不淺，而今，要殺你們，已不必三十六臂，甚至不需要一條手臂，只要用一根手指，就可以把你們殺個清光……」他接着又指指自己的鼻子，說道：「我也當然不是侯失劍，你們也一定知道我是誰。」

「你們千辛萬苦，歷艱逃命，到頭來還是免不了一死。」顧惜朝說道：「不過，你們最終還是死在我的手上，也該瞑目了。」

戚少商心裏不覺發出絕望的長嘆。這一路逃亡下來，也不知牽累了多少朋友，枉送了多少性命，結果還是逃不出顧惜朝的加害，早知如此，就不必這樣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奔逃求生了。

戚少商至此，難免要埋怨上蒼作弄。他寧可死得不明不白，甚至死無葬身之地，總好過讓顧惜朝得逞，親自殺死自己。

顧惜朝向他笑道：「你到了這個地步，還有什麼話要說？」

戚少商長嘆了一聲，說道：「無話可說。」

顧惜朝道：「我把你們一個個殺了，再去殺鐵手，這樣，就一勞永逸了；」他頓了頓，望向息大娘邪笑道：「也許，我會剩下大娘妳——戚光雄是對妳一往情深，尤大師可也是痴心一片啊！」

息大娘不去理他，却問尤知味：「他給了你什麼好處？」

顧惜朝沒讓尤知味回答，便說：「我的義父是當今丞相，妳想，我會給他多少好處？」

尤知味也笑道：「我侍候皇上進食，皇帝在飽食之餘，奴才說的幾句話，也許還聽得進去……我和顧公子，正是再好也沒有的搭檔。」

高鷄血冷冷地道：「大娘，我不知道妳除了請我和赫連助拳之外，還請來了這斯……除了狼狽爲奸，什麼也不合作！」

尤知味狠狠地望着高鷄血，一巴掌就摑了過去，高鷄血無法抵抗，登時給摑得嘴溢鮮血，兩顆牙齒也掉落下來，高鷄血忑也骨頭極硬，把牙齒和血都吞到肚子裏，也不哼一聲。

息大娘怒道：「我們在這裏，要殺要剮，悉聽尊便；這不關別人的事！」

尤知味獰笑道：「妳不忍心看我傷他？」他的樣子本來並不難看，且還算得上清癯嚴肅，一旦獰笑起來，予人感覺却十分邪惡，息大娘仍不理他。

尤知味惡意地笑道：「妳不忍心我傷他——我偏打他給你瞧瞧！」一拳揮去，高鷄血苦於無法閃躲，「砰」地又被擊中臉門，鼻骨登時被擊碎，碎骨刺破表面，一時間血流披臉。

息大娘怒叱：「你——王八蛋！」

尤知味揮拳又要打，禹全盛道：「不要臉！」

尤知味霍然回首，道：「你這小子也來多嘴！活不耐煩是不是？」

禹全盛怒道：「有種就光解了我們身上的毒，咱們再來決一死戰，你這樣打人，算什麼——」

「我本來就是廚師，不是你們江湖上的勞什子英雄！」尤知味上前一步，雙手抓住禹全盛的頸骨，怒罵道：「你死到臨頭，還充什麼英雄？老子就先拿你來開刀——」說着「喀喇」一聲，就扭斷了禹全盛的頸項。

可憐禹全盛無法聚力，不能抵抗，登時頸折身殁。

尤知味看來弱不禁風，手無縛鷄之力，但殺人如砍瓜切菜，臉不改色。當下拍拍手掌，又問：「誰還敢不服？」

忽聽一人竭力地放大聲音，說道：「好！」

尤知味霍然轉身，見是韋鴨毛在說話：「小盛子死得好！就可惜是死在江湖上一個敗類的手下，可恨啊可恨！不過你雖然死，也替武林中的好漢爭回一口氣，總不像一些豬狗不如的東西，儘是殺無力還手抵抗的人！」

尤知味笑瞇瞇的盯着他，道：「罵得好！果然不愧爲高鷄血的拜把子兄弟！」

他一步步走到韋鴨毛面前，眼睛在端詳他的脖子，彷彿那兒有一塊煮熟了的嫩肉，他巴不得一口吞下肚裏：「你想必知道說話得太多的人容易受人注意，但通常命都不太長？」

戚少商忽道：「我們有的是命，就怕你不敢來取！」

尤知味斜剔一隻眉毛，問道：「你想死？」

顧惜朝怕尤知味眞的下手，他就沒法好好整治這個人，便插口道：「看來，要這個人死得太容易，只是便宜了他。」

尤知味點點頭道：「我把其他人都殺光，把大娘的身子也要了，才殺他，就像最好的菜餚，總要留到最後，才回味無窮呢。」

顧惜朝道：「便是。而今我們私下立了這個大功，義父自然高興，這一高興嘛，自然會有賞賜，這下子黃金鱗他們可氣歪了鼻子，誰叫他們自以爲了不起，敢跟咱們爭功！」

冷呼兒這下也插口道：「便是！那老駱駝也只顧在黃金鱗面前巴結爭寵，好不要臉！」他口裏罵的「老駱駝」，自然便是「駱駝將軍」鮮于仇，他們之間在追殺戚少商等人的過程裏，勢力互相牽制，也漸分作兩派。

黃金鱗是傅宗書安排在朝廷以外的心腹，他的官位不小，但主要還是替傅宗書監視在城以外的異動，尤其是江湖上武林中的風吹草動，爲了鞏固自己的實力，黃金鱗也拉攏能人異士，爲他效力；鮮于仇、李福、李慧、高風亮都向他投靠。顧惜朝則份屬傅宗書的內親，他年紀雖輕，野心却大，有意建功立威，替義父一統江湖，意圖先奪下武林江山再說；尤知味、冷呼兒、馮亂虎、霍亂步、宋亂水都是向他靠攏。

不料因爲志大才疏，還是事與願違，單止奪逆黨「連雲寨」一事，便始終未能斬草除根，顧惜朝心中已大是不快。

他知道除黃金鱗之外，還有另外一股勢力——即是文章：這人陞官極快，已位至欽差大臣，表面以傅丞相馬首是瞻，唯唯諾諾，其實是皇上私下遣出的心腹密探，來牽制朝廷中權臣之勢力。

顧惜朝想自己千辛萬苦，混入虎穴，才把「連雲寨」一網打盡，要是逃逸中的「匪首」戚少商，落在別股勢力的手裏，減了功勛，敎他怎能服氣？所以他千方百計，用尤知味調開了黃金鱗等，爲的便是要獨佔大功！

顧惜朝道：「有些該殺的，便立即殺的；要留活的，便押回去。」

冷呼兒道：「讓我去喚軍隊過來。」他頓了頓，接道：「但這客店外面，有四人把守，村口更有四人，剛才咱們在村口殺了兩個，店旁殺了一個！還有五人，只怕在放訊號之前，先得解決。」

顧惜朝道：「那五個人，正要勞冷將軍走一趟。」

冷呼兒笑道：「對付那五個小脚色，再容易不過了，待我先殺了他們，再去空曠之處燃放烟花，召大隊過來便是。」

顧惜朝拱拱手，道：「冷將軍速去速回。」

冷呼兒揭下邋遢污糟的易容之物，笑道：「對付那些三脚貓的玩意，還會延誤麼！」說着嘲笑兩聲。

顧惜朝知道這冷呼兒內心極爲好强孤傲，便是因爲這樣，他才不能屈服於武功、智慧皆在他之上的鮮于仇，於是才會向自己靠攏，當下也不便再勸，只說道：「將軍要是回來，在門前擊八長七短訊號爲記。」

冷呼兒道：「得了。」順手扯下禹全盛屍首上的腰帶，便掠出店門。

他們來攻這「安順棧」前，早已把這兒前前後後的環境狀況，暗樁明樁，窺探得一清二楚，他認清店後的糞池旁邊，古井裏，有一名高鷄血佈下的弟子，伏在那兒。

他決定要先去解決那人。

他把腰帶繫於腰間。

他知道這腰帶是高鷄血、韋鴨毛一帮人的「暗記」，在黑暗之中，腰帶會發出淡淡的微光，他們便知道「來人」是「自己人」。

——可是這個「自己人」，却專要「自己人」的性命！

想到這裏，冷呼兒不禁得意起來。

殺人立功，輕而易舉，冷呼兒在殺人之前，總會有一種無名的興奮，更何況這次殺人萬無一失，胸有成竹，而且有大功可立，怎敎冷呼兒不喜形於色。

不過高興歸高興，在月色下，冷呼兒的行動仍然小心謹慎，他渾身散發出一種極盛的殺氣，幾乎比月色還要濃烈。可是殺氣是看不見的。

通常當你感覺到殺氣的存在之時，人已經開始被殺了。

× × ×

冷呼兒果爾看見了有人影自古井口一閃。

那人一閃即不見。

不久，又慢慢自古井裏冒起頭來，這次再也不馬上就縮回去。

——這必定是因爲他看見了自己身上的「腰帶」！

冷呼兒慢慢的走近去，但臉並不向着古井，佯作並沒有看到這位「同伴」。

果然這「同伴」在低聲招呼：「噓，噓，過來，過來這裏，這裏！」

冷呼兒假裝沒聽見，並且好一會才找到聲音的來源。

冷呼兒慢慢地走了過去，「喂」了一聲。

那人喜道：「怎麼這麼遲才換班！店裏有事嗎？」

冷呼兒心忖：原來他們要換班了，自己來得正是時候。嘴裏含糊地應了一聲。

冷呼兒走上前去，那戍卒背對井口，其實已被冷呼兒逼入死角。

冷呼兒知道只要自己一動手，先把對方喉嚨切斷，對方呼叫無從，頭顱跌落井中，噗通一聲，一條人命便了了賬！他再去找下一個！

他心下計議已定，一隻手便佯裝很友善的往對方搭去，彷彿要叫人早點休息一下，一切放心，由他接班。

就在他左手伸前去之際，右手已暗地掏出一柄匕首，只要左手四指一旦扣住對方的肩骨，右手的匕首便會切入對方的咽喉裏！

正在此時，那個人的身子，忽然向旁一側。

他這一側，乃險到巔毫，冷呼兒的手指已觸及他的肩膊，正要發力，他才閃了開去！

（未完・十五）

民初遊俠故事／冷如霜・文　可飛・圖

奪命書生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書妖裘明、棋怪許皓、賭鬼賀維勝和雲一龍較量過一番之後，輸得心服口服，依言離開金陵城，從此有雲一龍在金陵之日，他們絕不會踏進金陵一步，魏秋霞帶着湯子勤來找雲一龍，謝他解危救難把三魔趕出金陵城之恩，雲一龍却說那是僥倖而已……突聞魏家上下二十多口人除魏小姐和湯總管之外，全遭了殃，雲一龍查看傷痕，原來竟是雷天放的「鎖喉奪命指」，雲一龍見狀，便到「掃葉樓」找枯瘦和尚，要和尚出手相助，照顧魏小姐和湯總管，而由雲一龍設法對付雷天放，枯瘦和尚答應了……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施主錯了。」枯瘦和尚搖了搖頭，說：「碧空之中有烏雲，污泥之中藏明珠，爲人又何必要去强求那榮華顯達，像施主這樣學以致用，仗自己所能敗退凶徒，多積善功，處便於污泥之中，不也是一樣麼？」

雲一龍肅容說：「多謝大和尚指點，雲一龍受教了。」

他倆這麼一來一往的幾句，聽得一旁的湯子勤楞了眼，瞧瞧這個，看看那個；滿臉盡是詫異愕然之色。

「大和尚！」湯子勤雙目凝注：「這麼說來，雲爺果然不諳武功？」

「施主！貧僧幾時說過雲施主精諳武功了？」

「那麼大和尚自己呢？」

「貧僧佛門弟子，瘦弱僧人，清心寡欲，與世無爭，但知佛事。」

「那麼……大和尚又怎知裘明那三個前來金陵尋仇事的？」

枯瘦和尚淡淡一笑說：「貧僧行脚四方，偶於途中巧遇那三位施主，無意中聽到了他們的談話，因而得知。」

湯子勤覺得沒有什麼好問的了，默然了一下，抬手說：「大和尚，請廳內看看吧。」

枯瘦和尚微一躬身，告罪邁步登階入廳。

進入廳內，枯瘦和尚目光一掃中那二十多具棺木，垂下眼簾：「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魏秋霞見過大和尚。」匐伏在草蓆上的魏秋霞行禮說。

「貧僧不敢當，人死不能復生，還請小姐節哀，貧僧願爲罹難的諸位施主誦經三日，以超渡諸位施主亡魂早登極樂。」枯瘦和尚欠身還禮。

「大和尚好意，魏秋霞謝謝了。」

「這是貧僧應該的，小姐不必客氣！」和尚轉眼望向湯子勤，說道：「有件事貧僧要奉告一聲，請湯施主與小姐早做打算。」

「大和尚請說，湯子勤洗耳恭聽。」

「湯施主大概還不知道，那來此向府上尋仇的三個人也已被人殺害。」

「大和尚！此話當眞？」湯子勤身子倏然一震，抬眼凝注。

匐伏在草蓆上的魏秋霞也抬起了眼睛，雲一龍也愕然瞪目。

「人命關天，貧僧焉敢亂說，施主請看。」自袖底取出一張小紙捲遞了過去。

湯子勤接過小紙捲一看，臉色駭變。

「大和尚由何處得來？」

「貧僧在除州東門外，行經一座破廟，進廟歇脚時看見了三具屍首，這小紙捲便在他們身旁。」

「這麼說，大和尚是專程趕來相告的了？」

「貧僧既獲知此事，焉有不來相告之理。」

湯子勤雙目賁張，咬牙切齒地說：「好惡毒的匹夫……」旋忽威態一斂：「大和尚兩番示警指點，大恩不敢言謝，請受我一拜。」身軀一矮，一拜而起。

「阿彌陀佛！施主折煞貧僧了。」和尚連忙躬身答禮。

湯子勤轉身將那小紙捲遞給魏秋霞，魏秋霞看過之後，慘然說道：「我不知道我魏家跟他有何仇何恨？竟然如此斬盡殺絕。」

「來吧！讓他來吧。」湯子勤厲笑着說：「湯子勤正愁找不到他，如此正好，湯子勤便是血濺屍橫，也要跟他……」

枯瘦和尚皺眉接口說道：「湯施主！血氣之勇逞不得，請施主爲魏氏一脈着想一下。」

湯子勤一震，悚然斂態說：「大和尚有何高見？」

「無謂犧牲太不值得，以貧僧之意，兩位只有先躲一躲再說。」

「躲？」湯子勤悲笑說：「大和尚！你要我躲？」

「施主必須忍辱，爲魏家僅存的一脈着想。」

「但是躲過今朝，却未必能躲得過明天。」

「貧僧懂得施主的意思，但爲了魏小姐，只有躲得一天是一天。」

「好吧！躲就躲。」湯子勤點頭悲吁一口氣。

「不！」魏秋霞霍地自草蓆上站起：「湯總管！我不能躲。」

湯子勤一怔，雲一龍微皺了皺眉頭。

「爲什麼？」枯瘦和尚愕然凝目。

「大和尚！你想想看，兩位老人家全家上下的人遺體都在這兒，我能躲麼？我能讓那凶徒來見不到我而毀屍洩憤麼？」

雲一龍又皺了皺眉頭。

「小姐！」湯子勤吸口氣說道：「我明白，我又何嘗想躲呢，無奈大和尚說的是……」

「湯總管！」魏秋霞神色平靜，淡然截口說：「你知道我的個性，無論大小事，我既作決定便絕無更改，你不必再多說了。」

「是！小姐。」湯子勤躬了躬身。

魏秋霞目光轉向雲一龍與枯瘦和尚。

「仇家即將上門，我不能連累二位，也不敢多留二位，二位請便吧。」

雲一龍目視枯瘦和尚，和尚微微一皺眉道：「小姐這是逐客？」

「事非得已，還望二位原諒。」

「小姐堅決不欲避凶趨吉？」

「我不能讓那凶徒因不見我而毀屍洩憤。」

「然則以那凶徒之武功，他若要毀屍，小姐在此自問能攔得住他麼？」

「我雖然攔不住他，但既是要殺我，只要我在此，他就不會毀屍洩憤了。」

「好吧。」枯瘦和尚忽然吁了口氣說：「小姐既是執意不肯趨吉避凶，貧僧自是不便再勸，索性也就留在這兒陪陪小姐跟湯施主及令尊令堂等諸位的遺體吧。」

湯子勤雙目倏地一亮，灼灼凝注：「大和尚！你這是……」

「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出家人上秉佛旨，本在普渡衆生。」

「那麼，大和尚是有所仗恃了？」

「出家人仗的是一點道心，恃的是佛祖庇佑，萬魔不侵。再說，貧僧只是個做法事，誦經超渡寃魂的和尚，與世無爭，與凶徒更無半點怨仇，相信他不會難爲貧僧的。」

湯總管沒再說話，只將一雙眼睛盯視着枯瘦和尚，一眨不眨。

魏秋霞緩緩說：「大和尚這是何苦呢？萬一連累了大和尚……」

枯瘦和尚接口說：「貧僧的個性跟小姐一樣，請小姐勿再逐客。」

魏秋霞神情一陣激動，隨即抬眼望向雲一龍：「雲爺……」

「小姐！我跟大和尚一樣，也自願留下來陪陪小姐跟湯總管。」

魏秋霞道：「雲爺！留在此地等於是向死神挑戰，你實在用不着留下來冒這個死亡奇險。」

「我明白。」雲一龍點頭說：「小姐！妳說過的話還算數嗎？」

魏秋霞肅容說道：「好馬不配雙鞍，烈女不事二夫，魏秋霞已經是雲爺的人了，自當矢志從一而終，海枯石爛，絕無更改。」

雲一龍淡淡說：「那麼我就更應該留此陪着小姐，要是我獨自避凶趨吉，那我豈不是成了人間賤丈夫，薄情寡義的冷血小人麼？」

魏秋霞未再說話，深深地看了雲一龍一眼；雙目忽然湧現淚光。

「雲爺！」湯子勤忽然插了口：「恕我放肆，您留下來也該有所仗恃。」

「有。」雲一龍毅然點頭說：「但憑胸中一口正氣與滿腔熱血。」

「雲爺！你眞令每一個江湖人羞煞愧煞。」

雲一龍沒說話。

×　　×　　×

是枯瘦和尚的妙計，湯子勤連夜去向棺材舖購辦兩具棺材。因爲棺材舖已無現貨，所以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送來；據說這還是連夜做出來的。

第一夜，平靜的過去了。

第二天剛入黑魏秋霞跟湯子勤便依着枯瘦和尚的妙計安排，分別躺進了那兩具空棺裏。由枯瘦和尚誦經做法事，雲一龍

則在旁邊打下手；守株待兔，靜待那兇手到來。看看那狠毒的兇手究竟是何許人物？是不是那傳言已經死了將近三年的「奪命書生」雷天放。

可是，第二夜，第三夜，接連三天三夜都平安的度過了，連個鬼影子都沒有看到。

第四天的天剛亮不久，湯子勤不待枯瘦和尚跟雲一龍的招呼，便忍不住由棺材裏面頂開棺蓋爬了出來。

「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看來那紙條恐怕是唬人的。」湯子勤吁了口氣。

雲一龍皺着眉頭沒說話。

「湯施主！先請魏小姐出來透透氣吧。」枯瘦和尚說。

湯子勤應聲伸手掀開了棺蓋。剎時驚住了三人，也楞住了三人，瞪直了六隻眼睛。

棺中空空，魏秋霞不見了。

這豈非天下最怪的邪事？

昨天天黑之前，魏秋霞還出來吃東西，怎麼……

一整夜，廳中可說是沒有斷過人，枯瘦和尚跟雲一龍是閉一下眼睛打個盹，也是輪班的；魏秋霞躺在棺木裏怎地會不見了？

難道說那兇手已經來過了？難道他是妖、是怪、是神仙，來無影，去無踪，會施那搬移邪法兒不成？

世上沒有這個說法；任憑是誰也不可能不掀棺材蓋就能擄走人。只要一掀棺材蓋，雲一龍跟枯瘦和尚就絕不會得不發覺的。

可是……不可能儘管是不可能，而魏秋霞離奇的不見了却是事實。

棺材裏平放着一張素箋，湯子勤伸手抓起，只見素箋上寫着：我約期必至，向無爽誤，魏女我帶走了，多謝候我多日。

筆跡跟留在「三官廟」中書妖裘明身旁那張紙條上的筆跡一樣，下角沒有署名，仍然畫着一根豎立着的指頭。

由這素箋證明，那兇手是來過了，魏秋霞確是他擄走的，可是，他是怎麼進來的？怎麼擄走魏小姐的呢……

這似乎是個永遠解不開的謎；這簡直像變戲法兒一樣的神奇。

雖然戲法人人會變，但那都是假的；而如今這件事，却是千眞萬確的眞的。

「小姐到底還是被那狠毒的匹夫擄走了，湯子勤身爲魏家總管，素受老爺子夫婦恩德，枉有一身武功，竟連僅有的遺孤都保不住。」湯子勤一聲悲笑，臉色悽蒼地轉向雲一龍跟枯瘦和尚拱手說：「湯子勤如今內心已是憂急如焚，預備將老爺子夫婦等人棺木即刻入土下葬之後，立刻外出查緝凶徒，營救小姐。二位義助援手之情，湯子勤若能僥倖不死，必有後報，現在二位請回吧。」

「湯總管！」雲一龍說：「查緝凶徒之事我雖然無能爲力，但對魏老爺子夫婦等諸位棺木入土下葬之事，說什麼我也該盡盡力幫忙到底。」

湯子勤搖了搖頭：「多謝雲爺！不必了，我會僱人辦理的，二位已經多日夜未能好好休息，都夠累的了，還是請回休息吧。」

雲一龍還待再說，枯瘦和尚一旁已經開了口：「雲施主！湯施主既這麼說，那就算了。湯施主只管安心，貧僧行脚四方之餘，自必暗中竭盡棉薄，查緝凶徒，俾以早日救回小姐。」合什躬身爲禮，拿起木魚，偕同雲一龍告辭而去。

湯子勤送客一直送到大門外，望着二人的背影走遠了，方轉身關上大門。

雲一龍跟枯瘦和尚默默地走過了兩條街。「和尚！你以爲這可能嗎？」雲一龍皺着眉頭沉吟地開了口。

「施主！這雖然不可能，但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我實在不相信有人能在你我眼皮下這般不知不覺的擄走一個人。」

枯瘦和尚苦笑了笑，沒說話。

「我認爲絕不可能，這件事實在太邪門。」

「嗯！我和尚也覺得事情實在透着邪門。」

雲一龍默然了一下：「和尚！夜來你在廳中可會發現有人入廳？」

「沒有！連一個鬼影子也未發現。」

「可會聽到過什麼響動？」

「一絲風吹草動的聲響也沒有。」

「我也是，跟你一樣。和尚！你看那棺木之下可會有什麼問題麼？」

「我想應該不會。」

「那麼那棺木的其他各面呢？」

「前後左右各面，都無時無刻不在你我的目光籠罩之下。」

「和尚！你錯了，前後左右上五面，我們只能看到四面，有一面却是我們看不見之處。」

「哦！你是說緊挨着湯子勤那口棺木的右面。」

「不錯！你和尚還算不太笨，那可是你我唯一看不見的一面。」

和尚目光一凝說：「施主莫非指那湯子勤……」

「不！」雲一龍搖搖頭說：「湯子勤爲人忠義，他該不會，我指的是那兩口棺材。」

「你說那兩口棺木有毛病？」

「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第二個能擄走人的辦法。」

「可是，那兩口棺木是湯子勤訂做的。」

「我如今只管事，不問人，棺木有毛病，可能連他都不知道。」

和尚略微猶疑了一下，道：「便是那兩口棺木有毛病，又有什麼辦法可以擄走人呢？」

「只要是那兩口棺木有毛病，事情便不難辦了，棺棺緊挨，由這口棺中把魏小姐運到另一口棺中應該不是難事。」

「那你在指湯子勤有問題？」

「不一定是他有問題。」雲一龍搖頭說：「他若是被人用迷藥被蒙了過去，便是在棺材中擺上一席酒宴，他也不會知道的。」

和尚沉吟地說：「這倒是確有可能，那麼如今我們應該怎麼辦？」

「折回去，看看那兩口棺木去。」

他二人邊走邊談，此刻已離魏家甚遠，於是二人立刻轉過身子往回走。

和尚眨了眨眼睛又說：「照你這麼說，魏小姐該仍在那大廳內了？」

雲一龍一笑說：「你說對了，若是我沒有料錯，魏小姐應該還在大廳內。」

「看來你仍比我强得多，只是你怎不早說？」

「我也是剛剛想通。」

「那麼脚下加快點吧，我們不在，湯子勤一個人必然應付不了。」

這時才九點多鐘，他二人從離開魏府到折回來，只不過相隔一個鐘頭左右。

到了魏府門前，只見兩扇大門緊閉，裏面不聞一點聲息。和尚走上石階舉手敲門，「砰砰」聲響了半天，只不聞有人應聲開門。

「不對！」和尚皺眉側顧雲一龍說：「看來我們要翻牆進去了。」

「佛門弟子出家人，又在大白天裏，怎好翻牆進入民宅。」雲一龍笑了笑，抬手按在大門中央的門閂處，暗暗運力一推。只聽「咔嚓」一聲，大門應手而開；門裏那又厚又硬的門閂已斷成兩截。

「還是你行。」和尚口中說了這麼一句，搶身快步衝了進去，雲一龍隨後跟進去。

他二人直撲大廳，一進入大廳，他二人立即都呆怔住了。

大廳內空空如也，休說那湯子勤不見踪影，便是那二十多具棺木連那兩口空棺也已不見了影子。

看來湯子勤僱的人不少，要不然怎能在前後一個鐘頭之間把二十多具棺木都運走了，這麼神速？

然而，問題又來了，只在這一個鐘頭問，湯子勤又從那兒能找這麼多人來？

這眞是怪事兒，邪事兒。

雲一龍雙眉微微挑動了一下：「和尚，你我各處找找看，稍時廳前碰面。」

和尚沒說話，快步出廳往後院而去。

雲一龍跟着出廳，他走到院中一株大樹下！彈身躍上了樹頂，那株大樹够高的，他掩身樹葉中眺望四處，半個金陵城可以盡收眼底，可是，他什麼也未能看見。

於是他由樹上躍下，站在廳前抬眼仰望着藍天白雲，一雙眉頭皺得好緊好緊。

十多分鐘後，和尚從後院回到了廳前，一句話未說，只朝雲一龍搖了搖頭。

「和尚！走！棺材舖瞧瞧去。」拉起和尚往外便走。

「你要幹什麼？」和尚愕然一怔。

「你該叫糊塗和尚，到棺材舖裏問一問，那兩口棺材是怎麼做的，不就明白了麼？快走吧。」

二人來到一家棺材舖門口，老闆以爲是生意上門，連忙從裏面迎了出來。

雲一龍拱拱手說：「我請問一聲，三天前魏家買的那二十多口棺木可是在寶號買的？」

「正是！正是！」那位老闆連連點頭說：「多半數都是向小號買的。」

「後來魏家湯總管又連夜訂做了兩口，那也是貴號的麼？」

「那就不是小號了，是那一家。」抬手朝斜對街不遠處指了指說道：「那一家沒什麼生意，二位請看，到現在還未開門呢？」

二人循指望去，果然，那一家棺材舖仍然緊緊地關着店門。

雲一龍謝了一聲，與和尚走過對街，走到那家棺材舖門前抬手拍了門。

時間已經快到十點，按說，旣有人敲門，就該開門了，豈料不但沒有人開門，便連個人的應聲也沒有。

雲一龍不由眉頭一皺說：「走，我們繞到後門看看去。」

於是，二人繞到了這家棺材舖的後門，後門在一條小巷子裏，難得見一兩行人，二人毫無顧忌地翻牆進了這家棺材舖的後院。

後院裏空蕩寂靜，但，在那東屋的門口地上，却倒臥着個人。

雲一龍跟和尚心頭同時一震，彈身飛躍了過去，那是個中年漢子，頸項間一片鮮血，地上也是血，喉管已被割斷。

只看那血已凝固還未變黑的情形，便知道被殺的時間，不過是一兩個鐘頭前的事。

再朝屋裏一看，二人不由立時悲怒塡膺，屋裏，女人、孩子、大小五六口，全都被人割斷了喉管，躺在血泊裏。

屋裏桌上的茶杯底下壓着一張素箋，雲一龍跨步進屋伸手拿起來：我知二位必來，故留字致意。魏秋霞，湯子勤已都爲我階下囚，奉勸二位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休要多管閒事，否則一旦大禍上身，別怪我沒有善言勸告。

又是那同樣的字跡，下角署名處仍是畫着那麼一個豎着的手指頭。

「施主，」和尚苦笑一聲說：「這幾個觔斗，你我是栽到家了。」

雲一龍雙眉高挑，目現殺機的冷聲一笑，說道：「我不相信他能步步走在我的前頭，我就完全找不到一點綫索。走！和尚。」

「那裏去？」和尚眼見他目中現露的殺機，知道他心中已起了激憤，動了眞火，心中不由暗暗一凜。

「找兩個人各處去打聽打聽！有沒有人看見有人運着大批棺木出城？」

「這恐怕沒有用。」

「怎見得沒有用？」

「那麼多棺木是個累贅，要是我，我會在城裏找個僻靜地兒把它埋了。」

「那是你，別人不見得會跟你一樣，而且埋那麼多的棺木也不是一會兒的事，和尚，走吧！」拉起和尚翻牆出了棺材舖的後院。

二十分鐘之後，雲一龍一個人回到了夫子廟，他剛到夫子廟前，迎面走來了鐵牛。

「雲大哥！走，咱們喝一杯去，我請客。」

「怎麼？鐵牛，你發財了？」

「今天我手風特別好，贏了幾個。」鐵牛咧開大嘴笑笑說。

「哦！這一頓留着改天吧，現在先替我辦點事兒去。」

「什麼事兒？」

「找幾個弟兄，到城裏打聽一下，有沒有人運幾十口棺材出城，有沒有人看見幾十口棺材抬出魏家？」

鐵牛一怔：「啊？怎麼會事兒？方大

哥。」

「魏家那二十幾口棺材被人偷了。」

「偷棺材?」鐵牛又是一怔，一臉詫異之色。

「你快去吧!」雲一龍揮揮手說：「遲來就來不及了!待會兒在賭棚裏給我回話。」

鐵牛定過神來，右手斗大的拳頭猛地一擊左掌心罵說：「眞操他媽的!什麼東西不好偷，竟偷裝了死人的棺材，要是讓我鐵牛碰上，我非搗他個稀爛，摘下他的腦袋來當皮球踢不可!」他嘴裏罵着，脚下已邁開大步如飛而去。

鐵牛走了，雲一龍緩步進了賭棚。

× × ×

浦口城，這地方雖然不大，但却是渡江來往金陵的必經之地，所以這地方一向十分熱閙，單是那茶館酒肆就有十幾家。

而且，這些酒肆茶館常常客滿，座無虛席。

今天，和往常一樣，每一家茶館酒肆門口，都停放着很多馱東西的牲口、挑子、獨輪車、馬、馬車……形形色色，應有盡有。

下午三點多鐘，雲一龍便來到了浦口城。

一輛車蓬密遮的單套馬車停放在一家酒肆的門前，套車的馬在低着頭踢蹄輕嘶，車轅上沒有人，趕車的想必正在酒肆裏喝酒。

雲一龍站在街口朝那輛馬車望了望，然後走向那家酒肆門口，當門一站，舉目向酒肆內緩緩環掃了一週之後，他不由皺起了眉頭。因爲酒肆裏的酒客雖然滿座，什麼行色的人都有，却沒有一個像鐵牛對他所形容的趕車的跛老頭兒。

他皺着眉頭沉吟了一下，隨即邁步向車轅旁，伸手掀起車簾的一角，車內正併排放着兩口棺木，那兩口棺木他認得，正是湯子勤去連夜訂做，也是湯子勤跟魏秋霞藏身的那兩口。

「喂!你這位要幹什麼?」

他剛看清楚那兩口棺木放下車簾，背後忽然響起個沙啞的聲音。

他霍然轉身，神情不由一怔，酒肆門口正站着個身穿粗布衣褲的跛腿老頭兒，跛腿老頭兒瞪着一雙老眼，直瞅着他一眨不眨。

「不幹什麼。」雲一龍吸了口氣，淡淡一笑：「這輛車是你的?」

「不錯!是我的。」跛腿老頭兒點點頭。

雲一龍深深地打量了他一眼：「剛才我怎麼沒看見你在酒肆裏。」

「剛才我進後面解小便去了，一出來就瞧見你在動我的車!」

「你這車裏是……」

「你不是看見了麼!棺材。」

「你這棺材是……」

「賣的，你要買麼?」

「我正是要買，多少錢?」

「你要一口還是要兩口?」

「兩口我都要。」

「那就好談了，我是管賣管送，價錢等送到了地頭兒再說吧。」

雲一龍忽然笑了：「那太好了，你趕着車跟我走吧。」他邁步當先往前行去。

跛腿老頭兒應了一聲，爬上車轅，抖動韁繩，趕動馬車跟在雲一龍身後行向街口外。

出了街口，看看已是是行人稀少，四野僻靜。雲一龍停步回身說：「行了，就停在這兒吧。」

「怎麼?就停在這兒?」跛腿老頭兒怔了怔，「好吧，賣主隨買主的便，你說停在這兒就停在這兒吧。」

雲一龍笑了笑說：「帮個忙，把棺材抬下來。」

「不忙!我說過，到了地頭談價錢，先談好價錢再說。」

「好吧，你要多少錢一口?」

跛腿老頭兒伸前了兩根手指頭：「這數目怎麼樣?」

「一口兩塊大洋。」

「兩塊大洋?」跛腿老頭兒搖搖頭說：「我說的是一口二十塊大洋。」

「那有那麼貴的棺材，你可是想敲竹槓?」

「敲竹槓?」跛腿老頭兒瞪了眼：「這棺材是上好的木料做的，二十塊大洋買我一口棺材你並不吃虧，買不買在你，你不買我另找主顧去。」說着，就要趕動馬車。

「閣下!」雲一龍淡然一笑說：「開玩笑要適可而止，逗樂子也當見好就收，說吧，這兩口棺材是那兒來的?」

「那兒來的?」跛腿老頭兒兩眼一翻，「反正不是偸不是搶，憑勞力賺來。」

「這可眞是奇事兒。」雲一龍淡淡說：「我還沒有聽說過拿勞力賺棺材的。」

「何只你沒有聽說過，就連我這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一輩子以趕車爲生的人，也是生平第一遭碰上這種事兒。」

「這究竟怎麼回事兒，能說說麼?」

「這沒有什麼不能的，」跛腿老頭兒翻翻眼睛說：「今天上午有個人僱我的車，要我運兩口棺材上滁州，講好價錢是四十塊大洋，誰知道還沒到烏衣那人就趕了來，把棺材裏的兩個死人用蔴袋裝走了，臨走留下這兩口棺材抵車錢，就是這麼回事兒?」

「哦!原來如此，」雲一龍笑了笑說：「那麼你一口要賣二十塊大洋並不爲過了。」

「這麼說，你是買了?」

「我買了。」

跛腿老頭兒忽然嘿嘿笑了：「看來那小子倒是沒騙我，他說保證有人願出四十塊大洋把兩口都買了去，而且還說那買的人姓雲，噢，你是姓雲嗎?」

「不錯，」雲一龍心中微微一怔，點點頭說：「他沒有說錯，我正是姓雲，那人是誰?」

「不認識。」跛腿老頭兒搖搖頭：「那人瘦瘦高高的一身鬼氣的樣子，說話冷冰冰的，其實你買的是我的棺材，管他是誰呢。」

「你這話說的也是，」雲一龍點點頭，「那兩個死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

「我只知道是一男一女，長相沒有看清楚。」

「你看見那人帶着死人往那裏去?」

「我氣都快氣炸了，還管他呢?」跛腿老頭兒自車轅上站起，掀開了車簾，轉過身來向雲一龍招呼：「喂，帮帮忙，抬下來吧!」

「不忙。」雲一龍邁步走近車轅旁：「我先得仔細瞧瞧這兩口棺材的木料究竟是不是上好的木料。」

「你放心，全是上好的木料，我不會騙你，不信你掀開棺材蓋來看一看就知道了。」

雲一龍手掌伸了伸：「不行，我够不着，還是你來帮個忙，把它掀開來我看看吧。」

「你這是開玩笑，那麼重的棺材蓋，我一個人那能拿得動?」

「恐怕不是拿不動吧!」

「不是拿不動是什麼?我這麼大年紀了。」

雲一龍忽然一聲冷笑說：「年紀越大越奸滑，只怕是棺材裏藏得有什麼害人的玩藝吧。」

跛腿老頭兒臉色微微一變，瞪起眼睛說：「你要是不想買就算了，何必說這種誣陷人的話，你不買自有別人買，我另找買的人去。」坐回車轅，猛然一抖韁繩。

「別在我面前來這一套，兩口棺材四十塊大洋，我一個子兒不少你的，快把棺材蓋掀開來我看看!」雲一龍眼明手快，身子一動，出手如風，一把扣住了那套車的馬的轡頭。

「你想幹什麼?你這個人怎麼不講理，如今你想買我倒不想賣了。」跛腿老頭兒氣鼓鼓的沉下了臉。

「那怎麼行，這可由不得你。」雲一龍神色很平靜地說，一隻手仍然扣住馬的轡頭。

「對不講理的人絕對客氣不得，放手!」跛腿老頭兒突然瞪眼一聲怒喝，右手一揚，「唰」地一聲，馬鞭直朝雲一龍那拉住馬頭的轡手臂捲去。

「好手法!單憑這一手，就應該抬得動兩口棺材，何況是一口棺材蓋。」左手一揮，「叭」地一聲，那馬鞭竟然攔腰中斷。

「掌緣如刀，手勁也够强，憑這一手你也不該姓雲。」跛腿老頭兒冷冷一笑，掄起斷鞭在馬屁股上使力猛抽了一下。

那匹馬負痛，猛地一昂馬首，撥開四蹄往前衝去；跛腿老頭兒飛快地又在馬屁股上加了一鞭，帶得雲一龍也跟着向前衝去。

「姓雲的!算你行，馬車跟棺材裏的那兩個都交給你了。」他趁雲一龍全力控制那馬的衝勢之際，突然彈身一個跟頭翻落馬車後面，飛奔逃去；他的那隻跛脚竟然不跛了。

這一下，雲一龍有點顧此失彼的作了難；如果去追那老頭兒，勢必放掉馬匹不可，不放馬匹，就得眼睜睜地看着跛腿老頭逃去。但是入耳「棺材裏的那兩個」那一句，他心中立刻作了決定；救人要緊。

那匹馬昂首嘶鳴，四隻鐵蹄不停地踢動了好一陣子，方始平靜下來。

雲一龍鬆了手，移步走近車轅，緩緩伸手抓向車裏的一口棺蓋。當他的手掌托着棺蓋往起一掀的同時，他身子已突然一個倒翻，動作奇快地翻退出了一丈以外。

他身子剛翻退丈外，那棺材蓋已掀落一旁。只聽轟然一聲震天大響，雲一龍身子猛地往上一伏；木片破裂四飛，馬車立即零散。

那匹馬嚇破了胆，四蹄一登，箭射般地拉着幾根斷木狂奔而去。

地上，洒落點點血漬；顯然，那匹馬已經負了傷。

好半天，雲一龍才驚魂甫定地定過了神，站起身來舉袖拭了拭額頭上的冷汗，心中暗喊：好險。

抬眼掃視；滿地碎木木屑，一口棺材已經粉碎，另一口也已經支離破散。

只是却未見魏秋霞與湯子勤，幸好未見他二人，要不然他所看到的絕不會是完整的兩個；意念及此，他心裏不由頓時打了個寒顫。

驀地，他一眼瞥見一張白紙在那滿地碎木的木塊中飄揚起一角。他連忙走過去俯身伸手拿起那張白紙，仍是那熟悉的字跡；閣下倘然未被炸中，那是閣下的福命造化大，借此略示警告，奉勸莫管他人閒事，否則下次當不止區區炸藥。

該署名的地方仍未署名，還是那麼一根豎着的指頭。

「哼!好個陰毒的東西，我倒要看看你是誰，也要看看你有什麼通天的本領能逃出我的手法。」他雙掌一搓，白紙粉碎，朝那跛腿老頭兒逃去的方向快步而去。

× × ×

這是一片佔地不小的榆樹林，樹木枝葉很密，由外內望，黑黝黝的。

時間是晚上的八點多鐘，一條人影如飛奔到，一頭鑽入榆樹林中不見。榆樹林中有一片小小的空地，空地上有一座殘破的土地廟。

天黑，土地廟裏更黑，黑漆漆的令人簡直有伸手難見五指之感。

那一頭鑽進樹林中不見的人影，此刻正面對土地廟門神色恭謹地站立着。他竟然是那位趕車的跛腿老頭兒，不過，他如今雙腿筆直，絲毫不見一點跛的樣子。「稟報總座!吳飛特來覆命。」

「嗯。」土地廟內傳出一個森冷的聲音：「你的任務圓滿達成了麼?」

「稟報總座!他趕上了馬車。」吳飛躬着身子說。

「我問你任務圓滿達成了沒有?」

「回總座!他非常機警，頭一回並未貿然行動。」

「第二回必然貿然行動了，是麼?」

「第二回我未能目見。」

「這話怎麼說?」

「我形藏已經被他識破，只好逃離現場，但是我清晰地聽到了爆炸聲，料想他必難倖免。」

「僅是料想麼?」那森冷的話音忽然響起一聲冷笑。

「總座明鑒!他若不動那棺木，棺中炸藥絕不會爆炸，我既然清晰地聽到了爆炸聲，那表示他已動了棺木，他既動了那棺木，就絕難倖免。」

「你爲什麼不折回去看看?」

「請總座宥諒，我忙着趕來覆命，忘了。」

「好個趕來覆命忘了。你該知道，沒有圓滿達成任務的證據，我無法往上呈報，記你的大功。」

「回稟總座！我只知誓死效忠，不求大功。」

「嗯！這話很動聽，你放心吧，事情若然證實，我不少你的這樁大功。」

吳飛連忙低頭躬身道：「謝謝總座的恩……」

他最後的一個「典」字尚未出口，土地廟內已射出一縷烏光，直奔他的頭頂心打到。然而，不知怎地，那縷烏光忽然一偏，却打在他的右肩之上。

「總座！你……」他身軀一晃，抬起左手按住右肩，駭然失聲。

「別叫了，他已經走了，這就是你爲人賣命害人的下場。」突然有人在他身後接了口。

吳飛心中猛然一驚，霍地轉身回頭，不禁魂飛魄散，心胆皆顫。

眼前，冷然站着個人，赫然正是他認爲絕難倖免的雲一龍。

吳飛定過神來，翻身便要跑。奈何，他太慢了，他一翻身，雲一龍的一隻手掌已然抓住他那受傷的右肩膀淡淡說：「人家都不要你了，你還想往那兒跑。」

吳飛險些嚇癱了，低頭默然不語。

「你想害我，而我却及時救了你一命，你說這筆賬該怎麼算？」雲一龍扳轉過他的身子來，然後鬆了手。

吳飛低着頭，只不說話。

雲一龍淡淡一笑又說：「有道是：『大丈夫恩怨分明』，你閣下怎好如此這般對我……」

吳飛忽然一抬頭：「你救我的目的不過要留我活口，想從我口中問出些你要知道的消息，我並不領你這個情。」

「那好。」雲一龍冷聲一笑說：「你閣下既然不稀罕這條命，由我手中再把它交給閻王去也是一樣；兩條路任你選一條了。」

吳飛頭又一低，再度默然。

「你何不想想看，你冒殺身之險爲人賣命，所得到的報酬是人家要殺你滅口，男子漢大丈夫，你圖的是什麼？」

吳飛忽然又一抬頭：「你不必跟我說教，像我這樣的人，只有兩字『效忠』，隨時都可以死，實際說起來，這怪不得做上，他做得對。」

「這麼說，你是無藥可救，賤視已命了，你既有效忠之心，我樂意成全你，不過話說在前頭，我可不會讓你死得痛快的，你既知我不該姓雲，就該知道我的手法是如何的毒辣，你要三思。」

吳飛默然沉吟了一下：「你眞是那『奪命書生』……」

雲一龍接口說：「那並不關緊要，說那我想知道吧。」

「你若不是那雷天放，告訴你也沒有用。」

「這話怎麼說？」

「放眼當世，除了那雷天放外，沒有人能跟敝上相頡頏。」

「閣下！你很會捧人，那雷天放是英靈有知，他定會高興得由墓中跳出來。」

「這麼說，你眞不是雷天放？」

「我根本就沒說我是。」雲一龍聲調忽然一冷：「少在我面前玩心眼兒，說我想知道的吧，快說！」

吳飛忽然嘿嘿一笑：「可惜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爲什麼？」

「你知道我中的是什麼暗器嗎？」

「你中的是什麼暗器？」

「我中的是淬毒暗器，但這毒性較爲緩慢，一定要等片刻之後才會發作，如今是時候了，你上當了。縱然你十分高明，到頭來仍然落個空字。」忽然哈哈一聲大笑，但笑得却很悲慘。

雲一龍聽得心中不由微微一呆。吳飛却已身軀一晃，「砰」然一聲倒了下去，雙眼一閉，寂然不動。

望着吳飛的屍體發了一會兒呆，不禁苦笑地搖頭嘆了口氣，轉身飄然而去。

× × ×

九點多鐘，雲一龍回到了浦口城，在大安客棧開了間清靜的房間。他想好好的睡一覺，感覺到好累。

的確，接連三天來，他都沒有好好的睡過一覺，好好的休息過。

進入房間，剛坐下，茶房送來了茶水，還帶着一封信。

「先生！您的信。」雙手遞上信。

「我的信？」雲一龍一怔。

「剛才門口來了個人。」茶房點頭說：「要我把這封信送給剛住店的客人，而剛住店的客人只有您一位，所以……」

雲一龍伸手把信接了過來；果然，信封上寫着：雲一龍先生親啓。

「這信是我的沒錯，送信的是什麼人呢？」

「他沒有說姓名，只說您看過信就知道了。」

「哦！」雲一龍點點頭：「謝謝你，沒事了，你去吧。」

茶房應聲出房而去。雲一龍隨手拆開信封，抽出信箋：洪澤湖畔，亂石山上，孤松根下，埋有你想知道的秘密，盼速趕往挖取。

就這麼沒頭沒尾的一封信；字跡陌生，沒有上欵，沒有署名，也沒有畫什麼圖記。

看完信，雲一龍不禁蹙起了雙眉；這封信似乎是個陷阱。但，他是個一身是胆的人，在他的腦海中，也從沒有過一個「怕」字。

他略一沉思，立即作了決定；站起身來向外行去。剛到了前面，迎面碰見那名茶房。

「先生要出去？」那茶房向他含笑打招呼。

「嗯！我出去走走。」雲一龍伸手由口袋裏掏出一塊大洋遞給那茶房說：「這是房間錢，三天過後我要是沒回來，你就把房間讓出去好了。」不待那茶房答話，邁步行了出去。

× × ×

雲一龍登上了亂石山，也看到了那株孤松。那株孤松長的地方很險峻；它長在下臨洪澤湖的一處斷崖上。

他目光四下裏掃視了一眼，四下裏靜悄悄的，似乎連一個鬼影子也沒有。於是

，他邁步走向那株孤松下，到了孤松下，只略一注目；便即發覺有一片土色猶新，微呈蓬鬆之狀。他沒作猶豫，立刻由袖管裏摸出一柄匕首，俯身彎腰挖了下去。

蓦地，一陣輕捷的脚步聲響，這亂石山頭上突然出現了一批人。

雲一龍利用眼角餘光一掃，已發現人數竟有十五六個之多。他心中立即暗暗提高了警覺，這情形很明顯，這些人很可能是爲對付他而來，而且早就來了，埋伏在附近等候他的，只是他上山來時沒有發現而已。

這果然是個陷井。

他心中雖已暗暗提高了警覺，却沒有回身理睬那些人，像似絲毫無覺，停也不停地仍然挖他的。

「雷天放！別挖了，轉過身來談談吧。」有人開口發了話。

雲一龍沒答理，手沒停還是挖他的。

「雷天放！叫你別挖了，你聽見了沒有？」那人又發了話：「如果你想爲你自己挖個坑的話，應該挖得大一點。」

雲一龍不挖了，站直了身子，緩緩轉了過來，只一眼；他立刻心神震動。

原先，他本以爲早來這兒埋伏着等他的人，都是江湖道上的人。現在他才明白，他想錯了；眼前，這十五六個人，雖有三分之二是江湖道中人，但三分之一却不是。

他們一共是五個，是金陵公安局偵緝隊隊長沈雁秋跟四名偵緝隊員。

雲一龍心神震動之餘，暗暗皺了眉；眼前如果都是江湖人物，他絕對毫無所懼，憑武功身手，他自信沒有什麼人能奈何得了他。但是有偵緝隊的人在內，情形就不同了；他不能不有所顧忌，何況沈隊長和那四位隊員腰裏都插着一把快槍，他一身功夫再高再了得，也決快不過那五支快槍。

因此，他定定神，吸了口氣緩緩說：「剛才是那位在說話？」

「我。」聲音發自沈雁隊長的身後，只聞聲音不見人。

「哦！閣下是那一位？」

「我就是我。」

「閣下沒有姓名？」

「當然有名有姓。」

「如此，我請教尊姓大名？」

「不願告訴你。」

「爲什麼？」

「既不想跟你套交情，也不想跟你交朋友。」

「我們是熟人麼？」

「不是。」

「那麼閣下爲何躲在人背後？」

「你是認爲我怕你認得我？」

「閣下至少該站出來讓我看看。」

「看了你也不會認得，不看也罷。」

「閣下既然認爲我不會認得你，何不便大方點站出來讓我看看呢？」

「你可是想看清楚我的面目，死後好找我索債？」

「不錯。你怕麼？」

「當然怕，這麼一來我更不敢讓你看了。」

雲一龍忽然淡淡一笑：「閣下！我想我必然認識你。」

「是麼？」

「若然不是，你爲何不敢站出來讓我看看你？」

「好吧！你既然這麼說，就讓你看看也無不可，不過你會失望的。」

一個身穿灰袍，瘦削面孔的老者由沈隊長身後跨步走出；但只走出一步。便即停步站立。「雷天放！你仔細的看看吧。」雙手往後一背，仰起了頭。

雲一龍凝目細看；對方外貌十分陌生，似乎從未見過，但其神情舉止却微有熟悉之感。然而，却又想不出他是誰？

「閣下可否往前站站？」

「不行！不行。」灰袍老者搖手說：「我不能讓你在臨死之前拖上個伴兒。」

「你知道我會殺你？」

「難說！凡事總是防着點兒好，我不能冒險。」

「你很小心。」

「我爲人行事向來很小心。」

雲一龍笑了笑，目光一凝說：「剛才你喊我什麼：」

「雷天放。」

「雷天放是誰？」

「雷天放就是你。」

「你認得我？」

「從未見過。」

「那麼你怎知道我就是雷天放的？」

「是別人告訴我的。」

「那人是誰？」

「我不認得他。」

「他姓什麼名？」

「不知道。」

「他現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縱然知道，也不會告訴你的。」

「閣下！你受人騙了。」

「我不以爲是。」

「事實上我姓雲名一龍，根本不是什麼雷天放，秦淮河、夫子廟一帶你可以去試打聽一下，沒有人不知道我的。」

「這我知道，也知道你是叫雲一龍，不過，據那人告訴我說，雲一龍就是雷天放。」

「哦！你完全相信他的話？」

「我沒有理由不相信，我跟他毫不相識，他似乎沒有騙我的必要。」

「你說的也是。」雲一龍微點了點頭：「你尊姓大名？」

「你不必再問了，我已說過不願告訴你。」

「沈隊長！」雲一龍忽然轉望着偵緝隊長：「隊長此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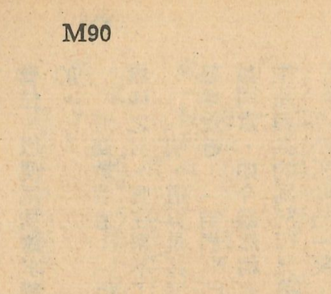
沈隊長說：「我接獲密報，殺害金陵魏家滿門，擄走魏秋霞小姐跟湯子勤的兇手是你。」

「哦！」雲一龍眉鋒微皺了皺：「這麼說，隊長帶着人來此是爲抓我的了？」

「不錯。」

「沈隊長！」雲一龍吸了口氣，緩緩說：「我說魏家的人不是我殺的，魏小姐跟湯子勤也非我所擄，便是我眼下也正在找那殺人的眞兇，訪查魏小姐跟湯子勤他二位的蹤跡下落，隊長信不信？」

（未完・三）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岳小玉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上開無意中見到岳小玉，只聽過他的名字，未見過其人，這次因彭孤魂想救公孫我劍不果而想服毒自戕，反被岳小玉救起，再由他帶去見葉上開，岳小玉才知道師父公孫我劍被困在三邪峽，這消息是由一個書呆子模樣的陸帆對葉上開說的，岳小玉聽到師父的下落之後，便和他們告辭，自己上路，來到一座城鎮外面，先被兩個一高一矮漢子截住，岳小玉怕被暗算先出手將二人點了穴道，繼之又來了兩個老者叫莫臨意、莊鶴，向他施殺着，都被岳小玉輕易避過，兩老者不敢再門逞强，應岳小玉要求帶去住在他們家裏的「岳小玉」……

三鏢局失鏢　黑草崖捉人

莫臨意嘆息一聲，道：「都是老夫不好，一直以為妹子是個老實人，她嫁的丈夫也是個老實人。」

岳小玉越聽越奇：「事情跟你妹夫又有甚麼相干了？」

莫臨意道：「老夫的妹夫，相貌老實，平時做事也是一絲不苟，很靠得住，說到武功，他更是練得實而不華，不但老夫喜歡他，老夫的師弟也很喜歡他。」

岳小玉道：「他叫甚麼名字？」

莫臨意道：「胡伯良。」

岳小玉「唔」一聲，微笑道：「就連名字也很好。」

莫臨意道：「他在咱們鏢局熬了十年，為人公正無私，甚得人心，老夫便把這廝提升，任命他做個總管。」

「鏢局的總管？」

「正是。」

「後來又怎樣了？」

莫臨意臉上陡地泛起了怒容：「這廝簡直他媽的不是人，竟然吃裏扒外，勾結大盜馮逢花，把一支最要命的鏢刼走！」

岳小玉道：「何謂之最要命的鏢？它很值錢嗎？」

「若不值錢，也不會要得了老夫的命！」莫臨意嘆道：「那是宏富錢莊老闆上官七爺送給京師四王爺六十大壽的賀禮，別的不說，便是黃金也有三萬両，此外尚有人參百株，明珠千顆，瑪瑙翡翠寶物不計其數！」

岳小玉吃了一驚：「這麼厲害？」

莫臨意道：「正是這麼厲害！」

岳小玉道：「這一支鏢，貴鏢局是單獨承保下來的嗎？」

莫臨意道：「不，這一趟鏢，是由洛陽恆遠鏢局、長安萬勝鏢局跟咱們雄才鏢局聯保的。」

岳小玉道：「由三大鏢局聯保，應該是十分妥當才對，怎麼最後還是會出了岔子？」

莫臨意道：「內奸！」

胡伯良？」

「對了，就是這廝！」莫臨意忿然道：「這奸賊早就串通好馮逢花，在咱們這一趟鏢車裏做了手脚。」

岳小玉問道：「胡伯良用的是甚麼方法？」

莫臨意道：「他在鏢車裏暗藏迷藥，把三大鏢局幾十個鏢師，趟子手都迷倒在客棧裏。」

岳小玉道：「沒有給迷倒的又有多少人？」

莫臨意道：「沒有給迷倒的，都是內力修為比較精湛之輩。」

岳小玉道：「以莫前輩與莊前輩之功力，自然是不會給迷倒的。」

莫臨意連連點頭，道：「咱們的確沒有給迷倒，還有洛陽恆遠鏢局及長安萬勝鏢局的總鏢頭，也還可以支撑得住，但形勢已是大大的惡劣。」

岳小玉道：「所以，這趟鏢終於還是丟了？」

莫臨意頹然地嘆了口氣，道：「馮逢花以逸待勞，兼且又已早有佈置，三大鏢局終於栽了一個大觔斗，而且害得咱們再也沒有面目見人。」

岳小玉道：「一時得失，又算得上甚麼，現在最重要的是把這趟鏢找回來！」

莫臨意愁眉不展，道：「老夫當然也是這麼想，但要把失鏢尋回，却又談何容易？」

「事在人為耳！」岳小玉說道：「晚輩認為，只要找到胡伯良，事情就有了希望。」

莫臨意苦笑，道：「但胡伯良早已給殺人滅口，甚至連馮逢花也好像大大的不妥。」

岳小玉奇道：「馮逢花刼走這支價值連城的鏢，應該是妥之又妥才對，怎麼却也會不妥起來？」

莫臨意道：「這一趟鏢，只怕在幕後還有人在暗中指使，連馮逢花那樣的人物，也只不過是個幌子。」

岳小玉目光一亮：「莫非馮逢花也正在給眞正主謀追殺滅口不成？」

莫臨意道：「正是如此。」

岳小玉「噢」一聲，道：「這就複雜得緊也矣，咳咳！」

莫臨意道：「胡伯良固然大大的該死，馮逢花也是自討苦吃，這個汪洋大盜其實一點也不窮，據老夫所知，他最少有好幾十萬両銀子存放着，但却還要再冒這個險，誠屬大大不智。」

莊鶴聽的不住搖頭，道：「師兄，金子銀子，那一個會嫌多？那一個不想拚命多掙一點？雖說知足者貧亦樂，但眞正甘於淡薄，眞正容易滿足之人，世上又有多少？」

莫臨意嘆道：「這話兒倒也不錯，馮逢花又不是個呆子，他自己也一定有着如意算盤。」

岳小玉道：「算盤打得太如意，往往未必眞的就很如意。」

莫臨意道：「能令馮逢花弄得如此狼狽之人，自非泛泛之輩。」

岳小玉說道：「前輩打算怎樣追查此事？」

莫臨意嘆了口氣，緩緩道：「實不相瞞，老夫已沒有辦法可以憑自己之力，把這一趟失鏢找回來。」

莊鶴也黯然道：「這並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是形勢比人强，就算咱們把這兩條老命拚掉，只怕也只徒勞無功！」

岳小玉道：「莫非兩位已打算放棄追查失鏢的下落了？」

莫臨意道：「那當然不是，就算只有一分希望，咱們也絕對不會放棄找尋它的下落。」

莊鶴道：「幸好天降福星，岳小玉大俠忽然駕臨本鎮，聲言仗義出頭，一定要為咱們找到這一支鏢為止。」

岳小玉心中冷笑不迭，面上却儘量保持沉着，只是淡淡道：「有岳大俠願意承担此事，事情自然是大有希望的，倒不知道他可有甚麼週詳計劃？」

莊鶴道：「岳大俠為人謹愼，咱們都對他極具信心。」

岳小玉暗罵一聲：「蠢老東西，見他媽的驢活王八。」

這時，莫臨意已帶着岳小玉來到了一座巨宅門前，岳小玉一看之下，不由讚道：「好大的氣派！」

莫臨意說道：「此乃祖上留傳下來，直到我這個不肖子孫手裏，已歷百餘年時候。」

岳小玉連連點頭，道：「薑是越老越辣，房子是越古老的越好看。」語音略頓，忽然又問莊鶴：「莊前輩又住在甚麼地方？」

莫臨意不等莊鶴開口，已接着說道：「莊師弟原居遼北，是老夫邀請他到這裏

暫住，以便匡扶雄才鏢局，大力發展工作的。」

莊鶴歉然道：「但我這個師弟却是個庸碌之材，實在帮不了甚麼忙。」

「唉，這算是甚麼話了？」莫臨意惱怒地說道：「咱們早巳說過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如今雖然稍有波折，但咱們還是生死與共的同門師兄弟！」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這一次，却是莫前輩說得對！既是同門師兄弟，就不該分甚麼彼此！」

莊鶴聽見兩人都這麼說，只得默然不語。

× × ×

在莫臨意帶引下，岳小玉終於看見了另一個「岳小玉」。

對岳小玉來說，另一個「岳小玉」自然是冒牌的。

這個冒充岳小玉的少年，年紀和眞正的岳小玉却不相上下，衣着却光鮮華麗得多。

「這位就是眞眞正正、如假包換的岳小玉岳大俠！」莫臨意興致勃勃的對岳小玉說。

岳小玉「哦」一聲，微笑着道：「很好！很好……」

假岳小玉似是怔了怔，半晌才道：「兄台怎麼稱呼？」

岳小玉道：「在下水叠營。」

「水——叠——營——？」

「不錯，」岳小玉淡然一笑，道：「水花鏡月的水，山峯重叠的叠，戰陣軍營的營。」

假岳小玉這才「哦」的一聲，莞爾微笑着道：「這名字眞好，又雅聽又璽有意思。」

岳小玉臉上堆滿着笑容，道：「岳兄客氣！客氣！說句眞話，岳兄的名字，才是天下間最好、最有意思的。」

他一面說，一面心中冷笑，忖道：「這個冒牌貨，別的本領了得不了得還不知道，但拍馬屁功夫巳經不賴，他旣大拍『水叠營』馬屁，老子又何妨大拍岳小玉馬屁哉？所不同者，乃是他拍老子之屁，但老子却只是自己拍自己的馬屁而巳。」想到這裏，不禁爲之得意洋洋，臉上笑容也越來越是愉快。

但假岳小玉接着却搖頭不迭，嘆道：「在下這個名字，實在不怎麼好，小玉小玉，聽來娘娘腔之極，那裏及得上水兄大名般幽雅動聽？」

莫臨意乾笑兩聲，道：「兩位都是一代武林俊彥，大家也用不着太客氣啦，請坐！請坐！」

假岳小玉聞言，果然不再客氣，就在身邊一張紫檀木太師椅坐了下來。

岳小玉却還是筆直地站立着，沉吟了片刻才道：「江湖傳言，岳兄乃公孫老俠門下高足，義父更是血花宮老主人練驚虹先生，未知是否屬實？」

假岳小玉說道：「水兄所言，全屬實情。」

岳小玉道：「公孫老俠劍術超羣，練老宮主神功蓋世，岳兄一人身兼兩家之長，前途自必無可限量。」

假岳小玉道：「水兄謬讚了。」

岳小玉道：「岳兄說在下謬讚誰人？是謬讚公孫老俠？謬讚練老宮主？還是謬讚了岳兄？」

他這一問甚是兀突，假岳小玉一怔之餘，居然只能瞪目結舌，不知如何應對。

莫臨意却哈哈一笑，打圓場道：「水兄弟眞會說笑。」

假岳小玉也陪笑不迭，忽然道：「水兄一貌堂堂，自非池中之物，未知尊師是那一位高人？」

岳小玉道：「我師父早巳忘掉了自己的名字。」

假岳小玉面露奇怪之色：「名字也會忘掉嗎？」

岳小玉道：「他老人家記性不好，忘掉了自己的名字，那也不是甚麼奇事。」

假岳小玉只得唯唯喏喏，道：「世事旣多且奇，況且令尊師原本就是奇人異士，他老人家忘掉了自己貴姓大名，的確不是甚麼奇事。」

岳小玉笑道：「岳兄能夠明白就好了，千萬別以爲水某胡言亂語，信口開河就好了！」

「豈敢！豈敢！」假岳小玉忙道：「水兄爲人老實，正是一望而知，在下又怎會不相信尊駕的說話？」

岳小玉暗罵一聲「放屁」，面上却笑吟吟地：「岳兄，你我今日一見如故，確是難得之緣份，未知岳兄如今在此作客，可有甚麼高見？」

假岳小玉奇道：「在此作客，又須有些甚麼高見了？」

岳小玉踱步片刻，始道：「小弟此言，乃指雄才鏢局失鏢之事。」

假岳小玉這才「啊」一聲，道：「水兄也知道此事了？」

岳小玉道：「三大鏢局聯手保鏢被刦之事，早巳在江湖上鬧得沸沸騰騰，水某雖然孤陋寡聞，却也曾聽一些武林朋友提及。」

假岳小玉神情漸漸凝重，道：「水兄還知道些甚麼？」

岳小玉背負着手，沉吟道：「胡伯良爲人所利用，自食惡果死於非命，那是不必再爭議的，如今咱們大可在馮逢花身上着手，徹查此案。」

假岳小玉順口應道：「在下也正是這麼想。」

「想你娘個王八！」岳小玉心中大罵：「沒你媽媽烏與，老子遲早撕破你這塊假面具，好教你知道金漆招牌眞正岳小玉大爺的厲害！」

只聽莫臨意輕嘆一聲，緩緩道：「馮逢花乃大盜中之大盜，江湖經驗極其老到，倘若連他也只不過是幕後主謀者的一枚棋子，只怕……」

「別說喪氣話！」岳小玉沉聲說道：「有岳小玉大俠在此，再大難事也可以解决！」

假岳小玉說道：「水兄也太看得起我啦。」

岳小玉傲然道：「若連在下都瞧不起岳大俠，那就眞是太豈有此理了！」

假岳小玉道：「在下常聽師父、義父訓誨，深明人在江湖，必須互相扶持之道，此次莫總鏢頭遇上麻煩，在下自然是要

鼎力相助。」

岳小玉道：「你能夠記住師父跟義父的教訓，那是很好的，看來，岳大俠如今必巳有了對付奸人的計劃。」

假岳小玉道：「以在下愚見，要捉拿主謀，追回失鏢，必須先從馮逢花方面下手。」

岳小玉頷首道：「小弟也是這麼想，但此時此刻要找馮逢花只怕大不容易。」

「這倒未必！」假岳小玉道：「要找馮逢花，在下倒有個辦法。」

岳小玉乾咳一下道：「願聞其詳。」

心下尋思：「權且聽聽這厮放甚麼屁！」

假岳小玉道：「馮逢花雖然從未娶妻，但在長安却有一位紅顏知己。」

岳小玉道：「所謂紅顏知己，亦即老相好者也。」

莫臨意聽得眉頭一皺，欲言又止。

假岳小玉接着道：「這女子叫徐芷若，是個老秀才的女兒。」

岳小玉道：「她年紀有多大？長得美不美？」對岳小玉來說，要評量一個女子，這兩件事自然最爲重要。

假岳小玉想了想，才道：「這徐芷若大概二十八九歲年紀。」

岳小玉心道：「差不多可以做我娘親了。」

假岳小玉又道：「若說相貌，那是一般一般左右。」

「一般一般左右？」岳小玉乾咳一聲，道：「那便是旣不怎麼醜，也不怎麼漂亮了？」

假岳小玉點點頭，道：「不錯，在下打算從徐芷若這方面着手。」

岳小玉道：「有把握嗎？」

假岳小玉道：「有把握沒把握，目前還很難說，但除此之外，在下巳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岳小玉沉吟半晌，道．「這樣也好，好好歹歹總是一條路，走得通固然要走，走不通也不妨走了再說。」

假岳小玉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但要找徐芷若，如今又有了新的麻煩。」

岳小玉暗罵道：「又出花樣了。」面上却淡然一笑道：「何謂之新的麻煩？」

假岳小玉道：「徐芷若在不久之前，給一羣神秘人物擄走了。」

岳小玉一楞，道：「這羣神秘人物，到底是何方神聖？」

假岳小玉道：「目前還不知道。」

岳小玉問道：「這件事，岳兄如何得知？」

假岳小玉道：「在下有一個老朋友，爲人機靈敏捷，兼且廣識天下英豪，江湖上許多事情，都很難瞞過他的耳目。」

岳小玉「哦」一聲，道：「倒不知這位仁兄又是何人？」

假岳小玉道：「在下這位老朋友姓鐵，叫鐵老鼠！」

「鐵老鼠？」岳小玉一聽之下，不由失聲叫了出來。

假岳小玉見他神色有異，不禁問道：「怎麼啦？你也認識鐵兄嗎？」

「不認識！不認識！」岳小玉立刻撒了個謊，道：「水某只是覺得奇怪，好好一個男子漢，怎麼會以老鼠二字爲名？」

假岳小玉淡淡一笑，道：「以老鼠爲名之人，在江湖上倒是屢見不鮮的。」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假岳小玉一本正經地說：「濟南有白老鼠，與湘北黑貓俠齊名，淮揚道上有呼延老鼠，九九八十一式鼠尾棍罕逢敵手，南嶽衡山更有方老鼠，此人旣姓方，臉也四方，連用的兵刄也是四四方方的一面盾牌，如今巳活至九十八歲高齡，而且去年還討了一個第十一姨太太回來……」

岳小玉「噢」地一聲，道：「原來中原武林的老鼠英雄，也是爲數不少的，昔才水某大驚小怪，想來眞是十分可笑。」他的撒謊本領向來了得，自然深明「謊後自嘲，乃可圓場補漏。」之道。

假岳小玉又道：「把徐芷若擄走之人，非獨行動神秘，而且個個武功不弱，要把徐姑娘從虎穴中救出，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岳小玉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憑岳兄才藝本領，相信總有辦法可以把徐姑娘成功地拯救出來的。」

假岳小玉嘆道：「水兄，你別把在下捧得太高明了，況且此事事關重大，可說是萬萬不容有失……」

岳小玉道：「岳兄莫非担憂己方人手不足，難以成事嗎？」

假岳小玉又嘆了口氣，憂形於色地說：「正是如此！」

岳小玉道：「水某雖然不才，但旣然遇上了這等關係重大之事，也决不願意袖手旁觀，只要岳兄有用得着水某之處，水某自當甘效犬馬之勞。」他這幾句話說得擲地有聲，實則心裏「媽聲」不絕。

「媽聲」者，乃是「他媽的」之聲者也。

假岳小玉聽見岳小玉這麼說，却是高興之極，連忙拱手微笑道：「水兄言重了，你我今日一見如故，眞是緣份，旣是緣份來了，咱們不妨聯手對抗邪妖，共同幹一番大事！」

岳小玉笑道：「好極！」心內暗說：「你若知道老子就是正牌岳小玉，只怕馬上便得屎滾尿流，一屁飛出二萬八千里開外。」

莫臨意見兩人談得甚是投契，心裏也相當高興，但除了高興之外，却不禁仍然存着疑慮。

他疑慮最大之處，自然就是「水叠營」的眞正身份。

「水叠營」武功極高，那是師兄弟兩人有目共睹的了，但直至現在，莫臨意和莊鶴仍然無法知道，「水叠營」的師門來歷，甚至連這年輕人的武功淵藪也全然看不出來。

× × ×

兩日後，岳小玉巳到長安。

假岳小玉當然也來了，但莫臨意、莊鶴兩人，却仍然鎮守着雄才鏢局。

兩年前，長安城內開了一間碧山園，不但有最舒適最乾淨的房子，也有最好的酒菜和女人供應。

岳小玉一知道有這個地方，立刻就不再挑選別的客棧了，假岳小玉却沒所謂，他說：「龍宮住得，天宮住得，狗洞狼巢

，也同樣可以睡得着覺。」

岳小玉心中冷笑：「如此最好睡在棺材裏，是死也好，是活也好都不必讓別人增添痲煩。」

兩人進入碧山園，各自要了一間上好房子，到了黃昏，假岳小玉前來敲門：「水兄，水兄！」

岳小玉懶洋洋地從床上爬起，隔了好一會才把門閂打開，道：「岳兄，有甚麼事？」

假岳小玉道：「鐵兄來了。」

「鐵兄？」岳小玉陡地一怔，「是那一位鐵兄來了？」

假岳小玉道：「是鐵老鼠！」

「鐵老鼠？」岳小玉吁了口氣，道：「他怎會跑到這裏來的？」

假岳小玉道：「這幾天以來，鐵兄一直都在長安附近。」

岳小玉道：「所為何事？」

假岳小玉道：「正是為了徐芷若被擄走之事而奔波。」

岳小玉道：「難得這位鐵老兄如此落力，水某非要拜會拜會此人不可。」

假岳小玉道：「鐵兄正在店堂內喝酒，在下曾經向他提及水兄，他也說很想見一見你。」

岳小玉點頭道：「好的！好的！」心裏却在想：「這岳小玉是假的，不知道鐵老鼠又是否冒牌貨色？」

× × ×

在假岳小玉帶引下，岳小玉終於看見了鐵老鼠，眞眞正正的鐵老鼠。

岳小玉看見鐵老鼠之際，鐵老鼠正在據桌大嚼大喝，好像已餓了很久似的。

岳小玉忍不住叫了一聲，道：「鐵老兄——」

鐵老鼠看着他，過了好一會才把手裏的鷄腿骨放下，道：「你認識區區？」

岳小玉微笑，向假岳小玉一指，道：「岳大俠提起過尊駕的名字，所以——」

「鐵老兄，」假岳小玉迎上前道：「這位是水疊營水兄弟，是小弟的好友。」

鐵老鼠用衣袖抹了抹嘴，含糊地應道：「原來是水朋友，坐！坐！請坐！」說完又伸出筷子挾了一大塊肥肉塞進嘴裏。

岳小玉凝神注視着眼前這個鐵老鼠，看了半天，愈更肯定這個鐵老鼠是眞的，當下不由暗嘆了口氣，忖道：「這冒牌岳小玉好大的本領，居然把鐵老鼠騙得團團亂轉，倒是老子這個貨眞價實的岳小玉來了，鐵老鼠却反而認不出來。」

鐵老鼠本來就是個大人，一別五年之後，容貌仍然改變不大，但岳小玉却不同了，他已從一個小子孩童，變成一個壯健英偉的年青人。

所以，岳小玉要認出鐵老鼠，那是一點也不困難，但鐵老鼠能否認出岳小玉，却是難說得很了。

但岳小玉感到最奇怪的，就是鐵老鼠何以會和冒牌的岳小玉混在一起？

「他媽的！」岳小玉心中越想越氣，尋思道：「這個冒充老子的傢伙準是不懷好意，鐵老鼠說不定已上了他的大當。」

但他這一次的忍耐力居然甚好，雖然明知事有蹊蹺，但暫時仍然隱忍不發，靜觀其變。

眞假岳小玉雙雙就坐之後，鐵老鼠才壓低了嗓子，悄聲說道：「徐姑娘已被押往青木寨。」

假岳小玉眉頭一皺，道：「青木寨在甚麼地方？」

鐵老鼠道：「距此地西南三百里。」

假岳小玉道：「青木寨是强盜窩？」

鐵老鼠道：「不錯，但這幾年來，青木寨從來已沒有做過案子。」

假岳小玉道：「這夥强盜有多少？」

鐵老鼠道：「五年前最少三百以上，但這幾年來人數急劇減少，大概只剩下三十餘人左右。」

假岳小玉道：「怎會這樣的？」

鐵老鼠道：「聽說青木寨主性情大變，不想再做强盜，寧願挨窮。」

假岳小玉道：「既然寧願挨窮，何以不把强盜寨散夥？」

鐵老鼠道：「青木寨是『青木神君』周樹華所創，周樹華臨死前把這强盜寨交給其子周震泰。這周震泰雖也練就一身武功，却不是個眞正的江湖大盜，他第一次出外打家刼舍便已險些回不了青木寨。」

假岳小玉道：「却是何故？」

鐵老鼠道：「周震泰心腸太軟弱，根本就不是個做大盜的材料，那一次，青木寨洗刼另一盜寨，不但破壞了黑道上的規矩，而且也險些給敵人砍為肉醬。」

假岳小玉道：「但徐姑娘已被擄上青木寨，你敢說事情跟周震泰沒有關係嗎？」

鐵老鼠道：「這可難說得很了，說不定周震泰也是身不由主的。」

假岳小玉道：「不管他怎樣，徐姑娘咱們是非救不可的。」

岳小玉越往下聽，就越是覺得不是味兒，終於忍不住道：「兩位把事情弄得太混淆，也太複雜了。」

鐵老鼠陡地臉色一寒，冷笑道：「水朋友，難道你又有甚麼高見不成？」

岳小玉淡淡道：「萬事歸根，說句眞話，咱們到底想找誰？」

鐵老鼠道：「徐芷若。」

岳小玉道：「咱們非要找到徐芷若不可嗎？」

鐵老鼠道：「不錯，因為只有徐姑娘，才可以找得到大盜馮逢花。」

岳小玉道：「只怕未必。」

鐵老鼠冷哼一聲：「甚麼意思？」

岳小玉道：「馮逢花既是老江湖，怎會不明白目前處境？咱們可以想得到的辦法，這位馮大盜當然也想得到了，難道他還會坐以待斃，讓對頭人把他抓住嗎？」

此言一出，鐵老鼠為之啞然無語。

假岳小玉微一沉吟，道：「依水兄之見，却又該當怎樣？」

岳小玉道：「徐芷若那邊，咱們暫且可以不理——」話猶未了，鐵老鼠已憤然道：「不行！這豈非見死不救了？」

岳小玉暗罵了七八句「他媽的」，臉上却還是神情沉靜地說：「救人還救人，找鏢還找鏢，照水某看，徐姑娘被擄，最担心的人就是徐老夫子。」

假岳小玉道：「徐老夫子是一介文弱書生，再担心也幹不出甚麼事情來。」

岳小玉道：「除了徐老夫子之外，馮逢花也必已急如鍋上螞蟻。」

假岳小玉陡地目光一亮，道：「你是說，馮逢花必然會到青木寨救人？」

岳小玉淡淡道：「若以常理度之，必當如此。」

「對！你說得很對很對！」鐵老鼠這次大為贊同，道：「但縱然肯定了這一點，那又怎樣？」

岳小玉道：「截住他！」

「截住他？」鐵老鼠眉頭緊皺，道：「截得了嗎？」

岳小玉道：「動動腦筋，絞絞腦汁，相信總有辦法。」

假岳小玉道：「青木寨是個怎樣的地方？」

鐵老鼠道：「這營寨結於黑草崖上，易守難攻。」

假岳小玉道：「正面如此，後路那邊形勢又怎樣了？」

鐵老鼠道：「崖如刀削飛鳥難渡。」

假岳小玉默然半晌，才問岳小玉：「水兄，換上是你，如何救人？」

岳小玉道：「捨易取難兵行險着。」

假岳小玉又問鐵老鼠：「你呢？」

鐵老鼠道：「兩者皆難，但正面搶攻救人，似乎更是難上加難之舉。」

假岳小玉道：「說來說去，還是從絕壑陡壁那邊冒險攀上去了？」

鐵老鼠點點頭，道：「形勢如此，除非不救，否則只有此途尚堪一博。」

假岳小玉道：「既然如此，咱們也好像只有一個辦法才能找到馮逢花了？」

岳小玉道：「不錯，姑且試試守株待兔的滋味，也許十分有趣亦未可料。」

假岳小玉輕輕嘆了口氣，忽然為自己斟了一杯酒，然後「骨嘟」就把它喝得點滴不剩。

× × ×

趕路的滋味，似乎比守株待兔還更吃苦得多。但岳小玉等三人騎術甚精，很快便已繞道來到黑草崖後。

岳小玉騎術原本極差，但這兩年來，却大有改進。

這全然是展獨飛之功。

他不知道從那裏找到了一匹脾氣既不太差，也不太好的灰馬，每隔兩三天便督促岳小玉練練騎馬之術。

練驚虹自然不反對，而且大為贊成，他對岳小玉說：「武功固然重要，騎術也萬萬不能低劣，人，畢竟是人，輕功再好也及不上一匹好馬。」

岳小玉立時反駁：「當當昨天輸給了徒兒。」

練驚虹沉着臉，道：「甚麼當當？」

岳小玉道：「當當就是展大俠找回來的那匹馬，牠跑的實在不慢，但昨天早上，徒兒跟當當比賽，結果徒兒比牠快了一點點，雖然只是險勝，但畢竟還是徒兒贏了。」

練驚虹搖搖頭：「我不相信。」

岳小玉道：「展大俠也目睹這場比賽，還有蝶蝶姊姊——」

「明天再跑一趟，你若再贏，我才相信。」練驚虹道。

到了第二天，岳小玉再跟當當競逐。但這一次，他輸了，而且輸得很遠很遠，也就是輸得很慘很慘。

練驚虹問他：「服氣不服氣？」

岳小玉搖頭，道：「不服氣！大大的不服氣！這次跑的路程，比上一次長了五倍。」

「這就是了。」練驚虹淡淡一笑，道：「說來說去，人畢竟是人，馬畢竟是馬，倘若只是比賽一百幾十丈，輕功高明之輩必定可以獲勝，但途程一長，就算是天下間輕功第一名高手，也會比不上一匹尋常的馬兒。」

岳小玉只得連連點頭，道：「徒兒明白了。」

自從那一天開始，岳小玉就不斷苦練騎術，而展獨飛也很用心的加以指點。

× × ×

黑草崖後面是懸崖峭壁，別說是人，便是猴子也爬不上去。

但岳小玉相信，除非馮逢花不打算救徐芷若，否則必然會從這兒着手。

只見崖後一片荒涼，鐵老鼠顧盼一眼，道：「眞是個連鬼都不肯來的地方。」

假岳小玉苦笑了一下，道：「但咱們却來了。」

岳小玉道：「前面不遠，有一片林子，咱們大可到那邊躲藏着，靜候馮大盜出現。」

鐵老鼠道：「好是好的，却不知道要等到甚麼時候。」

話猶未了，忽聽林子之中傳來一陣微微打鬥聲。

假岳小玉臉色一沉，道：「過去瞧瞧！」不等他說完，岳小玉早已搶先飛掠過去。

（未完・廿八）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秋霜祭起長劍，紫衣煞君用「紫煞掌」相抗，紫煞君的衣袖竟然片片碎裂，雖然紫煞君沒受傷，但也已領悟到管秋霜祭劍的厲害，所以紫煞君立即答應管秋霜、凌千青兩人離去……凌千青向管秋霜分析情況，認爲殺死管秋霜父親的人可能是柳鳳嬌，遂把柳鳳嬌的來歷述說一番……凌千青管秋霜來到瓜州一間酒樓進食，忽見一老婦人稱說是聶小香的母親，並說聶小香在家中等事，凌千青急忙跟她前往，却落入何眞眞手中，突然柳鳳嬌出現，要殺凌千青，何眞眞出手相救，凌千青才幸免于難……

魔女捨名節 義救凌少俠

凌千青驀然一驚，此情此景，莫非自己和她……

他正待翻身坐起，何眞眞已經伸出一隻柔軟的纖手，輕輕按在他肩頭，輕柔的道：「你剛醒來，再躺一會。」

凌千青沒有躺，掙扎着坐了起來，急急問道：「妳……」

這話他不好措詞。

何眞眞朝他溫婉一笑：「你這人眞是不聽話，難道我會害你麼？」

凌千青懷疑的道：「在下怎麼會睡在這裏的？不是妳……」

他想說：「不是妳在我身上做了手脚？」但下面的話，他說到「妳」字，就不好再說下去。

「你再仔細想想？」

何眞眞披了下嘴，才道：「你中了二師姐的『彈指毒粉』，是我把你救醒的，怎麼？你還懷疑我？」

凌千青經她一說，才漸漸想起自己和柳鳳嬌動手的一幕，自己在發劍追擊之際，突然感到一陣昏眩，後來……

這麼說，自己果然是她救的了。他望着她，又問道：「柳鳳嬌如何肯放過在下呢？」

「你剛服下解藥，人雖清醒過來，但餘毒未淨，應該再躺一會才是。」

何眞眞平日裏眼高於頂，從未把男人放在眼裏，對他，不知怎的說話竟會如此輕柔，她望着他，說道：「別再逞强了，我扶你睡下去。」

凌千青確實感到全身乏力，只得任由她扶着睡下，一面說道：「謝謝妳。」

何眞眞甜笑道：「你居然也知道說謝謝我了。」

凌千青依然問道：「柳鳳嬌在我身上下了毒，她怎肯放過在下的呢？」

何眞眞臉上一紅，說道：「你不用多問，還是睡一會吧！」

凌千青道：「在下想知道她肯捨我而去，究是爲了什麼？何姑娘，你非告訴我不可。」

何眞眞道：「你一定要知道麼？」

凌千青說道：「在下和她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此非知道她肯放過在下的原因不可。」

何眞眞幽幽的道：「你難道還會想不出來麼？」

凌千青道：「是姑娘救了在下，你和柳鳳嬌反目了，甚至還動了手？」

何眞眞微微搖頭道：「論武功，她比我强得很多，我打不過她。」

「那……」凌千青道：「在下很難猜得出來，還是姑娘直言相告吧！」

「你既然一定要知道，我……就說給你聽……」

何眞眞粉臉酡紅，低低的道：「只是……只是你聽了不許笑我。」

凌千青道：「姑娘救了在下性命，在下怎麼會笑妳呢？」

何眞眞站起身，側身坐到床沿上，她一張粉臉，嬌紅欲滴，俯首輕輕的道：「我不准二師姐殺你，就告訴她……告訴她……我已經失身於你了……」

一個女孩兒家，這話自然很難啓齒，但她很吃力，很低聲的說了出來，話聲出口，她已羞得別過頭去，不敢看他。

這是關係她一生名節之事，她爲了救自己，竟然不顧自己名節！

凌千青心頭不禁感動，問道：「柳鳳嬌相信了？」

何眞眞點點頭，才道：「她相信，但仍然不肯答應，我心裏一急，就說要去師父跟前評理，她才口氣軟下來，留下解藥走了。」

凌千青忍不住握住了她的手，感激的道：「眞對不起妳，爲了救我，委屈姑娘的清白，在下……在下不知如何報答妳才好？」

「我是要你報答麼？」

何眞眞脹紅着臉，幽幽的說道：「我在江湖上雖然心狠手辣出了名，但我還是清白女兒之身，我知道你一向都瞧不起我，但在我心裏，只有你一個人，不管你對我怎樣，只要能救你，別說清白蒙瑕，就是……就是死，我也會甘之如飴……」

她忽然從眼睛中湧出一串淚珠，一個人隨着撲倒在凌千青的身上，一顆頭埋在他胸前，雙肩微微聳動，只是沒有哭泣出聲。

凌千青原是個多情種子，他聽得心頭一軟，忍不住伸手摟住了她的粉頸，輕輕的道：「何姑娘，快別傷心了，在下對不起妳。」

何眞眞道：「不要叫我何姑娘，叫我眞眞。」

凌千青道：「好，眞眞，妳對我好，我都知道。」

何眞眞忽然抬起臉來，含着淚水，笑道：「只要你知道就好了。」

她笑得很甜。凌千青忍不住輕輕在她秀髮上吻了一下。

她口中輕「嗯」了一聲，這聲「嗯」，令人聽來很誘惑。

凌千青用手抬起她的臉來，四目相對，嘴唇緩緩朝她櫻唇上湊去。

何眞眞忽然一偏頭避了開去，直起身，羞澀的道：「原來你也不老實，好了，你體內餘毒未淨，該好好歇一會才是。」

凌千青紅着俊臉，依然拉着她的手不放。

何眞眞心裏有着莫大的安慰一般，含羞帶笑的道：「只要你不討厭我就好了，用不着這樣好法。」

凌千青緩緩地放開她的手，說道：「眞眞，我知道，從前我不是討厭妳，是因爲……」

何眞眞道：「因爲我是你仇人的師妹，對不？」

凌千青點了點頭道：「是的，柳鳳嬌是我殺父仇人，我必報此仇，妳不會怪我吧？」

「我……不知道。」何眞眞道：「就算我不怪你，我師父……就很難說了，這……我好爲難……」

「哦！」凌千青道：「聶小香是柳鳳嬌擄去的了？」

何眞眞道：「你心裏就是念念不忘聶小香。」

凌千青說道：「眞眞，妳生氣了，因爲……」

「人家肚子裏都有了你的骨肉了。」何眞眞披着嘴說道：「我還能够生什麼氣呢？」

凌千青道：「在下不是這個意思。」

何眞眞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凌千青道：「因爲……如果聶小香是柳鳳嬌擄去的，就證明了一件事。」

何眞眞問道：「你說的是什麼事？」

凌千青道：「那就證明管叔叔莊上二十八條人命，也是柳鳳嬌下的毒手了。」

「哦！」何眞眞又披披嘴道：「對了，那姓管的姑娘和你哥哥妹妹的很親近，難怪你對管家莊的事，這麼認眞了。」

凌千青道：「眞眞，在下說的是正經事。」

何眞眞道：「誰說你們不正經了？」

凌千青切齒道：「我凌、管兩家血仇，都在柳鳳嬌一人身上，妳說我能放過她麼？就算妳師父要偏袒她，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何眞眞道：「師父也許不知道二師姐殺了這許多人，但她老人家……」

她不敢說下去，那就是說她師父是個護犢的人了。

凌千青望着她，問道：「妳師父怎麼呢？」

何眞眞俛首沉吟了下，才偏頭道：「這樣好不，等你休息一天，我陪你去晉見師父，你把兩家數十口血仇，面稟師父，看她老人家怎麼表示，你說可好？」

凌千青下山之時，也隱約聽師父的口氣，好像柳鳳嬌的師父，是個十分難惹的人，要自己小心之言，如果先去看過她，也是先禮後兵，才不致傷了兩家和氣，使自己師父爲難。想到這裏，不覺點點頭道：「妳這主意不錯，只是……」

何眞眞連忙問道：「你還有什麼顧慮呢？」

凌千青臉上一紅，說道：「眞眞，我想有一件事，還要妳帮忙才行。」

何眞眞道：「你的事情，我會不帮忙麼？說呀，到底是什麼事呢，這樣吞吞吐吐的幹麼？」

凌千青道：「是關於聶小香……」

「我知道你說的準是小香的事了。」

何眞眞抿着嘴笑道：「你不用心急，她雖被二師姐囚禁，但决無性命之憂，你給我好好在這裏休息一晚，明天我帶你去見師父，才是正經。」

× × ×

管秋霜是姑娘家，在酒樓上受了聶小香的娘一番奚落，自然坐不住了。

尤其對於凌千青，心裏有着難以諒解的氣憤，才負氣下樓的。

她心中一直把凌千青看作正人君子，哼，原來他竟是這樣的人！（因爲她不明瞭凌千青當時的情形，凌千青也從沒和她提起過聶小香，才使她會有如此想法。）

她一個人匆匆下樓，却沒回客店，就這樣茫無頭緒的走着，瓜州燈火，漸漸遠去，三叉河揚子橋，就在前面。

這揚子橋，可是一處歷史古蹟，當北宋南渡，高宗渡過此橋，由民族英雄晏孝廣和他女兒晏貞姑的保駕，和金國大軍在橋頭激戰，父女壯烈犧牲，但保全了宋高宗的安全，才奠定南宋江山，所以要在這裏特別提一提。

管秋霜剛走近橋邊，就聽身後有一個又嬌又脆的女人聲音叫道：「喂，小姑娘，妳等一等，別想不開呀，這裏水深流急，跳下去可不是好玩的。」

這也難怪，夜色巳深，一個姑娘家走到三叉河橋邊來，自會讓人誤會她要投河了。

管秋霜回身看去，只見說話的是一個一身綠色衣裙，長髮披肩的苗條人影，笑盈盈迎着走來。

管秋霜直覺的感到這少婦眉眼盈盈，美得有一股妖媚之氣，看去不像是個正經女人。但人家既然開口了，她只好報以一笑，說道：「我只是路過這裏的。」

綠衣少婦眼波飄動，唷了一聲，笑道：「奴家還當妳和情郎鬧彆扭，一時想不開呢，天下男人多得是，發現這個不好，乾脆就換一個，幹嗎要這麼死心眼？」

管秋霜看她越說越不像話，不覺冷冷的道：「多謝好意，我要走了。」

「唷！」綠衣少婦笑道：「小姑娘，時候不早啦，妳一個女孩兒家單身走路，不怕遇上壞人，吃了啞吧虧，說都說不出口，我看妳還是到我家裏去歇一晚再說，我那死鬼巳經過世了十三年啦，家裏連雄狗也沒有一隻，妳大可以放心……」

管秋霜只當沒聽見，急步往前行去。

綠衣少婦一直跟在她身後，叫道：「小姑娘，妳要走得慢一點嘛，就是小倆口鬧個彆扭，他也會回心轉意的呀！就算他對不起妳，妳總得念一點青梅竹馬的舊情，何況平日裏又是哥哥又是妹妹的也夠親暱的啦！」

管秋霜聽得粉臉通紅，回身叱道：「妳說什麼？」

綠衣少婦格格嬌笑道：「這話妳還聽不懂麼？我看呀，妳爹就會趕來了，妳應該跟妳爹一起回去才是！」

管秋霜氣憤的道：「無聊！」

「我一點也不無聊。」綠衣少婦又是格的一聲嬌笑，說道：「小姑娘，妳不認識我，我可認識妳呢，妳不是管家莊的大小姐麼？」

管秋霜本待不理她了，聞言不覺又轉過身去，問道：「妳究竟是誰？」

綠衣少婦笑得花枝招展，說道：「我是妳爹要我來叫妳回去的。」

管秋霜聽她口氣不善，目注對方，問道：「妳認識我爹？」

「太熟了！」綠衣少婦格的笑道：「妳爹算起來還是我那死鬼的結義哥哥呢！你如果不嫌棄，就該叫我一聲嬸娘！」

管秋霜目注綠衣少婦，驀地一怔，接着神色倏變，失聲說：「妳是柳鳳嬌！」

柳鳳嬌格的一聲嬌笑，說道：「妳終於想起來了，我是妳嬸娘沒錯吧？」

「妳……這妖婦！」

管秋霜立時柳眉挑動，戟指着柳鳳嬌，急聲問道：「妳說，我爹是不是妳下的毒手？」

「妳知不知道我那死鬼是死在什麼人手裏的麼？」

柳鳳嬌咬着銀牙，恨恨的道：「妳還是未經人道的小姑娘，不知道我這十三年做小寡婦的滋味，午夜夢迴，那種萬蟻鑽心之苦，只要是女人，誰都一刻也熬不住，我把凌千里和妳爹恨透了心，恨入了骨，我立誓非把兩家的人，殺得鷄犬不留，也洩不了我十三年來痛心蝕骨之恨，妳現在明白了吧！」

管秋霜自然不會瞭解她說的話，沒做過小寡婦，任誰也不會瞭解小寡婦煎熬的滋味，何況管秋霜還只是個姑娘家。她只聽到柳鳳嬌最後幾句，承認了凌、管兩家鷄犬不留，是她下的毒手，一時但覺仇怨之火，湧上了心頭，口中沉哼道：「好個妖婦，妳終於親口承認了，我和妳父仇不共戴天，今晚天網恢恢，總算給我遇上了。妳亮兵刃，我要手刃親仇，把妳劍劍誅絕，剁成肉泥，方洩我心頭之恨！」

「鏘！」一道青虹，從她衣袖中激射而出，手中登時多了一柄長劍，橫劍當胸，等着她撤劍。

「格！」柳鳳嬌嬌笑一聲道：「小姑娘，我本來有一個計劃，想把妳和凌千青促成一對，一雙兩好，因爲你們從小就是青梅竹馬的小伴侶，如今又是同仇敵愾，要替父報仇，本來這種事只要一湊即合，何況你們又是郎才女貌，珠聯璧合的一對兒，我的心意，就是讓你們締結良緣，洞房花燭夜，此後小倆口卿卿我我像蜜裏調油，顚鸞倒鳳，過了三幾個月如膠似漆的美滿生活，我再把妳丈夫捉了去，關上他十年，讓你也嘗嘗守活寡的滋味，但如今我這心意可改變了，那不是爲了別的，是爲了我的師妹，她不但愛上了凌千青，而且還把她身心都交給了凌千青，他做了我師妹夫，自然不能再當妳的丈夫了，所以今晚只好讓妳跟妳爹一塊去了。」

她在說話聲中，也巳經舉手抽出了一柄細長的長劍，指了指管秋霜，說道：「妳……」

管秋霜聽得粉臉通紅，尤其最後她說什麼她師妹把身心都交給了凌千青的話，更使她難以忍受，咬牙切齒的怒叱一聲：「妖婦住口，我不要聽妳胡說，妳納命來吧。」

抖手一劍，朝她刺去，長劍嘶的一聲

，穿心射去。

柳鳳嬌又是格的一聲輕笑，長劍朝前撩出，發出「噹」的一聲大響，兩支長劍立時格在一起。

柳鳳嬌反手長劍格住了管秋霜的長劍，她身形忽然一個輕旋，左手輕揚，五指朝管秋霜面門彈來。

管秋霜連抽劍都來不及，急忙左手拍出一掌，但巳經遲了，只覺鼻孔中聞到一股蘭花香氣，頓時一陣昏天地旋，再也站立不住，雙脚一軟，往地上倒去。

柳鳳嬌看得格格一聲嬌笑，說道：「管秋霜，我說過要妳跟妳老子一起回去，這話不假吧！妳不用怨我這做嬸娘的心狠手辣了！」

右手長劍一舉，劈落下去！

「鏘！」她長劍無故發出一聲悠長的大震。不，她劈落的長劍一下被震開尋尺光景！

柳鳳嬌驀然一驚，身形不覺後退了一步，目光一抬，發出妖冶的一聲冷笑，問道：「是何方高人，在跟奴家開玩笑？」

就在她話聲堪堪出口，只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從左首一顆大樹上飛落下來，正好落到柳鳳嬌的前面。

柳鳳嬌目光一注，只見面前站着的是一個身穿藍衣布裙，頭髮花白的老婆子。

她心裏自然明白，這老婆子剛才只點出一指，就把自己長劍震歪了尋尺光景，雖說那是自己毫無防備，此人一身功力，至少和自己不相伯仲了。

她目光一瞟，口中輕「唷」了一聲，笑道：「這位大娘來得可眞不巧，奴家正想結果這小丫頭性命，大娘就點出了這一指，看來大娘是想從奴家劍下救人了！」

花白頭髮老婆子沉聲道：「柳鳳嬌，妳既知道老身是救人來的，妳就該留下她走了。」

「大娘這話倒挺新鮮！」

柳鳳嬌格格嬌笑，笑得她一個苗條人影花枝亂顫，邊笑邊道：「妳大娘知道奴家是誰，就該知道奴家要做的事，從不作興半途收手的了。」

花白頭髮老婆子哼道：「妳是要和老身動手？」

柳鳳嬌道：「難不成就憑大娘這一指，就把奴家唬倒了麼？」

花白頭髮老婆子冷笑道：「柳鳳嬌，告訴妳，今晚妳要出手，只怕是沾不到便宜的，依老身相勸，妳還是識相些自己退走的好。」

柳鳳嬌心中暗自一怔，她是何等人，對方的口氣，她豈會聽不出來，一雙水靈靈的桃花眼，朝老婆子一溜，妖聲說道：「這麼說來，妳大娘好像是有帮手在後面呢！」

只聽一個嬌脆的聲音在身後接口道：「不錯，就在妳後面！」

柳鳳嬌這一驚非同小可，以她的武功，人家欺到身後，自己居然一無所覺！急忙向斜旋出，回頭看去，欺到自己身後的竟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女，手中持着一柄白光吞吐的長劍，雙目緊盯着自己，大有出手之意。

就在柳鳳嬌這一身形飄動之際，忽然發現自己左右兩邊也各有一持劍的少女，遠遠逼近過來！

柳鳳嬌自然看得出這三個少女武功全都不弱，當然最厲害的還是對面那個白頭髮的老婆子了，這三人大概是她的門下。

如果那老婆子的武功和自己不相上下，再加上她這三個徒弟，自己就非吃虧不可！

「唷！」柳鳳嬌又嬌笑了一聲道：「大娘這三個高足，一個個都長得如花似玉，行走江湖，可不知要顚倒煞多少少年郎呢！」

花白頭髮老婆子冷冷的道：「她們並非老身門下。」

這話聽得柳鳳嬌又是一怔，這三個少女如果是她徒弟，武功自然較差，如果不是她的徒弟，又和她同來，那麼這三個少女的武功就得再估高一兩成了。

「好！」柳鳳嬌是個心計極深的人，她衡量今天自己確實不易得手，口中就說了個「好」字，眼角一瞟，說道：「奴家今晚就賣你大娘一個面子，但大娘也總得報個萬兒給奴家聽聽吧？」

花白頭髮老婆子冷冷的道：「紫衣帮護法絕戶指沈大娘，夠了吧？」

「哦，原來竟是紫衣帮的沈大娘，奴家失敬得很！」

柳鳳嬌目光一轉，問道：「這三位姑娘呢？」

站在她身後手持鎭江劍的少女冷笑一聲道：「我叫霍碧雲。」

霍碧雲，就是凌千青的結義兄弟畢雲秋，其實她叫畢秋雲。

左邊一個少女道：「我叫沈若華。」

她是沈大娘的女兒。

右邊的一個少女接口道：「我叫田玉燕。」

田玉燕就是田中玉了。

柳鳳嬌眼波一溜霍碧雲和田玉燕，嬌笑道：「奴家想起來了，你們一個是霍帮主的千金，一個是龍在田的女兒，卓一絕的徒弟，果然大有來頭，這一位大概是沈大娘的掌珠了，奴家有幸，今晚一下子就認識了四位女中俊傑，咱們後會有期，奴家走啦！」

她果然一下收了長劍，轉過身俏生生朝大路上行去。

這女人當眞稱得上一代尤物，這幾步路就走得腰肢輕扭，烟視媚行，把三位姑娘家看得呆呆出神，心裏想着：她走路的姿勢眞是美妙！

沈若華哼道：「這柳鳳嬌果然妖艷得很！」

畢秋雲說道：「她這幾步路走得很迷人。」

沈大娘笑道：「妳們都不知道她的來歷，才會這麼說法，知道她的來歷，就見怪不怪了。」

沈若華急問道：「娘，她是什麼來歷呢？」

沈大娘道：「她這幾步路，走的正是『天魔步法』，她是防咱們追襲，才施展這種步法的。」

她只說步法，却把柳鳳嬌岔了開去。

那是因爲眼前這三位姑娘，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若是無意中說出觸犯柳鳳嬌師父的話來，豈非徒惹麻煩之事？

田玉燕問道：「大娘說她怕咱們追襲，才施展這種步法來的，難道施展這步法，就不怕咱們追襲了麼？」

沈大娘含笑道：「她這種步法，妳看來她好像筆直行去，但她身子輕輕扭動，妳只要逼近她身後，她立可轉換步法。這是從一種舞蹈中變化出來的，就算妳多幾個人圍住她，她也可以從包圍中飄然閃出，再多的人也圍不住她。」

她一邊說話，一邊已那走近管秋霜身邊，俯下身去，探看了一回，說道：「管姑娘可能中了她的迷香，才昏迷不醒的，霍姑娘，妳身邊有沒有帶着本帮的『飛龍解迷丹』？」

畢秋雲道：「有。」

沈大娘道：「有就快給她聞一些，看看能不能解？」

畢秋雲答應一聲，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的紫銅扁壺，拔開瓶口開關，湊着管秋霜鼻孔，兩個指頭輕輕一捏，就有小撮藥末吹入鼻孔，她在管秋霜兩個鼻孔都吹了藥末，才把小藥壺收起。

「飛龍解迷丹」，專解江湖迷藥，藥末吹入管秋霜鼻孔，管秋霜就接連打了兩個噴嚏，但人却依然並未醒轉。

沈大娘雙眉微蹙，說道：「這就奇了，管姑娘怎麼會不醒的呢？」

沈若華道：「娘，我們先把她抱回去再說吧。」

「唔！」沈大娘點點頭道：「還是娘來。」

她伸手拆起管秋霜身子，說道：「咱們走吧！」

當先舉步行去。

三位姑娘緊跟她身後就走。不多一回，來至一處茅屋，沈大娘把管秋霜放到左廂一張木床上。

沈若華隨手點起了燈，說道：「管姑娘怎麼還沒醒呢？」

畢秋雲口中「哦」了一聲，說道：「她可能中了彈指毒粉！」

她伸手從身邊革囊中，一下摸出四五個小藥瓶來，就着燈光，仔細看了一陣，才取了其中一個小瓷瓶，笑道：「就是這個了。」

沈若華問道：「霍姐姐，妳這些藥瓶從那裏來的？這不是本帮的藥呀！」

畢秋雲笑了笑道：「是我檢來的。」說着，打開藥瓶，傾出少許藥粉，擦到管秋霜的鼻孔之中。

管秋霜打了兩個噴嚏，霍在睜開眼睛來。

畢秋雲笑道：「我的解藥靈不靈？」

管秋霜目光轉動，口中「咦」了一聲，翻身坐起，望望沈大娘等四人，竟然一個也不認識，不覺奇道：「小女子是大娘救來的麼？」

沈大娘含笑道：「管姑娘是不是全好了，還有甚麼地方不舒服麼？」

管秋霜道：「我已經完全好了，哦，大娘是……」

畢秋雲含笑道：「我們見過面，管姑娘大概想不起來了？」

管秋霜望着她，遲疑的道：「姐姐好像有些面熟，只是……」

畢秋雲含笑說道：「就是在管家莊前面，那天晚上，不是令尊管大俠作證，我還不知道當年救我娘的，就是令尊管大俠呢！」

管秋霜哦了一聲道：「妳……就是凌大哥結義兄弟畢姑娘……」

畢秋雲臉上一紅，點頭道：「我叫畢秋雲。」一面指着沈大娘道：「這位是敝帮的護法沈大娘，這是沈若華沈姐姐，這也是凌大哥的義弟……田中玉，現在該叫田玉燕田妹子了。」

管秋霜連忙向沈大娘行了禮，接着又向沈若華、田玉燕兩人點頭叫着：「沈姐姐、田姐姐。」心中却暗暗嘀咕：原來凌大哥認了這許多妹妹！一面問道：「晚輩是沈大娘和三位姐姐救下來的了，不知那位柳鳳嬌呢？」

畢秋雲笑道：「她給沈大娘一指嚇跑了。」

沈大娘笑道：「霍姑娘別往老身臉上貼金了，說實在的，今晚是咱們人多，柳鳳嬌大概算算她雙拳難敵咱們八手，若是老身一個人，只怕還不是她對手呢！」

田玉燕問道：「霍姐姐，妳身邊怎麼會有柳鳳嬌的解藥的呢？」

「這也是湊巧得來的。」

畢秋雲就把月前自己在船上擊退黑衣魔女何眞眞，救出聶小香，凌千青說要把聶小香護送到管家莊去，早晨在一處小鎭集前面吃豆漿，給自己發現那賣豆漿的老嫗在豆漿中使毒，把她拿住了，原來那老嫗竟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姑娘，自己從她身上掏出四五個藥瓶，甚中有毒藥，也有藥解，我一直留在自己革囊之中，大概說了一遍。（事詳前文）。

田玉燕笑道：「原來還有這樣一塲事，這麼說，那扮老嫗的小姑娘，一定是柳鳳嬌的徒弟了。」

沈若華道：「這樣就好，以後遇上柳鳳嬌，我們不怕她使毒了。」

管秋霜感激地說道：「總算大娘和三位姐姐碰巧，救了我的性命，不然我死在這妖婦劍下，我這血海深仇就永遠無法報了。」

沈大娘含笑道：「咱們可不是碰巧遇上的，老身是接到敝帮總壇傳令，沿途注意凌相公和管姑娘的行蹤，因為二位江湖經驗不足，要老身暗中加以保護……霍使者是奉帮主之命，一路跟着二位到瓜州來，和老身才是碰巧遇上的。」

管秋霜聽得心中甚是感動，說道：「我先前懷疑貴帮，出手傷了不少人，現在想來，眞是慚愧得很。」

畢秋霜道：「這也怪不得管姐姐，換了我，也會懷疑敝帮下的毒手。」

田玉燕道：「對了，管姐姐，畢姐姐，我們四個人，難得碰在一起，我們何不排排年齡，看誰年紀大，誰就是姐姐，誰年紀小，就是妹子，妳們說，這樣好不好呢？」

畢秋雲笑道：「田妹子說得極是，這樣敍敍年，以後也好叫了。」

田玉燕道：「一定是我最小了，我今年十八，妳們呢？」

管秋霜道：「我十九。」

畢秋雲說道：「那還是我大，我二十了。」

沈若華道：「還有我呢？我二十一，看來我是妳們大姐呢！」

田玉燕道：「那就這樣了，妳是大姐，霍姐姐是二姐，管姐姐是三姐，我是四姐。」

沈若華披披嘴，說道：「誰叫妳四姐呢？」

田玉燕咭的笑道：「妳們不叫我，我自己叫總可以吧？」

她忽然哦了一聲，說道：「還有凌大哥呢？他才是大哥，對！沈姐姐應該叫二姐……」

管秋霜心中不齒凌千青，不覺披披咀道：「他……」

她剛說了一個「他」字，沈大娘就道：「對了，管姑娘，妳不是和凌相公一路來的麼，他到那裏去了？」

「不知道。」

管秋霜面色很不好，只是冷冷的道：「他到了瓜州，就一個人走了。」

畢秋雲看她神色，心中暗暗生疑，問道：「凌大哥會沒和妳說就走了麼？」

沈若華也關切的道：「凌大哥一定發現了什麼，不願管姐姐去涉險，所以才一個人行動的了。」

田玉燕急道：「柳鳳嬌在這裏出現，不知凌大哥會不會遇上，若是也被姓柳的妖婦用彈指毒藥迷翻，事情就糟了。」

管秋霜看到她們每一個人都「凌大哥」、「凌大哥」的，心中暗暗冷笑，忖道：「妳們還不知道呢，如果知道聶小香有了身孕，現在他又和黑衣魔女好了，不把妳們氣死才怪！」

沈大娘旁觀者清，她看管秋霜聽她們提到「凌大哥」，嘴角間露出一絲冷笑模樣，心中更是泛疑，暗暗忖道：「看樣子她是和凌相公鬧了彆扭才分開的，只不知凌相公一個人去了那裏，莫要單身一人到揚洲去了，那魔手天尊豈是好惹的人？」

但這話可沒說出口來，只是心中盤算着，且待明日清晨，自己再設法從她口中套套口氣，她也許會說出來了，這就含笑道：「時間不早啦，妳們幾個姑娘也可以睡了，明日也許還有事呢！」

× × ×

這一晚，四位姑娘睡在一間房間裏，她們姐姐妹妹的，越說越投契，幾乎相見恨晚，一直嘰嘰呱呱的說個沒完，直到天色快要黎明，才矇矓入睡。

第二天一早，沈大娘起來得很早，燒了一鍋稀飯，在堂屋一張木桌上，擺好了四式小菜，等她們起來吃早餐，但四個姑娘却睡得呼呼的沒有一個醒來。

沈大娘自然不好去驚醒她們，含笑退出，讓她們多睡一回。

四位姑娘家這一睡，可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身，大家又是梳呀，又是洗呀的，又忙了半天，才算打扮舒齊。

沈大娘含笑着看着她們，說道：「瞧妳們這時候才起來，早餐和午餐可要接住了呢！」

田玉燕道：「大娘為什麼不早些叫我們呢？」

沈大娘笑着說道：「老身燒好稀飯，進去叫妳們，但看妳們一個個都睡得很香，不如就讓妳們多睡一回，後來老身出去了……」她忽然住口，底下的話，就沒有說出來。

畢秋雲道：「大娘是出去打聽消息去的了？不知總壇可有什麼消息？」

「總壇倒是沒有什麼指示。」沈大娘道：「但老身聽到一則傳言……」

她又住口了，沒往下說去。管秋霜問道：「大娘聽到了什麼呢？」

沈大娘回答道：「那是一名丐帮弟子，一早從揚州來的，據說他昨晚看到凌相公……」

她話聲未落，田玉燕首先搶着問道：「大娘，凌大哥怎麼呢？」

畢秋雲接着道：「凌大哥已經趕到揚州去了，那一定是找上仙女廟去的了。」

沈若華道：「娘，妳快說吧！」

沈大娘笑道：「瞧妳們急成這個樣子，那丐帮弟子只說見到凌相公，但據老身猜想，他既然趕去揚州，自然會找上仙女廟去，魔手天尊朱九通，是黑道上最難惹的人物，萬一……萬一……」

管秋霜給她這一說，心裏不禁也着急起來，說道：「那該怎麼辦呢？」

沈大娘道：「管姑娘昨晚是什麼時候和凌相公分手的呢？」

管秋霜道：「是在古渡頭酒樓。」

沈大娘道：「管姑娘，老身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問？」

管秋霜一聽，自然知道沈大娘要問什麼的了，粉臉微紅，說道：「大娘要問什麼呢？」

沈大娘道：「凌相公和姑娘一同上古渡頭酒樓，那自然是吃晚餐去的，凌相公怎麼會一個人走的呢？」

管秋霜赧然道：「是我先走。」

沈大娘道：「莫非在酒樓上發生了什麼事嗎？」

「沒有。」管秋霜剛說了「沒有」二字。

畢秋雲就接着道：「那三妹怎麼會一個人走的呢？」

沈若華道：「是不是妳和凌大哥鬧彆扭了？」

管秋霜道：「才沒有呢！」

田玉燕道：「那妳快說咯，到底為什麼呢？」

管秋霜被她們逼急了，紅着臉道：「事情是這樣……」

她只好把酒樓上的事情，源源本本說了出來。

畢秋雲哦道：「這就難怪那時三妹常嘔吐，只說身子不舒服，原來……」

管秋霜道：「妳說什麼？」

畢秋雲啊了一聲，失笑道：「對不住，我說的三妹，是聶小香，忘了這裏還有個三妹呢！」

田玉燕嗤的笑道：「對了，聶小香也是三姐……」

沈大娘道：「慢點，妳們不許說笑了，那老婆子絕非聶小香的娘，再說，你們初到瓜州，聶小香的娘那有這般湊巧，就會找上酒樓去？」

沈若華一呆道：「娘說那是有人冒充的了？」

「豈止冒充？」沈大娘道：「這一定

是柳鳳嬌的奸計，把他們兩人分開，才好個別下手……」

管秋霜悚然一驚，說道：「大娘是說凌大哥已經被柳鳳嬌擒去了？」

「很有可能！」

沈大娘道：「凌相公出身木劍門，一身武功縱然不弱，但江湖經驗總嫌不足，豈會是花樣百出，手段毒辣的柳鳳嬌的對手？」

田玉燕急道：「這……大娘，我們就這趕上仙女廟去，救人要緊。」

「是啊！」沈若華道：「娘，我們這就動身上揚州去。」

沈大娘沉吟道：「仙女廟當然要去，但帮主和總護法未到之前，咱們不該輕舉妄動……」

畢秋雲道：「總壇怎麼說呢？義父和總護法要什麼時候才來？」

沈大娘道：「據說，帮主好像有什麼事，一時分不開身，還要躭擱一兩天才能趕來，總護法要娘在這裏等……」

田玉燕道：「那……怎麼辦？救人和救火……」

沈大娘道：「急也沒用，凌相公被柳鳳嬌賺了去，據老身猜想，凌相公是木劍門下，量那柳鳳嬌一時也不敢動他，此事還是等帮主來了，再作定奪的好。」

剛說到這裏，突聽一陣噗噗之聲，一隻灰鴿，從簷下飛落下來，一下落到板桌上，就蹲了下來。

沈大娘一喜道：「是堂上的飛鴿！」

急忙從灰鴿脚上取下一個銅管，打開銅管，取出一張字條，只看了一眼，就把字條往畢秋雲遞來，說道：「霍姑娘，帮主已經到了鎮江，要老身和妳同去。」

畢秋雲看了字條一眼，說道：「大姐她們都在這裏，我還是留在這裏吧，大娘跟義父說，我們在這裏也是一樣。」

沈大娘看了四人一眼，說道：「妳們四個在這裏，大家有個伴，自然是好，只是千萬不可涉險。」

沈若華道：「娘只管放心，女兒和三位妹子不會去涉險的。」

沈大娘捧起灰鴿，輕輕在牠背上拍了一下，灰鴿就振翅往外飛去，射空直上。

沈大娘道：「帮主見召，老身那就要走了，妳們務必在這裏等候，不可趕去揚州。」

畢秋雲含笑說道：「大娘放心吧，我們自然要等義父來了，大家一起上仙女廟去。」

沈大娘又看了四人一眼，才點點頭，閃身往外行去。

田玉燕等沈大娘走後，就低低的問道：「大姐、二姐、三姐，我們眞的要在這裏等麼？」

畢秋雲笑道：「義父還在鎮江，要大娘趕去，只怕另有事故，等他們大夥趕來，最少也得一兩天時間，據我推想，仙女廟的人，這一路上，連鎮江在內，自然都有他們的眼綫，義父等人到了鎮江，他們不會不知道，這是我們的機會……」

田玉燕道：「二姐，妳說的是什麼機會呢？」

畢秋雲說道：「自然是救人的機會了，凌大哥落在他們手中，他們防範自然極嚴……」

田玉燕道：「這還用說？」

畢秋雲笑了一笑，說道：「但他們得知義父已經到了鎮江，重點就會注意到義父的行動上去，這一來，他們自然不會防到我們去救人，我們只要小心些，乘機而入，自可減少許多手脚，反正我們又不是去和他們眞正對敵，自然可以把人救出來了。」

管秋霜道：「就是對敵，難道我們還怕他們不成？」

畢秋雲道：「我們當然不怕，但不到萬不得已，還是儘量避免和他們衝突。」

田玉燕道：「對，仙女廟囚人的地方，我和大姐都知道。」

沈若華道：「但娘再三叮囑，我們不可去涉險的。」

畢秋雲笑道：「大娘當然不希望我們去涉險，其實仙女廟除了魔手大尊朱九通一個人比較不易對付，柳鳳嬌武功也未必高到那裏去，只會施些迷香罷了，就算咱們挑明了去，也未必會落敗。」

管秋霜道：「對，二姐，我們這樣就可以走了。」

「不！」畢秋雲道：「我們雖然不怕，但志在救人，救人自然要晚上才能行動，從這裏到仙女廟，只有幾十里路，還是晚上去的好。」

說到這裏，口中哦道：「還有一點，我們夜間行動，最好改扮一下，莫要教人家認得出來。」

管秋霜道：「我們如何改扮呢？」

畢秋雲道：「最好到街上去買幾套黑色衣服，再改扮成男裝，就不會被人家認出來了。」

田玉燕咭的笑道：「這一來，我們不是都變成黑衣魔女了？」

「啊！」沈若華給她一言提醒，忽然拍手笑道：「四妹這話大有道理，我們不用改扮男裝，何不就裝成黑衣魔女，萬一被人家發現，只當我們是黑衣魔女，豈不更省事了？好，我這就上街去，買四套黑衣服來。」

×　×　×

沈大娘急着趕去渡頭渡江，匆匆趕路，離瓜州還有四五里路，只見一片樹林前面，站着一個瘦高黑衣老者，看到沈大娘走近，冷森森的道：「沈大娘，兄弟已在這裏恭候多時了。」

沈大娘目光一注，看清瘦高黑衣老頭面形狹長，下巴留着一把山羊鬍子，看去像一根木頭，右邊衣袖虛飄飄的，敢情右臂已斷！（右臂是被凌千清「天壤一劍」削斷的。）

她雖未見過木龍車如海，但一看他這副長相，心裏已是有數，脚下一停，冷聲道：「你是木龍車如海？」

車如海面無表情的笑了笑，說道：「大娘眼光不錯，一下子就叫出兄弟的姓名來了。」

沈大娘道：「你在這裏等候老身，想必有什麼見教了？」

「見教不敢。」車如海陰沉的笑：「兄弟想請問一句，大娘可是因爲霍帮主到了鎮江，有事相召麼？」

沈大娘聽得暗暗一怔，忖道：「他如何會知道的呢？」一面哼了一聲道：「這干你何事？」

車如海陰嘿一聲道：「兄弟認爲沈大娘不用去了。」

沈大娘怒聲道：「車如海，你這是什麼意思？」

車如海闊嘴一裂，哈哈大笑道：「因爲妳沈大娘接到的飛鴿傳書，乃是兄弟寫的。」

沈大娘臉色一沉，哼道：「車如海，你好大的膽子！」

車如海道：「兄弟一個人，當然沒有這大的胆子，但是兄弟並不是一個人來的。」

沈大娘道：「你還有帮手？」

話聲方出，只聽有人　口道：「還有兄弟。」

隨着話聲，從林中走出一個個子不高，雙肩甚闊，光禿大腦袋的老者。

沈大娘目光一注，說道：「大頭鬼王冷倫。」

突聽身後又有一人接口道：「那可還有兄弟。」

沈大娘急忙回身看去，身後是一個文士裝束的黑衣人，手中搖着一柄黑色摺扇，臉露笑容，看去大約四十出頭，心中不由暗暗一驚，說道：「原來是黑扇秀才韋三元。」

韋三元抱扇拱手笑道：「沈大娘請了，兄弟這廂有禮。」

沈大娘眼看這三個人正好品字形把自己圍在中間，不禁冷冷一笑道：「三位大概想羣毆了，那也好，既是衝着老身來的，那就一起上吧！」

木龍車如海沉笑道：「沈大娘這是誤會了，兄弟三人是奉觀主之命，來恭迎妳大娘的。」

沈大娘說道：「怎　？朱九通想造反麼？」

黑扇秀才韋三元笑道：「觀主不想和貴帮翻臉成仇，所以想請沈大娘屈駕一行，觀主只是想和大娘當面說明雙方誤會，再請大娘轉告霍帮主，有個轉彎的人，總比較好些。」

沈大娘道：「朱九通有話儘可向霍帮主當面解釋，老身不想去見他。」

木龍道：「那怎麼成？兄弟三人奉命迎迓大娘駕來的，大娘不去，兄弟如何向觀主交代呢？」

沈大娘冷聲道：「如何交代，那是你們的事。」

大頭鬼王冷倫陰惻惻道：「沈大娘，我們好意相請，妳難道一點面子也不肯給麼？」

沈大娘自然知道今日之局，勢難善了，不覺冷笑一聲道：「朱九通要三位在路中等候，那自然交代你們，設若老身不肯去，三位大概要出手相强了，可惜老身是個吃軟不吃硬的人，三位有命在身，那就毋須客氣，只管出手好了。」

黑扇秀才大笑道：「原來沈大娘早就知道了。」

他隨着話聲，「豁」的一聲，一柄黑紙扇已經打了開來。

這話已極明顯，人家已打開了摺扇，就是準備動手了。

沈大娘右腕一抬，嗆然掣劍在手，冷喝道：「三位請吧！」

木龍車如海闊嘴一裂，沉笑道：「沈大娘快人快語，看來咱們也只好如此了，兄弟那就先向大娘討教幾招。」

他右臂齊肩斷折，剩了空飄飄一隻衣袖，但左手抬處，青光乍亮，一柄四尺長劍已隨手劈出，掣劍發招，一氣呵成，快得就像電光一閃。

沈大娘長劍一舉，身形迅即閃開，同樣揮出一劍，以攻還攻。

那大頭鬼王冷倫，黑扇秀才韋三元因此行以木龍爲首，他既已出手，兩人就只好停住。

沈大娘冷哼道：「還有大頭鬼王、黑扇秀才，怎麼不一起上？」

車如海大笑道：「沈大娘如果把兄弟打敗了，他自然會上場的了。」

口中說着，手上一緊，長劍如輪，一片劍光飄飛而出，縱是左手使劍，依然威勢驚人！

沈大娘强敵環伺，又豈肯示弱？劍法展開，渾身上下，青光繚繞，也是絲毫不弱！

瞬息之間，已拆了二三十招，車如海雖知沈大娘武功了得，也沒想到她劍法如此精純，門戶又封得極嚴，有幾次過於急躁，走險搶攻，還幾乎給沈大娘劍鋒掃中，自知左手使劍，在功力上究不如右手熟練，但他木龍名頭之响，在江湖上也是數一數二的名家，如今連一個婦道人家都鬪下不來，豈不有損盛名？

這心念一動，就不住的提吸眞氣，把內功都運到了劍上，一時劍風盪處，連附近林間的枝葉，都被吹得簌簌作響。

沈大娘全力使劍，也只和車如海打成平手，邊上還有兩個高手，虎視眈眈，準備伺機出手，時間拖長，內力也隨着消耗，吃虧的自然就是自己。

她搶攻數招，趁機一聲沉喝，「噹」的一聲，把車如海長劍封出，左手振腕一指，朝對方面門點出，一縷指風，嗤然有聲，有如噬人的毒蛇，直射過去。

車如海自然知道，沈大娘的「玲瓏絕戶指」，乃是江湖一絕，豈會無備？沈大娘指風點出，他身形微擺，一隻飄飄的右袖，却在此時朝外捲出。

但聽「噗」的一聲，車如海貫滿勁氣的衣袖，竟被指風穿破了一個小孔！

車如海大吃一驚，揮手一劍，直逐而出。

沈大娘又是「噹」的一聲，封開長劍，左手再振，又是一縷指風，急襲過去。

車如海又驚又怒，急忙回劍保身，劍尖劃起一個劍花，把指風接下，沈大娘右手趁機刷刷刷三劍，斜攻而至。

車如海剩了一條左臂，縱然劍法精純，總究少了一條手臂。

車如海右手臂未斷之時，也是一隻右手使劍，並未感覺有什麼不對，就算四五個人圍攻，一柄長劍已足可應付，如今右臂已斷，以他的劍上造詣，左手使劍，功力應該絲毫未減，但遇上沈大娘劍指同使，忽指忽劍，夾雜使出，竟然使木龍心裏生出缺了一手，就有接應不暇之感。

（未完・十五）

奇俠司馬洛故事

寶球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鄭巧兒將屋內的一個搜索者擊傷倒地，來到車房門口，又發現一個搜索者，便用頸鍊的一顆鋼牙向他射去，豈料這人全無反應，原來已被司馬洛鎗殺了，他特意來救援她，並說出她被人利用偸水晶球，此人是坐收漁人之利，得手後會將她殺害滅口。事實上鄭巧兒的確被一個叫傑克的利用，不肯將水晶球交給司馬洛，而暗中將收藏水晶球的地方告訴傑克，傑克依言到山洞找到水晶球，發現球狀不是透明，事前佈置假如得手的話，便叫一個叫飛魚的人將鄭巧兒殺掉，正想回去追問鄭巧兒，却被珍珠截殺。飛魚見傑克沒回來，依約對付鄭巧兒……

痛懲殺手　覓地藏匿

飛魚一生可能從未如此狼狽過，但他碰到的不是普通人，是不容易對付的。跟着，廳中的燈就亮起來了。

他看見他的槍跌在十幾呎之外的地毡上。他連忙要跳過去拿，但是他發覺他不能跳，而事實上他連爬都不容易爬得快。

他回頭望望樓上，仍未看見鄭巧兒出現，於是他就極力向他的槍爬過去。

鄭巧兒的聲音柔和地說：「不要！」聲音不是來自樓上，而是來自門口。

他扭頭看看，發覺鄭巧兒原來是從門口進來了。她的身上雖然是穿着睡衣，她却是從門口進來。

那是因爲她從後門出去，在屋外走了一轉，看清楚了沒有別人，才放心進來對付飛魚。

飛魚仍盡最後的努力向他的槍一撲過去。

他還是撲得不遠，也撲得不快。鄭巧兒則是比他快得多了。她輕盈地上前幾步，一腳踏住了那把槍。

她居然是光着脚的，那脚和脚趾都是形狀柔美，不過，飛魚現在是沒有心情欣賞這個了。

她說：「你是誰？」

「我……我……」飛魚咬着牙忍着痛說，「我……不過是想進來發點財，請你放過我吧，小姐！」

他雖然不是大丈夫，現在却也是非要能屈能伸不可。

他來這裏做的事情還未有機會做出來，他是仍可以自認是小偸的。

「你是誰？」鄭巧兒彎身把那槍拾起來，再走近一些，在這一俯一仰之間，以她身上那面積不大而又鬆鬆的睡袍來說，飛魚是可以看到很多了。而鄭巧兒再走近一些，以他的俯仰角度，他也是可以看到很多。這就是他想看和想得到的東西，現在他却是完全不感興趣了。

「我是……一個小偸！」飛魚說。

「這是一把威力很强的槍，是用來殺人的！」鄭巧兒說：「小偸用不着帶這樣的槍——事實上小偸不必帶槍。帶着這槍，可以明目搶刦，用不着偸了！」她當然是最明白這個道理的。

「我……不想給人捉到。」飛魚囁嚅着說。

「你還是在對我說謊，」鄭巧兒說，「你對我說謊，我要打死你了！」

她說着用那槍對準飛魚的腹部。

「不要！」飛魚哀鳴道。

「人人都是在騙我！」鄭巧兒很是憤怒地叫起來，「傑克騙我！我要殺人！」

看她的樣子，像是受了重大的刺激，要找一個人出氣似的，飛魚更加嚇得魂飛魄散，連忙又哀鳴道：「不要！不要，這是傑克的責任，我跟你無仇無怨，是傑克叫我來的！」

鄭巧兒狡猾地微笑。現在，眞相果然給她哄出來了。但她仍是表示兇狠，說：「傑克叫你來，你就來，那就是該死了，你祈禱吧！」

「你先聽我講！」飛魚說：「你這男朋友傑克，你要殺，就應該殺他！我也給他騙了！假如我知道你是一位這樣的小姐，我也不會忍心傷害你！我不會來的！但對我講的却不是這樣！他說你是……唉！這個不提也罷！」

「他說我是什麼？」鄭巧兒追問。

「他說你是一個很醜怪的女人，一個兇手，騙了他錢，還在勒索他……我看你不像是這樣的人！」現在飛魚爲求脫身，就祇好不顧友情造謠，把責任全推到傑克的身上了。雖然，他與傑克的也不算是友情，而是友誼而已。

「哦？」鄭巧兒說，「他叫你來幹什麼？」

「你大概也猜到了，」飛魚說：「怎樣處置隨我！」

「爲什麼他又不自己動手呢？他現在到哪裏去了？」

「我不知道，」飛魚說：「我看他是不會回來了——或者是明天再回來，他對我說，假如他六個小時之後不回來，我就動手！我猜……他是利用你得到情報去辦一件事，成功了就不回來了，亦不需要你了，於是就叫我來解決。但是假如不成功，他就需要你，他又會回來了！」

這倒不是急就章而創作出來的話，而是經過了相當長時間的猜想而猜出來的。他在等着的時候有相當多的時間去猜，而他這猜想，也果然是猜對了的。

鄭巧兒說道：「但他不可能是成功了的！」

「你怎麼知道呢？」飛魚說：「假如他不是成功了，他就會回來了。」

鄭巧兒當然是知道的，她知道傑克拿到的會是一隻保齡球。傑克一定會很生氣，因此他應該是早已經回來質問她了，但是他又沒有回來。但是這一點則是不適宜與飛魚討論的。

飛魚又再度慫恿說：「小姐，傑克對不起我，也對不起你，我們是可以合作找到他，與他算帳的！」

鄭巧兒想了一陣，搖搖頭道：「我不需要人和我合作！」

「但……但你需要人保護！」飛魚焦急地說。

「我也不需要人保護，」鄭巧兒說：「像你這樣一個職業殺手也不能殺死我，我還需要什麼人保護呢？」

「你……你也不是一個會殺人的人！」飛魚說：「你不會忍心下手吧？」

「但我也不能放過你！你是一個危險人物！」她說。

飛魚哀鳴起來：「我跟你無怨無仇，你放了我，我也是不會再向你找麻煩的！我祇是會找傑克算帳吧了！」

「你也是不會找到傑克的，」鄭巧兒說：「他應該早就回來了，他到現在還不回來，那他就應該是有了不測！」

「不要！」飛魚哀求道：「求求你！不要殺我！」

「我不是要殺你！」鄭巧兒說着，就放了一槍。

槍聲轟然而响，廳子雖然大，到底是在室內，所以甚爲刺耳。飛魚嚇得失魂落魄，一時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地方中了槍，後來定一定神看清楚，才知道中槍的地方是他的右手。他的右手幾乎整隻不見了，變成了血肉模糊。

這是鄭巧兒的苦心。她是不想殺人的，但是如果她放過了飛魚的話，飛魚却一定不放過她的，所以她就把飛魚的右手毀掉。

飛魚是一個殺手，他的右手可以拿槍殺人，他的右手不能用，就沒有了危險性了。

飛魚用左手緊執着右手的手腕，在地上呻吟輾轉着。他也不能夠再有更多的要求。他沒有死去，已經是很滿足了。

「我也得走了。」鄭巧兒說。

她登上樓梯，回到樓上去了，飛魚則是仍躺在地毡上，什麼地方也不能去。

鄭巧兒再出現的時候已經換好了衣服，拿着她的行李，從樓上下來。經過飛魚身邊時，她把槍放在地毡上，說：「還給你！」然後她就走掉了。

那把槍，又不是放在飛魚的手邊，而是放在距離較遠的地方，他不能夠一手就抓過來，必須慢慢地爬過去抓過來，這時鄭巧兒則是還已走遠了。而且，飛魚也是左手拿槍，他却是不善用左手的。現在，即使鄭巧兒在這裏，他也是不會射得準的。他就是拿着一把手槍，也是沒用處的，所以，飛魚祇能够在那裏咬牙切齒。

他根本連離開都不能够。

後來，他就因爲失血過多而失去了知覺。

× × ×

鄭巧兒則是提着她的行李步行着出去了。

她不是開車子來的，這裏也沒有車子給她用，所以她就要步行出去，自己找一部的士乘搭了。而她必須走得遠一些才可以找到車子。尤其是這個時間，經過這個地方的的士是不會多的。

鄭巧兒兜了一個大圈子才到達一處路邊，以免接載她的司機他日會聯想到她是在這裏登車的。她認爲假如沒有人及時回到那屋子裏，而飛魚又不求救（飛魚可以打屋中的電話出去）的話，飛魚是可能在那屋子裏的。

鄭巧兒很小心，她躲在路邊的樹林中等着，間中會有一部車經過，但不是的士，她就沒有出現，以免有人看到她。她要看清楚來的乃是一部的士才出去截停。

後來，又有一部車來了，仍然不是的士。鄭巧兒於是也不出去了。但是這部車子却是不同的。這部車就在她前面的路邊停了下來。

鄭巧兒靜靜地躲着不動，提高警戒，手中亦已拿着她那條作爲武器的頸鍊了。假如有險惡的事情發生，她是會抵抗到底的。她沒有把飛魚的槍帶來，而她自己的身上亦沒有槍，那是因爲她是根本不喜歡用槍的。

那車子就停在那裏一陣，沒有什麼動靜，而由於還是黑夜，那車子的玻璃又是烟色玻璃，她沒有辦法去看到車中有什麼人。

假如是搜索者……她看不見有另外一部車。起碼在沒有望遠鏡的距離之內看不見。

跟着車門打開了，司馬洛從車上下來了，叫道：「巧兒，你出來吧！我送你一程！」

鄒巧兒咬着下唇不出聲。

司馬洛說：「巧兒，我知道你是在那裏面，你也需要有人送你一程。怎麼樣？你不要，我就走了！」

她還是不理。

司馬洛回到車上，發動馬達，便開走了。

這時，鄒巧兒才提着行李從樹林中走出來。

司馬洛是可以從照後鏡中看到的，於是他停車，退回來，退到她的身邊停下。

鄒巧兒拉開後座的門，把行李丟進去，關門，然後再拉開前座的門，坐上去，坐在司馬洛的身邊。

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鄒巧兒負氣地說：「你怎麼了？用不着睡覺嗎？」

「你是提議跟我一起睡覺嗎？」司馬洛嬉皮笑臉地問。

鄒巧兒瞪他一眼，冷酷地說：「你胡說八道的習慣，總是不改的！我是問你，是不是用不着睡覺，怎麼可以二十四小時都跟着我！」

「我有些帮手。」司馬洛說。

「我還以為你是用不着什麼帮手的！」鄒巧兒說。

「有些時候是要的，」司馬洛說：「有些事情，自已做是太浪費時間了，而且亦不可能分身，那麼找人帮一帮就是很好的。事實上你也是一樣，你也需要人帮一帮，我已經帮過你好多次了，何不讓我帮到底呢？」

「多謝了，」鄒巧兒說：「你的帮忙，總是遲一些的！」

「我祇是在你需要的時候才帮忙吧了，」司馬洛說：「有人殺你，你是不需要帮忙的，我知道你能夠應付。但是你沒有車子，就是沒有車子，這個小帮忙，反而是你最需要的！」

鄒巧兒不出聲。也許司馬洛說得對，假如飛魚的事情，司馬洛替她解決掉，她就不會高興了。她也是喜歡表現自己的能力的。

司馬洛說：「我聽到槍聲，究竟發生了什麼呢？你把那人殺掉了？」

「沒有。」鄒巧兒說：「不過他又走不開了！」

「你的心腸很軟，」司馬洛說：「人家是來殺你的，你却不肯殺人家，又不肯完全放過，要用最難的方法去應付，終有一天你會闖禍的！」

鄒巧兒不出聲。

司馬洛又說：「這一次，我又應該送你到什麼地方去呢？」

「還是你替我決定吧！」該巧兒負氣地說：「我到什麼地方去，都是擺脫不了你的跟踪的，倒不如你找一個地方安置我好了！」

「你——我看也不會另有一位同居的男朋友吧？」司馬洛說。

「那不是我的同居男朋友！」鄒巧兒說，「他是——總之事情不是如你的想像的！」

「不是你的情人？」司馬洛問。

她忽然側頭看着他，露出着一個頗爲得意的笑容，說道：「哦？你不是在吃醋吧？」

「假如我是吃醋也不出奇，」司馬洛說：「像你這樣可愛的一個女孩子……尤其是浪費在這樣的一個男人的手上！」

「他是不值得你吃醋的，」鄒巧兒說，「他祇是一位朋友。他跟女人祇是做朋友，他和男人做情人！」

「哦，那樣的男人，」司馬洛說：「你似乎總是跟怪人來往的！」

「是呀！」鄒巧兒說：「包括你在內，你也不能夠否認，你亦是一個怪人！」

「是怪人但不是怪物，」司馬洛說，「你這朋友是怪物！」

「你是眞的吃醋了！」鄒巧兒得意地說。

「是的！」司馬洛說：「你信任一個會殺死你的人，那就使我很不服氣了，爲什麼你又不信任我？」

「我什麼時候不信任你？」鄒巧兒說：「我一直都是最信任你。除了你之外，我是仍然可以信任其他人的。」

「但傑克是要殺死你的！」司馬洛說，「你却信任他？」

「你提醒過我之後我就不信任他了，」鄒巧兒說：「不然我就已經死掉了！」我聽你的話，不是即是信任你多過信任他了嗎？」

司馬洛這時也答不上話。的確，鄒巧兒並沒有不相信他講的話，也祇是偏不肯與他合作吧了。

沉默了一陣之後，司馬洛說：「傑克找到的不是水晶球是一隻保齡球。」

這並不使鄒巧兒覺得意外，旣然司馬洛能跟踪她到傑克的屋了，那當然亦會跟傑克到那山洞去了。她說：「你拿他怎辦了？」

「他死掉了。」司馬洛說。

「你殺了他？」鄒巧兒說：「我不相信。你是一個很本事的人，但你並不是一個殺手。」

「我沒有殺死他，」司馬洛說，「是珍珠殺他的。」

「珍珠？」鄒巧兒這一次詫異地看着司馬洛。

「是傑克的運氣不好，」司馬洛說：「原來她已在那山洞裏等着了。本來我是打算捉住傑克，拿回水晶球，問他一些口供的，但是他碰到了珍珠，珍珠就不放過他了。」

「珍珠，你又拿她怎辦呢？」鄒巧兒問。

「沒有拿她怎辦，」司馬洛說：「我詐作不知道，她殺死了一個死不足惜的人，我暫時不管她。」

「不過，」鄒巧兒說：「你還是知道她的行踪的！」

「是的，」司馬洛說：「在這之前，我們找不到她。但是她在那山洞出現過之後，她就走不脫了！」

鄒巧兒不出聲。

司馬洛說：「你要不要跟她見面？」

「不要，」鄒巧兒說：「爲什麼我要跟她見面呢？我已經不與她來往了！」

「但是她却似乎一直知道你的所在以及知道你是在幹什麼，」司馬洛說：「而且她還可以動手破壞你的事情！」

「她是這樣的。」鄒巧兒說。

「傑克，」司馬洛說：「我不明白，你怎會跟傑克這樣的人在一起！」

鄒巧兒聳聳肩：「他對我很好，好像一位哥哥似的，你知道，要找一個男人這樣對你是不容易的，但是他令我失望！」

「你有沒有想到，」司馬洛說：「一個正常男人是不會這樣對你的！這樣的安排，一會會令你失望！」

「是的，」鄒巧兒疲累地嘆了一口氣，「我很失望！」

「現在，」司馬洛說：「你可以把那水晶球交給我嗎？」

「你不是在跟珍珠合作吧？」鄒巧兒問。

「珍珠也是想得到那件東西的，」司馬洛說：「但是不，我並不是跟珍珠合作的，你不是在吃醋吧？」

「我以前也吃醋過一次呢。」鄒巧兒說。

「我不是跟她合作，」司馬洛說：「但我也是要把這東西拿到手！」

鄒巧兒沒有出聲。她把身子靠後，靠在座位上，頭也仰向後面，她的面部與司馬洛的距離便增加了。

司馬洛說：「你有沒有聽見我講？這東西在你的手中是不安全的，你會爲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這不是你幹的事情！」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已經過去了，」鄒巧兒說：「傑克託我帮他一個忙，要得到這東西，現在他已經死了，我也不要管了！」

「但是，」司馬洛說：「你不知道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我不想知道。」鄒巧兒說。

司馬洛對她這種懶洋洋的態度爲之氣結。他說：「珍珠正在很落力找，終於會給她找到的，與其給她找到，爲什麼不拿給我呢？」

「她不會找到的。」鄒巧兒說。

「這件事情，」司馬洛說：「你可也不能夠就這樣算了的，那些搜索者還在找你！」

「你不是會保護我嗎？」鄒巧兒說。

「但是……」司馬洛說。

她伸手接着他的腿子：「你不是說你能夠找一個地方安置我嗎？」

「是的，」司馬洛說：「我現在就是載你去！」

「讓我們去到再講吧，」鄒巧兒說：「假如我喜歡這個地方——也許我會令你滿意！」她說完了，就閉上了眼睛。

司馬洛沒奈何，祇好也不出聲，祇是繼續開着車子。

終於，他們到達了他們的目的地。

那是一座很舒適的園林別墅，有電子控制開關的花園閘門，司馬洛一按一個遙控器，這閘門便自動打開了，他們的車子開進去。她看見這裏面的屋子是白色的，而牆角及門窗的邊緣則砌以紅磚，很是精緻美麗。

司馬洛說：「你在這裏會是很舒服的，還會有一個僕人服侍你！」

「這個僕人，」鄒巧兒說：「亦是負責監視我的人，對不對？」

「保護你，」司馬洛說：「是女的。此外外面還有一些保護你的人。我們不想你的安全有問題。」

鄒巧兒說：「你把我在這裏關下就走了？」

「我當然不能老是在這裏陪着你的，」司馬洛說：「我還有其他的事情要去做的！」

「例如，去與珍珠在一起！」鄒巧兒說。

「不是與她在一起，」司馬洛說：「我總是要與她見面，攤牌一次，但不是與她在一起！」

「上次不是與她在一起嗎？」她說。

此時他們已經進入了屋中，司馬洛替她拿着行李。他說：「上一次的事情，我看還是不要提吧。」

「我正是想跟你談這個！」她說。

「很好，」司馬洛說：「反正我也是想跟你談談的，你有什麼想講的，你說好了！」

這屋子裏有一個年輕的女僕人，其實是一個莫先生的手下的女人員，他們來了，她也出現了。

司馬洛請她去準備了一些小食，然後他就帶領鄒巧兒去參觀一下她的睡房。

鄒巧兒說：「這裏倒是很舒服的，不過，假如我不來，不是浪費掉了嗎？難道你知道我是一定來的嗎？」

「不是，」司馬洛說：「我們是經常有這些地方準備着，用來招待一些需要躲起來的人的！」

「舒服的監獄！」鄒巧兒說。

「你要走也可以的，」司馬洛說：「不過無論如何，我不贊成你太快走，那麼多人正在追你！」

鄒巧兒聳聳肩：「我倒不反對在這裏住幾天，我也是需要休息一下！」

那個女僕人把小食拿出來了，司馬洛與鄒巧兒在廳中略進了一點，然後司馬洛說：「那件事情，怎麼樣了？」

「我已經講過，我不要管了。」鄒巧兒說。

「你這個人是怎麼攪的？」司馬洛說道：「我沒有對你說過嗎？這一件事情對我是很重要的，你不管，就交給我來管好了！」

「這水晶球是那麼重要的嗎？」鄒巧兒說。

「是的。」司馬洛說。

「爲什麼重要到要殺人呢？」鄒巧兒說：「水晶球也不是太貴的東西，喜歡的話，自已去弄一隻好了！」

「假如可以自己弄，」司馬洛說，「傑克也用不着叫你去偷了，是不是？」

「究竟有什麼特別？」鄒巧兒問。

「這個——」司馬洛說：「總之我說是重要的，你就可以相信是重要的了！」

「哼！」鄒巧兒說：「你又不信任我了，你怕告訴了我之後，我又跑去拿來亂攪！」

「我是很喜歡你！」司馬洛說：「但有些事情確是不能夠信任你的，你也知道，你一任性起來，會做一些什麼。」

「你會與珍珠合作，會信任她！」鄒

巧兒說。

「講話不能這樣野蠻，」司馬洛說：「這是毫無根據的，爲什麼我會信任珍珠呢？」

「你以前不是跟她很好嗎？」鄒巧兒說。

「那件事，還是不要提吧。」司馬洛說。

「你的虧心事，就最好不提了。」她說着，忽然起身，就走回房裏。

司馬洛也追進去。

她說道：「我要睡覺了，這是我的房間！」

「我們先談清楚好嗎？」司馬洛說。

「哼，」鄒巧兒說：「這裏到底是監獄，你是獄長，獄長要進監房裏來，犯人是不能夠拒絕的！」

「好吧，」司馬洛說：「既然你不高興，我出去好了！」

他轉身就走，走出了門外時她又把他叫住了。她說：「回來！」

司馬洛回來了，站在門口邊看着她。

鄒巧兒在床上坐下了，指指床邊的椅子說：「你坐在這裏，我們談吧！」

司馬洛祇好坐下來。

鄒巧兒說：「你告訴我，你是不是很喜歡珍珠，你是喜歡珍珠多些還是喜歡我多些呢？」

司馬洛聳聳肩：「我正在保護你，但我並沒有保護珍珠。珍珠不擇手段，你不會，珍珠害你，你不害她！」

「但你還是跟珍珠好。」鄒巧兒說。

「這已經是過去了的事！」司馬洛說：「不要再提了。」

「我還是想研究清楚，」鄒巧兒說：「是不是珍珠誘惑你的？」

「這有什麼分別？」司馬洛說：「是她誘惑我，我也接受了，是我誘惑她，她也接受了！」

「我知道你這個人的脾氣，」鄒巧兒說：「你這樣講，也即是說是她在誘惑你了！」

「那又如何？」司馬洛說。

「她却告訴我是你苦求她的。」鄒巧兒說。

「雖然我認爲誰要求誰的重要性不大，」司馬洛說：「但這並不是眞的，我並沒有苦求她，這不是我的習慣，一個女人假如對我感興趣，就不需要苦求，要苦求而得到的，也沒有什麼樂趣了！」

「沒有錯，」鄒巧兒說：「我也猜到了，這是珍珠的詭計，她是根本不喜歡男人的，她和你這樣，就是爲了要使你和我分開！」

「難道你是說——」司馬洛說。

「是的，」鄒巧兒說：「珍珠是喜歡女人的！」

「這眞妙！」司馬洛說：「你總是和這些人攪在一起的！」

「我並不是和這些人攪在一起。」鄒巧兒說。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道：「但是珍珠是喜歡女人的，而傑克也是喜歡男人的！」

「我又不是男人，」鄒巧兒說：「我和傑克，有什麼好攪的？就因爲他喜歡男人，我認爲與他在一起是安全的！」

司馬洛說：「那麼珍珠呢？」

「我漸漸明白她，」鄒巧兒說：「所以我早已與她保持着一段距離了。她却認爲是因爲你介入的原因，所以她想把你弄走，她明知道假如我發覺你和她好，我會很生氣，所以她就故意製造出這種事情來，結果也是沒有好處，這一攪，我就和她分手了！」

司馬洛說：「那你即是告訴我，你還很喜歡我的！」

「我沒有告訴你什麼！」鄒巧兒仍然是倔強地說，不過她這樣說也等於是承認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巧兒，你是一個本事的人，但是不知道爲什麼，你在選擇朋友方面，却是那麼糊塗，總是把一些對你有危險的人當朋友。」

「我需要朋友，」鄒巧兒說：「我喜歡相信每一個人都是好的，我沒有親人，我希望有人關心我！」她仍然強忍着眼淚，不過聲綫却有點改變了。

司馬洛說：「你在這裏是安全的了，現在，關於那隻水晶球……」

「我們不是談那個。」鄒巧兒扭着身子說。

司馬洛走過來，在她的身邊坐下，輕輕一吻她的額，說：「這個如何？」

他是很明白女人的心事的，鄒巧兒講這許多話，實在都是爲了感情上的事情。

鄒巧兒果然微笑，但是隨即一呶咀，說：「假如你有一個像我這樣大的妹妹，你吻她是不是也是吻這裏呢？」

司馬洛用手一揑她的鼻子，沒好氣地道：「你也知道我是想做什麼的，但是你說你在這裏等於被囚禁着，那假如我……那不是變成乘人之危了嗎？」

她狡猾地笑起來：「我倒不覺得，我認爲我現在是乘你之危，因爲我手上有你要的東西，給不給你隨我，假如，我要你跪下來，你也會跪下來！」

「你眞的要我跪下來嗎？」司馬洛問道。

「唔，這也是一個不錯的主意，」鄒巧兒說：「你跪下來吧！」

但司馬洛却不是跪下來，而是忽然迅速一伸手，手伸到了她的腰間，按她一下，她就哈哈大笑，軟作一團，她剛剛推開了這隻手，另一邊腰間又受了襲擊，但又並不是不斯文的癢處。

後來她總算能夠忍住笑而叫道：「你再攪，我要跟你打架了。」

司馬洛才停了手，仍然微笑道：「這個却是我所怕的，你要打起架來，我可能打不過你！」

「怎麼樣，」鄒巧兒說道：「我是不是把你威脅住了，你是不是非要服從我不可？」

「不是，」司馬洛說：「我是不受威脅的，我想做的事情我才會做，我不想做的事情，你威脅我我也是不會做的，也許我想做的事情也正是你要威脅我做的事情，那又當別論。例如……」

他溫柔地把她抱住，在她的咀唇上輕吻。

鄒巧兒的身子可軟下來了，而且閉上

了眼睛。

司馬洛跟着又輕吻着她的耳朵，說：「也許，這也碰巧就是你威脅我做的事情之一？」

「碰巧正是的。」鄒巧兒說。

「你不會後悔嗎？」司馬洛問。

「哦，」她溫婉地說：「現在是你在害怕了，但我可以先告訴你，你不要自視太高，像你這樣的男人，我才沒有興趣嫁呢。」

「我實在是很喜歡你的，」司馬洛說：「用行動來證明是一件樂事，我祇是怕你會後悔吧了！」

「我也要證明我是一個正常的人，」她說：「並沒有那種古古怪怪的，但你……先去洗一個澡，我也要洗，我們有很多時間，是不是？」

「好吧，」司馬洛也祇好同意，其實他們並不是有很多時間，祇不過，他總不能說，這種事情，要趕快做好的，而且他亦是不願意趕得那麼快。

「我會到你的房間來！」她說：「你用不着催我！」

她這倒是一個很好的安排，讓她能夠有頗充份的時間來作準備，一個女人即使是在睡前，也是還有很多不大願意給人看到的籌備工作，所以由她來掌握時間是更好了。

司馬洛的房間其實並不是「他的」房間，因爲他是並不打算住在這裏的，不過這裏有不少睡房，他就用了與她相隣的一間作爲他的房間了。

司馬洛是男人，洗一個澡是簡單而快捷的。

當然不會快過她，因此一定是他在等她，而在等着的時候，他不免心中感到高興，到底，她與鄒巧兒之間的誤會是消除了，其實誤會的是他，假如鄒巧兒不說，他也不知道當時亦是已經察覺到了珍珠是不大對勁的，她好像很熱情，但又似乎其實是不感興趣的……

鄒巧兒踏進他的房中來了。

她的身上仍是穿着一樣的睡衣，不過已經不是同一套了，她的睡衣都是差不多欵子的。

司馬洛是一個老手，早已把燈光佈置得既不太明亦不太暗，絕對不會令她難爲情的。

雖然鄒巧兒又不是一個容易難爲情的人。

他起身迎接，輕輕摟抱着她，她就索性放軟了身子，讓他整個抱了起來，抱過去放在床上。

她幽幽地說：「我是要你知道，我實在是很正常的。」

「我就是剛剛想問你，」司馬洛說：「你既是正常的，又怎能夠對着珍珠這樣一個人那麼久呢？」

「她不是男人！」鄒巧兒說。

這句話說得很含蓄，却是包含了很多意思和解釋了很多的。一個男人的追求與一個女人的追求是不同的，一個男人可以强來，一個女人却是不可以。

而且有時女人追求女人，也是不易察覺的，可能祇是特別關心，特別親近而已，而女人與女人本來又是習慣了很親密的，朋友在街上也會拉着手，假如追求的一方的要求不是太高的話，那麼被追求者就根本不容易發覺對方是已經得了手的，直到有了男人介入的時候，眞相才會顯露出來的。

司馬洛沒有再講話了，祇是行動。

她的反應果然是正常的，祇是經驗甚爲缺乏，需要司馬洛的指導，不過後來，她自然就會了。

好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停了下來。

這時就是動極而靜，人都變得懶洋洋的了。

她又問道：「你是眞的不喜歡珍珠的嗎？」

「不喜歡，」司馬洛說：「我不喜歡這一類作風。」

「她……現在會不會很危險呢？」鄒巧兒說：「我是受人利用的，她也是受人利用的。」

「但是，她却是比你兇。」司馬洛說道。

「我……希望這事能好好地解決。」她說。

「那你把水晶球交給我就行了。」司馬洛說。

鄒巧兒又不出聲了。

而司馬洛亦不在此時追問，以免破壞氣氛。

後來，鄒巧兒又問道：「這水晶球，究竟爲什麼這樣重要呢？」

這一次，却是輪到司馬洛躊躇着不願回答了。不錯，他就是怕告訴了她之後，她會亂來。

鄒巧兒說：「你不告訴我，我去問珍珠也是可以的！」

「你不會去問她的。」司馬洛說。

「假如你告訴了我，」鄒巧兒說：「也許我是可以幫助你的。」

「你不久之前却說你不要管這件事情了。」司馬洛說。

「那時沒有人關心我，」鄒巧兒說：「我什麼人都沒有，但是，現在我則是有的。」

「我？」司馬洛說：「我的功用是那麼大的嗎？」

「是的，」鄒巧兒說：「也許你不相信，但是這是眞的！」

「我現在相信了，」司馬洛說道：「不過，仍然有些事情，你是不適宜强出頭的。」

「我們以前也已經合作過了，」鄒巧兒說：「你也知道我這個人是怎樣的，我做事會量力而爲，祇做自己的能力做得到的事情。」

「這個水晶球，」司馬洛說：「乃是一個放大鏡。」

「哦？是一個什麼？」鄒巧兒詫異地問。

「一個放大鏡，」司馬洛說：「放大鏡都有玻璃鏡片，都是凸透鏡，這水晶球就凸得更厲害。」

「你是說，放在紙上，就可以把其上的字放大之類嗎？」鄒巧兒問。

「差不多是如此。」司馬洛說。

「那仍然不是那麼寶貴呀，」鄒巧兒說：「你還是可以另外製造一隻，爲什麼

要這一隻呢？」

「大小不同，質地不同，」司馬洛說：「就不是一樣，一如近視眼鏡，度數不準就不行，假如一個人的近視眼鏡打破了，他並不是隨便借別人的用就可以的，而且這隻水晶球的質地很特別，扭曲的程度很强，一條直綫，透過它看，可能變成一個圈子了！」

「那就不是放大了，」鄺巧兒說道：「你們是要把它拿來看一些什麼文件之類，這個水晶球，實在等於是一件密碼翻譯器！」

「對了，」司馬洛說：「所以一定要找到原物，沒有其他可以代替。」

「你要看的是什麼文件呢？」鄺巧兒問。

「有一個龐大犯罪組織的首腦意外死去了，」司馬洛說：「他這一死，就引起混亂，有人想侵佔地盤，而我們則是想得到犯罪資料，我們搶到了一批秘藏帳簿，但是這帳簿上所寫的人名、地址日期及數目字等等，沒有這水晶球就看不出是寫着什麼。」

「我不明白。」鄺巧兒說：「假如是人手寫的，怎麼會寫成要這水晶球才看得出來呢？」

「因爲，」司馬洛說：「做帳的人在寫的時候是通過這水晶球看着寫的，通過水晶球看着，寫一條直綫，正如我剛才所講，實在却可能是一個圈，寫好了後拿開水晶球，寫的人自己也看不懂！」

「這眞有趣，」鄺巧兒說：「爲什麼要用這樣一個古怪的辦法？」

「有些人就是脾氣古怪的，」司馬洛說：「而這也未必不是一個好主意。在必要的時候，祇要把水晶球打破，用不着燒掉那一大堆的帳簿。沒有水晶球，就沒有人能把帳簿上的密碼譯出來了，即使做帳的人也是不能够！」

鄺巧兒說：「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這個人死掉了！」

「腦充血，」司馬洛說，「天下大亂，我們搶到了帳簿，做帳的人很忠心的，拿着水晶球逃掉了，但是也有人搶到了它，拿到了水晶球！」

「拿到了水晶球也是沒有用處的呀，」鄺巧兒說：「沒有帳簿！」

「而我們手上也沒有水晶球！」司馬洛說。

「那爲什麼乂有人要偷水晶球呢？」鄺巧兒說：「偷去了也是沒有用的！」

她漸漸大感興趣的，而坐了起身。

司馬洛的眼睛灼灼地看着。她把他的臉推歪，嬌憨地說：「我們現在是在談水晶球，水晶球乂不是在我的身上！」

「這比水晶球更加可愛！」司馬洛說道。

「別胡說八道！」她在他的腿子上一搥，「剛才我們是在說，爲什麼有人要偷水晶球呢？」

「我懷疑那些帳可能被另一些人影印了副本，」司馬洛說：「三個方面，一方拿着水晶球，我們拿着帳簿，而聘用珍珠的人是拿着帳簿的影印本！」

「那麼，」鄺巧兒說：「能用傑克的人，乂是拿着什麼呢？」

「沒有機會問他他就死了，」司馬洛說：「也許是另一帮人，什麼都沒有，却知道有這件事情。假如能够把水晶球偷到手，那就可以換一大筆錢！」

「珍珠……」鄺巧兒說：「她明知道我偷到了那個水晶球，她乂不是要搶過來，祇是把繩子弄斷，似乎是要制止我偷成功！」

「像珍珠這樣一個人，」司馬洛說：「你很難知道她實在是在盤算什麼，不過依我猜，她也許認爲你會跌下來跌傷，她就可以把水晶球拿走了。」

「但是她可連我的摩托車的汽油也放掉了！」鄺巧兒說，「使我不能逃走！」

「假如車子開不動，」司馬洛說：「你最正常的反應就是把水晶球在樹林中一個地方藏起來，然後步行逃走，事後再去取回。但是你仍然能够使用那部車，她的雙重計劃都失敗了！」

「她不想殺死我，」鄺巧兒說：「她暗算是可以殺死我的！」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總之，這種心理的人，是很難測的。她乂恨你，但是乂想保留着得回你的機會！」

「你明知道這一切，」鄺巧兒說，「你却還是讓我去冒險！」

「我並不知道，」司馬洛說：「珍珠向熊公告密，我才從衞探長那裏知道你也有插手！」

鄺巧兒說：「爲什麼珍珠又要向熊公告密呢？假如熊公那些手下從我那裏得回了水晶球，對她也沒有好處呀！」

「她拿不到而給你拿走了！就更沒有好處。」司馬洛說。「所以，我猜她的看法就是先使這水晶球回到熊公那裏去，然後，再設法弄到手。她的本領，其實也是不比你差的，祇不過她這一趟運氣不好，幾番的詭計都已失敗了！」

鄺巧兒淡淡地微笑着：「蝙蝠！」

司馬洛也知道蝙蝠是甚麼意思。珍珠做事，是頗有風格，或者說是喜歡製造形象，亦可以說是喜歡暗中出風頭。珍珠在可能的時候，在做過了一件案子之後，會在她的對象那裏留下一張蝙蝠名片。

鄺巧兒偷到了水晶球，回到大廈那臨時寓所時，亦發現在門下塞進了這樣一張名片。她當然知道這就是珍珠在弄的把戲了。別人不知道蝙蝠是誰，她與司馬洛就知道。

「這一次，」司馬洛說：「珍珠却是不大有道義了，她自己不去動手，却讓你去冒險，而她則坐受漁人之利。」

「是呀，」鄺巧兒說，「她不應該這樣對我的！」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你已知道了眞相了，你怎麼決定呢？」

「讓我想一想。」鄺巧兒說。

司馬洛心裏雖然急，却又不能逼她。鄺巧兒是一個敏感的女孩子，也可以說是流於古怪的，她不喜歡受到利用，因此不能够給她以一個利用她的印象。這可能是她孤兒出身而形成的心理。她亦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心地良善。

鄺巧兒想着想着，閉上眼睛，却就這樣枕着司馬洛的手臂睡着了。這使司馬洛爲之啼笑皆非。不過，司馬洛是也有一個

優點的——亦可以說是缺點——就是人情味豐富。他覺得她是需要放鬆一下，以及安心睡覺的，所以他雖然可以行使一些小詭計把她弄醒，却沒有這樣做。

後來，他自己亦睡着了。因爲他亦是需要睡覺的。

他們醒過來時已經是下午，由於他們睡着的時候已經是開始天亮了。

鄺巧兒的頭一離開他的手臂，他就醒過來了。

不是正對着他們的窗子，沒有遮住窗簾的部份有陽光透進來，司馬洛可以看到她坐了起來，打着呵欠，伸着懶腰。天還未亮時她不准他多看，現在乂沒有所謂了。她實在是非常美麗，雖然女人在剛剛醒過來時也通常是最不好看的時候，但她現在仍然是很美麗的。

司馬洛說：「你一定睡得很熟，你一直沒有動過。」

「你怎麼知道呢？」鄺巧兒問。

「你的頭一直都是枕在我的手臂上。」司馬洛說。

「噢，眞對不起！」鄺巧兒連忙用手替他揑手臂。手臂給壓了這樣長的時間，是一定發痲了的。

事實上也正是如此，而她的小小的手軟而很有力，很容易替他把血液循環再推動。她果然是有很可愛的女性化一面，這是珍珠那一類女人不會有的。

司馬洛接受她的服務。一個女性化的女人在這樣的時候假如被拒服務，她是會失望的。

過了一陣，他說：「行了！」把手臂收回。

鄺巧兒說：「我睡得眞熟，你是對我最好的人，我在你的身邊可以放心，我知道你是不會害我的！」

「多謝，」司馬洛說：「那麼，你可以對我好些嗎？」

她挨在他的身上，說道：「你想我怎樣做呢？我不是懂得很多的！」

司馬洛頗有啼笑皆非之感，忙說道：「我不是講這個。我是說，現在，我們應該好好地談談工作上的事情了！」

「噢，工作上的事情！」鄺巧兒說，「現在就要談了嗎？」

司馬洛嘆一口氣道：「你在逃避什麼呢？這是始終都要面對的現實！」

「我肚子餓！」鄺巧兒說。

「好！」司馬洛說：「回到房間裏去梳洗一下，我們就下樓吃一頓下午的早餐吧！」

鄺巧兒望望門口：「女僕人會不會經過？」

「所以其實是我到你的房間來最好，」司馬洛笑道：「那你就用不着担心這個了。不過現在也是用不着担心的，她不會自己上來，你或我叫她，她才會上來！」

鄺巧兒隨便地披上睡衣，而抓起未穿上的，走出去了。

半小時之後，他們已經在樓下飲着「早餐」之後的咖啡。

鄺巧兒望着窗外，說道：「又是快到黃昏了，又浪費了一個白天！」

「晚間方是你活動的時間呀！」司馬洛說，「不是嗎？」

鄺巧兒聳聳肩。她的確是一個很奇特的人，有時是那麼敏感，那麼超然的，連過去了一個白天都能够引起她的感嘆。然而，她却乂是做這種工作的，當她工作的時候她則是十分理智，很能決斷，全不脫離現實。

司馬洛說：「那水晶球。我們討論着的是那水晶球！」

鄺巧兒說：「過一會，再過一會我們去拿吧！」

「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鄺巧兒頑皮地微笑着看着他，說道：「你猜一猜？」

「我猜一猜？」司馬洛說：「連珍珠都猜不到，你叫我來猜？」

鄺巧兒說：「就放在一個你也到過的地方。」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我到過的地方？上次那間屋子裏？」

「不是，」鄺巧兒說，「不是那人的屋子！」

「讓我看……」司馬洛皺着眉頭，「沒有其他地方是我到過的呀！」

「那個山洞！」鄺巧兒說。

「我沒有到過那山洞！」司馬洛說：「祇是我手下的人到過那裏吧了！」

「是嗎？」鄺巧兒說，「我不知道，我還以爲你到過那裏！」

「那山洞裏並沒有水晶球，」司馬洛說：「傑克找到的祇是一隻保齡球。珍珠殺了傑克之後也沒有機會拿走什麼。假如她拿走這樣一件東西，我們是一定會知道的。」

鄺巧兒淡淡地微笑着：「當珍珠找到了保齡球之後，她就不會再找了！」

「你是說——」司馬洛難以置信地看着她。

「是的，」鄺巧兒說：「水晶球也是在這山洞裏，就在保齡球的下面，泥土裏埋着。」

「噢！」司馬洛爲之苦笑。

鄺巧兒說：「我對傑克講的地點並沒有錯，他祇是找到了保齡球之後就沒有繼續找吧了。而珍珠也是沒有猜錯的，她錯的地方也是不肯再找清楚！」

「我也是弄錯了，」司馬洛說：「我們也是沒有想到——」

「我們現在可以去拿。」鄺巧兒說。

「我叫人去拿可以嗎？」司馬洛問：「目前你最好少出現！」

「我豈不是沒有什麼可做？」鄺巧兒說。

「看情形吧，」司馬洛說：「說不定我還有許多事情是需要你帮忙的。」

「你需要我帮忙？」鄺巧兒說。

「是的，」司馬洛說：「找到了水晶球並不是一個結局，而是另一個開始，以後要做的事情還多着。」

「好吧。」鄺巧兒無可不可地聳聳肩。司馬洛立即去打電話，吩咐人到山洞去行事。這樣確是好一些的，他那些人因爲人多，可以偷偷把水晶球運出來而不易被人發覺。假如司馬洛與鄺巧兒去而萬一有人看到，那就會猜到是怎麼回事了。

也是因此，鄺巧兒並不堅持他們親自去。

（未完・四）

珠緣佛劫龍鳳配

大男人作風 吃虧蹈苦海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年少豐因斷臂急忙和彭凌仙、祝同到夏口孝子牌坊合豐吉糕餅店找龔不平引薦神醫續臂，船在中途泊岸，祝同被人圍攻，年少豐、彭凌仙不敢協助，祝同雖被一老叟救出但傷重斃命，老叟協助年少豐、彭凌仙逃走，他們二人來到夏口找不到龔不平，却發現信物、錦囊不見，懷疑在黃鶴樓被小二偷去，老叟又勸喻他們不要去，怕遭韓仲屏襲擊，原來年少豐和韓仲屏原是同門師兄弟，二人都熱戀狄雲鳳，她利用他們的弱點，使韓仲屏藉故將年少豐殺掉，而年少豐見到師兄懷意不善，亦諉稱信物鳳郡主拿去，藉此脫身。韓仲屏聽于冰之言，不敢加害，怕得罪狄雲鳳，和于冰去見鳳郡主……

韓仲屏城府極深，與梁丘皇可稱得一脈相承，梟雄機智，無不狠毒陰譎，他默默臆忖方才面見狄雲鳳情景，深思對策，絕不容走錯半步，落了敗着。

不知過了多少時刻，陰司秀才于冰忽推門進入，掩好房門，傾聽了片刻，才長吁了一口氣道：「好厲害的丫頭！」

韓仲屏詫道：「于堂主指的是誰？」

「當然是鳳郡主！」于冰道：「虧得老朽舌燦蓮花，才算騙過了鳳郡主，但不知可騙多久。」

韓仲屏說道：「鳳郡主問了于堂主什麼？」

陰司秀才于冰緩緩坐下，鯨飲了一杯酒後，發出一聲漫長的嘆息……

隣室中悄然飄入了兩條黑影，席地而坐。

只聽于冰道：「少俠似隱瞞許多內情，老朽原不便過問，但時至如今，少俠與老朽已是同命，生則共生，死則共死，隱瞞下去只對少俠有害無益，年少豐已吐出那信物來歷？」

韓仲屏冷笑道：「那年少豐更必死無疑，目前年少豐何在？」

「去尋找龔不平的下落！」

「他無信物，就算找到龔不平也是無用！」

「少俠不知龔不平已失蹤了麼？」于冰正色道：「顯然五行院內藏有內奸，不然何至於有人竟知內情隱秘，先一步下手擄去龔不平，那黑袍老鬼大有可疑！」

韓仲屏駭然驚詫道：「你是說黑袍老叟也是五行院中人？」

「少俠誤會老朽的話了。」于冰搖首答道：「五行院潛伏內奸係黑袍老叟眼綫，黑袍老叟逼令我們繪出五行院確址圖形不過是障人眼目之計罷了，倘鳳郡主疑心少俠生心背叛，誣指少俠就是黑袍老鬼的眼綫，梁丘皇院主的性情少俠是知之甚深的，爲了平息羣憤，即使是愛徒也不得不誅之以法。」

韓仲屏不禁機伶伶打一寒噤，面色大變道：「家師眞能下此毒手麼？」

于冰道：「老朽相隨院主多年，怎麼不知，少俠只當院主僅有你這一名心愛弟子麼？」

「怎麼？」韓仲屏詫道：「在下尙有師兄麼？」

「有三位！」

「現在何處！」

「骨已成灰，無跡可尋！」

「他們是如何死的？」

「少俠不要多問？稍加思考老朽話中含意不言而知。」

韓仲屏駭然失色道：「難道是家師賜死的？于堂主可否請詳細見告？」

「少俠最好不要問。」于冰面色一沉，厲聲道：「當作沒有聽過這回事就是，否則稍洩露風聲，爲院主知情。不但少俠有非常之禍，即使老朽也將性命不保！」

韓仲屏從未見過于冰對他如此疾言厲色過，知此事隱秘嚴重，不禁又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只見于冰長嘆一聲道：「幸虧老朽在鳳郡主面前苦苦哀求，才使鳳郡主回心轉意，飛訊狄院主不把少俠掠攫年少豐信物之事不告知令師，否則令師深信不疑少俠生往離叛，殺身之禍害不旋踵而至。」

韓仲屏胆寒心驚，說道：「這如何可能？」

于冰冷笑道：「有什麼不可能，老朽久已熟知信物來歷，梁丘皇與年少豐先人乃刎頸之交，一次梁丘皇與江湖兇煞劇門，不幸中伏，致遭圍襲身負重傷垂危，得年少豐先人救助背負衝出重圍，令師得以活命就是那位神醫之賜！」

「年少豐的先人，可是與神醫大有淵源？」

「有無淵源，老朽就不清楚了。」于冰答道：「但年少豐先人身懷三枚信物，爲了令師用去一枚，後數年，一個深夜年少豐先人身罹絕毒暗器逃回五行院，已然無救，臨終托孤與梁丘皇，並取出兩枚信物分贈梁丘皇與年少豐。」語聲略略一頓又道：「此乃前情不提，聞聽那位神醫乃世外高人，隱逸林泉從不過問武林之事，身懷曠絕奇學，胸羅淵博，令師曾有意拜在他門下，却爲他婉拒，試想……」

「試想什麼？」

「令師聞及少俠意欲殺害年少豐，將信物攫爲己有，令師的想法將是如何？」

韓仲屏聞言面色大變。

于冰接道：「所以，老朽也堅信少俠另有圖謀！」

韓仲屏太息一聲道：「不瞞于堂主，人生短暫，莫不是爲名利所牽，在下並無他意，只欲藉機親近，或蒙那神醫垂愛，傳授絕學武功揚名武林而已。」

于冰冷冷一笑道：「少俠認爲令師就斷了這念頭麼？數十年來明查暗訪，却無法偵出神醫隱跡之處。」

韓仲屏詫道：「家師不會利用那枚信物麼？」

「談何容易，龔不平不過是聯絡人罷了，輾轉接引，也許龔不平從未見過神醫其人，因此投鼠忌器，恐弄巧成拙。」于冰說至此，又道：「少俠請別提此事，愼言愼行，以免招惹殺身之禍，今晚那黑袍老人定會侵入此庵搜覓你我，老朽堅信郡主自有退兵之策。」說着舉杯相敬。

隣室兩人突悄然掠出屋外，掠入一座長草侵膝的廢園中，清朗月色映照之下，正是那葉一龍與一身着長袍老叟。

葉一龍含笑道：「老人家，你也聽清楚了，目前合豐吉糕餅店不是安居之地，請暫避地爲良！」

這老人正是龔不平，只見他深深望了葉一龍一眼，頷首微笑道：「小友，老朽年逾古稀，並不畏死，多承相救，有生之年當有以報德……」

葉一龍急道：「老人家休說報德之言，救危扶困乃理所應爲。」

龔不平搖掌微笑道：「小友，老朽應允不回合豐吉糕餅店，但七日之內絕不會離開夏口，老朽決心查明侵襲老朽的凶邪是何來歷，所以七日之內老朽亟願與小友再見一面！」

葉一龍道：「請老人家指定時處，在下準時趕來恭聆教誨！」

龔不平似頗稱許，點了點頭道：「這七日期中老朽每日正午在鸚鵡洲上望月亭內等候小友。」說時在懷中取出一隻血玉葫蘆。

那葫蘆小巧玲瓏，鐫琢精巧，細如拇指，色澤晶瑩，宛如羊脂，却帶有淡淡胭脂霞彩，極爲悅目，懸有一串絲練。

龔不平將葫蘆遞向葉一龍，道：「老朽身上別無長物，聊以奉贈，望珍藏於懷，日後或能給小友莫大助益。」言畢振臂如鳥掠去，轉瞬身影如豆，漸消失在迷濛月色中……

驀地——

天際遙處風送入耳一聲嘶裂長嘯，迴蕩在如水寧靜夜空中，嘯音宛如狼嗥，令人不寒而慄。

葉一龍仰首眺望了星宿一眼，知三更將殘，那黑袍老叟必會再度前來搜覓韓仲屏于冰，嘯聲定係他所發，暗道：「儞前輩智比諸葛，料事如神，雖此人來歷如謎，但知其與梁丘皇有強仇宿怨，有此人在可與梁丘皇莫大的無形威脅。」

只見郊野人影紛紛如豆，疾行如風，掠至近處，果見爲首者正是那面目難辨的黑袍老叟。

老叟倏的身形停住，暗黑中突掠出一人躬身稟道：「那兩人迄未發現，似未離開夏口。」

「老夫知道，但老夫尙須打草驚蛇，如料測不錯，兩人必藏身在尼庵內。」手掌一揮，隨來諸人紛紛隱去，僅五人隨定黑袍老叟疾騰而起撲向夏口。

這時，葉一龍却比他們先一步由捷徑回寧靜庵。

片刻，尼庵佛殿外先後落定四條身形，庵內一無燈火，沉寂如水。

忽聞殿外傳來蒼老女聲道：「老尼一向閉門自守，從不問武林之事，四位施主爲何夜闖小庵？」

黑袍老叟道：「深夜打擾，深感歉疚，但爲事所逼，身不由主，望予見諒，老朽來此是爲了一雙江湖宵小而來。」

「請問施主，那一雙宵小，關貧尼何事？」

「老朽追踪一雙宵小至寶庵內巷內，但老朽因有急事離開，留下四名手下暗中監視，却爲暗襲點中穴道：「這兩人似藏身寶庵內別無他處？」

「貧尼及弟子一向持戒謹嚴，而且男女有別貧尼從不允男子踏入小庵一步，何況又是一雙江湖宵小，奉勸四位速速離去，以免小尼冒犯！」

老叟呵呵大笑道：「老朽必須搜覓一雙江湖宵小是否潛藏在寶庵內，決不妄動寶庵一草一木，有碍方令，請予見諒！」

只聽佛殿內傳出一聲嘆息，道：「想不到施主固執如此，小尼已立下森嚴禁令，外人侵入不聽勸解逞强者，必須留下一臂。」

黑袍老叟不禁呆得一呆，倏又轉顏呵呵大笑道：「寶庵好森嚴的規矩，那並無不可，但願在老朽搜索了以後，端視庵主能不能留下老朽四人手臂。」

只見佛殿內緩緩走出一頭戴尼帽灰衫老尼，雙手合十，長嘆一聲道：「想不到施主竟是如此剛愎固執，貧尼也無可奈何！」說時四外暗中人影紛閃，現出九個黑紗幪面勁裝少女，手捧寒光森森長劍。

黑袍老叟不禁一怔，暗道：「老夫聞言這庵內僅住持老尼及一專司炊食俗家老婆子，看來傳言不實，這老尼定是一身所學高深不測之輩？」不由心神暗生別念，無奈話已出口，不便示弱。

只見老尼合十微揖，說道：「施主請搜！」

黑袍老者頓生悔意，忖道：「即使他們兩人藏身庵內，如今亦已出庵，此搜必然撲空，庵外老夫留有二人倘及時發覺阻截則尙有轉圜餘地，不然恐弄巧成拙。」

雖然如此，却口中朗聲答道：「請庵主命一弟子領路如何？」

「無須，容貧尼與施主同行，小庵小得可憐，除佛殿外，僅有十數間廂房及三處院落！」

老尼說後即與黑袍老叟同行，九女却緊隨着另三人之後，逐室察看。

黑袍老叟深知不但不能發現韓仲屏于冰兩人，而且無從查出一絲留下可疑痕跡，逐處察看只不過是形式而已，心中暗暗打點如何應付之策。

不覺行至韓仲屏于冰兩人藏身處院落中，突聞蘋兒道：「師父，您老人家一定要開殺戒麼？」

老尼緩緩轉身過來，目中逼吐兩道懾人心魄寒芒，冷冷答道：「本庵所定禁例不容更改！」

蘋兒道：「也許這位老施主所說的眞是一雙江湖窮兇極惡之輩，傳揚出去，恐有損恩師淸譽。」

老尼面色一寒，沉聲道：「倘若爲師眞的藏匿一雙宵小，那是爲師罪有應得，眼前這位施主定是無中生有，而且剛愎固執，爲師不能自破禁例。」

此話斬釘截鐵，幾乎沒有轉圜餘地。

蘋兒道：「依徒兒之見，還有第二條路走！」

老尼尚未答言，黑袍老叟竟搶先答道：「姑娘，第二條路如何走法，老朽願洗耳恭聽。」

蘋兒道：「老英雄自負甚高，明知如此察看根本無用，乂不便改口示弱，動手相搏，勝敗尚未可知，也許老英雄此刻正在忖思片刻之後如何迎敵退身之策。」

「不錯！」黑袍老叟脫口讚道：「姑娘靈慧過人，老朽心思眞被妳看中了。」

蘋兒微微一笑道：「過承謬獎，愧不敢當，我想彼此既無宿怨，乂無過節，委實犯不着動手相搏，但敝庵禁例乂不可改，所以我想得一個兩全其美之策。」

「請說！」

「老英雄可能說出那一雙江湖凶邪來歷姓名，只要他們未離開夏口三十里內，明午時分定可探出下落據實見告，至於本門禁忌，老英雄四人不妨擇一和我印證高下，如勝任憑離去，倘敗則以髮代首。」

黑袍老叟暗道：「此女委實靈慧可愛。」略一沉吟，慨然應允道：「好，老朽依你就是，明日午刻老朽獨自一人在黃鶴樓下江邊一艘烏篷小舟內候駕，一雙江湖宵小來歷姓名在離開寶庵之前定然拒絕見告，此刻老朽命首徒與姑娘印證武功，但不知令師意下如何？」

老尼冷冷答道：「既然小徒已說出兩全其美之策，貧尼並無不可，但施主必須應允自今而後，不得把今晚之事吐露，也不許窺探或怨怨相報。」

黑袍老叟道：「老朽應允。」手指一瘦小五旬上下老者道：「你與這位姑娘印證武功高下。」

瘦小精悍老者躬身應了一聲「是」，立即雙手交叉一拍胸前，霍地撤出一雙惡鬼手。

這一對惡鬼手製作精巧，可套扣在腕上，一變成爲精光烏亮比常人大出一倍的手掌。

蘋兒只感微微一怔，立時撤出一柄青虹眩目長劍，震出七朵碗大寒星，嗡然生嘯，道：「閣下請！」

瘦小精悍老者一聲好字出口，惡鬼掌法倏的展了開來，招式詭異迅快，似一蓬黑網望蘋兒迎面罩下……

× × ×

玉面哪吒韓仲屏及陰司秀才于冰兩人原在燭光如豆下淺飲輕酌，低聲商論日後如何行事之策，黑袍老叟四人甫入庵內即得訊吹熄了燭火，屏息凝神戒備，雙雙掠在窗前點破窗紙仔細觀看。

只見庵主與九女及黑袍老叟四人魚貫走入院中，韓仲屏不由自主地心神猛震，暗道：「要糟，他們入室定然發現，看來兇搏難免！」

于冰却似若無其事般凝視窗外。

但聞蘋兒出言轉圜，果然黑袍老叟中了堅持繼續搜覓，韓仲屏暗道：「蘋兒靈心裘舌，換在自己也要爲她說動！」

及至瞧見瘦小精悍老者與蘋兒印證過招，雙方武功詭異精奇，不禁大感駭異。

于冰低聲說道：「那老者武功怪異，一雙惡鬼手招式精湛歹毒，少俠能望勝他麼？」

韓仲屏輕吁了一口氣，搖首道：「平心而論，若不出奇制勝，在下最多與他打個平手。」

「那麼，蘋姑娘是否能克敵制勝！」

「能！」韓仲屏斬釘截鐵道：「今日之前，在下尚未敢斷定，于堂主請看蘋兒劍招精奇絕倫，以緩制快，每一式都尅制對方的奇招，所以說蘋兒必勝無疑！」

只見蘋兒劍式宛如行雲流水，寒如飄飛，攻其必救，瘦小精悍老者一雙鬼掌雖是迅快若電，急如驟雨，却攻得快，收得快撤招回救，半數招後無形中正反逆變。

原來瘦小精悍老者惡鬼掌法變爲攻中帶守，而蘋兒却守中帶攻。

在場諸人最爲驚駭者就數黑袍老叟，暗暗思索這老尼是何來歷。

突然，場中情勢爲之一變，蘋兒長劍一式「飛瀑狂泉」劍化漫空流星，嬌軀疾躍開七尺，嬌媚的笑道：「尊駕可以收招了。」

瘦小精悍老者聞言大感詫異，只覺不知是何用意，却如言身形疾退出，撤式不攻。

但見漫空流星飛虹倏然劍消，蘋兒長劍仍然平指，劍尖上却挑着一綹髮絲。

黑袍老叟沉聲道：「你們三人在庵外守候爲師！」

瘦小精悍老者一臉惶愧之色，偕同其他兩人立即穿空拔起，振臂身形輪轉翻落庵外隱去。

黑袍老叟向蘋兒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姑娘武功果然不同凡響，老朽算是開了眼相界了。」

蘋兒道：「老英雄誇獎。」

黑袍老者長嘆一聲道：「時刻無多，容老朽一敍往事，僅能簡扼提及，庵主說過久已不涉江湖，但庵主是否耳聞十數年前北天山羣雄覓取藏珍之事？」

老尼頷首道：「貧尼略有耳聞，與目下盛傳武林的翠佛毒珠之事似乎有關。」

庵主說的一點不錯，當年武林精英喪身在北天山不在少數，這些武林精英，並非死在藏珍洞府禁制之下，而是爲人暗害狙殺，埋屍在積雪之下，老朽故舊及小犬將身罹不測，老朽與至交聞道經多年查訪，似與六合門五行院主梁丘皇有關，老朽追踪下乃梁丘皇之徒韓仲屏及陰司秀才于冰，志在道出梁丘皇自露陰謀，此行並非老朽爲首，老朽不過是前任先鋒。」說着語聲略略一頓，乂道：「當然，老朽要取那韓仲屏于冰性命，宛如探囊取物一般，似只誅首惡，不罪末徒，老朽雖不爲已甚，却剝繭抽絲，勢所必然。」

老尼合掌誦經一遍，一聲佛號，長嘆一聲，說道：「原來如此，但願施主少種殺孽，則武林蒼生幸甚，徒兒，代貧尼送客。」

黑袍老叟道：「無須，老朽冒昧之處，望能見諒，話畢人起，身影在夜空中只閃得一閃，形影自杳無踪。」

七個捧劍少女疾如驚鴻般穿空而起，四向飛落隱入暗黑中不見。

老尼轉身緩緩走出院外而去。

蘋兒道：「韓少俠，于堂主現在可出來了！」

玉面哪吒韓仲屏陰司秀才于冰快步走了出來。

于冰抱拳向蘋兒一揖，稱謝道：「蘋姑娘一語退兵，妙計安天下，老朽自愧不如！」

蘋兒冷冷一笑道：「別諷刺我啦！于堂主以爲此老眞個退去了嗎，這夏口鎭內滿佈眼目，宛如撒下天羅地網一般，你們兩人恐無所遁形。」

韓仲屏一怔，說道：「此老人爲何來庵？」

蘋兒道：「目前尚不知，似與梁院主是深仇大敵必然無疑。」

「明午之時，姑娘是一定要去的了。」韓仲屏面露憂容道：「他若發現受騙，恐怕是不了之局！」

狄雲鳳淡淡笑了一笑，說道：「誰說騙他，此庵有一秘密地道，可引兩位安然離開本庵，但終久逃不過他的眼目，諒少俠也帶來甚多人手，倒不如與他們放手一拚，便知六合門並非易與之輩，或可以使其知難而退。」說時語氣却婉和，似嚴肅凜然。

于冰道：「郡主之見甚是，不過勝算難卜。」

狄雲鳳道：「于堂主請放心，兩位必是有驚無險！」隨即望了兩人一眼，乂道：「此庵原不允男子進入，今晚破例優客，可一而不可再，蘋兒，妳領兩位由地道出去，行動必須謹愼，不可讓對方發現，否則一番苦心俱付之東流了。」言畢轉身蓮步姍姍向院外走出。

韓仲屏開口欲言，却爲于冰目光示意禁止。

蘋兒道：「天近破曉，兩位快隨我來吧！」

那是一條普通的地道，陰暗不平，却極乾燥，出得地道，原來是一幢荒凉頹敗廢宅。

宅中早有黎環、烏雲飛兩人守候。

蘋兒問道：「你們找出了通行的路綫麼？」

烏雲飛道：「找到了。」

蘋兒點點頭，望了韓仲屏于冰一眼，道：「兩位請隨烏雲飛及黎環兩人前往，途中請勿躭擱，到了地頭最好傳訊稟報梁院主，但只恐不獲梁院主見諒，兩位似身負重任，希望不要辦砸，否則難逃梁院主院規賜死。」言畢一閃而杳。

只見烏雲飛、黎環已然前奔十餘丈。

于冰道：「少俠，趁着天黑未明，趕至地頭。」

夏口萬戶人家，僻巷如網，夜靜似冰，四人前後奔行似風，不到半頓飯光景，已然出了夏口鎭外，望一層烟樹籠鬱山谷奔去。

韓仲屏忽見前行烏雲飛、黎環兩人的身形突杳無踪，不禁呆得一呆。

但聞烏雲飛傳來語聲道：「前行百數十步可見茅屋一楹，就是地頭，小的要趕返向郡主覆命，恕不再送了！」

韓仲屏忙道：「且慢，在下還有事相詢！」

惟聞夜風送濤，並無回音，顯然烏雲飛、黎環兩人業已遠去。

韓仲屏猛一頓足，目中怒光逼閃道：「于堂主，我不如趁此遠颺！」

于冰兩眼一翻，道：「少俠，你眞能跑得了麼？」

韓仲屏怒道：「爲何跑不了？」

于冰雙眉皺了皺道：「鳳郡主這種安排必有深意在內，少俠若如不守信諾，不但不獲鳳郡主見諒，而且尚有橫禍臨身，少俠，你要走就走，且莫拉老朽墊背，就算少俠逃得過今天，也逃不過明天。」

韓仲屏心神暗凜，怒道：「于堂主是嚇破了胆。」

于冰搖首答道：「老朽不是，但少俠似眞個被嚇破了胆，鳳郡主說過，少俠身懷絕學，不在黑袍老鬼之下，與其畏縮而逃，倒不如放手一拚，這使老鬼不敢輕視，不然蘋姑娘爲何訂下午時之約，午刻之前你我還可從容安排。」

韓仲屏道：「于堂主說的甚是，但在下一股憤怨委實難平。」

于冰道：「少俠有何憤怨，小不忍則亂大謀，如不得鳳郡主暗助，只恐明午逃不了老賊追踪狙擊。」接着一聲長嘆道：「蘋姑娘說的一點不錯，少俠與老朽已不獲院主見諒，倘把事做錯，你我更必死無疑！」

韓仲屏不由臉色大變，道：「于堂主你也相信了麼？」

「不是相信，而是必然之理。」于冰冷笑道：「老朽雖不知院主囑咐少俠辦什麼事，諒事關重要，但黑袍老鬼似已知情，洞燭機先，院主對少俠存心離叛之況更深信不疑！」

「眞是如此？」

「誰說不是？」于冰道：「連老朽也認爲如此，少俠放着正事不辦，到處惹事生非，也許院主疑心少俠爲黑袍老者給收買洩露隱秘！」

韓仲屏面色慘變，急道：「這如何是好？于堂主必須思一良策才是。」

于冰搖首苦笑道：「老朽也才窮智盡，無能爲力，只有依着鳳郡主之言去做，也只有順鳳郡主之命或可挽救你我一條性命，走，少俠，是福不是禍，是禍逃不過。」言畢身形搶步走出。

韓仲屏心上如壓着一塊千斤大石般，面色陰暗，隨着于冰快步走去。

前行不遠，果見林樹叢中出現一茅屋，忽聞一聲低喝道：「于堂主麼？」

于冰聽出語聲，忙道：「王豹，正是本座！」

西月好沉，林野中一片淒迷。

一條黑影掠出，領着韓于兩人進入茅屋而去。

× × ×

天色巳泛出魚肚白，谷樹籠罩一層薄霧，景物朦朧淒迷。

茅屋內似起了一片爭執之聲，良久，只聽陰司秀才于冰朗聲說道：「老朽辯不過少俠，但願不要弄巧成拙，老朽恭送少俠！」

一條身影自茅屋內疾如閃電掠出，正是那玉面哪吒韓仲屏，易容扮作三旬上下面色黧黑年少壯漢，頭戴一頂竹笠，身着灰衣短裝，乍睹之下生似莊稼漢子。

原來韓仲屏不願坐而待斃，更不願屈居女流之下。

他是個剛愎自負、心雄萬丈之輩，與于冰商計黑袍老怪與蘋兒訂下正午之約，在此之前決不會料到他易容而逃，勸說于冰偕同逃離夏口。

于冰不允，說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對鳳郡主食言爽諾。

韓仲屏一怒之下，獨自一人闖出網羅而去。

他身法絕快，片刻巳遠出三四里外，到達一處古木參天的密林中，忽聞兩人語聲入耳，不禁一怔，低首矮身猱至近側窺聽。

只聽一聲低笑，道：「經過數月訪査，才知一絲端倪，如非郝少主得天遁老人門下指點，決難知道武林中尚有一個五行院！」

韓仲屏暗道：「郝少主莫非就是苗疆毒龍，那天遁老人乂是何人？」

乂聽另一人答道：「五行院僅是六合門兩大總堂之一，據天遁老人門下言五行院之梁丘皇包藏禍心，不但覬覦六合門主之位，而且有圖霸武林非分之念，目前江湖紛擾無不是他引起，須知擒賊先擒王，我等佈伏志在從韓仲屏于冰兩人身上逼出梁丘皇。」

「萬一不是梁丘皇所爲呢？」

「是非總有水落石出之時，你我奉命辦事，那裏管得了許多！」

韓仲屏只覺足旁一物飛躍而過，原來是一隻野兔，不由自巳兩足移擦出聲，暗道：「要糟！」

果然——

一聲大喝道：「什麼人？」

兩條人影疾閃現出，只見兩個面覆繪有五彩油繪惡鬼面具。

敢情是惡鬼門下。

韓仲屏形跡敗露，猛萌殺機，右臂一揚，一道金虹從袖底射出，大喝道：「找死！」

一雙惡鬼門下亦非庸手，目睹韓仲屏出手，金虹暴射，一個身形閃了開去。

另一個距韓仲屏稍近，驚覺不妙，劍勢却如電奔刺抵胸口，忙倒了下去，欲讓過劍勢，雖然如此，却仍然划開了一道血槽，殷紅鮮血濺飛如雨。

韓仲屏忽聞相距不遠之處發出一聲長嘯，隨風飄了開去，四外立時嘯聲亦起應和。

那一惡鬼門下僥倖逃開劍勢之下，立即轉而拔腳飛奔而去。

不久，嘯聲倏然止住，四面八方紛紛現出人影，各立方位，彼此相距五六步，除了惡鬼門下，尙有穿着黃衣及俗裝打扮的江湖人物。

一個刀疤滿面，嘴角長着一顆核桃般大小贅疣，貌像獰惡老者緩步走來，眼中寒芒逼視在韓仲屏臉上，沉聲道：「尊駕無故出手傷人爲何？」

韓仲屏道：「這是誤會，兄弟以爲撞上翦徑强徒，一個收勢不住，誤傷了貴同伴，歉疚萬分。」

那劍傷胸前惡鬼門下此刻却躍身立起，左掌護胸，滿面怒容道：「此人必是五行院韓仲屏小輩的同黨前來踩道，羅頭領萬勿被他謊言受騙。」

老者手掌微搖，道：「老夫自有道理，你速退下。」繼乂望了韓仲屏一眼，陰惻惻笑道：「尊駕眞是韓仲屏同道，有煩領老夫一行去見韓仲屏，老夫決不爲難尊駕。」

韓仲屏道：「在下不識什麼韓仲屏，只是路經偶過，不料滋生誤會，在下願意賠個不是如何？」

老者哈哈大笑，說道：「好說，好說，老夫亦不願追究，不過，尊駕是否韓仲屏同黨無法斷言必是，請尊駕權在敝處作客，待查明韓仲屏下落後尊駕便可自由翺翔。」

韓仲屏勃然大怒道：「閣下莫非有囚禁在下之意？」

老者道：「尊駕請勿誤會，老夫以禮相待，焉能稱之囚禁！」

韓仲屏怒道：「在下身有急事，無法應允！」

老者哈哈大笑，說道：「就算有天大的事，亦要到了未時才能放行，老朽心想這短短的幾個時辰，也就誤不了尊駕，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尊駕硬闖，但尊駕必血濺五步，屍横七尺！」

「未必！」韓仲屏冷笑一聲道：「在下非要硬闖！」說時雙掌倏翻，呼的一式「推山撼岳」平胸推出。

老者大喝道：「找死！」雙掌迎出。

轟然一聲，掌力猛接，激起塵飛草揚，威勢駭然。

雙方一退乂進，快攻如電，掌掌如利斧砍山，划空銳嘯，只見風砂中捲着兩條迅快如飛的人影，激搏猛攻。四外各立方位之人均潛藏無跡，谷中只剩下他們兩人作生死拚搏。

韓仲屏料不到對方如此辣手，竟是越打越强，發覺四外對方同黨匿伏無踪，知未曾退去，惡鬼門擅使邪法，苗疆精擅用毒，防不勝防，不禁猛萌逃念，即使硬闖不出去，也要退回原處，與陰司秀才于冰等人合力驅散。

他忖念一定，猛攻三招，逼使老者退開一步，陡地趁隙潛龍升天拔起，疾如車

輪般翻出七八丈外落下。

那知身方落地，四周突嗤的一聲冒出黃烟，迅即蔓延開來，韓仲屏不禁心中大驚，知是苗疆毒烟，屏住呼吸，迅乂一鶴冲天拔起。

黃烟中立時竄起四條身影，高喝了聲：「打！」

老者亦掠空如電追至，大笑如雷道：「尊駕逃得了麼？」

老者亦不知四條身影打出什麼暗器，眞氣護身，沉樁落地，乂與老者作殊死拚搏。

雙方均存有投鼠忌器心理，不敢施展殺手，韓仲屏防殺傷對方結怨太深，自己亦必力竭成擒，而老者奉命不可傷韓仲屏，而且目前亦不知道對方就是韓仲屏，節外生枝，恐陷自身於不利危境。

他們都是同樣心理，韓仲屏急于在午刻之前逃出重圍，而對方亦存心羈困至午刻以後。激搏百數十招後，老者突仰腰回竄入長草叢中不見。

韓仲屏不禁一呆，恍然悟出對方用意，想困留自己至午刻以後，不禁暗暗冷笑一聲，突振臂掠空飛起。

那知身才拔起兩三丈高下，忽聞頭頂濃翳密葉中傳來數聲「打」，暗器急如雨點般從空撒落，不禁心神一凜，急乂沉身落地，雙掌揮飛將暗器震落了開去。

定睛一瞧，那些暗器，只是松子樹實而巳。

韓仲屏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心知這次打來的暗器不過是松子樹實，下次說不定就是歹毒暗器，一刹那間竟然愕住不知所措。

× × ×

江邊泊着一條烏篷小舟，似是無人般靜悄悄隨着拍岸驚濤起伏不定。

日正當中，陽光映在篷頂泛射烏油油地光采。

此處距瑪頭甚遠，雲林翠竹，遠山擁黛，江流浩蕩，帆影片片，美景如畫。

驀地——

艙中起了蒼老吟聲：「何時黃鶴歸來？且共把金樽，看洲渚千年芳草。」

江岸翩落驚鴻般掠出面覆薄紗嬌俏動人的蘋兒，接音吟道：「此日白雲尙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

艙中突掠出黑袍老叟，飛騰登岸，半空中大笑道：「姑娘眞是信人！」

足甫踏實，緊接着乂道：「姑娘查出了他們兩人下落沒有？」

「查出了！」

黑袍老叟聞言一怔，道：「姑娘眞是神通廣大，諒庵主昔年亦是非常人物！」

蘋兒道：「老英雄請莫問來歷究竟，有心無心，端在一念方寸之間，但願老英雄能予守秘，說不定你我雙方日後殊途同歸）」

黑袍老叟聞言愕然須臾，頷首道：「不言而知姑娘也是有心人，老朽誓守承諾不移。」

蘋兒道：「旣然如此，老英雄請隨我一行！」

黑袍老叟道：「姑娘請。」

兩人一先一後擇田野僻徑如同常人步法飄然行去，看似緩慢，其實甚速。

途中，蘋兒爲打破沉寂，嬌笑道：「韓仲屏與于冰在夏口兔脫，和其羽黨藏身距此十數里外山谷中，那于冰匪號陰司秀才，滿腹壞水，却老謀深算，打定主意在山谷中僻居十天半月，以移花接木之計誘使老英雄遠離夏口，怎奈韓仲屏年少氣盛，竟沉不住氣，說什麼也不聽，孤身一人闖迹，也許此刻巳陷入重圍中！」

「什麼！難道另有人攔截他！」

蘋兒笑道：「陷身老英雄屬下重圍。只是貴屬還不知他就是韓仲屏而巳。」

老叟急道：「你我快走！」

「不急！」蘋兒輕搖螓首答道：「莫說韓仲屏跑不了貴屬門下重重羅網之下，旣使萬一闖出，敝屬弟子也不能失信於老英雄，不過……」

老叟道：「不過什麼？」

蘋兒停下腳步，略一沉吟，說道：「家師雖絕意江湖，但有遠房親戚子弟涉及一宗武林絕案，似亦與梁丘皇有關，經苦苦哀求家師相助，家師雖不願再過問武林是非，但不禁門下弟子助他完成心願，家師認爲留下韓仲屏于冰活命比死去更爲有用。」

老叟道：「令師與老朽所見相同。」

蘋兒道：「所以說韓仲屏假使能夠繪出五行院確址，對老英雄而言也是一張廢紙。」

「姑娘是說韓仲屏有意欺騙，那他自找死路。」

蘋兒笑道：「老英雄誤會我的眞意了，他能繪下圖形決不是假，唯恐老英雄輕投羅網。」

「這倒未必！」

蘋兒默然須臾，繼乂响起銀鈴悅耳語聲道：「老英雄，你我盡說些題外之言則甚，速速趕去！」

老叟道：「姑娘請！」

一先一後，趕抵山谷不遠，只聽嘯聲頻傳，老叟知屬下巳迥勁敵展開了圍堵激搏。

突從林中掠出一個手持騰蛇軟槊，面目森沉勁裝漢子，疾趨在老叟身前低聲密禀。

蘋兒身形一躍避了開去。

只見黑袍老叟聽完，擺了擺手，那勁裝漢子轉身穿入林中。

蘋兒道：「貴屬阻截之人即是韓仲屏，幸未失信，請從此別。」

老叟道：「姑娘暫請留步，那韓仲屏巳入牢籠，是擒是放，老朽一時間竟沒了主意。」

蘋兒道：「老英雄武林前輩，老謀深算，何必問道于盲，不過韓仲屏武功深得梁丘皇眞傳，此刻雙方尙未揭破身份，韓仲屏乂對苗疆弟子用毒心存畏忌，否則放手一拚，鹿死誰手尙未可知，但就管老英雄生擒活捉乂有何用？」

黑袍老叟道：「逼使梁丘皇自露馬腳，羣起而攻。」

「未必！」蘋兒道：「梁丘皇胸懷逆志，深沉陰譎，反臉無情，雖親如子女，爲利害計亦必殺之滅口，何況韓仲屏于冰所知隱秘無多，挾制不但無用，反恐弄巧成拙。」

黑袍老叟道：「姑娘話中有話，可否

說得明白一點？」

「老英雄昔年似與梁丘皇相知頗深，請問梁丘皇有無妻兒子女。」

「有。」

「據我所知，目前梁丘皇獨居在五行院內，形單影隻，此爲不可解之秘。」

黑袍老叟失聲驚道：「虎毒不食子，難道均遭殺害了麼？」

蘋兒搖首，說道：「這就不知道了，目前老英雄與同道，似集聚了武林中一股雄厚的力量，諸如苗疆及惡鬼門下均爲効力……」

「這個老朽可以說的，苗疆及惡鬼門他們都是甘心情願，並非脅迫逼爲前驅，姑娘也許深知毒人之事，乂爲苗疆少主郝南鴻莫大困擾，因此他決心追查其事。」

「但，形勢却對老英雄極爲不利。」

「爲何不利？」

蘋兒道：「目前五行院劣跡不彰，而梁丘皇在多年處心積慮下也吸聚甚多武林能者，其中甚多似如武林各正大門派中人，梁丘皇倚爲奥援，他不用親自出手，借老英雄興風作浪，無事生非，以挾持韓仲屛于冰之名，蠱惑各正大門派與老英雄爲敵，可收兵不血刃之功，言盡於此，請三思而行！」

黑袍老叟不禁跌入一片沉思中……

× × ×

且說韓仲屛與刀疤滿面老者展開激烈拚搏，但心中失悔不該不聽陰司秀才于冰的話，徒逞匹夫之勇。

是以他不願應戰，搶攻數招逼開了老者穿空飛去。

老者志在困住韓仲屛，是以不追，韓仲屛却遇頻頻阻截，他身負絕學，對方傷在他掌下的不下數十人，挑破了十數處伏樁後，不禁有點疲于奔命之感，面對着三個惡鬼門高手纏鬪，暗道：「如不施展殺手，逃出重圍，恐力竭成擒。」劍眉猛剔，殺機泛湧，大喝道：「殺！」

右臂疾揚，一道匹練金虹暴射而出，只聽一聲凄厲慘嗥騰起，迎面正中一個惡鬼門下爲金虹貫穿胸後，仰身倒了下去，如泉鮮血噴起三尺高下。

其他一雙惡鬼門下見狀不禁胆寒魂落，萌念反身圖逃，攻勢緩得一緩。不料眼前金虹眩目，驚叫尚未出口，已爲劍虹迴捲攔腰切成四段，屍横在地，五臟六腑隨血翻湧溢出，慘不忍睹。

韓仲屛望也不望一眼，一鶴冲天拔起，身形輪轉，一式「孤龍翔空」平射而去，疾如離弦之弩般投入一片暗林之內，那知他身在半空尚未落地之際，突然傳來一個森冷如冰笑聲道：「尊駕劍術不凡，且接兄弟一刀試試。」

暗黑中忽感一道驚虹冷電迎面襲來，韓仲屛不由自主地身形翻落之際，右臂疾揮而出。一股眩目金虹暴射，和那迎面襲來冷電迎了一個正着。

只聽金鐵交擊聲响，冷電疾閃，金虹消斂，韓仲屛袖中射出的金刃撞上冷電如同摧枯折松般斷成十數截，紛紛落地。

韓仲屛不禁大駭，只覺冷電暴漲，似一片飛瀑芒雨般凌頭罩下，如浸在寒冰雪谷之中，全身凍凝了一般，暗道：「我命休矣！」

不料冷電倏斂，遠處傳來冷森森笑聲道：「原來也不過如此，老夫不殺你，留着梁丘皇親手賜死！」

韓仲屛爲冷電眩目閉合，自份必死，聞聲睜開雙眼，只見村中一片幽暗，但覺臉上冷簌簌，不禁伸手一摸，發現眉毛被剃得一乾二淨，由不得機伶伶打一寒噤。

驀地——

十丈外冒出一片紅紅火光，現出那面目難辨的黑袍老叟。

老叟身後緊隨着刀疤滿面老者，四道懾人寒芒烱烱逼視着韓仲屛面上，令人不寒而慄。

× × ×

黑袍老叟冷冷一笑道：「尊駕喬裝改扮，便以爲逃得了老夫神目如電麼？」

韓仲屛本以爲他就是方才冷電施襲之人，聽出語氣顯然非是，沉聲答道：「在下爲何要逃？」

「那麼尊駕爲何易容改扮？」

「此乃在下私事，與閣下無干！」

黑袍老叟微微一笑道：「好，老夫不問，圖形繪好了麼？」

韓仲屛道：「三天之期未到，在下並未食言，閣下爲何心急如此？」

黑袍老叟淡淡一笑道：「老夫已改變心意，須等候尊駕交出圖形後才能放走，眼前于冰仍留在谷內茅屋中，尊駕何忍獨逃！」

韓仲屛道：「誰說在下獨自逃離！」

黑袍老叟淡淡一笑道：「你我心中明白，不必爭論，只須尊駕此刻轉反于冰棲身之處繪獻地圖，老夫亦不再追究殺傷多人之罪。」

韓仲屛暗道：「除非汝我偕亡，力竭身死，看來無法逃出重圍了，不如與于冰商計繪一假圖，哼，日後何愁不能報仇雪恨。」念定立即朗聲道：「好，但願閣下只能應心。」

黑袍老叟宏聲大笑道：「這話要問尊駕了。」

韓仲屛不禁玉面一紅。

黑袍老叟沉聲道：「老夫言出如山，說話算話，眼前夏口羣雄無不知尊駕應允繪出地圖及五行院諸多隱秘，這消息必然很快傳到令師梁丘皇耳中，他如何想法，老夫不必猜測，所以老夫不怕尊駕使詐，任憑逃到天涯海角，亦不會放過尊駕。」

韓仲屛聞言不禁心神猛震，忖道：「錯過明天，這筆仇債那裏見到那裏算。」知多言無益，忙道：「在下就此別過，一個對時後再行相見。」

轉身之際，黑袍老叟忽疾伸右臂，迅如電光石火在韓仲屛胸後「神藏」穴上點了一指。

就在同時，韓仲屛迎面密林中疾掠出一雙黃衣人，五指虛揚，却一閃即杳。

韓仲屛猝不及防，乂不知黃衣人虛襲爲何，俟「神藏」穴被點了一指，才知已罹暗算，不禁駭然轉面怒道：「閣下這是何意？」

黑袍老叟冷笑道：「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乃兵家上上之策，尊駕中了『截脈神指』及苗疆無形蝕魂之毒，如不獻出眞圖，尊駕必死無疑！」

韓仲屛如不心神恍惚，憂急交加，怎

會罹受暗算，不由面色慘變，道：「若獻出眞圖，在下也難免一死，閣下無法辨明眞假。」

黑袍老者呵呵大笑道：「這點你大可放心，三月後今日此時請在黃鶴樓上與老夫相見，必爲施治還你本來，不過在此期中午夜時分必會罹受陰火焚身之苦，功力亦大大減弱，但決死不了。」

韓仲屛心中怨毒已極，忽然冷笑道：「閣下如在三月期中不幸亡故，那在下也就死定了。」

黑袍老叟冷冷答道：「最好老夫能不死，多言無益，快去吧！」

韓仲屛滿懷怨毒，轉身疾掠如飛而去，奔回茅屋。

于冰與韓仲屛相對而坐。

韓仲屛寒着一張臉，一言不發。

于冰明知所以，才徐徐長嘆一聲道：「少俠，這不是賭氣的時候，方才鳳郡主隻身已來過，見……」

韓仲屛不禁面色大變忙道：「鳳郡王已來過麼？」

于冰接着說下去：「鳳郡主發現少俠不遵原定之計，恃離强去，不禁怫然不悅，責少俠剛愎自用，料知少俠此去必遇阻，自作自受、誤己誤人。老朽亦無計可施，只有把詳情眞象書一密柬託鳳郡主飛訊稟明梁院主。」

韓仲屛大驚失色，目泛怒光道：「你怎能書此密柬？」

于冰亦冷笑道：「少俠既隻身捨老朽而去，老朽亦不能代你受過，鳳郡主顧念同門之誼，煞費苦心，那知少俠罔顧道義，怎可怪責老朽不是。」

韓仲屛自知理屈，悻悻然一笑道：「于堂主因何不隨鳳郡主離去？」

于冰冷冷一笑，說道：「老朽能走麼？少俠不顧情義老朽不能，死也要死在此處！」

韓仲屛面現惶愧之色，知飛訊一傳至其師手下，其師執法如山，必死無疑，不敢則聲。

于冰似爲韓仲屛難受，道：「少俠遇上阻截麼？」

韓仲屛知道此事無可隱瞞，便將詳情敍出。

于冰聞言不禁大驚失色，右臂疾伸如電抓住韓仲屛腕脈，扶視㫴久，長嘆一聲道：「老賊似非危言恫嚇，互爲尅衡，無法可解，除非……」

「除非什麼？」

于冰答道：「除非找到邪神醫施治，不然定於在三月後，解鈴還須繫鈴人。」

韓仲屛神色異樣難看，道：「在下不信家師無能解救。」

「但少俠能否見到令師。」

韓仲屛暗嘆一聲，驀然憶起一事，不禁嘴角泛出一絲笑容道：「那枚信物不是在鳳郡主手中麼？」

于冰冷哼一聲道：「夢想天開，鳳郡主未必還願與少俠相見，就算能取到信物，豈不平至今仍不知下落，信物到手無異廢物，目前當務之急，莫過於將五行院地形隱秘繪出眞圖。」

韓仲屛道：「如此，在下恐更死不可赦。」

于冰長嘆一聲道：「別無他策可循，五行院隱秘你我所知無多，無關宏旨，退去老賊後再求鳳郡主設法挽救。」

韓仲屛此刻已是六神無主，無可奈何，領首道好。

于冰立即吩咐送來文房四寶，由韓仲屛繪寫，因韓仲屛比他所知更多。

掌燈時分，地圖已繪好一半，于冰則加以旁注，說明該處諸般佈設。

用時飯分，韓仲屛食不甘味，只覺神困體倦。

于冰見狀忙道：「你我還是早點歇息，反正明午之前可將圖繪好。」

韓仲屛和衣睡下，雖神困體倦，但怔忡不寧，心內憂急如焚，似睡非睡，一至午夜時分，但感脊骨上冒起一縷奇寒，迅速泛佈全身，宛如針刺，漸變酷熱，筋絡扭縮，冷熱交加，這滋味委實難受，汗流遍體，身軀顫動，不禁呃呃出聲。

于冰睡在旁榻，聞聲驚起，見狀不禁急得手足無措，無計可施。

所幸一頓飯光景過去，韓仲屛痛苦漸減，不到半個時辰霍然宛如常人，但只覺疲累萬分，軟弱無力。

韓仲屛臉色慘白如紙，凄然笑道：「在下不如死了的好。」

于冰正色道：「大丈夫能屈能伸，行走江湖危困痛苦難免，何輕言一死，少俠眞個不願雪恥復仇了麼？」

韓仲屛不禁廢然長嘆一聲。

于冰勸慰道：「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請睡吧！憂急無用！」

韓仲屛怎能安睡，輾轉反側，不住暗吁短嘆。

午刻之前，地圖已然繪成，于冰將圖束卷，道：「此刻老鬼必在谷外等候，不如讓老朽去應約。」

韓仲屛道：「在下能不去嗎？」

于冰搖頭道：「還是不去的好，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少俠剛愎，恐乂把事弄僵。」

韓仲屛頻遭拂逆，從未經歷如此重挫，把一腔盛氣幾乎喪失殆盡，午夜傷毒發作之苦，至今仍未恢復疲累，思之猶悸，說眞的他無法再面見黑袍老叟，除非能將顏面找了回來，否則何能忍受冷嘲熱諷，當下點點首道：「那麼有勞于堂主了。」

「此乃分所應爲，何言代勞。」言畢轉身邁出屋外，吩咐屬下不得輕舉妄動，嚴加保護韓仲屛後，立即隻身望羣峯合抱之內而去。

他不急於去見黑袍老叟，却是去見狄雲鳳及蘋兒兩女。

時逾正午，日色西斜。

密林中古木參天，濤聲盈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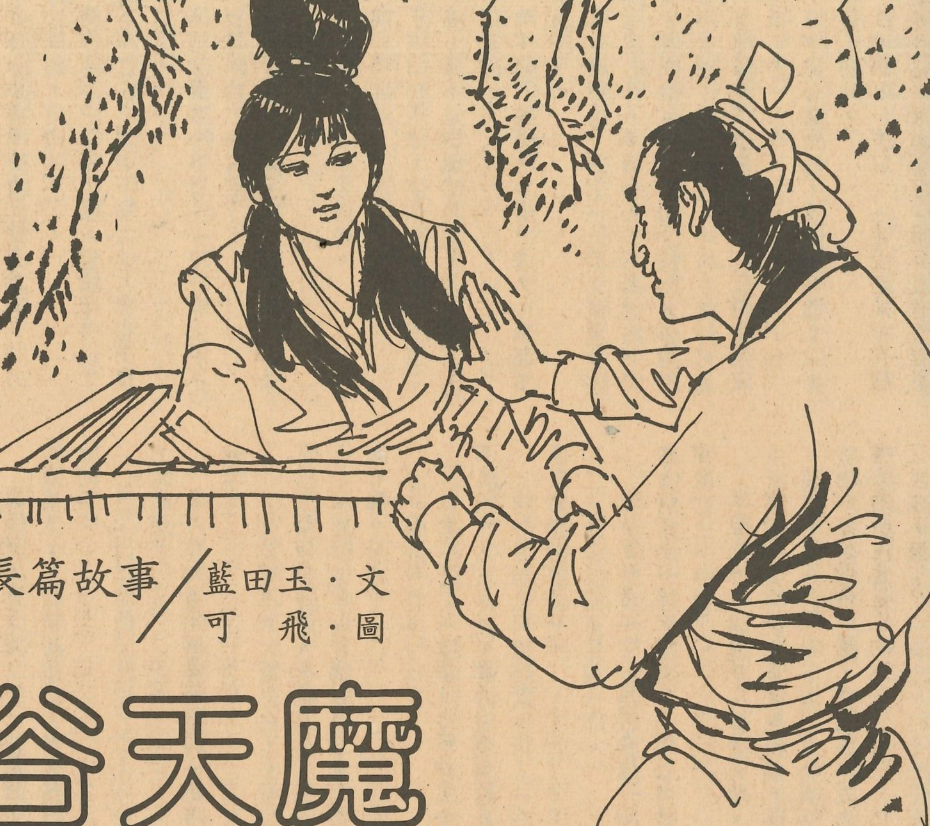
只聽一個粗獷語聲道：「時刻已近，那鬼崽子尚未見踪影，想是負隅頑抗，臨死不屈！」

另一語聲接道：「哼，黑旗香主『截脈手法』及蝕魂奇毒是好受的麼？香主看準了那兔崽子是個貪生畏死之輩，不敢不來，咱們等着瞧吧！」

須臾——

只聽于冰語聲道：「煩勞通稟貴上，就說老朽于冰求見。」

（未完・十五）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藍田玉・文　可飛・圖

鬼谷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虛禪師將歷代傳下的「少林萬靈大還丹」救治武家騏，遺囑要他整頓少林，並將天星老人送來喬裝白氏老僕的服裝叫武家騏穿上，去見天魔教主翁旋坤，便可遏制他的行動，此一着奏效之後，馬上去找天星老人把經過情況告知，說畢便因傷重圓寂。武家騏出洞後返回少林寺，見翁旋坤率教徒大舉圍困少林，叛僧普明正想訂城下之盟，武家騏喬裝白氏老僕對翁旋坤說出過去一段謎語，使他信以爲眞，下令撤退，趕去找白氏主人。武家騏找到在場的程公放將眞相告知，然後趕去找天星老人，途中遇到海天碧影攔截，用少林禪功將其趕走……

擬殉情存義　幻景拯鴛鴦

武家騏沉凝的道：「在下是恩怨分明之人，老丈確然對在下有恩，但你的手段却未免過於卑鄙無恥……」

海天碧影吃驚的道：「你總不會因此要殺却老夫吧！」

武家騏咬牙道：「以你今日的所爲，本來就是死罪，在下今日放過你一命，就算將所有恩怨一筆勾銷……」

聲調一沉，接道：「但願你息了尋寶之念，改過遷善，否則下次被武某遇上，也不像今天這樣容易打發了！」

海天碧影咬牙一嘆，道：「老夫不願再說什麼，告辭了……」

掙扎着扶起鬼宮之主，歉然道：「老友，是孫某連累你了！」

鬼宮之主運息了一陣，已經好了甚多，隨着海天碧影掺扶之勢，一挺身站了起來，苦笑一聲道：「老夫從不做後悔之事，做了的事也從不後悔！」

海天碧影嘆口氣，道：「咱們……走吧！」

「走！……」

鬼宮之主差點跳了起來，叫道：「該走的是他，這裏是老夫的基業，爲什麼要老夫離開……」

海天碧影吶吶的道：「這……這……這……」

武家騏冷冷一笑道：「兩位不必爲此爭執，在下並不留戀這鬼氣森森之地，即刻就會離開這裏……」

鬼宮之主聲調一軟道：「老夫可以把斷魂羅刹的囚車打開，但要你保證她不向老夫報復尋仇！」

武家騏冷笑道：「這個……倒是不必勞駕了！」

說着走向囚車之前，伸手捏去。

但聽乒乓連響，四五根鵝卵粗細的鐵欄，已經應手而斷，斷魂羅刹格格一陣嬌笑，一擰身穿了出來。

武家騏雙眉深鎖，冷冰冰的道：「戚沉香，可以走了！」

斷魂羅刹狂笑道：「武少俠，就此一

走，你就枉爲俠義道中之人了！」

武家騏怔了一怔，道：「爲什麼？」

斷魂羅刹冷笑道：「你不看看這是一處什麼所在，難道仍由他們在此爲惡作亂麼？」

武家騏有些恍然的道：「這話也對，驅屍役鬼，刨墳掘墓，在下生爲武林中人，既不遇上也就罷了，既經遇上，就不能容這種害人的地方繼續在世上存在……」

聲調一沉，喝道：「武某已饒了你們兩個老賊的性命，還不快些滾麼？」

斷魂羅刹也哼了一聲道：「如若再不快滾，老娘也不會放過你們兩人了！」

海天碧影與鬼宮之主相顧一眼，兩人一言不發，相携而去，眨眼間消失在地道盡頭的黑暗之中。

武家騏目光四轉，冷冰冰的道：「你爲何還不回轉洞庭？」

斷魂羅刹一笑道：「有點事情要到咸陽古城一走，料不到却遭了這兩個老賊的暗算，如不是你及時到來，老娘只怕還要在那鐵檻中囚上幾天……」

眸光一轉，又笑道：「武少俠儘管放心，至於令堂令妹，俱都安然無恙，只要武少俠把碧玉神龍寶玦弄到手，即刻就可全家團聚！」

武家騏雙眉深鎖，道：「方才若非在下到來，妳不但仍被關在籠中，而且性命難保，難道說妳就沒有一點禮尚往來之心麼？」

斷魂羅刹一笑道：「若說老娘沒有禮尚往來之心，那就錯了，我承認你算是救了我一命，依理而論，我應該無條件的放出令堂令妹，不過……這碧玉神龍寶玦對我而言實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不能輕言放棄，至於欠你之恩，回頭再報答也就是了！」

武家騏冷哼道：「你是說也要救我一命！」

斷魂羅刹笑笑道：「否則怎麼能夠扯平？」

武家騏放聲長笑道：「只怕這不是如此簡單之事！」

原來他自習成大乘禪功之後，功力暴增，當年他遠非斷魂羅刹之敵，如今却高出她甚多，若說要再靠她救上一命，實在是不大可能之事。

忖思之間，一掌拍了出去。

他一來心情煩亂，二來對斷魂羅刹十分氣惱，想藉掌力來發洩一下心中的悶氣，故而這一掌運出了不少力道。

但聽嘩啦乒乓連響，正中殿堂上的一個後窗，被擊得木屑紛飛，整個的垮了下來。

斷魂羅刹大叫道：「傻瓜，你想做什麼？」

武家騏咬牙道：「自然是毀去這處建築，使今後江湖之中，不再聽得到鬼宮二字。」

說話之間，又是兩掌拍了出去。

斷魂羅刹大笑，說道：「傻瓜，你瘋了！」

武家騏收住掌勢，奇道：「毀去這一害人的所在也是妳的建議，現在，爲什麼又說在下瘋了？」

斷魂羅刹笑得前仰後合的道：「那不過是一種托詞，其實，任憑你掌力如何威猛，要想把這整座建築毀掉，只怕是不大容易之事，縱然能夠做到，也要累你一個臭死！」

武家騏哼了一聲，道：「那麼，你要留在這鬼氣森森的鬼宮之內，又有什麼目的？」

斷魂羅刹嘻嘻一笑道：「尋找一種藥物救你一命，好扯平你相救之恩！」

武家騏怔了一怔，放聲朗笑道：「在下好端端的，要妳尋找什麼藥物？」

斷魂羅刹笑道：「那不過是你功力深厚，一時不易發作，……你不記得海天碧影孫老匹夫不停的在窺查你的面色麼？倘若他發覺你已經中了鬼宮之主的屍毒，大約咱們兩人都要難以生離此處了！」

武家騏立刻記起鬼宮之主雙掌中所拍出的冥濛黑霧，當時自己確然感到有些腥臭刺鼻，難道說就是那時中了屍毒麼？

忖思之間，只聽斷魂羅刹道：「你何不運息一下試試？」

武家騏恍然大悟，頓時運息行功。

一經運息之下，頓感心經肺脈之間似乎有一種怪異的力道梗阻其間，血氣通行之下，其痛刺骨！

當下停止運功，廢然一嘆道：「妳說的不錯，我……確是已經中毒了！」

斷魂羅刹笑笑問道：「你可有解救之法？」

武家騏嘆道：「沒有！」

「你可有解救之藥？」

「也沒有！」

「設若老娘不顧而去，大約你只有一條死路可走了吧！」

「這……」斷魂羅刹大笑道：「不用這呀那呀，就算你不被毒毒死，也會被海天碧影與鬼宮之主兩人殺死，他們已經恨透了你！」

武家騏道：「但他們已經走了！」

「走！……」

斷魂羅刹得意的狂笑道：「你認爲他們是這樣容易打發的人麼？他們早知道你中了毒，只不過因爲你的大乘禪功過於霸道，不敢與你硬拚，見你屍毒遲遲尚不發作，暫時退了出去而已，我敢說他們就在鬼宮大門之外等你！」

武家騏黯然頷首道：「這是確有可能之事！」

斷魂羅刹笑道：「倘若我給你找到了解毒之藥，替你解去屍毒，是否也算救了你一命？」

武家騏苦笑道：「那自然！」

斷魂羅刹緊盯着道：「咱們恩怨扯平之後，你是否仍要履行諾言，替我去設法把碧玉神龍寶玦弄到手中？」

武家騏昂然道：「在下不是輕諾寡信之人，既是說過之事，自然要去辦！」

斷魂羅刹得意的道：「事不宜遲，即刻去搜尋解屍毒之藥！……」

不顧武家騏答覆，當先向廳堂的內堂之中跑去。

武家騏雖然中毒，但除了不能運息之外，一時尚無大碍，當下雙肩晃動，也隨着斷魂羅刹向內室之中走去。

只見其中共有三個石砌的高架，上面擺滿了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俱皆貼着名

目標簽。

斷魂羅剎迅快的一陣搜尋，登時找出了一個白色瓷瓶，只見標簽上寫着「紫蘇丹」三個紅字。

斷魂羅剎嘻的怪笑一聲，立時取在手中，由瓶中倒出一顆紫紅色的藥丸，遞向武家騏道：「快些把它服了下去，保管屍毒立解！」

武家騏略一猶豫，終於一仰頭整個吞了下去。

丹藥入肚，只覺一股清涼之感，沁入心脾，再度輕輕運息時，那股怪異的力道早巳蕩然無存。

武家騏深深的吁了一口長氣，道：「在下巳經好了！」

斷魂羅剎一笑道：「你我恩怨巳消，該你設法實踐你的諾言了！」

眸光一轉，笑道：「我倒想出了一個毀去這鬼宮之法……此處雖是地下建築，但巨廈低房盡是木料居多，廳中陳設更多引火之物……」

「妳是說放火一燒了之？」

「這是最妙的辦法！」

武家騏略一忖思，登時探臂抓出千里火，一晃而燃，向門窗等處一一燒去，不久時間，熊熊大火，巳經由廳堂中燒了起來。

斷魂羅剎大笑道：「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說話之間，當先向外走去。

那廳堂大火一起，由於頂部沒有透風之處，濃密的黑烟登時匝地向洞門之外湧去，武家騏無法久留，也隨在斷魂羅剎之後疾躍而去。

果然不出斷魂羅剎所料，只見洞門不遠之處，兩條人影就地而坐，正是鬼宮之主與海天碧影兩人。

兩人見武家騏與斷魂羅剎相繼而出，不由吃了一驚，同時雙雙站了起來，蓄勢戒備，準備應變。

武家騏冷冷一笑，道：「兩位怎的還未離去？」

海天碧影微吁一聲道：「老夫傷勢不輕，勢須運息一會才能成行。」

武家騏淡然一笑，也就地坐了下來，靜靜注視着鬼宮洞開的大門之中的火勢，聽着燃燒所發的嗶剝細響。

鬼宮之主咬得牙根格格崩崩作聲，終於忍不住叫道：「姓武的，你……害苦了老夫！」

斷魂羅剎嘻嘻一笑，湊了過來接道：「他怎的害苦了你啦？」

鬼宮之主咬牙道：「老夫畢生所費的心血，轉眼間付之一炬，豈不使老夫痛恨一生！」

斷魂羅剎一笑道：「倘若他中了屍毒而死呢？」

鬼宮之主恨恨的道：「可恨他功力不凡，竟然能不被屍毒所侵！」

斷魂羅剎大笑道：「並非他不懼屍毒所侵，而是一瓶紫蘇丹救了他……」

說着由懷中將那白色瓷瓶掏了出來，輕輕搖着道：「可是這藥麼？」

鬼宮之主的綠臉頓時變成了湛藍之色，雙目瞪得像銅鈴一般，大叫道：「戚沉香，這樣說來，妳才是我第一號仇人，老夫對天發誓，只要有一口氣在，就要找妳報仇！」

斷魂羅剎轉向海天碧影道：「你不來麼？」

海天碧影長笑道：「老夫不說，妳也該知道，咱們兩人巳是死敵，下次遇上，必是一場你死我活的生死之搏！」

斷魂羅剎傲然道：「老娘正愁日後難以找到你們，一報今日鐵籠被囚之辱，這樣看來，老娘倒可以放心了！」

忽然——

鬼宮之內傳出了一串隆隆之聲。

鬼宮之主面色大變，厲聲大喝道：「戚沉香，好毒辣的手段，老夫畢生心血當眞都毀在妳手了！」

原來鬼宮之內尙有三間秘室，是鬼宮之主貯藏重要器物的所在，那陣隆隆之聲，正是三間秘室被焚的警號，是以鬼宮之主一時幾乎急怒成瘋。

由於鬼宮之內朽骨滿地，大火一燒，一股焦臭之味立刻飄傳而出，使人忍不住噁心欲嘔。

武家騏雙眉深鎖，縱身而起，道：「在下尙有急事在身，失陪了！」

斷魂羅剎大叫，道：「且慢，等等老娘！」

武家騏對她十分厭惡，當下睬也不睬，顧自星飛電掣，另走一路向山嶺之外馳去。

此刻巳是天色黎明，直到聽不到斷魂羅剎的呼叫之聲，方才放緩脚步，徐徐而行。

山嶺之外是一泓小溪，在晨風料峭之中，聽着潺潺的水聲，使人頓時感到一陣寧靜怡然之感。

武家騏輕吁一聲，忽而心頭一動，就在小溪之中盥洗了一下，整整衣衫，彈去塵土，辨明方向，向咸陽正東走去。

此刻天色尙早，路上沒有一個行人，只有武家騏一人獨行，一陣孤獨寂寞之感，不由又襲上心頭。

他脚程極快，十幾里的路程，不過眨眼即到，一片高低起伏的山嶺巳在目前。

武家騏心頭暗忖，大約這就是伏星嶺了。

縱目四顧，只見那山嶺綿亘不下數十里，雖是一片山嶺，却也起伏有緻，樹木森森，十分茂密。

武家騏一時倒不由大爲躊躇起來，在這樣遼闊的山嶺之中要想尋找一個山洞，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當下信步向嶺中走去。

一經走入嶺中，使他不由更加煩躁起來。

原來那嶺中道路迂迴曲折，在森森林木之中穿行，更易迷失路徑，一時之間，使他不禁大爲迷茫起來。

但他安慰的想：沉星洞既在此嶺之中，不過多浪費上一點時間，總會把它找到，當下耐心的向山嶺深處找去。

忽然——

正當他在山嶺中盲目穿行之際，只聽一縷低沉的吟詩之聲傳了過來，傾耳聽時，只聽吟的是：

「前不是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

聲調低沉，感慨良深，武家騏心中不由爲之一動。

他第一個意念是：此人必就是天星老人無疑，當下整整衣冠，循着聲音傳來之處走去。

原來那是一處天然石台，約可數丈方圓，光滑平整，四周一片榆樹，倒是一處絕佳之境。

在那石台之中有一張石桌，兩個蒼髯老人正在聚精會神的奕棋，其中一人似是等着另一人落子，一時感慨，吟誦甫罷。

武家騏不由爲之怔了起來，因爲這兩人論年紀不過五旬至六旬之間，絕不能有天星老人在內。

他再遊目四顧，亦不見有什麼山洞，顯然沉星洞也不在此處。

於是，他料想到自己是找錯了地方，這伏星嶺中風景絕佳，這兩人想必也是勘破世情的兩位隱士。

忖念之間，就欲另向別處尋去。

但轉念一想，雖然他們兩人沒有天星老人在內，但既是同住在此嶺之中，想必也該知道沉星洞在於何處！

當下故意放重脚步，向那天然石台之上走去。

那兩人恍如不覺，那眼皮也未翻上一下。

武家騏暗暗奇怪，心想這兩人難道都是聾子不成，否則爲何竟連自己這樣重的脚步聲也不聽到。忖念之間，巳到兩人身側，當下只好拱手一禮道：「兩位前輩請了！」

那兩人依然眼皮不翻，那手掂棋子遲遲未下之人一副苦思默索之態，彷彿根本未曾聽到武家騏之言。

那方才吟詩之人却淡淡的應了一聲道：「閣下若是觀棋，就請不要講話，若是遊山玩水，就請別處去吧！」

口中雖在說話，人却動也未動，同樣的不曾看過武家騏一眼。

武家騏只好再度深施一禮，道：「請恕晚輩打擾清興，晚輩想動問兩位一事，這裏可是伏星嶺？」

那老者輕輕頷首道：「不錯，你迷路了麼？」

武家騏忙道：「晚輩想找一處名爲沉星洞的所在，不知……」

那老者一身白衣，聞言方才猛然抬起頭來向武家騏細細打量。

另一名蒼髯老者身着黑衣，聞言也丟下手中棋子，霍然抬起頭來，打量着武家騏，問道：「你爲何要找沉星洞？」

那白衣老者却反手一指道：「那邊榆林深處就是！」

武家騏倒不由爲之一驚，當下忙道：「晚輩想找一位天星老人，不知兩位前輩是否知道？」

那黑衣老者忽然嘆口氣道：「你來得不巧，見不到他了！」

「啊？……」

武家騏愕然一驚道：「兩位前輩認得他老人家麼？」

那黑衣老者勉強一笑，道：「豈止認識，老夫等與他均是忘年之交，都是琴棋之友！」

武家騏大感失望的道：「想必他老人家離洞外出了？」

那黑衣老者嘆道：「不錯，他巳離此而去，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武家騏大驚道：「這是爲了什麼？……還請前輩明白見示！」

那白衣老者嘆道：「他死了！」

「啊？……」

武家騏跳起來叫道：「是什麼時候，他又因何而死？……」

那白衣老者面色一沉，道：「就在十天之前，至於因何而死，那自然是因爲他太老了！」

那黑衣老者則皺皺眉道：「小朋友，爲何你要來找他，你與他有什麼關係，你姓甚名誰？……」

武家騏怔了一怔，道：「晚輩受人之託，來見他老人家一面，至於其他……請恕晚輩不便相告，因爲晚輩實有不得巳的苦衷！」

那白衣老者淡淡哼了一聲，道：「人死了百了，這也是沒有辦法之事，若你願到他靈前一奠，老夫等可以做陪，否則，你就請便吧！」

武家騏忙道：「晚輩千里迢迢而來，自然應該到他老人家靈前一祭，就煩兩位前輩指引一番，容晚輩另行拜謝！」

那白衣老者一笑而起，道：「我們兩個老不死的整日琴棋消磨，閒着無事，帶領小友去祭奠一下天星老人正是十分應該之事！……」

伸手一讓，道：「請！……」

武家騏不便當先而行，一再謙遜，方才併身側肩而行，逕往那處十分茂密的榆林之內走去。

榆林盡頭是一處高可千仞的石壁，石壁之上有一個丈許見方的巨大洞口，上面霍然有三個雕得工工整整的楷書大字：「沉星洞」。

甫經踏入洞門，一陣香燭紙箔的氣味登時傳入鼻息之中，使武家騏不由心頭一沉，泛起一陣莫可言宣的悲悽之情。

那白衣老者當先而入，只見那山洞並不算太大，但因十分乾燥，桌椅羅列，靜無纖塵。

但在正中却靈幔高掛，香案上烟火氤氳，一具紅漆巨棺木，端端正正的平放在供台之後，香案上寫着：「天星老人之靈位」。

武家騏心如刀戮，納頭便拜。

只聽那黑衣老者忽然道：「請奠客拈香！」

只見一束燃着的香火巳經遞了過來。

武家騏連忙雙手接了過來，在靈前祭了一祭，正欲向鼎爐之中插去，忽見那燃着的香頭上突然冒出了一股濃密的黃烟，一股腥臭之味登時衝入鼻中。

武家騏巳經感到不對，可惜爲時巳晚，只覺一陣頭昏眼花，雙足再也站不住，立時咕咚一聲摔了下去。

×　　×　　×

不知過了多久，彷彿有一百年那樣長，又彷彿只在眨眼之間，武家騏又從一個可怕的夢境中悠悠的醒了過來。

幾乎有一盞熱茶之久，他無法意識到

自己遇上了什麼事故以及自己身在何處，他只覺四肢痠軟，頭痛欲裂，連眼皮也無法抬得起來。

模模糊糊之中，只聽一個高吭的聲音喝道：「娃兒，還裝死麼？」

緊接着右頰上似是被人重重的摑了一掌。

這一掌倒把武家騏打得清醒了一些，睜眼看時，只見自己正平躺在洞中的一張石桌之上，四周站着六七名黑衣人。

武家騏登時完全醒了過來，首先觸入眼簾的是垂在自己面前不遠的一隻左手，那左手上缺了一個小指。

武家騏這一驚非同小可，順着那隻手向上看去，登時看到了那張他所厭憎恨的面孔，那正是奪命神人翁旋坤。

武家騏週身不由自主的冒出一團冷氣，他知道：自己這一遭是完了！

但他不由又感到有些茫然，奪命神卜究由何處而來？

但他這個謎即刻就被打開了，只聽天魔教主奪命神卜翁旋坤沉聲喝道：「娃兒，認得出本座麼？」

武家騏放聲喝道：「老魔，剝了皮小爺也認得你的骨頭！」

天魔教主怒道：「這等以下犯上之行，又是萬死不赦之罪，本座至今不曾殺你，對你實在過份優容了！」

武家騏一面與天魔教主週旋，一面暗暗偷目看去，只見那一白一黑兩名老者以及駕前常侍均在其內。

天魔教主見他沉思不答，頓足又道：「好吧，本座承認你是本座創建功業以來唯一遇到的扎手之人，不過眼下你的生死一切，又控制在本座手中，如你不願就死，最好還是乖上一些！」

武家騏冷冷一笑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殺剮存留，悉憑尊便。不過……武某要知道你是如何佈下的這一毒謀？」

天魔教主嘿嘿大笑道：「本座應該先問你是如何佈置的那樣巧妙的圈套，使本座竟然上了你這娃兒的大當？」

說着伸手一指，道：「這些衣飾怎麼不用了？」

原來那化裝白氏老駝的衣物俱皆散亂的丟了一地。

武家騏冷笑道：「不論你今天殺了武某，或是放了武某，這件事你就永遠悶在心中吧！」

天魔教主大怒，道：「怎麼，你不肯說？」

武家騏抗聲道：「在下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聲調一沉道：「除非你先說出天星老人的生死下落。」

天魔教主陰陰一笑道：「好刁頑的東西，本座可以告訴你，天星老人早在半年之前，就已死於本座手下了！」

「啊？……」

武家騏怒不可遏的叫道：「你與他有仇麼？」

天魔教主未戴掩面的青巾，面部表情一時極為複雜，慢慢沉忖着道：「認眞說來，本座與他並無仇恨，不過，他自有他的取死之道！」

武家騏怒叫道：「什麼取死之道，還不是你心腸狠毒，慘殺無辜！」

天魔教主冷哼一聲道：「娃兒，本座只問你一件事，你那套白氏老駝的衣飾由何而來？」

武家騏道：「自然是天星老人所送的了！」

「胡說！……」天魔教主厲叱道：「你從未見過天星老人之面，他為何會把這麼一套衣飾給你，你又怎會知道那麼多的內幕隱語？」

武家騏坦然一笑道：「你不信也是沒有辦法！」

天魔教主哼道：「只要你說得合情合理，本座自會相信，如果你信口開河，就休怪本座要在你身上施用辣手了！」

武家騏心中一動，忽道：「告訴你也無妨，在下這套衣飾的來歷，就是那位白氏老駝所送！」

天魔教主大怒，說道：　更是胡說，若非你愚弄本座，本座怎會在少林大會上輕身而退，又怎會受了那樣一番折騰！本座就算把你萬刀千剮，都不足以消心頭之恨！」

武家騏忍不住地笑說道：「這倒是一樁奇事，在下承認那確是在下所為，但以你這堂堂天魔教主之尊，為何就會甘心接受？」

天魔教主忍不住面色一紅，道：「娃兒，如再不說實話，休怪本座要向你痛下辣手了！……」

轉向身邊的駕前常侍皇甫重喝道：「準備金針刺骨，先給他一點初步的痛苦受受！」

皇甫重連忙朗聲道：「屬下遵命！」

說着由袖中取出一支長約五寸的金針來。

天魔教主陰陰喝道：「本座再問你最後一遍，你說是不說！」

武家騏咬定牙根道：「在下說的確是實話！」

「什麼實話？」

「那衣飾就是那自稱白氏老駝之人送給我的！」

「什麼時候？」

武家騏忖思着道：「就是在下離開太行宮之後，那些話也是他教給我的，否則我怎會知道得如此詳細？」

天魔教主神情悚動了一下，道：「你可知那些話中的含義？」

武家騏搖搖頭道：「在下不知！」

天魔教主神色緩和了一下，道：「他就是只有一人麼？」

武家騏頷首道：「不錯！」

天魔教主眉頭深鎖道：「他還曾向你說些什麼？」

武家騏道：「沒有了，他所說的都是教我如何對答你的問話，而後，他教我到這裏來見天星老人！」

天魔教主雙目一瞪道：「叫你來見天星老人？」

武家騏似煞有介事的說道：「正是如此！」

天魔教主忽然狂笑一聲道：「胡說，你一切都是胡說！……」

沉聲大喝道：「用刑！」

皇甫重急步向前道：「遵命！」

手中金針一伸，向武家騏足踝之上刺去。

任憑武家騏是條如何硬朗的漢子，也忍不住失聲而呼，只覺那金針逕直的刺入了脛骨之內，一股無法熬受的痛苦，使他恨不得即時死去。

當下眼前一黑，昏了過去。

但他立刻又被一桶冷水又澆得醒了過來。

睜眼看去，只見天魔教主陰鷙的面孔，俯在自己面前，聲如鴟梟般的喝道：「娃兒，本座被你愚弄得夠了！……」

怪聲大叫道：「連續用刑！直到這娃兒吐出實言，或是死去為止！」

只覺那要命的金針又刺入了另一隻足踝之內。

武家騏冷汗淋漓，又昏了過去。

耳際間只聽天魔教主不停呼喝，足部肘部等刺痛不止，同時，一桶桶的冷水也向臉上澆過不停。

武家騏只覺自己像在雲霧之中一般，眼前的一切都漸漸變得虛浮不實，彷彿他已不再是這個世上之人。

顯然，他已到了虛脫狀態。

忽然——

就在他迷迷茫茫之中，只聽一個清脆的聲音，急急傳了進來，叫道：「且慢用刑！」

那聲音聽起來極熟，但却已分辨不出是誰，同時，眼前只有一片黑暗，也使他無法看到眼前的情景。

只聽天魔教主哼了一聲道：「怎麼你也來了？」

只聽那溫柔的聲音有些哀求的道：「可否請教主摒退左右？」

天魔教主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你們退下去。」

只聽腳步繁響，似是皇甫重等人應聲而退。

良久，方聽得那聲音哀婉的叫道：「爹爹！……」

武家騏頓時恍然大悟，那是天魔教主的女兒翁木蘭。

只聽天魔教主沉聲道：「為父一直把妳當做一個足以繼承衣鉢的聰明女兒，為什麼妳却一連做出許多糊塗之事？」

只聽翁木蘭叫道：「女兒該死！」

天魔教主依然沉聲道：「為何妳擅離職守，暗隨為父來到此處？」

只聽翁木蘭一聲輕笑，說道：「若是女兒不來，只怕爹爹會做出一件糊塗事來了！」

天魔教主哼了一聲道：「為父做出了什麼糊塗之事？」

翁木蘭道：「他已受刑不過，垂垂將死，爹爹總該知道追查那事的惟一綫索都在他身上吧，倘若他死了，那豈不是使爹爹更陷於進退維谷，撲朔迷離之境？」

天魔教主嘆口氣道：「這也沒有辦法，這娃兒性情倔强，除了把他殺掉之外，大約再也無法使他開口的了……」

聲調一轉，道：「為父當初頗欣賞他的資質秉賦，曾有意把他選為東床，現在倒眞欣幸沒有做出這樁事來！」

翁木蘭面色一紅道：「爹爹不必再說這些了，現在還是追查那事要緊！」

天魔教主苦笑道：「威迫，利誘，他都不受，只怕難以問出口供來了！」

翁木蘭噗哧一笑道：「除了威迫利誘之外，還有一個更好的辦法……」

眸光幽幽一轉道：「爹爹為何不讓女兒試試！」

天魔教主沉思半晌，忽道：「好吧！為父給你兩個時辰的時間，看妳能否問出些端倪來！」

話聲一落，靴聲橐橐，似是退向了石洞之外，隨之軋軋連響，似是洞口的石門已經關了起來。

天魔教主退出洞室之後，只聽一陣軋軋之聲，洞門緩緩掩了起來，只剩下了翁木蘭與武家騏兩人。

武家騏慘遭毒刑，足踝肘骨俱被刺得血肉模糊，幾乎陷於昏迷之中，但他畢竟功力深厚，幾次死而復甦，經過的一切，也還能記得清楚。

他原認為自己必會死於天魔教主之手，不料翁木蘭突然而來，使情勢又有了一些轉機。

偷偷睜目看去，只見翁木蘭淡妝素服，蛾眉深蹙，由懷中掏出了一瓶金創藥粉，正向自己傷處輕輕揩抹。

她揩抹得極輕極輕，似是深怕碰痛了他的傷處，眉宇間有一股抹不去的輕愁，睫毛下閃動着晶瑩的淚水。

武家騏自心底中發出一聲暗暗的嘆息，滋生了一股莫可言宣的悽切之情，翁木蘭的萬縷柔情，像一支利箭，射穿了他的心胸，也覺得悲涼。

翁木蘭美麗溫柔，端莊大方，她有仁慈的襟懷，寬厚的心性，幾乎集所有美點於一身，不幸的是她有一個暴戾邪惡的爹爹。

他覺得慚愧，在她面前使他覺得自己渺小，在天魔教內三堂總舵中，他誤撞入她的居處，那是他們第一次相逢，她的美麗仁厚震動了他，使他在內心中對她產生了一種無可比擬的欽慕之情；第二次是在太行別宮，倘若他答應了天魔教主，登時就可與她匹配成婚，但是，他毫不考慮的拒絕了，那是為了本身的職責立場，翁木蘭並不責怪他什麼，反而冒着天大的危險助他離開了太行山。

現在，是他們第三次相逢了，十分顯然的，她仍在盡最大的力量救助他。

他在心底暗叫：為什麼妳要對我這樣好，妳知道這樣會使我更加痛苦不安麼？為什麼妳是天魔教主的女兒？為什麼我們會相逢相識？為什麼？……

他不知道該對她怎樣表示，他彷彿有一千句話一萬句話要說，但却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是以他雖然十分清醒，但却雙目深閉，裝做昏迷不醒。

翁木蘭在他傷處敷好藥末，斜斜倚在石案之前，幽幽一嘆，喃喃的自語道：「莫非這是命中註定的麼？」

她聲音輕得只有她自己才能聽到，但她沒料到武家騏却也聽得同樣的清楚，因為除了傷處仍然十分痛疼之外，他的功力大致無損，視聽之力一如平時。

翁木蘭纖纖十指不停絞扭，在石案前踱來踱去，顯然她心情十分激動，一時想

不出安善的辦法。

武家騏偽裝昏迷未醒，心中同樣的十分激動，也是不知應該如何是好。

他曾聽到天魔教主吩咐過翁木蘭，以兩個時辰為限，到時天魔教主自會率衆而入，情勢即刻就會因之趨於危殆。

其實，以眼下而論，沉星洞外縱然沒有天魔教主，也必然高手密佈，守衛森嚴，縱然翁木蘭仍欲冒死放他離去，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了。

翁木蘭踱了一會，輕輕俯在石案之前叫道：「武少俠……武少俠……」

武家騏瞑目不動，心中仍未拿定了主意。

翁木蘭輕嘆一聲，忽然伸指戳向他的肘節痲竅。

武家騏只覺肘間一陣蘇痲，忍不住雙臂一陣抖動。

武家騏無法再假裝下去了，因為他知道翁木蘭已經看穿了他是在偽裝昏迷，只聽翁木蘭又幽幽的嘆口氣，道：「這些外傷雖然嚴重，但不會使你昏迷那樣久的……武少俠，難道你就眞的這樣瞑目等死了麼？」

武家騏雙目一睜，嘆道：「姑娘，妳不該來。」

翁木蘭雙眉深鎖，道：「我知道你會說這句話，但是……我不願聽到你的死訊，更不願使你死在我爹爹之手，所以……我不能不趕了來！」

武家騏掙扎着坐起來，苦笑道：「可是，姑娘此次怕也救不了我……」

翁木蘭全身一震，心中憐惜，突然雙目直視着武家騏，輕輕的道：「我知道，但我仍然不能不來，否則……我會一生痛苦不安……」

她的兩串淚珠終於流了下來，話聲也為之哽塞住了。

武家騏只覺鼻頭發酸，胸中像壓上了一塊巨石，吶吶的道：「我實在不值得妳這樣……妳的恩惠，我……」

翁木蘭突然伸出顫抖的右手，將纖纖玉指壓到了武家騏的口唇之上，輕輕叫道：「不要說這些……」

武家騏只覺得她指尖冰冷顫抖，但透過那冰冷顫抖的指尖，却有一股難以言喻的溫暖流進了他的心田。

他雙目中突然泛起一種異樣的光彩，凝住翁木蘭那秀美悽迷的面龐，情不自禁的伸出雙手，握住了翁木蘭顫抖的右手。

翁木蘭並沒有退縮掙扎，反而把左手也送了過去。

於是，四隻手掌，緊緊的握住了在一起。

良久，翁木蘭悽迷的勉強一笑道：「武……少俠，我可以說句內心的話麼？」

武家騏目光湛然的望着她，輕輕的點了點頭。

翁木蘭輕吁一聲道：「你巧扮白氏老駝，不但使爹爹霸服武林的事功敗垂成，以使他丟盡了顏面，受盡了屈辱，他已經恨透了你！」

武家騏道：「這個我知道……」

喟然一嘆，接下去道：「對姑娘來說，在下深感內疚，但對天下武林來說，使四方羣雄暫解困危，從此認清了令尊的眞實面目，有了一個喘息準備的機會，在下此舉還算值得！」

翁木蘭俯下頭去，幽幽的道：「你總該也知道眼下的處境……我爹爹帶來了十幾個他得力的屬下高手，只怕……」

武家騏接道：「在下已自料必死，只是若因此連累了姑娘，却……」

翁木蘭眼淚像兩串斷綫的珍珠滾滾而落，悽然喊道：「現在，你應該瞭解我了，我之所以趕來，就是為了要與你……同死！」

「啊？……」

武家騏也忍不住叫了起來，說道：「這個……萬萬使不得，那樣在下將死不瞑目！」

翁木蘭掙扎着縮回雙手，幽幽的道：「你好殘忍！」

武家騏怔了一怔，道：「我……殘忍？……姑娘這話從何說起？」

翁木蘭失望的叫道：「你鄙視我，因為我爹爹是天魔教主，你對我假意應付，你……」

武家騏截斷她的話道：「這是天大的誤會，我……只是覺得姑娘年紀輕輕，為我而死，實在太不值得，我衷心欽慕姑娘，我願意妳能好好的活下去。」

翁木蘭一字一頓的道：「可是我要的不是生命，我要的是你的心！」

武家騏忽然閃電般再度抓住翁木蘭的雙手，激動的道：「我的心早就交給姑娘了！」

翁木蘭淚珠滾滾，叫道：「你說的可是眞話？」

武家騏凝重的道：「耿耿此心，可矢天日！」

翁木蘭扭頭俯在他的胸前，幽幽的道：「這樣說來，那折斷的玉如意可以合在一起了！」

武家騏輕輕拭着她滿面的淚痕，道：「在我心中，那玉如意根本就沒有拆開，我們在心靈上本來就是連在一齊的！」

翁木蘭依偎着他，悽迷的一笑道：「我們的一生，大約只有一個多時辰了！」

武家騏也坦然一笑道：「雖在一瞬之間，也是永恆！」

洞室中沒有了談話之聲，兩人四目交注，互相依偎，此時此刻，語言似乎已是多餘的了。

時光悄悄溜走，洞室外起了輕輕的腳步之聲。

翁木蘭訝然一驚，由武家騏懷中抽出身來，沉聲叫道：「是誰？」

只聽洞門外一個低沉的聲音答道：「教主駕前常侍皇甫重，奉教主之命，通知九夫人，兩個時辰的時限已到。」

翁木蘭忙道：「煩請轉報教主……武少俠已經接受勸說，賤妾即刻就親向教主覆命！」

洞外的皇甫重輕喏一聲，轉身而去。

武家騏咬牙一笑道：「蘭妹，我們的一生快要度完了……」

翁木蘭把聲音放得低低的道：「現在，我們要做最後的掙扎……你的傷怎麼樣了？」

武家騏皺眉道：「功力雖然無損，但却骨節重傷，步履維艱。」

翁木蘭道：「扶着我能走麼？」

武家騏道：「不論能走與否，如想逃過令尊與皇甫重等十餘個天魔教主的攻襲，只怕是毫無可能之事。」

翁木蘭急急從懷中抽出一把匕首，遞到武家騏手上，道：「明白這意思麼，以我的生死相脅，至少我們還有一半逃生之望！」

不管武家騏同意與否，她把他左臂拉到了自己肩頭之上，使他持着匕首的右手逼在她的右肋之下，從石案上輕輕移了下來！

幾乎是在同一時間，但見石門軋軋兩聲打了開來，天魔教主率領着十餘名天魔教高手已到了門前。

但武家騏與翁木蘭的情形顯然使他們俱都怔了起來。

天魔教主當先收住腳步，愕然一怔道：「這……是怎麼回事？」

翁木蘭有些歉然的叫着道：「只怪賤妾無能，不但未曾說服此人，反而被他所制……」

天魔教主半晌無言，所有隨侍之人更是個個啞口葫蘆，做聲不得。

武家騏雙目圓睜，沉聲厲叱道：「翁旋坤，只要你和你的手下人敢妄動一動，武某就先把她宰了再說。」

此刻正當夕陽西下之際，一抹紅光照在未戴面紗的天魔教主臉上，只見他滿面怒容，肌肉不停牽動，聲色俱厲的道：「武家騏，你的胆子可不小，僅憑你這一點，本座就要給你一個最殘酷的死法……還不快些把她放開！」

武家騏哈哈冷笑道：「武某從不願以這種手段做為要脅，但目前迫不得已，而且，對付的又是你這奸邪惡毒之人……」

天魔教主大喝道：「放開她！」

聲如春雷暴響，山鳴谷應，震得人耳膜生痛。

武家騏哼了一聲，道：「除非你願接受武某的條件，率領你的屬下退出一里之外……」

天魔教主怒道：「胡說，本座豈能受你威脅，放開她！」

武家騏冷笑道：「這樣說來，你是不顧她的死活了？」

天魔教主沉吟了一下，忽而仰天大笑道：「本座豈能因一侍妾之故，而受一黃口孺子之命，何況，你又是本座必欲誅除之人……」

武家騏把利刃向翁木蘭更逼近了一下，道：「武某不耐久等，現在武某由一數到十，到十不退，這柄利刃即刻就會進入她的心窩之中……一……」

此刻夕陽已沉，暮靄漸深，朦朦朧朧之中，只見天魔教主面色鐵青，峙立如山，毫無表示。

武家騏繼續數道：「二、三、四……八、九……」

天魔教主忽又仰天爆出一串狂笑。

翁木蘭掙扎着大叫道：「教主……教主……」

武家騏咬牙大叫道：「十！」

天魔教主突然衣袂鼓漲，雙臂平出，大喝道：「武家騏，你怎不動手！」

武家騏心頭一沉，握着利刃的右手不由鬆了下來，咬牙怒叫道：「可惜我沒有你那樣狠毒的心腸，翁旋坤，虎毒尚不食子，可是你竟眼看着自己的女兒被殺而不顧……」

天魔教主厲聲呵叱道：「武家騏，你胡說什麼？」

武家騏放聲狂笑道：「她眞是你的九夫人麼？翁旋坤，武某不願進一步說下去了，問你自己的良心吧……」

輕輕推開身邊的翁木蘭，接下去道：「武某自知不會是你的對手，不過，武某寧肯死於你的掌下，却不能束手就縛，引頸就戮！」

天魔教主喋喋大笑道：「你想與本座對搏？」

武家騏朗然地說道：「正要領教領教使武林震動，江湖翻覆的奪命神卜幾手高招！」

天魔教主頦下長髯無風自動，可知他氣惱已極，只聽他聲如春雷般的大喝道：「也好，本座在三掌之內取你性命，只要你能接得下本座三掌，本座一切不咎，放你離此而去！」

武家騏朗聲道：「以你的身份地位，大約不會自毀諾言吧？」

天魔教主厲喝道：「接得下本座三掌，不但饒過你的性命，本座尚且解散天魔教，當場自裁！」

武家騏大聲狂笑道：「這是你自己劃出的道兒，但願你能多少守一點信義！」

天魔教主大喝道：「不要多言詞費，快些準備動手！」

被推開的翁木蘭忽然雙手抓住武家騏的左臂，嘶聲叫道：「不行，你決不是我爹爹的對手！」

武家騏輕嘆一聲，道：「我知道，蘭妹，這只是我選擇如何死法，難道妳不願意我堂堂正正而死麼？」

翁木蘭大哭道：「我……我……」

武家騏慨然的說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為天下武林的安危存亡，流盡我最後的一滴血，至少，可以使我死得瞑目一些……蘭妹，我不反對妳繼我之後殉身而死，我們地下去做夫妻吧！」

天魔教主像遭了雷殛一般，大叫道：「這是怎麼回事，你們……」

武家騏朗然一笑道：「我們已訂了白首之盟……」

天魔教主大怒道：「好一個無恥的賤婢，原來妳……」

翁木蘭哭叫道：「爹爹，您應該先冷靜一下……」

天魔教主怒極而笑道：「你們兩人都要受本教極刑處死……」

聲調一沉，喝道：「武家騏，本座已允你以三招為度，不會自毀諾言，還不快些進招！」

武家騏冷哼一聲，投注了翁木蘭一眼，道：「蘭妹……咱們泉下再見了！」

翁木蘭大哭道：「騏哥……不……不要動手……」

但武家騏充耳不聞，身形恍晃，踉踉蹌蹌跨前三步，揚手一掌，劈了出去。

天魔教主喋喋大笑道：「來得好，本座第一掌只用三成掌力！」

橫裏一掌迎了上去。

但聽蓬的一聲大震，塵砂瀰漫，碎石如雨，武家騏只覺天魔教主那一掌有如五嶽倒壓，情不自禁的退出六七步遠，差點沒摔倒地上。

原來他這一掌雖是全力而發，但却並未運上大乘禪功，故而被震得血浮氣湧，差點拿樁不住。

天魔教主嘿嘿笑道：「還算差强人意，如非你罪大惡極，本座仍然捨不得取你性命……」

聲調一沉，道：「一招已過，如能再撐得下兩招，本座就要實踐解散天魔教，自裁當場的諾言，不過這次本座要用八成功力接你一掌！」

武家騏默運功力，把大乘禪功三折合用，全力一掌拍了出去。

天魔教主右臂一振，掌力平推而出，迎了上來。

但聽兩股尖銳厲嘯，刺耳驚心，雙方掌力迅速的迎擊到了一起，在一聲震天巨響中，砂石如雨，山壁搖動，隆隆的音波，久久方息。

只見兩人巍立如前，俱皆肩頭微動。

天魔教主愕然大叫，道：「武家騏，本座閱人雖多，但還沒見過你這等人物，爲何你第二掌竟比第一掌功力高出十倍以上？」

武家騏心中有數，自己勝負的關鍵都決定在第二掌上，他已將大乘禪功三折併用，本身功力也已發揮到了十二成的極限，可說是他最精絕的一掌，而天魔教主以八成功力就輕輕鬆鬆的接了下來，則第三掌的結果已可不問而知。

忖思之間，一股悲哀的陰影掠上心頭，不論怎樣，他都難以逃得過天魔教主的第三掌了。

回顧翁木蘭時，意外的發現她竟出奇的平靜，手握利刄，咬牙而立，顯然她正等待着與自己同歸於盡。

只聽天魔教主大喝道：「武家騏，沒聽到本座的問話麼？」

武家騏冷冷笑道：「不必問了，倘若這最後一招中武某不幸而敗，則是武某死期已到，倘若敗的是你，那結果也是完全相同，又何必多問？」

天魔教主狂笑道：「這話也對，人死一了百了，本座又何必問你這些不關緊要之事……本座此次要以十成功力出掌……你該小心了！」

武家騏鋼牙緊咬，不必交手，他已知道了勝負之數，因爲自己全力而爲，不過僅能勉强支持下了兩掌，照眼下情形看，那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再接下天魔教主以十成功力所發的第三掌了。

武家騏再度投注了翁木蘭一眼，雙掌同時揚了起來。

天魔教主狂笑不已，同樣的雙掌暴揚，準備出手，顯然他已因武家騏第二掌中功力暴漲而不敢再存輕視之心。

然而武家騏第二招已是他功力達到極峯的一記狠招，儘管他雙掌同揚，但也絕不會再比第二掌强上一些。

這是生死立判的一招，除了天魔教主以及隨侍的皇甫重等人被武家騏高低莫測的功力弄得有些忐忑而外，武家騏與翁木蘭都已心頭瞭然，只要第三掌一經劈出，一幕悲劇即刻就會發生。

那悲劇的內容，他們已清楚無比，武家騏必被擊得血肉模糊而死，翁木蘭則是利刄刺入心窩，流血五步，鴛鴦雙屍。

在生死立判之前，任憑武家騏是何等鐵錚錚的漢子，也不能不猶豫遲疑，久久不能出掌。

天魔教主沉聲道：「爲何還不出掌攻來？」

武家騏朗然大笑道：「武某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不過，却有一件埋在心頭的疑問，想得到答案。」

天魔教主哼了一聲，說道：「你不必藉此拖宕時間，須知此時此地，任憑你項生三頭，肩長六臂，也無法逃得出本座掌下……」

話鋒一轉，接道：「既有疑問，不妨說來，也許本座可以使你做個明白鬼！」

武家騏坦然一笑道：「問題十分簡單，你與白氏主僕是何關係？」

天魔教主似乎料不到武家騏有此一問，不由週身一震，面色大變，道：「這……這……」

忽然——一個爽朗的聲音大笑道：「姓武的娃娃，還是讓老朽告訴你吧……」

這一變化實太出人意外了，不但天魔教主及一干徒衆大感愕然，武家騏與翁木蘭也如墜入五里玄霧之中，摸不着一些頭腦。

因爲那聲音洪亮清晰，低沉如雷，但用的却是「震氣傳聲」之法，使人無法根據聲音測知方向距離，並不知這發話之人在於何處？」

天魔教主大喝道：「甚麼人，敢在本座面前賣弄逞能……」

沉聲向皇甫重喝叫道：「派人搜出此人！」

只見四條人影登時捷如電閃，向四週撲去。

武家騏也忍不住放聲大叫道：「老前輩是甚麼人，爲何知道晚輩在此？」

天魔教主冷喝道：「不論是甚麼人來到此處，也仍然妨碍不了本座與你這一掌相搏……快些進招攻來！」

武家騏鋼牙緊咬，雙掌如刀，就欲拍出。

忽然——

但見洞外兩側石壁間突然湧出兩片五彩光華，激射如雨，頓時交織成一片廣大的光幕，將衆人俱皆籠罩其中。

天魔教主冷哼一聲，週身突然湧出一片白霧，將自己圍繞了起來，沉聲大喝道：「快些查明是甚麼人在此搗鬼？」

駕前常侍皇甫重朗應一聲，邁步向有五彩光華激射而出的石壁撲去。

只聽那爽朗的聲音忽然又從洞中傳了出來，幽幽的道：「翁旋坤，不認得老朽了麼？」

武家騏與翁木蘭兩人就在洞室門外，眼前陡然發生的這些變化使兩人又驚又喜，定神轉身看去，只見室內五彩雲霧飄緲，靈幃之後突然飄出了一個肩插長劍，白髯勝雪的老者來！

那老者面帶微笑，鬚髯飄拂，盤膝趺坐，距地七尺餘高，四面均被五彩雲霧所

掩，美妙壯觀。

武家騏與翁木蘭俱如墜入夢境之中！瞪目結舌，不知所云。

天魔教主同樣的面色大變，情不自禁的退後數步，大叫道：「你……你……你是……」

那端坐在祥雲中的白髯老者似是正向洞室外冉冉飛來，實際上却是停留原地不動，原來是那昇滾的五彩雲霧擾亂了人的視覺。

只見他呵呵一笑道：「老朽正是天星老人！」

天魔教主目光呆直，喃喃的道：「天星老人？天星老人……」

轉向愕然却步，呆呆發怔的皇甫重喝道：「半年前你不是向本座報稱已把他殺死了麼？」

皇甫重吶吶的道：「屬下不敢欺騙教主，半年前他雖然已被屬下斬做兩段，……這……」

有些恐懼的接下去道：「這分明是他的鬼魂作祟！」

這話提醒了天魔教主，因爲任憑一個人的武功造詣多深，也絕不可能懸空端坐，而能支持盞茶之久。

他素不相信鬼神之說，但眼前的景象却又使他無法不信，以他的魔胆邪心，一時竟也失去了主張。

只聽天星老人沉聲道：「老朽半年前確然已死在你的屬下之手，但眼下並非鬼魂作祟，而是神靈顯聖……翁旋坤，你怙惡不悛，已是天怒人怨，如不回頭猛省，立刻就有奇禍當頭……」

天魔教主面色一連數變，低沉的叫道：「本座已經命人殺害了你，難道你不向本座報復麼？」

天星老人捋髯一笑道：「這些都是前生所定之事，你不應死於老朽手中，老朽自然不能强逆天數，不過……」

伸手向門外的武家騏與翁木蘭一指道：「他們兩人與老朽有一段宿緣未了，老朽要把他們留了下來……你還不快些滾了回去麼？」

天魔教主顫慄了一下，突然一咬牙道：「退……」

雙肩晃動，當先一躍而逝。

皇甫重等如影隨形，眨眼間俱皆消逝無踪。

武家騏與翁木蘭相顧一眼，正欲跪拜下去，只聽那爽朗的聲音叫道：「快些回入洞室，關牢洞門！」

兩人聞聲一驚，但却不遑多顧，翁木蘭立刻扶起步履艱難的武家騏，進入洞室之內，將石門牢牢的掩了起來。

及至旋身看時，不由愕然一怔，幾乎呼叫出聲。

因爲面前情景大變，五彩光華的雲霧正在逐漸消逝，端坐在祥雲中的天星老人早已不見，但在靈案前却多出了一個青衣素服，面蒙黑紗的蒼髮老者。

那青衣老者面紗稀薄，仍可依稀看得出他的面目，只見他大約五旬左右，面色清癯，雙目烱烱有神。

武家騏輕輕啊了一聲，向那青衣老者拱手一禮道：「前輩是……」

那青衣老者輕輕招手道：「奪命神卜機詐多疑，必而會去而復轉，此地不可久留，兩位請隨我來。」轉身向棺木之後走去。

武家騏與翁木蘭不便多問，跟着他相繼走了過去。

棺木之後是一張靠着洞壁的石几，兩旁各有一個石墩，青衣老者伸手命在左面的石墩之下用力捏按了一下，只見石几之下突然無聲無息的現出了一個兩尺方圓的地洞，裏面似是一條暗道。

青衣老者輕聲一笑道：「暗道中有石階數級，兩位先請下去！」

武家騏毫不遲疑，與翁木蘭雙手相携，當先走了下去，只見下面果然有一條傾斜的石階，是一處地下建築。

青衣老者相繼而下，不知在那裏撥動了一下，打開的暗門又登時輕輕合了上去，不露一絲痕跡。

在那青衣老者引導下，武家騏與翁木蘭俱皆困惑萬端的隨着他向前走去，大約五十餘丈之外，才走到一間石室。

石室中，只有一榻一椅，青衣老者踏入石室，微微一笑道：「兩位可以歇下來了！」

武家騏足踝上的刺傷，雖經翁木蘭敷上了不少金創藥粉，但因筋骨重傷，行走起來依然吃力痛苦，當下不暇多禮，立刻斜斜的坐了下來。

翁木蘭微微檢衽，道：「多謝前輩相救之恩，不知前輩是……」

青衣老者苦笑道：「老夫公冶誠，天星老人乃是先師！」

翁木蘭困惑的道：「方才當眞是天星老人顯靈麼？」

公冶誠搖搖頭道：「世間有無鬼神，老夫雖不敢據下論斷，但老夫畢生尚未遇到過這種玄虛之事……」

翁木蘭奇道：「但方才那……」

公冶誠忽然由懷中掏出一面光耀奪目的銅鏡，與數幅小巧的絹質繪像，攤在手中一笑道：「先師除武學之外，尙精一般雜學，老夫曾有一個『千手巧匠』的綽號，方才不過是老夫施展的一項雕虫小技，藉着洞內洞外以五彩螢粉燃放出來的光華，用這銅鏡繪像造成的一片幻景……」

輕輕吁了一口氣，接道：「雖然瞞過了奪命神卜，但以但多疑的心性，少時必會轉來，至少，他已在伏星嶺四面佈下了天羅地網，不怕你們兩人逃得出去……」

翁木蘭道：「我爹爹號稱奪命神卜，他確有事事預知之能，爲何……」

公冶誠呵呵長笑道：「老夫不同意這一點，須知星卜之術，不過是一種精妙的臆測推斷，若說奪命神卜事事預知，方才也就絕不會被老夫嚇退了。」

武家騏忽然向公冶誠拱手一禮道：「晚輩千里迢迢趕來咸陽伏星嶺，目的就在於晋見天星老人，料不到他老人家半年前已遭毒手，晚輩……」

幽幽一嘆，住口不語。

公冶誠亦自唏噓的說道：「先師雖是猝然遇害，但有許多重要之事也曾有過交待，武少俠要見先師的目的，又是爲了什麼？」

武家騏躊躇了一下，道：「晚輩先後遇到過玄天禪寺的鐵胆僧，以及少林上代

掌門一虛禪師，爲了要破除天魔敎，他們兩位老前輩都指示晚輩來見天星老人！」

公治誠領首說道：「先師對此曾有指示……」

武家騏大喜道：「天星老人交待過前輩了麼？」

公治誠嘆口氣道：「先師近數年來，一直都在盼望着鐵胆僧來訪，他老人家曾一再關照，倘若是鐵胆僧派人到來，則要他去找一位隱居在祁連山紅楓谷中的女俠，那位女俠名叫做白美凝……」

武家騏奇道：「那位白女俠必是一位武功高絕的蓋代奇俠，天星老人之意定是要晚輩去懇求那位白女俠出山弭平天魔敎之亂了？」

公治誠搖搖頭，道：「老夫雖然不明就裏，但聽說那位白女俠不但武功不會超過奪命神卜，而且還是一位雙目皆盲的瞎子！」

「瞎子……」武家騏困惑莫明的道：「天星老人沒有進一步的說明麼？」

公治誠道：「先師說這話時鄭重無比，想來必有深意，也許是破除天魔敎主的一大關鍵！」

武家騏滿腹疑團，一時之間，實在猜不透這些複雜微妙的關係。

天魔敎主雖然武功出神入化，驕橫不可一世，但他顯然深懼那白氏老駝的主人，那白氏老駝的面具衣履是天星老人留在少林一虛禪師之處的，是則天星老人與白氏老駝主僕必有一段淵源。

鐵胆僧要自己來找天星老人，天星老人數年來也一直期盼着鐵胆僧到來，而天魔敎主却派皇甫重殺死天星老人，又利用自己去害死鐵胆僧，這之間，又有着難以猜得透的糾葛。

天星老人遺言要鐵胆僧差來之人去見祁連山紅楓谷中隱居的女俠白美凝，但她武功既不會高過天魔敎主，又是雙目失明的一個瞎子，如何能有平得了天魔敎主的本領？這……

於是，鐵胆僧、天星老人，白氏老駝主僕，加上祁連山的白美凝，與天魔敎主之間織起了一片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再也弄不出一個頭緒。

天星老人已死，公治誠所知有限，鐵胆僧雖然倖存一命，但却下落不明，白氏老駝主僕，只不過是天星老人所製的一副面具衣履，其眞人大約眞的已在崑崙山死於雷殛，那麼，唯一的綫索也只有祁連山紅楓谷中隱居的白美凝了。

武家騏心念既動，恨不得即刻趕到祁連山，當下向公治誠道：「晚輩幸蒙前輩相救，又蒙指點迷津，深恩厚德，愧無所報，晚輩急欲趕赴祁連山拜謁白女俠，只好向前輩告別了！」

公治誠怔了一怔，說道：「你就要走了？」

武家騏領首道：「天魔敎主雖然在少林與在此處兩度因故受愚受挫，但各派羣雄尙未能眞正團結，武功亦遠較天魔敎遜色，倘若天魔敎主大發兇性，江湖中即刻就是一片腥風血雨，故而晚輩必須迅速趕赴祁連，看看那位白女俠是否有弭平天魔敎禍亂的良策？」

（未完・十六）

魅影仇踪

（本文承自第38頁）

可是爲什麼他又活了呢？

儘管這一點想不通，但是她過去的一切犧牲還是改變了一件事實：使不可能變有可能。反之，他不可能逃過唐堯兄弟及涂炎的手掌心，尤其他們可能不正面對付他。

他蹲下來，撫摸着她的臉，道：「家蘭……家蘭……妳不要死……妳不能死……」試試脈搏，已經停止。

男人就不流淚嗎？他的臉上佈滿了很多淚珠，他以爲剛才他要是不醒過來有多好？他托起她的身體走向歸途。忽然，她睜開了眼睛。凌志拔欣喜若狂道：「家蘭，上天有眼，妳不會死的……」

「志拔，你一定不知道不久前發生過什麼事？」她剛才連點自己兩大死穴，是明知力道不足，僅能詐死。

「是的，我昏迷了大約一個時辰。」

「那是本門的特殊指法，能在點穴之下使人詐死一個時辰左右。但也有點危險，弄不好可能致殘。」

「妳要我詐死？爲什麼？」

「那時你可聽到奇異的樂聲？」

「是啊！那是什麼音樂？」

「道家的儀仗法樂。那是『半仙道人』也就是『柳半仙』來了。由於我去過京城，見過『半仙道人』的樂隊，所以一聽就知道是他來了。要不，木道人和涂炎的屍體爲何不見了呢？」

「原來如此。如不詐死，妳我一定沒有命。」

「沒有命是必然的，因爲『半仙道人』視涂炎如己出，寵愛有加，自不會放過我們，更可怕的是，他必然用盡一切方法讓我們獻出本門的武功。」

「是的，家蘭，不過我們已是苦盡甘來，我相信可香和小蝶二人也不會反對我們的事……」

「志拔，我未想到還能醒來，可能是有些話要對你說……也順便向你道別……。我的內傷太重，要不是以本門的『護心元炁』扶持這段心脈，根本就醒不過來的……志拔……我已無憾……你說……我提早把『東西』交給你……是不是一件明智之舉……」

「不，家蘭，妳不能走，讓我再試試看……」

噙着悽楚的笑意，關家蘭斷了氣。他沒有悲嘶呼號，只是默默地泡在泛濫的淚潭中。

此刻，廖小蝶和李朋先後奔過來，乍見此景象，兩人都不禁淚下，廖小蝶瘖啞着嗓子道：「志拔哥，怎麼好人都不長命呢？」

凌志拔又是一驚：「小蝶，可香……她……」

廖小蝶已泣不成聲地點着頭，三雙淚眼在大霧中幾乎已看不到對面的人了。

至於李朋，在關家蘭來此前偷偷交他一包藥，把古仁及內外總管等人都撂倒了……。

（全文完）